武俠世界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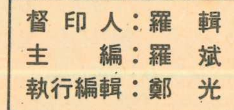
763



本刊誠徵「甩手法」外失傳各式啓事

少林七十二神功之一「易筋經」本有十二式，惜已失傳。近又給發掘出來，甩手法就是「易筋經」十二式中之一，當然，這一發現仍覺美中不足，十二式衹得其一，其他十一式從何處尋？但本刊仍相信火燼薪存，神功不滅，必有留存在民間者，因此本刊先刊出「甩手法」式圖解，冀能拋磚引玉。誠懇徵求「甩手法」外其他十一式，深盼藏有此寶笈者慷慨地公之於世，使民族遺寶得以發揚光大，並爲人羣健康獻出更新更大的貢獻！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6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
司馬洛故事
新書陸續出版
馮嘉 著

死亡賽會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老將新手齊獻藝
猛攻堅守出奇謀

放眼看
今日社會竟是

血鳳凰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盜匪天下
橫行無忌令人驚慄

血嶺亡魂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血染怒海紅
月夜殲倭寇

拳頭
擊倒西洋打手
床上
征服異國嬌娃
生死搏鬥最威
風騷打鬥最帥
挑情決鬥最棒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心狠手辣



摔角高手 突然暴斃

電視之興起，據說電影事業大受打擊，那可能與人類之天性有關；坐在家中無論如何總比穿得整整齊齊到戲院去更方便。反正同樣的眼睛享受！

但是，有時也有例外的。就像某地一樣，當地總共有兩個電視台，市民生活水平不算高，但由於電業競爭日趨劇烈，分期付欵方便無比，因此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機；除了那些不想孩子疏懶學業的家庭之外。可是，電影院的生意還是那麼好，爲什麼？

簡括地說一句：電視節目不够水準！

據說當地政府每事例有什麼委員會之組織，以示當局對該項事情之重視程度云。電視既是主要家庭娛樂，那些什麼委員會勢所難免就會成立，可惜那些委員們視而不見，顧而不問。儘管市民天天在報章上發表抨擊文章，委員們好像從來不看報紙似的。

這也難怪，委員們都是由政府委派的，有些志在沽名釣譽，有些則另有目的，從未見過一個眞眞正正爲市民作出一點貢獻的所謂委員！

二個電視台的老陳皮節目多如牛毛，百多年前的發霉影片大約重映了十多次以上。好節目不是沒有，而是少得可憐，而且往往由於決策人之間的複雜人事關係，好節目只能播映一段短時間，便宣告無疾而終！

試想想看，如此這般的電視節目，又豈能滿足數百萬市民的要求？因此之故，電影院還是生意滔滔，電影事業不但不受到影响，反而正趨蓬勃！

阿生好動，所以只喜歡電視節目中的體育節目，而摔角紀錄片便是其中之一！

呂偉良較爲老成，他喜歡的節目只有新聞報導。

林愛莉反而會看看那些配音片集。

這時已是午夜時份，又是摔角節目的時間了。阿生獨個兒坐在家中的客廳裏，等待着節目播映時間的來臨！

二個電視台都有摔角節目播映，但是甲台的「胖子摔角」不但引不起阿生的興趣，反而令人反感，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眞實感。

一班已經退休的胖子摔角手，每周在外國一家電視台表演粗野的摔角招數，完全沒有技術可言，加上體胖貌醜，看上去已經不是味道。而表演的方式千篇一律，什麼邪派高手，要不是像一頭蠻牛便是一隻瘋狗。馬馬虎虎的塡滿了一小時，拍成紀錄片之後，賣給本市甲電視台，又算是一個節目。

乙電視台的摔角節目也是外國電視台拍成三輪紀錄片，但是摔角手的技術是眞實的，表演的招數正宗而新式。阿生往往看得津津有味！儘管是假的，但假得似模似樣也就像眞的一樣了！

時已深夜，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分別就寢，只留下阿生一個人坐在家中的客

廳裏。摔角節目的時間已經到了，可是螢光幕上的廣告一個接着一個，仍然連綿不絕，看得阿生有點不耐煩。

電視依靠廣告客戶的支持，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政府既然規定每小時之內，限播若干分鐘的廣告，這條例却從來未見執行。這又是爲什麼？恐怕只有電視台當局和那班什麼委員才會心知肚明！

好容易才挨到「摔角比賽」項目播映時間，旁述員的宣佈實在令阿生大感意外；事前他絕不知道今晚的摔角節目如此精彩！

所謂精彩，就是因爲阿生最喜歡的摔角偶像唐虎竟在今晚登場！

電視紀錄片是由外國拍攝的，每一個摔角手均大有來頭；而唐虎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而且是唯一華籍名將！

唐虎年紀只有二十餘歲左右，生得短小精悍，外國那些巨無霸站過去跟他一比，眞的是小巫見大巫，難怪人家當初絕看不起他！

但是，唐虎未出國之前，由孩童時代開始便喜愛武功，所以對於各門各派的武功十分熟練，加上他有點聰明，善於運用，故此他身裁雖則矮小，身手却厲害得很，等閒之輩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阿生喜歡他是有原因的，一則因他是中國人。中國人一向被外國人視作東亞病夫，但唐虎的武功已令到外國人深深折服！二則是彼此年紀差不多，而所用的摔角招數固然新式而實用，其中更有不少夾雜了中國的武功在內，在阿生的眼中看來，就更感親切了！

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唐虎的身世與阿生差不了多少，彼此同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全憑自己的運氣去奮鬥，去掙扎，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唐虎童年時代經常與人打架，甚至有被捕的記錄。後來憑他鬼靈精的頭腦，找門路跑到一艘大洋船去做侍應生。

他時常聽人說到外國去掘金，所以腦子裏一直在計劃着如何可以到外國去碰碰運氣。以他這情形，要循正常手續到外國去謀生，那簡直是夢想。

因此，唐虎到船上工作，只是計劃中的第一步而已；再一個步驟就是時機成熟之後，離開崗位，完成最後的願望——到金山去掘金！

一般人把美國統稱金山，其實眞正的舊金山是三藩市，那兒居住的中國華僑最多。華僑聚居之地又叫唐人街。故此僑胞們又稱爲「唐人」；僑胞返鄉，則習慣了返「唐山」去！因此，唐虎所以把自己稱作唐虎，實際上已含有「唐山之虎」的意思。

其實他也像阿生一樣，沒有姓的。只因爲自小喜歡打架，人家又多數輸給他，所以習慣了叫他「小老虎」。及至年紀稍大，他才爲了提醒自己，遲早要實現他的夢想，所以才改了「唐虎」這名字。

沒有人知道唐虎用什麼方法離船登岸，也沒有人知道他後來又怎麼樣掙扎和奮鬥；只知道若干年後美國摔角壇上出了一個出色的選手，他就是「唐山之虎」唐虎了！

唐虎之成名並非偶然的，他身裁吃虧

，先天性的缺點，任他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彌補過來！以他這種五呎許的身裁，只配在摔角台上打輕量級或羽量級。

但是，唐虎往往把越級挑戰的强大對手打敗，於是威名遠播！

原來外國無論拳擊或者摔角，選手一律以體重作爲等級；假如超過了規定的體重，不同等級的二名選手比賽，就等於越級挑戰！

唐虎的對手往往比他更重更强壯，所以他無形中等於一名專門越級挑戰者！難得的是，每次的勝利者都是唐虎。

唐虎憑了中國武功而稱雄於摔角台上，所以外國人又叫他做「唐人街老虎」！

阿生是個有着民族優越感的人，加上他和唐虎之間的年紀，身世差不多，所以對唐虎的一切都大感興趣，同時也希望他有一天會回到本市來。

結果唐虎不但眞的回來了，而且還在本市的摔角界中大顯神威，擊敗了不少外國名手，爲中國人吐氣揚眉，大獲市民好評！

不足一年光景，唐虎已經成爲當地市民的偶像，無論男女老幼，均對他由衷地喜愛和尊敬。毫無疑問，他已經名成利就了！

電視台現在所播放的摔角紀錄片，只不過是唐虎在外國比賽時拍攝下來的，阿生根本未曾看過，難怪他知道當晚的節目有唐虎出場之後，爲之興奮不已！

過去當地市民對摔角節目的反應，一般只限於青少年，但自從唐虎回來之後，不但電視台的摔角紀錄片大受歡迎，就是現場表演的入場人數，也大大地增加；尤其是有唐虎出場，即使增加入場券的售價，還是供不應求，向隅者大不乏人！

阿生也曾經購票入場參觀，他覺得唐虎之所以受歡迎，確有其過人之處。首先是他比賽時，從不欺場，遇上强對手固然悉力以赴；就是弱對手，他也花招百出，總不會讓入場的觀衆失望！

其實與唐虎比賽的選手都不會是泛泛之輩，全是大有來頭的世界名手！

這班名手來自世界各國，都是摔角壇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們有許多不服唐虎，不惜翻江渡海，由世界各地前來向唐虎挑戰！

但是，這輩紅鬚綠眼的番邦名將，差不多悉數栽在唐虎的手上。他們並非演戲，每個摔角手都有名銜的，他們既然以摔角爲終身職業，自然希望身價增高；要自己的身價增高，自然須要打勝仗，試問還有誰願意自甘作「沙包」供人揍打而自貶身價？

現在螢幕上出現的，就是穿上了黑披風的「唐人街老虎」唐虎！

攝影機鏡頭移向觀衆席上，竟達半數以上的觀衆是黃面孔的中國人。不用多問，他們都是專誠爲了捧唐虎的場而來的！

阿生不知道勝負，但旁述員介紹另一名選手時，鏡頭一轉，出現了一名身高六呎三吋，體重二百三十磅英國選手格靈！

據介紹說，格靈是匈牙利籍摔角名手沙加殊的門生。相信凡是喜歡摔角的觀衆，無人不知這位匈牙利人的摔角招數厲害！尤其是他的「手刀」，簡直比眞正的利刀更令對手喪胆！

格靈除下白色飛機恤時，外國觀衆爲他打氣，報以熱烈掌聲！

旁述員說：這是一場越級挑戰，唐虎體重僅有一百二十磅，高五英呎半；與格靈比較起來，單是體重方面便差了一倍，——格靈是二百三十磅！

在外國人的眼中，這一場强弱懸殊的比賽，簡直有若成年人與小孩子打架，勝負形勢分明！

但是，觀衆往往抱有「鋤强扶弱」之心，總是希望弱者得勝的！除了那些故意瞧不起中國人的觀衆之外。

阿生冷眼旁觀，也覺得唐虎這一場賽事凶多吉少，看來他不可能取勝的。

照目前唐虎的名氣，今晚這一場賽事的紀錄片，電視台勢不會放過宣傳的機會，但是阿生今天太忙了，他沒有時間去看報紙上面的娛樂版。所以唐虎在今晚的摔角節目中出現，阿生固然不知道，勝負更不會知道。

照理紀錄片是年前拍下的，勝負當然已經獲悉。但是電視台方面也有可能爲了不致減低觀衆的興趣，而保留這點勝負之謎，讓觀衆自己猜猜！但阿生却因此而認爲唐虎敗的機會更大！

比賽開始了，唐虎與格靈扭在一起的時候，竟然有些外國觀衆發出了噓聲！

這也難怪的，一高一矮，一肥一瘦，令人總覺得强弱太過懸殊！連坐在電視機前的阿生，也在爲唐虎感到難過！

但是，唐虎在糾纏中竟然施展出一式「腕鎖」，把身裁高大的格靈扣住！

格靈吸一口氣，運勁反彈，以爲可以把唐虎整個兒扯起！

但是，唐虎立於台上，竟然有如落地生根，動也不動！這是馬步穩如磐石的表現，凡是學過國術的人都明白馬步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國術入門的第一步。但在外國人眼中却看得瞠目結舌！

馬步穩固是表示出唐虎的國術根基，可惜對手格靈却不知厲害，仍然忍受住手部的痛楚，拚盡蠻力，企圖把唐虎拉倒！

豈料唐虎手一擺，借力反彈，格靈凌空飛起，圍住唐虎四周飛繞了半個圈！「砰」的一聲，重重地跌倒台上！唐虎仍然緊緊扣住對方的手腕！

特寫鏡頭移近格靈的面部，可以看得出他的痛苦表情；他伏在地上喘氣，滿額大汗，顯得一點辦法也沒有！

唐虎却沒有讓他有太多的喘息機會，否則這頭蠻牛就可以有足夠氣力反攻！

摔角表面看來是十分殘酷的，但是明白這是一種有規則的體育運動時，只要不使用旁門左道的狠辣招數，就絕不殘酷。反而覺得這是一種高度智力和體力相配合的競技！

就像唐虎目前一樣，他必須把握時機，即使不能立即制勝，也希望創傷對方的右臂，以便在以後的數回合中減除一些威脅！

唐虎迅速變招，那是一式「日本拉臂鎖」，格靈苦不堪言，看來他整條手臂已陷於痲木狀態。有些觀衆情不自禁地叫起來，爲他打氣，可惜格靈全無反應。但阿生看得出這傢伙志在喘息，回氣之後大有

可能使出絕招反攻！

其實以唐虎這身形用「日本拉臂鎖」的招式於格靈身上，的確是罕見的。但說也奇怪，唐虎身形雖則矮小，那雙腿却不見得短到那裏去，因此「拉臂鎖」用得頭頭是道！

突然間，格靈腰身離地彈起，身形一擺一扭，二百多磅的身軀竟然靈活得有如一尾生魚一般，說時遲那時快，雙腿已點到了唐虎的頭部！

唐虎猝不及防，雙手一鬆，人往後翻，倒了下去！

格靈回氣之後，有如生龍活虎，離地彈起之後，登時又想向唐虎進攻；但是依照規矩，雙方分手後任何一方倒地的話，必須等待公證人數了十下；如果十下數完仍未站起，倒地者便判輸了，根本無須再進攻了！

不過許多摔角手往往打出了眞火，即使公證人制止也制止不來！

現在格靈推開公證人之後，唐虎剛自台上爬起，立即又被格靈一記「膝撞」，配合着他雙手的動作，把唐虎的頭部往下一推，唐虎下頷中正了一記，迅即又往後倒下！

唐虎還未站起，格靈又要進攻！公證人忍無可忍，向台下示意，格靈被公開警告了一次！

唐虎終於站起來了，憤怒的格靈有如餓虎擒羊，往上張臂一撈，假如唐虎被他撈着，勢必被格靈的「頸鎖」箍住！

但是，唐虎體高比格靈矮了一截，因此只要他把身形一矮，輕易就可以避過了格靈的洶洶來勢！

唐虎機巧異常，連消帶打，趁勢將格靈的右腿拉倒，「隆」然一聲，格靈有如一棵巨樹倒下，震撼了整座摔角台！

唐虎拉倒格靈之後，並非使用「脚鎖」只是往後反彈一下，痛得格靈苦着臉！

唐虎很守規矩，格靈未站起之前他絕不乘虛而入！因此獲得台下觀衆的擁戴！

格靈屢攻不下，生氣得很，豈料這正犯了摔角手之大忌！

只見他像野牛一樣向唐虎進攻，但三番四次撲了空；反觀唐虎，身形靈活得有如猴子一樣，東奔西竄，看得台下觀衆眉飛色舞，掌聲雷動！

觀衆越是喝彩，唐虎越加興奮，但格靈却有如火上加油！

格靈突然出其不意，凌空飛起，使出了「雙飛腿」，直朝唐虎飛踢而去！

但是，唐虎驀地蹲下避過，格靈踢空，整個兒飛出台下！跌在觀衆席上！

唐虎在等待他重返台上，公證也開始揚聲數着：「一、二、三……」

一直數到了「九」，格靈才及時返回台上來！

但是，他還未站穩脚，就被唐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記「雙飛腿」，凌空飛踢！格靈閃避不及，又被踢得往後翻倒！

不過這一次因爲有台邊的繩子攔住，格靈沒有被踢出台外面去！但却由於繩子的反彈力强，往前仆倒在台上！

唐虎本來可以立即乘勝追擊，但他却沒有這樣做，站在一旁等待對方站起來！

格靈站起來還未企得穩，唐虎又使出了「連環雙飛腿」，令到他再度倒下！

公證人又開始數着：「一……二……三……」

格靈剛站起，唐虎第三次使用「雙飛腿」，格靈這一次差點兒站不起來！

台下觀衆議論紛紛，幾乎沒有人相信這是眞的，一個百餘磅的選手，竟然可以三番四次地輕易把一個二百多磅的對手擊倒！

格靈勉强在最後關頭站直了身子，但立即又被唐虎使用「飛身壓」，將他壓倒在台上；公證人立刻開始作「三秒鐘」的計時！

「一！二！三！」公證人伏在地上，用力在台板上口手並用地數了三下，也就是三秒鐘過去了，被壓得雙肩貼地的格靈還不能反抗，因此他被判輸掉第一回合！

公證人數完了三下之後，用手拍拍唐虎背脊，表示他已獲勝，可以放過對方！

可憐格靈連續受到「雙飛腿」的重擊之後，至今仍未完全清醒過來，有勞助手上台爲他就地做按摩手術！

原來唐虎在歐美各國比賽時，已經因爲這一招「連環雙飛腿」而聞名一時！

阿生眞想不到，會在無意之間看到一幕如此精彩百出的摔角比賽。更難得的是，能夠看到唐虎威震歐美的「連環雙飛腿」，可謂眼福不淺！

阿生想不到唐虎第一個回合就獲勝，看來以後幾個回合也必然精彩。

果然，第二第三回合沒有紀錄，第四個回合只打了一分鐘左右，唐虎又勝了一個壓倒性，結果便以二個回合勝了這場賽事。

阿生看得津津有味，恨不得還有一場唐虎對外國高手的賽事。但是下一場已經是一場雙人接力賽——一雙黑人兄弟對兩個金髮歐洲人。

阿生最討厭那些所謂「邪派高手」，但是雙人接力賽往往就是這一類擅長旁門左道招數的人；大多數是一方面規規矩矩，而另一隊則「茅招」百出。所謂「茅招」，正是旁門左道的意思。

阿生看下去，發覺那對金髮白人陰陽怪氣的，黑人兄弟處處受制時；白人使用「茅招」，黑人更處於下風。而台下觀衆大多數有正義感，大喝倒采。偏偏那個糊塗公證又沒有提警告，觀衆更加不值白人所爲。情況對黑人極端不利！

阿生看這一類摔角節目看得多了，間中總有這一類令觀衆「肉緊」的場面，正是「做戲一樣」，簡直沒有技術可言！

阿生覺得沒有意思，便把電視機關掉了！

阿生返回自己的房間裏，寧願看看書。但是唐虎的形象仍然盤據腦海中，於是他從書架上搜出了一大叠有關介紹唐虎的摔角雜誌，從頭翻閱。

喜歡唐虎的人不止於阿生，還有各階層的市民。過去他們對摔角不大感到興趣，自從唐虎回來之後，情形就不同了。

也許是唐虎在歐美的摔角台上和台下打出了名氣，也許是市民們的民族主義觀念太重，所以每有唐虎的摔角比賽，票價即使高出一倍有奇，也是座無虛設。因此

，唐虎也就被稱爲「天王巨星」，票房紀錄的唯一保證。

這個世界凡是有錢可賺的事情，自然而然就有人動腦筋。

由於摔角大行其道，當地的娛樂商，體育界便紛紛往外地邀請世界各地的摔角名手到這裏來，一方面收入場劵，另一方面則拍成電視紀錄片，出售給各地電視台播映。

由於場地面積有限，所以不能入場的觀衆，只能從電視中看到。假如是電視實地轉播的話，那麼，主辦人自然又多了一筆收入。再加上現場的廣告收入，數目是相當可觀的。

不過，唐虎却與別不同，其他選手出賽，酬勞是由主辦人負責，規定了一個數目的，頂多是獲勝者另外加上一筆奬金而已！

但是唐虎因爲他是「票房紀錄的保證」，所以他的經理人聲明要採分賬方式。因此他收入比一般也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唐虎的經理人孔亮，是個非常有頭腦的人，唐虎之所以有今日這地位，他是最大功臣。

孔亮個子矮小，雙目烱烱有光，一看就知道是個深謀遠慮的「智多星」型的人物！

唐虎在外國雖然打出了一點名氣，但收入不多，而且身裁矮小，不易被人瞧得起。可是回來這裏之後，情形不同了。孔亮做了他的經理人，事事着重宣傳，專向名利方面着眼，令人對這短小精悍的摔角手刮目相看。現在唐虎是眞的名利雙收。

阿生本身固然喜歡看摔角，他也曾登上過摔角台，參加過一些非正式賽事。當然，他無論在技術和氣力方面，都無法與職業摔角手比擬！

阿生曾經爲了參觀一場賽事，化了數十元代價，托盡人事，才可以購到一張最前列座劵。結果令他看得非常滿意得很！

那場摔角自然是唐虎有份登場的，對手是來自英國的金毛虎羅拔加利。據說他是南部的中量級冠軍，但結果也倒在唐虎的手上！

阿生看得滿意，是因爲雙方都使出了眞功夫，絕不欺場！

阿生自此之後，對唐虎更加有印象。就像不少人一樣，把他當作英雄偶像了。

有人曾經懷疑，唐虎以這般矮小的身裁，怎可能屢戰屢勝？

但是，不信唐虎有取勝本能的人，一經挑戰，在台上決個高下之後，也都心服口服了。

也許是樹大招風，唐虎名氣越大，越多人妒忌他，甚至有人要用自由搏擊的方式與他比武。但是無奈這個地方是不容許比武的，只可在台上比賽拳擊，或者摔角比賽等等合法搏鬥。

不知是孔亮的主意，還是唐虎的，總之他對一切公開抨擊和向他挑戰人，一概不問不聞，甚至不置一詞。如此一來，使到擁戴唐虎的人，更加覺得他難能可貴，十分有修養。

但是，唐虎眞的是一個有修養人嗎？

據一些報紙雜誌上登的影射性文章指出，唐虎是個洋味十足的青年，而且性格衝動，絕無修養可言。如果一定要說有，就是武功方面的修養！

不過那些報紙雜誌只是隱約指出其人其事，絕不敢說得太明白，一則怕引起法律問題，二則怕唐虎找上門來，萬一以摔角招數對付，如何是好？

阿生也管不了那些指責是眞是假，總之唐虎在摔角台上是個英雄，在阿生的心目中也是個英雄偶像，則是絕無疑問事。

阿生又在一本銀色雜誌裏面看到一些報導，那是關乎唐虎和一些女明星的桃色新聞。

一本專門報導歌星動態的雜誌，却偸攝一幅照片。照片中一男一女正在夜總會中共舞，女的是一個不見經傳的歌星，她正對住鏡頭含笑盈盈，男的是誰？

圖片說明是採輕鬆幽默的猜謎式，這樣寫着：猜猜吧！他是誰？

較小的字體寫上：這位女歌星是交際廣闊的劉鶯小姐，請猜猜那只見背影的男士是誰吧？

阿生輕易認出那背影並非別人，正是唐虎。相信許多摔角迷也可以認得出那虎背熊腰是屬於著名摔角手唐虎的。

唐虎喜歡穿新潮背心，不分晝夜均鼻架黑眼鏡，再加上一條窄脚牛仔褲，一頭鬈曲的黑髮，即使看見背影也不難猜到他是誰。。

阿生看得眼倦了，終於在不知不覺中睡去！

×　×

阿生由二樓下來，林愛莉已爲他預備好早餐。

呂偉良正在一邊喝着咖啡，一邊看早報。

三個人互相道了早安之後，林愛莉問道：「阿生，你猜猜看，誰突然死了？」

阿生一邊在餐桌旁邊的椅子坐下來，一邊笑道：「你問得太出奇，這個都市每天有不少人被刼殺，被車輾斃以及自尋死路，再加上集體尋仇和自然死亡的，爲數實在不少，你要我猜，無疑等於電視台的問答遊戲。例如主持人問：『請你猜猜我們的大編導何時生日？』奬金雖然可能超過一百萬，相信我也無法去賺！」

林愛莉笑道：「我這樣問你，可知死者並非一個平凡的人。」

「名流？」阿生試猜着說：「還是紳士？」

「不！不是名流，也不是紳士！」林愛莉說，「是屬於名人一類吧！」

「名人？」阿生又怔了一怔！

「對了，他很有名，而且非常健康，但是突然之間在昨天晚上死掉了！」

「有名氣，而又健康，可不會是唐虎吧？」

「嘿！給你猜中了！就是唐虎啊！」

林愛莉說，「你怎麼知道？」

阿生呆了一陣！

「你不是開玩笑吧？」阿生睜大眼睛問道。

「誰跟你開玩笑啊？」林愛莉說，「我知道你把他看成英雄偶像，所以才會把這不幸消息告訴你！」

阿生想了想，立刻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心裏想：不可能的，尤其是林愛莉剛才的態度並不悲傷，這分明是要故意嚇嚇阿生！

因此阿生說：「你心腸不好！好端端的爲什麼要咒唐虎死？」

「誰咒他死？他是眞的死了！」林愛莉這時候的態度比較認眞起來了！

阿生還是不肯相信，他說：「唐虎死了對你有什麼好處？」

林愛莉睜大了眼睛：「你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他眞的死了，你剛才爲什麼會笑？」

「我爲什麼要爲他悲傷？」林愛莉說，「我一直覺得他並非我心目中眞正英雄，只是一具偶像，說得更不客氣點，像頭蠻牛。」

「你不喜歡看摔角而已，何必這樣詆譭人家？」阿生不高興地瞪住林愛莉。

呂偉良一直不作聲，但是到了這時候，他知道林愛莉和阿生又要吵咀了，於是對阿生說：「阿生，你別生氣，愛莉所以瞧不起唐虎，是有原因的。」

阿生正想說話，只見呂偉良已順手把一份早報遞了過來！

阿生攤開早報，立刻就可以在本埠新聞版發覺那些大字標題。

頭條新聞的大字標題混合了紅色，如此印着：

摔角名手唐虎
昨夜突然暴斃

下欵的小題則印着：

死前曾與女友談笑甚歡
突感不適送院急救無效

內容畧述唐虎昨晚黃昏曾私訪一女子，該女子即其女友劉鶯，後來不知怎的，唐虎突感不適，急電救傷車馳至現場，但唐虎於送至醫院時，已還魂無術。

詳細的進一步報導，是記者向隣居及大厦管理員方面查探得來的。據說：唐虎生前經常私訪劉鶯香閨，有時逗留到深夜始離去！

歌壇艷女　交際名花

劉鶯是一名浮沉歌壇數年，唱來唱去也唱不出什麼名堂的女歌星。因此一般人估計她在歌唱界方面的收入不會很多，但是她的生活却過得極其豪華，單是汽車也有兩部。

近大半年來，有人常常見到唐虎與劉鶯在一處，甚至有人說，劉鶯一輛最新型的汽車也是唐虎送給她的。其實一個有姿色的女歌星，經常有不少男人送禮物給她們，不一定要她們的歌唱得好！

另一段影射性，旁敲側擊的報導指出：唐虎可能服了春藥，在與異性歡好時中了馬上風而致死！

阿生看到這裏，總算明白林愛莉何故絕不同情唐虎，反而覺得他的死，毫不足惜了！

阿生把報紙放在枱角，俯首吃早餐！

呂偉良知道阿生把唐虎看作偶像，此刻他的內心可能非常難過！因此安慰他說：「人有生必有死，像唐虎這麼有名氣的人，他這個時候死了，哄動是必然的事，但當他的名氣稍降時，起碼不會像現在一樣，被各報列作頭條新聞。」

阿生不作聲，他好像什麼都聽不到似的。其實呂偉良那一番說話也不是對他說，只是順口說了，可以說是勸解阿生，也可以說是閒話家常一般的談論着這件事。

林愛莉說：「其實像唐虎這種男人，死又何足惜？他有個好妻子，也有個兒子，有個幸福家庭，也有了名利。要不是發生這件不名譽的事，誰也想不到衆人崇拜的英雄偶像，竟會是個不忠的丈夫！」

阿生還是毫無反應！

呂偉良不知道他心裏想着一些什麼，難過乃是必然的事。

林愛莉又嚕嚕嗦嗦地說：「男人都是這樣的，有了錢，有了名譽地位之後，自然而然就會想到女人那方面去。在目前我們這個地方，擇肥而食的職業女性，觸角的敏銳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像劉鶯那一類女人，正一是掛羊頭賣狗肉，誰不知道她像許多女明星一樣，唱歌演戲只是表面上的正當職業。其實她們都另有收入。我總覺得她們丟盡了我們的尊嚴！」

阿生很快吃完了早餐，一言不發地走了！

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道：「眞是傻瓜，像唐虎這種人，到底有什麼值得他去同情？」

呂偉良說：「他只是心裏難以相信！事實上我也差點以爲這是宣傳招數之一，後來看過幾份早報的頭條新聞都如此報導，相信決不會是假的。」

「是的，我們訂閱的早報都是有信譽的大報，不可能替人宣傳的！」林愛莉又說：「但是，爲什麼會這麼輕易死去？他是個十分健康的人啊。」

「他不知自愛，更健康也有可能突然暴斃！如果眞如報導中指出，他是死於馬上風，一點不奇！但是，我却有另外一種想法！」

「你怎樣想？」

「如所周知，他是打出名氣的，後來與孔亮合作之後，聲譽日隆。但是由於他年青自負，很容易開罪了別人！」呂偉良摸着下頜說：「愛莉，你以爲他有可能被人暗算麼？」

「暗算？」林愛莉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謀殺？」

呂偉良點點頭：「有這可能的。」

「但是，早報似乎認爲他死於女人的手上！」

「那不過是一種忖測而已！實情如何，相信警方正在調查！」

「何不打個電話給夏維問問？」

「他只怕不肯講眞話！」

林愛莉道：「他不會把我們看作外人吧？如果他敢對我們說謊，只怕以後有什麼事發生，我們也會袖手旁觀，到時吃虧的不會是我們。」

「讓我試試看！」

呂偉良離開了餐桌，拄杖走到了電話機旁！

電話撥通了，可是找不到夏維探長。他辦公室的人說：探長到利華山辦案去！

呂偉良聽到「利華山」三個字，不禁呆了一呆，立即問道：「是不是爲了唐虎

的命案？」

對方是一名探員，他已知道找探長的人是呂偉良。否則也不會說出探長的行踪！因此他也對呂偉良坦白說出，探長確是到了劉鶯的香閨去了！

呂偉良放下了電話，呆在那裏胡思亂想！

林愛莉過來問：「到底怎麼回事？」

「希望不是給我不幸而言中，唐虎並非死於劉鶯的手上，可能另有內幕。」呂偉良道，「否則，何必勞動到夏探長親自到那兒去？」

「夏維去了那裏？」林愛莉剛才離他太遠，根本不知道他在電話中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說道：「夏維去了利華山，據我所知，那是娛樂圈子中的所謂高尚住宅區。」

「劉鶯住在那裏麼？」

「是的。一名探員說，夏探長到了那裏去調查唐虎的命案。」

「讓我們也去看看好嗎？」

呂偉良沒有意見。於是二人匆匆離家，駕車外出！

利華山是著名的住宅區，居住在這裏的人，大都是娛樂圈裏面的富有階級，例如電影大亨，歌廳老闆，大明星和紅歌星等等。

以劉鶯目前在歌壇上的成就，無論如何未有資格住到這種住宅樓宇。

但是，這個地方只要你有錢，沒有人有空去查問你「錢」從何處來？何況許多懷着「明星夢」的人，往往也千方百計到這裏來，希望找機會親近一下那些銀色大亨，撞撞機會。

劉鶯雖然稱不上紅歌星，但是許多人都知道她十分講究排場，所以她住在這裏，一些不出奇！何況她一直在記者面前表示，希望有機會棄歌從影，言爲心聲，可見她也和許多人一樣，住在這裏無非希望獲得一些銀色大亨的青睞！

呂偉良的汽車只開到街口，便要停止下來！

那兒有一隊警員，架起鐵馬，不准任何人開車通過這裏！

林愛莉忍不住探首車窗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警察先生。」

「利華山發生命案，這條路暫時封閉！」一名警長解釋說。

「發生命案不該影響交通的，這到底是什麼大人物？」林愛莉故意問。

「死者是摔角英雄唐虎，前往採訪的記者太多，汽車也停放不下，我們不得不這樣做。」那位警長有着罕見的耐性和禮貌！

呂偉良道：「我們雖則不是記者，但是夏維探長一定歡迎我們。可以通融一下嗎？」

這時候，一位警官由那邊走過來，他認得呂偉良這位鐵枴俠盜就是夏維探長的好朋友，於是示意下屬拉開攔路鐵馬，讓他把車子開上山！

果然，利華山之上，滿是汽車，此中包括了警方的車輛以及各傳播機構的外勤採訪車。例如電視台的外勤實地即場轉播的大卡車，就已經有兩部，分別屬於當地二大電視台的。

各大通訊社，報社的記者專用採訪車，更多達數十輛。

呂偉良只能把車子停在老遠的地方。然後挂杖與林愛莉緩緩地走過去！

馬路旁邊擠了數百人，他們並非利華山的住客，而是摔角迷。他們跑到這裏來，無非要看看唐虎暴斃的消息到底是眞還是假！

警察忙於維持秩序，記者們忙於採訪包括現場攝影，找隣人查根問底。但是，他們却無法與劉鶯接觸，因爲劉鶯正在屋內協助警方查案！

劉鶯與母親同住，那兒是利華山一個豪華住宅單位，是利華山道六十九號二樓，佔地千多呎，有車房，時值數十萬元。

莫說劉鶯只是個藉藉無名的女歌星，即使是個紅透半邊天的天皇歌星，相信亦未必有資格住到這種地方來。因爲如果不是自置物業的話，租金也在數千元以上！

呂偉良和林愛莉無法通過警方的封鎖綫，只能混在人叢中等候機會。

人叢中混雜了來自山下的摔角迷，隣人和採訪記者等等，所以他們搭訕時，也份外談論得多姿多采。

有人說：「劉鶯到底是什麼人？我從未聽過這名字她有甚麼值得唐虎痴迷？」

「是的，能令唐虎拜倒石榴裙下，可見這個劉鶯也不是泛泛之輩！」

「紅顏禍水，我眞替唐虎不值！」

「對了，我眞想想看看劉鶯是個甚麼東西！」

「還用說麼，是個蕩婦！否則怎會弄死唐虎？」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紛紛。突然又有人說：「他媽的！一定是那賤婦人被人收買，把唐虎謀殺死的！否則，以他這強壯體格，如何會死？」

「小心人家找你的麻煩，說話得小心點！」

「我才不怕麻煩，嘿！要是讓我見到劉鶯那賤女人，老子不揍她幾拳洩洩憤，誓不爲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忍不住也笑了起來。他們想不到唐虎在市民中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說要揍劉鶯的人，相信必是一個忠實的摔角迷。他可能受了一些報章報導的影響，以爲劉鶯故意用女色迷惑住唐虎，然後把他害死！

就在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着眼色的時候，有人在呂偉良耳旁低聲笑道：「呂大俠士，你相信這是一宗意外嗎？」

呂偉良驚奇地回過頭來，一個男子含笑瞪住他。此人正是一間報紙的外勤記者，與呂偉良是認識的。但是呂偉良一下子忘記了他的大名，只記得他是一位記者。

呂偉良笑道：「我正想以同樣問題問你。看情形你當然比我知得更多！」

記者道：「表面看來是一宗意外，但相信不可能如此簡單吧！」

呂偉良故意說：「似乎也沒有理由去懷疑這是一宗複雜的案件。」

記者說：「唐虎有許多仇家，眞相極可能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他死在劉小姐的香閨，劉小姐不會懂得武功吧？」呂偉良說道，「我相信即使有人收買她，她也不會蠢到在食物中下毒！」

「是的。但是根據我們剛才採訪所得，他死前曾在附近街頭中伏！」記者低聲說，「這分明是仇家派來尋仇的人！」

呂偉良知道記者無孔不入，他們有時比警察更有辦法。所以，呂偉良對於這些記者的提供，也十分有興趣。他問道：「唐虎的屍體呢？」

「相信在醫院的殮房中。」記者說道，「他是被人送入醫院才斃命的，屍體當然不可能還留在這裏吧！」

呂偉良又問：「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聚集在這裏？」

「大概是出於好奇，同時看看警方是否把劉鶯也一併帶走！」記者說。

「你們還聽到一些什麼？」呂偉良試探地問。

那記者說：「誰都知道娛樂圈中最多古靈精怪，因此我們當初接到消息也以爲是孔亮的宣傳怪招，因爲不久之後，世界摔角冠軍將雲集於此，輪流對抗唐虎，孔亮可能利用報紙作擴大宣傳。但是，想不到此事後來獲醫院方面証實，唐虎在午夜時死了！在我們來說，當然以爲這是一種損失，唐虎死了之後又不知要多久才可以產生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不過，如果他眞如所傳，吃了興奮劑行樂致死，也實在太過不知自愛！」

呂偉良道：「警方如此重視這件事，會不會另有原因？」

「最大原因可能與唐虎的名氣有關。」記者說，「不過，聽說一批警探昨晚深夜已經來過了。看來，事情眞的有些不尋常。」

「咦！你瞧！」林愛莉突然扯了呂偉良的衣袖一下，「那個不是阿生嗎？」

呂偉良循住林愛莉所指的方向望過去，果然看見阿生正由衆所矚目的樓宇內走出來！於是他們立即離開人羣，走過去！

但是，剛才與呂偉良交談的記者却不放過打探消息的機會，也追踪而來！

阿生發覺他師父和林愛莉也來了，自感驚奇！

林愛莉問：「你會過了夏維麼？」

阿生道：「他正在盤問劉鶯母女。我早想到這是不尋常的事，唐虎的身體不可能死得這麼輕易的。想不到夏探長亦與我有同感。」

呂偉良正想說話，回頭已發覺那記者跟來了，忙示意阿生小心說話。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知道記者的職責是對讀者盡責。但是，往往也由於他們的「有聞必錄」而惹來不少麻煩。

阿生會意，正想登車去，但那記者已走了過來，自我介紹一番之後，對阿生表示他是呂偉良的朋友，希望阿生說出屋內情形。

但是阿生非常機巧，他笑道：「我不是本市警務人員，剛才不能入內，但我知道探長正在親自調查此案。閣下寫新聞時，請不要提及我的名字。」

那記者笑道：「據我所知，閣下時時入場看唐虎比賽，相信也是摔角迷之一，請問有何感想？」

「很難過！」阿生說，「而且令人難以相信這是眞的！」

阿生說完已坐了上車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會意地坐了進去，與記者揮手告辭！

阿生一邊開車離去，一邊說：「探長覺得有人企圖隱瞞事實，所以才會親自調查！」

「隱瞞事實？」林愛莉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意思啊？」

「昨夜的事，據說有幾種傳說，但警方無法肯定那一種是眞的。」阿生道，「有人見到唐虎在黃昏時由人摻扶着進入劉鶯家中。如果這說法屬實，他極有可能受到伏擊！」

呂偉良道：「這也不足爲奇，他在外國也常常被仇家伏擊！」

阿生說：「另一個說法，則是有人見到他進入劉家已有數小時之久，而且死前有醫生來過。」

「也許是劉鶯召來急救的吧？」林愛莉說，「他們不想醜事外揚！」

「但是，這裏看更人的口供更妙了！」阿生說，「他們見到十字車開到現場，非常大陣仗，有急救用的一切設備，但却不敢響號！」

「這又有什麼出奇？」林愛莉指指路牌說：「這是寂靜地帶，響號違例的！」

阿生道：「但是，有理由相信救傷人員貪污受黑！要不是人也死了，他們會連記者都瞞騙着！」

林愛莉說：「情有可原！一個救傷人員月薪有限，難得有個像唐虎如此有名氣的人向他們求救，不要多一點，對祖宗也對不起！」

「夏探長甚至懷疑自己的下屬也受人收買，所以信心不過，才自己動手調查。」阿生說，「據說唐虎的經理人孔亮非常有手段，他可能用銀彈政策令到這件事的眞相不外洩！」

「爲什麼？」呂偉良問：「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值得掩飾？」

「簡單得很！」林愛莉道：「人們如知道眞相，對唐虎的評價會降至最低！」

「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影響孔亮的收入。」阿生說，「你們也許不知道，唐虎的摔角紀錄片在電視台放映，收很高的版權費，而且是世界上的。孔亮每年單是這方面的收入已非常可觀，萬一唐虎的名譽受損，後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大大影響摔角迷對唐虎的印象。」

阿生的車子已下了山，突然又繞回利華山上！

他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下了車。呂偉良的車子就停在附近，然後阿生自己開車走了！

呂偉良不知道阿生要到什麼地方去，也許他返回特警總部，也許另有去處！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良不會理會阿生，因爲他已經長大成人了，而且已經升爲特警隊長，對一切事情自有他的主意！

呂偉良坐上了自己的汽車之後，說道：「看來我們不該枉作小人！」

林愛莉瞪住他：「這是什麼意思？」

「不要再理這件事！」

「萬一唐虎被人謀殺，而警方又糊裏糊塗，如何是好？」

「你以爲阿生會放過它嗎？」呂偉良說，「他一向喜歡唐虎，如果稍有可疑之處，他就會插手去理！」

「我看你眞的想退休了！」林愛莉說，「我們先到『天上人間夜總會』去一次再說吧！」

「爲什麽要到那裏去？」

「因爲劉鶯是那家夜總會的歌星。」

「好吧！你既然要理，我也沒有理由讓你獨自去冒險！」

呂偉良於是把汽車開到東區去！

這些日子以來，呂偉良是眞的有些變了。他對許多事情並不熱心，他希望自己清閒一些，但是，有時却又非常矛盾，就是阿生假如不插手這件事的話，他反而會注視起來！

這也難怪的，時間會令到一個人改變過來。呂偉良在過去的日子裏，非常愛管別人的閒事，但年紀漸漸長大了，閱世也深了，他覺得除非十分看不過眼，否則還是樂得清閒。

現在他們來到了東區一條街道。

還是早上十時左右而已，許多店舖還未開門。「天上人間夜總會」還是重門深鎖！

林愛莉道：「如果是你，你現在怎樣着手？」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是我，我會索性不理，現在去江强私家偵探社，看看他有什麽要我們幫助的。」

呂偉良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顧問，他雖然沒有正式名銜，但是江强經常要他到辦事處去，許多事情都要請敎他！而且，在江强的私家偵探社內，也留有一個辦公室讓呂偉良作爲辦公之用。

林愛莉不禁問道：「你不是打算偵查此事眞相的嗎？怎麽又退縮了？」

「阿生已經去理，夏維也去親自調查，大概也用不着我們了。」呂偉良說。

呂偉良把汽車停好，林愛莉下了車。

呂偉良又問：「你打算怎樣下手？」

「查問一下劉鶯的背景。」林愛莉站在行人道上，等呂偉良將車門鎖好。

「天上人間夜總會」是一間規模不大的夜總會，位於一幢商業樓宇的二樓，但有個門口自用的，也就是說，無須與其他單位混雜。

那度鐵門鎖上了，大概裏面的人還未起來！

林愛莉走到門前，在一處角落找到了個電鈴，按了幾下但好久未見有人出來！

林愛莉正想再按門鈴，却有人由行人道上走過來問她：「小姐，你要找誰？」

「你是這間夜總會的人嗎？」林愛莉打量着那個中年人。

「是的，有什麽事？」中年人問道。

「我想問一些關於劉鶯小姐的事。」林愛莉在直覺上認爲這人若非老闆，大概也是夜總會中的高級負責人之類！

「你是……記者？」中年人打量着林愛莉，吶吶地問。

「不！我不是記者。」林愛莉又問：「閣下貴姓？」

「小姓林。」

「那麽我們是同宗，我叫林愛莉！」林愛莉又指指在那邊呆立着的呂偉良：「認識我的男朋友麽？鐵拐俠盜……」

「呂偉良先生，素仰素仰！」姓林的中年人不等林愛莉說完，已經伸手過來，跟呂偉良熱烈地握手，「那麽，小姐當然並非別人，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迷你女賊林愛莉小姐！」

「想不到你也聽過我們的名字。」林愛莉有些意外地高興。

「我叫林三根，是這裏的司理。」他一面說着，一邊用鎖匙開門。「有什麽事請到裏面來談好嗎？」

門開了，三個人走了進去！

林三根一邊登上梯階，一邊說道：「我剛在外面喝完早茶回來，喝茶的時候我看過報紙了，當然我也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如果我沒有猜錯，相信二位必然也是爲了這件事情而來的，是關於唐虎先生之死麽？」

「是的。」林愛莉說，「劉鶯小姐是這裏長駐歌星嗎？」

「劉小姐經常到我們這裏唱歌是眞的，但不能算是長駐。」林三根苦笑道：「也許二位不知道劉小姐的派頭，她根本不志在這區區酬勞。」

林愛莉又問道：「劉小姐的酬勞不高嗎？」

「不怕坦白說句，她的歌唱來唱去不過如是，完全沒有一些進步。」林三根說，「如果不是酬勞低，她早已不可能留在這裏。」

「唐虎先生以前是否時時來這裏捧場的？」

「間中而已，其實許多富有子弟和一些外國友人更加捧她的場！」

「外國友人？」林愛莉打蛇隨棍上地問：「她有許多富家子和外國人時常來此捧場嗎？」

三個人已到了二樓夜總會，一些在此留宿的侍應還未起床！他們橫七豎八的睡在一些桌椅上，櫃枱上，林三根則帶了呂林二人繞過他們到經理室去！

經理室就在酒吧的後面，拉開一幅活板，立刻就可以看見那個巨大的酒櫃，現在林三根就站在那兒回頭問呂林二人想喝些什麽酒。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喝酒，但是他們非常欣賞這經理室的設計。林三根現在所站立的地方，不但可以取得酒櫃中的酒，還可以看見外面的情形，例如侍應們是否偷懶，客人是否擠擁等等均可一目了然！

更妙的是：活動木板牆後面隔有一度可以推動的反透視鏡屏，也就是在外面望入來不可以看見裏面的情形，只可見到一面大鏡屏，但由裏面望出去，却可以一覽無遺，設計得實在巧妙！

林三根如此不避嫌疑，讓呂林二人進來就知道這「機關」，相信也沒有什麽秘密可言。他的目的也許只爲方便監視各員工的工作，以及隨時知道外面的營業情況而已！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宗伯，你似乎還沒有答我，到底劉小姐是否有許多外國朋友？」

「是的。」林三根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她的外國朋友比本地人更多，而且都喜歡到酒吧這邊來喝酒，所以我才會這

麽清楚。」

林愛莉又問：「本地朋友之中，有那一個比較親密的？」

林三根想了想，苦笑道：「本來我很少理人閒事，但是由於我們這裏的侍應時時把劉小姐作爲話柄，所以我才知得那麽清楚。根據我所知，有個中年富商和一位富家子都是追求劉小姐甚爲熱烈的。那個中年富商是郝石，那位富家子是洪保。」

「洪保是不是就是本地名流洪靑天的兒子？」呂偉良插嘴問道。

「對了，就是他！」林三根說，「這小子在我們這裏鬧過事了。有一次他帶着幾分酒意上來，看見劉鶯正與一名外國人併肩喝酒，竟然與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要不是我們一班侍役從中勸止，可能已經鬧出人命。」

林愛莉道：「洪保鬧事不是第一次，我在報紙上也看過他的新聞。」

林三根道：「他在清醒時，人倒不錯的。」

「劉鶯小姐喜歡他嗎？」林愛莉問。

林三根笑道：「誰曉得她的眞正心意？說起來她喜歡的人也太多了，單是經常到來捧場的外國朋友，就有半打以上。外國人不懂聽中國歌，但劉鶯的英文歌也唱得不好，因此那些外國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可以想見的事！」

呂偉良道：「最近加入一個唐虎，形勢豈不是更爲複雜麽？」

「是的，唐虎是摔角高手，自然沒有人敢惹他。」林三根說，「不過，有個侍役對我說，洪保很不高興劉鶯與唐虎如此親密，曾經借醉發過脾氣，聲明要對付唐虎。可惜此事並非我在場目睹，不能証實是眞是假！」

「洪保今年還未過三十歲，看來他比劉鶯還要年靑。」林愛莉說，「報紙曾經諷刺地報導過，說劉鶯曾到日本自頂至踵全身整容，其實她的年紀已經不小了。」

「是的，如果我沒有記錯，單是唱歌，也唱了十年八年光景。」林三根說，「要紅早就該紅了。」

「不過，經過這一次唐虎一死之後，她想不紅也難！」林愛莉說，「起碼全市各大小報章均以唐虎命案做頭條，而劉鶯勢必成爲當然女主角。」

「這種免費宣傳當然不錯，可惜她可能惹來不少麻煩。」林三根說，「今天報紙推測他們在歡好時出了意外，這對劉小姐十分不利！」

林愛莉道：「反正她的男朋友多數是外國人，對此等事視作等閒，但是，經過這麽大事宣傳之後，相信中國人一定作嘔！大概洪保這輩公子哥兒也不會對她發生興趣了。」

呂偉良問道：「劉鶯昨天晚上沒有回來唱歌？」

「沒有。」林三根說，「她沒有規定幾時回來，反正我們也不是以她爲台柱，否則就頭痛！不過，洪保似乎來過了！」

「洪保到這裏來，當然是爲了找劉鶯吧？」林愛莉問道。

「是的，據侍役說，洪保因爲等極不見劉鶯上班，所以很生氣，他曾狠狠地說遲早要對付她！」林三根道。

「對付誰啊？」

「我不是親耳聽到，也不知道他要對付誰人，不過看情形不是指劉鶯，便是唐虎。」林三根說：「講打架他明知不是唐虎的手脚，所以可能是針對劉鶯！」

「洪保什麽時候離去的？」

「十一點半至十二點之間，我並未留意到詳細時間。」林三根說。

呂偉良這時又插嘴問：「劉小姐有欠下貴公司的錢嗎？據我所知，許多歌星喜歡預支薪酬的！」

「不！她的歌已經唱得不好，如果再借薪，我才不感興趣呢。」林三根又說：「其實說到唱歌這一行，何止預支薪酬？有些還欠下高利貸，但我知道劉鶯一定不會的，因爲她手段厲害，對付追求她的男人，比她的歌喉起碼好上十倍以上！」

呂偉良笑了笑，又問：「唐虎經常到此捧劉鶯的場，是個人還是有人陪同？」

「多數一個人，他來了之後，劉鶯便沒有再唱下去，多數坐一會就雙雙離去！因此算不得捧場，甚至可以說句對我們毫無好處！」林三根說。

林愛莉道：「唐虎名氣大，有他在場，你們已收宣傳之效！」

「嘿！想借他宣傳嗎？說起來我猶有餘悸！」林三根說，「記得有一次，有個記者與我們相熟，他是專寫歌星動態的。他來時湊巧唐虎在場，於是他舉起相機就拍了一幅照片，本來想乘機爲我們這裏宣傳一下，豈料却因此觸怒了那頭蠻牛，一手揪住那記者的衣襟，當衆要他拆開相機，讓菲林爆光，否則聲言由窗口把他摔落街上去，嚇到那位記者先生面無人色！」

「那位記者是誰？」

「世紀日報的記者，他叫丁壽南。我們許多時都有一些廣告交給他拿到報紙去刋登。想不到唐虎這蠻牛眞惡，結果小丁連提也不敢提這件事，以免再惹麻煩！」

呂林二人也知道唐虎性情暴躁，但却不知道他曾經在公共場所禁止人家攝影。

二人坐談一會，便向林三根告辭。

呂偉良首先離開林三根的經理室，他發覺有人鬼鬼祟祟地在門外停留！那傢伙看來可能是侍役，年紀二十餘歲左右。

林三根沒有送他們落樓，一聲「再見」便將房門掩上了。

呂林二人正拾級而下，剛才那傢伙又跟了下來！

呂偉良一直很注意這個像是侍役的男子，因此到了街上之後，便故意停留下來。那男子果然走上來跟呂偉良打招呼！

林愛莉問呂偉良：「他是誰？」

「我也不認識他。」呂偉良說：「但是他一直在偷聽我們跟林三根的談話。是不？」

呂偉良最後那一問，是爲那男子而發的。

那男子狡滑地笑笑，說道：「我姓胡，是這裏一名雜役。不錯，我的確偷聽了你們跟林三根的談話。」

林愛莉生氣地問道：「爲甚麽要這樣做？」

「當然有原因的，因爲我覺得林三根這個人太不老實，他可能妨碍你們警方的調查工作。」那個姓胡的男子說道。

「你以爲我們是警探？」

「是的，我知道你們正在調查劉鶯小姐，你們千萬別太過相信林三根的說話，他最喜歡中傷一些女歌星。」

「爲甚麼他會這樣做？」

「因爲他曾企圖藉住經理的地位，親近一些有姿色的女歌星，但每不得逞，例如劉鶯小姐便是其中之一，他知道劉小姐很有錢，曾熱烈追求過她一個時期，無奈人家對他不感興趣。」

林愛莉故意說：「因爲劉小姐經常有些富家子弟追求，例如洪保便是其中之一，是嗎？」

「是的，洪少爺人品不錯，就是脾氣太大。」

「據說，他很憎恨唐虎，曾聲言對付他，是不？」

「生氣時候說的話豈可作準？其實唐虎那廝也不知結下了多少仇怨，有一次要不是我們幫了他的忙，他早已死於亂刀之下。」

「有人暗算他？」林愛莉問道。

「是的，我們這裏有人無意中發現附近埋伏了不少持刀槍的打手，後來知道是專爲等待唐虎而來的，於是我們悄悄通知唐虎，讓他由後門溜掉！」

「你知道那幫打手是甚麼人嗎？」

「黑社會的人，都是二十餘的大漢，唐虎雖然有通天本領，恐怕也無濟於事！但是我們覺得太殘忍了，所以悄悄通知唐虎逃走！」

這時候，有人返回夜總會來，那姓胡雜役似担心有人識穿他，於是匆匆走了！

呂林二人回到汽車裏。

呂偉良說：「這收穫令你滿意嗎？」

「劉鶯是個變相交際花，甚至可以說是國際肚腩，這已經不是秘密。」林愛莉道，「如果說有人因爲她而謀害唐虎，似乎令人誰以入信！」

「起碼你跟林三根談過之後，對劉鶯的評價已大大降低！」

「我本來就瞧不起這種女人！」

呂偉良笑道：「其實職業無分貴賤，即使她是國際肚腩，也無非爲了生活。我還以爲女人一定同情女人，想不到你却例外！」

死因不明　撲朔迷離

阿生開車到華厦路。這一帶全是高價的花園洋房，著名摔角手唐虎就是住在其中一幢巨宅之內的。

華厦路七十二號內外已擠了不少人，他們包括了看熱鬧的羣衆，以及前來採訪而被拒於門外的記者。

阿生本來想找唐虎的妻子談談，相信另一批探員正在屋內調查。但是看這情形，他也不輕易獲准入內。

阿生下了車走近門前，只看見大門關上了，甚至連鐵閘門孔也緊緊閉上！

門外一些人正在指手劃脚，不知說些甚麼，總之口沫橫飛的！聽衆就是路人和記者們！

阿生湊過去細看，原來是個小明星。只見他雙眼正流着眼淚，口裏不停地講！好像正在拍攝實景時演戲一樣。

他是個不見經傳的男演員，在一些影片中出現過。這時候他正在對一些記者說着一些動人的往事。據說他是唐虎的拜把兄弟，彼此曾經同撈同煲。難怪他會如此傷心流淚了！

不管他說的是眞是假，記者們却紛紛攝影和筆記。但阿生冷眼旁觀，却認爲即使是事實，也多少帶有極重的宣傳意味。

一輛血紅色的跑車停了下來，「刷」地一聲重重的緊急刹掣聲登時把記者和路人的視綫轉移過來！跑車停在路旁，車上坐着一名穿着露背裝的女子，只見她鼻架太陽眼鏡，正慢條斯理地，整理着頭上那條彩色絲巾——那是要來綁頭髮用的，以防大風把秀髮吹亂！記者們不禁互相向身旁的行家查問：「她是誰？」

有人說：「我未見過她，可能是唐虎的另一個女朋友吧？」

又有人說：「好像是表演沙灘裝的模特兒。」

但也有人說：「不！她是新進肉彈明星周申玉，可能就快要有好戲上演了！」

記者羣中有人附和着說：「對了，她的確是新進肉彈艷星周申玉，她做過裸體攝影模特兒。」

有人向那位記者打趣地說：「也就是說，你已替她看過全相了，是不？」

記者羣中立刻引起一陣哄然大笑！

周申玉緩緩地推開門，車其實駕跑車的人很少利用車門登車落車的，大多數一躍而入或者跳了出來。但這位肉彈却「動作多於一切」，而且全部慢動作，記者們越是注意她，她便越多花式！

有不少記者已紛紛爭取鏡頭，一時閃光燈閃閃，彷彿出現在眼前的人就是大明星一樣。

「嗨！」周申玉突然揮手朝着記者羣打起招呼來！

於是記者羣乘機一湧而上！登時把周申玉團團圍在核心！

阿生不知道她打算到那兒去，但是看情形極有可能是要到唐宅去的。她似乎並不急於入內，樂得記者們把她圍着！

有位記者問：「請問你到這裏來幹甚麼呢？周小姐。」

「我是唐虎的密友，他不幸去世了，我實在非常傷心難過！」周申玉像演悲劇一樣，難過得垂低了頭！

「你是不是要見見唐太太？」另一位記者問。

「是的，我本着朋友義務，特來慰問唐太太。」周申玉說。

「你不是說過，你是唐先生的密友嗎？你們的親密程度算得上是戀人嗎？」有人這樣問。

「不！不！我們只是好朋友，絕對不涉及私情的！」周申玉忙解釋說，「唐虎不但是個摔角好手，而且還是個有學問的人，他是我畢生難忘的良師益友！」

「你跟唐太太的友誼怎樣？」

「我們當然也是朋友嘛！」周申玉忽然又聳聳肩說，「不過，有時很難說的，有人認爲男女之間難有眞正友誼可言！」

「你的意思是唐虎的妻子可能對你有了某種程度誤會，是不？」

「在這個時候——當人家正在傷心之

際，不想多講了，其實，我也很傷心！」

說完，周申玉走向大閘那邊，按過了門鈴！

還沒有人出來應門，周申玉於是利用這時間回眸一笑，讓在塲的記者們拍照！

阿生有時也不得不佩服那些電影明星，他們可以在極度悲傷中，對人歡笑！如果這位肉彈明星周申玉眞的是唐虎「密友」的話，這時候她的芳心一定萬分悲傷，還怎麼可以擠出笑容來？

鐵閘上的小門開了！

有人探首問道：「小姐，請問有何貴幹？」

周申玉對門內人說：「我是唐太太的好朋友，請開門吧！」

「請問貴姓名？」門內人說，「讓我先進內通傳一下。」

「我就是女明星周申玉啊！你不認得我嗎？」周申玉很謹愼地低聲說，以免讓後面那班記者聽到。

「請你等等！」門內人把小門掩上，走了進去！

周申玉又趁機和記者們搭訕道：「眞難說，相信唐太太一定難過死了！唉！要不是爲了安慰她幾句，他們可能正在跟我簽約呢！」

記者們聽不懂她的意思，要求她解釋一下。

周申玉說：「我本來約好一位製片家簽約的，但爲了好朋友突然逝世，我不得不趕來慰問一下他的妻子啊！」

有記者問：「你約好的製片家是誰？是那一家公司的主持人？」

周申玉支吾着說：「嗯！那是一家新公司，剛成立的，他們要跟我簽長期合約，我爲了審愼計，寧願簽部頭合約。那位製片家今天約好我要談，正是這件事。」

「製片家是誰？你還沒有說呢。」

「嗯……對不起，事情還未明朗化，暫時有保密的必要！」

記者們會意地，相顧而笑！

周申玉面頰上紅了一陣！

鐵閘上的小門打開了，周申玉忙着回過頭去！

但是，大門仍未開！

門內人探首對周申玉說：「小姐，對不起，我家太太並不認識你，但她仍感謝你的好意，今天她不能接見陌生客人！」

周申玉完全想不到這種結果。她心裏生氣，但是她未曾說過半句話，小鐵門又掩上了。

不知道後面的記者們有沒有聽到。照道理站得這麼接近，門內的人又說得那麼大聲，沒有理由聽不到的。

周申玉處於極端尷尬的情況底下！

她靈機一觸，勉强地擠出笑容來！對記者們說道：「眞難講！唐太太一定對我有點誤會，不過我不會怪她的，設身處地，這個時候我也同樣感到無限難過。其實男女之間也有眞正友誼的，爲甚麼一定要牽涉到甚麼情情愛愛？」

有人問：「你認識唐虎多久的了？」

「說起來已經有許多年了。」周申玉說，「當年我正在環遊世界，途經美國紐約市……」

有記者立刻說：「據我所知，唐虎是住在三藩市的，不是紐約市，你怎麼會在紐約見到他？」

此語一出，圍觀的人羣中已經有人哄笑起來！

但是，周申玉的確有着做明星的材料——面皮够厚。她笑道：「我當然曉得他是住在三藩市唐人街的，但那一次他剛在紐約表演。自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交上了朋友，他每到一處地方參加比賽，照例有電話給我……」

「電話？」記者問：「是越洋長途電話麼？」

「是的，我回來這裏之後，也常常接到他打來的長途電話。」周申玉又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你知道，男人有時眞像孩子一樣，很寃氣的，無論是在摔角比賽中勝了或者敗了，甚至打和，他都會用長途電話告訴我！」

有記者忍不住笑道：「這麼說來，你們眞的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也難怪唐太太生氣得不想再見到你了！」

「哈哈哈……」不但在場的記者笑了，旁邊的羣衆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做明星的人一定要有一種特殊的修養，就是即使觀衆喝倒采，也要當人家捧場！而周申玉已具有這種「修養」！

因此她在含笑盈盈中，揮手與記者們告別！可惜這一次却沒有一架攝影機對準她。因爲記者們已明白了她的突如其來是爲了出風頭，爭取宣傳的機會，事實上她可能完全不認識唐虎夫婦，否則人家沒有理由把她拒諸於門外的！

阿生由頭到尾欣賞了一幕相當精彩的表演。

阿生心裏想，這個世界眞的是甚麼人都有。爲了出風頭，不惜假借死人之名，無論如何總是太殘酷了！

阿生看見了剛才的情形之後，知道這麼樣闖進去是不可能的事。他雖然是一名特警，但這是「地方事務」假如裏面有個阿生絕不認識的警官，人家是有權把他趕走的。

阿生正在百思無計之際，突然有一輛汽車在路旁停了下來！

由車上走下來的人是江强。

「奇怪！你怎麼也來了？」阿生在驚奇中與江强互相招呼！

江强低聲對阿生說：「別引起在場記者的注意，我是受僱而來的。」

「誰僱用你？」

「一家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阿生怔了一怔：「唐虎購下保險嗎？」

「是的。而且數目龐大。」

「是多少？」

「五百萬元。」

阿生說：「以他目前的身價，五百萬算得甚麼？」

「聽清楚吧，這是美元單位。」

「嗯！那豈不是二千多萬嗎？」

「是的，所以保險公司非查個明白不可。」江强又問阿生：「你來這裏幹甚麼？可不是有甚麼特殊任務吧？」

「不！只是私人訪問性質，可惜，唐家門禁森嚴，我正在無計可施，你來得正好！」

「你想我帶你進去？」

「是的。你可以說我是你帶來的助手。」阿生說，「我只想見見唐太太。」

「也好！有個你這麼能幹的助手倒也不錯！」

江强說完，帶着阿生走向大門之前！還未按門鈴，就有人走過來問：「二位先生，可是唐家的貴親？」

江强笑道：「不，只是朋友。」

「貴姓？」問話的都是記者們。

江强搖頭苦笑道：「對不起，無可奉告！」

按過門鈴，小鐵窗又打開了。

江强把一份保險公司的委任書遞了入去！

記者們都是爲了追新聞而來的，因爲唐虎是市民心目中的摔角英雄，這是一件大新聞，所以他們不放過任何發現！

現在記者們也看得出江强並非「朋友」那麼簡單，無奈江强和阿生二人都守口如瓶，不發一言！

阿生是特警隊長，過去許多大案都由他破獲，有些記者認得他就是鐵枴俠盜的徒弟，現在再看見江强遞進去的是一份證件。因此一向警覺性甚爲敏感的記者們，都向他們擠過去！

無奈他們正想過去訪問幾句時，門已打開，把二人延了進去！

雖然有大批人被拒諸門外，但唐宅却擠滿了人。其中包括了唐家的親友，警方的調查人員，以及一些本領較爲高强的記者！

阿生認識一些探員，他們都是夏探長的下屬！

江强獲得主人家——唐太太的接見，主要是因爲對方知道他是保險公司特委的調查員。阿生發覺她身旁有個中年男子陪伴着，這個人正是唐虎的經理人孔亮！另外一個不知名的女人，用手扶住唐太太。據說她是孔亮臨時聘請回來的特護！

江强明知這樣正面調查是無濟於事的，尤其是當唐太太心亂如麻之際，相信她所能提供的資料極之有限。

果然談了幾句之後，唐太太便作不支狀態，由那名特護將她扶走！

唐太太進房間休息去了！

江强由孔亮繼續留在客廳裏傾談！

阿生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孔亮那雙烱烱生光的眼睛一直瞪住江强，面上掛着友誼的禮貌微笑！

江强要求孔亮說出唐虎出事的經過。孔亮看見客廳裏人來人往，把江强請進書房裏去！

這是唐虎生前讀書寫字的地方，有一度側門可以通往鄰室——那是練習摔角新招術地方。

孔亮把書房門謹愼地關上，未講正題，先問江强道：「你覺得這裏的環境怎麼樣？」

「當然是好極了。」江强說，「但是，可惜唐先生能享用的時間太短了，聽說他遷進這裏不够半年，是不？」

「是的。」孔亮有感觸地深深嘆了一口氣！「一個人有時眞的不能不相信命運，生死有命！看來一點也不會假！」

江强怕他把話題扯歪了，說道：「孔先生，你還沒有把唐先生的出事經過告訴我呢！」

「事情是這樣的，昨天下午，我在這裏隣室監視他練習完畢之後，陪他到外面去喝咖啡。在咖啡座上遇見女歌星劉鶯小姐。」孔亮回憶着說，「我有個約會在下午五點，因此必須在四點半離開咖啡座。於是我與他們二人告辭了。」

「就是唐虎和劉鶯嗎？」江强問道。

「是的，他們似乎談得很投機，我離去時，他們似乎還沒有意思要走！」孔亮說，「以後的事，我不在場。當然不清楚了。」

「你五點鐘的約會，到底約了什麼人？」江强問道。

「這是我私人的事，爲什麼一定要我說出來？」孔亮開始有些不高興。他說：「其實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太大，你們沒有理由還要懷疑我！」

「我沒有說過懷疑你。」江强道，「但事到如今，你必須交代清楚，否則，將來保險公司在賠償方面，只怕有問題。」

「好吧！」孔亮想了想，終於說道：「昨天我本來約好一名青年會面，他是我發現的摔角新血。不怕對你說得更坦白點，我發覺唐虎開始退化了，我必須找人替代他。而我所約會的人，就是一名柔道家，他很年青，而且有頭腦。只要稍加訓練，就可以成爲摔角手。」

「你是說：打算放棄唐虎？」江强大感意外！

「是的，他的摔角生命似乎已到了結束的階段！」孔亮悄悄嘆着氣！

「是什麼緣故？照理他還年青，而且非常强壯，摔角事業正如評論家說：如日方中！」

「這不過是外間的說法，事實上他的健康情況並不如理想那麼好。」

「這話從何說起？」

「外間人也許沒有留意，但內行人會看得出，唐虎最近幾場比賽，動作遲緩了許多，他即使獲勝，也勝得僥倖，沒有技術可言。」

江强很少看摔角，但是他却知道唐虎最近幾場比賽似乎並未獲勝，只是打和而已！但這種說話竟然會出在孔亮的口中，難免叫他有些意外！

江强問道：「唐虎的健康是否有了什麼變化？」

「體格檢查什麼事也沒有！」孔亮說，「但是，我懷疑他的腦部已被震壞！」

「有証據嗎？」

「沒有，醫生曾經替他檢驗，只說他非常健康，一切正常。」

「那你憑什麼說他壞了腦部？」

「憑直覺！」孔亮說，「你也明白我是唐虎的摔角經理人，他的一舉一動，我比任何人都更爲留心！在最近幾場比賽中，他的動作遲鈍，頭腦不够靈活是顯而易見的事。因此，最近他根本無力取勝，求和已經難得了。」

這時候，通往練習室的側門打開了！

唐太太怒沖沖地走過來，直指住孔亮說：「你不要見人說人話，見鬼講鬼話，剛才的說話我已經聽到了。」

孔亮固然吃了一驚，就是江强亦難免

有些意外。

一名女特護追進來摻扶住唐太太，並向孔亮解釋道：「我不讓她到處亂跑，但她一定要……」

孔亮婉言安慰唐太太，但給唐太太罵到狗血淋頭！

唐太太大吵大嚷，外面的親友也進來勸開他們！

江强乘機把唐太太拉到花園中去！

唐太太哭得梨花帶雨般，特護寸步不離！

但是唐太太却對那特護說：「算了，我不要你再伴我！走走走！」

特護說道：「但是，孔先生叫我小心照顧你！」

「孔先生，嘿！他不過叫你監視住我，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唐太太狠狠地盯着那位特護！

江强想不到她突然來了一個這麼大的轉變，剛進來時他看見她還是楚楚可憐的，現在却兇悍得有如一個潑婦一般！

可能是孔亮的說話刺激了她，但是爲什麼她要偷聽他們的談話呢？——江强心裏已經大感驚奇！

特護終於忍不住給唐太太揮走了！

江强這時才問道：「唐先生是否生前跟孔亮有過什麼意見？」

「這種事情，相信你也不難想像得到，尤其是這個世界，什麼都講錢，人們爲了錢，那有不發生磨擦之理？」唐太太憤憤不平地說。

江强怕她的身體支持不住，扶持着她在花園中一張石椅上坐了下來！

唐家之內，警探一部份已經撤退，有些親友亦已紛紛告辭。只留下一些至親在宅內照料一切。

電話響個不停，要不是記者問這問那，便是賣壽板的要求接見。但所有電話都得不到結果。

江强問唐太太：「最近唐先生有跟孔亮吵過咀麼？」

「昨天才吵過！」唐太太說，「分賬差不多都是一定的，但有時有些費用孔亮開大了，唐虎很不高興，經常質問他！」

「這麼看來，他們合作得不大愉快了，是不？」江强又問。

「是的，所以唐虎曾跟我商量，另外找過一個經理人。」

「孔亮知道此事嗎？」

唐太太說：「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因爲我們還未正式通知他！但是，他是個聰明人，應該知道唐虎不高興他！」

「關於那些保險費的受益人，除了你和你的兒子之外，便是孔亮，是不？」

「是的，摔角比賽是相當危險的，隨時也有可能會發生意外，所以一次我們三人商量過之後，決定賺下巨額保險！」

江强道：「保險費是誰付出的？」

「我們和孔亮平均分担！」

「你丈夫當然也同意了！」

「是的，我們絕不忘本！」唐太太說，「記得我們最初返回本市時，孔亮曾照顧過我們。但是，後來我們發覺孔亮令我們大大吃虧，我丈夫開始不高興。爲此雙方曾經一再發生意見！」

「爲什麼不分開？」

「因爲有合約束縛住。」

江强又問：「孔亮在外面另外訓練新的摔角手，你知道嗎？」

「剛才無意中偷聽你們談話才知道的。」唐太太說，「這世界上的人也太殘酷了，當利用的價值完畢之後，便不再有道義可說！」

「這是現實主義的世界，沒有利益可圖，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變化！」江强又問：「唐先生昨天什麼時候出去的？」

「下午二點半至三點左右，我不大留意。總之，他在健身房練習完之後，便與孔亮一齊出去！」唐太太又咬牙切齒說：「我發夢也想不到，孔亮這傢伙會背着我介紹女人給我丈夫！」

「你是指女歌星劉鶯？」

「嘿！劉鶯，流鶯！我說她簡直是變相妓女！」唐太太生氣地說：「我丈夫原是個標準丈夫，但是孔亮爲了澈底控制他，竟然看準了男人的弱點，利用女色迷惑住他，怪不得這一陣子他總是出外的時間比在家更多。」

江强本來是受了一家大規模的保險公司邀聘，負責調查唐虎的死亡眞相，但是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忽然忘記了自己的眞正任務，變得非常同情這位文君新寡！這當然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因爲感情用事往往會忽略了冷靜的觀察！

就在這時候，阿生在那邊出現了！江强首先發現他，阿生似乎正在向他打着手勢！

這是什麼意思？

江强正在思索，一叢灌木後面有個人匆匆走了出來，回頭便走！那位置距經江强他們不遠，顯然的，這傢伙剛才就是躲在那裏偷聽他和唐太太的談話。阿生的示意也是指這件事！

江强反應總算及時，他立卽奔跑過去，一手把那鬼鬼祟祟的男子抓住！

豈料那人出其不意，順勢借力，竟然把江强摔倒在地上！

阿生這時已及時趕到，喝一聲：「站住！不要動！」

但是那人不理會他，繼續奔跑！

阿生一個箭步標前，迅速越過了他，把手一攔，冷然說道：「你再走我就不客氣！」

那男子一言不發，避過了阿生，又想離去！可是阿生的動作快得出奇，伸手一撈，已搭住了他的肩膊，那傢伙重施故技！又企圖施展摔角招數把阿生摔倒，無奈阿生剛才已看得一清二楚，看見他如何對付江强，已知道他懂得摔角！

因此當他一發力時，肩膊立時感到痲木下來，整條右臂已無法運勁！原來阿生搭住他肩膊的手，已運勁使出了虎爪功！只要穴位適當，勁力十足，五隻手指足以令到對方痲木下來！

阿生所學的武功是多方面的，他平時對付一些國際罪犯也是使用這種擒拿手法，往往令對方失去了抗拒的能力。現在這傢伙也同樣不能動彈。

江强走過來問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的偷聽我們說話？」

豈料那人瞪了他一眼：「你們眞的是豈有此理，這裏又不是你們的地方……」

話未說完，唐太太也到了。她出奇地「咦」的一聲：「怎會是你？阿勝！」此語一出，連阿生和江强，都不禁呆住了。

「你認識他嗎？」江强問唐太太。

唐太太說：「是的，他是唐虎的朋友，協助唐虎練習的。」

阿生放開了阿勝。

唐太太問：「你到底爲什麼要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值得你去偸聽的。」

阿勝面上紅了一陣！說不出話來！

「是誰叫你這樣做的？阿勝。」唐太太又問道。「是不是孔亮的主意？」

「不！只是我一時好奇，對不起！」阿勝說完，回頭就走！

阿生想再抓住他，但給唐太太制止住了！

唐太太嘆氣說：「我已被一班人包圍住，到底他們想怎麼樣？」

江强把一張咭片交到唐太太手上，說道：「如果你須要我幫忙，請打這個電話找我！」

警探過來又把唐太太請了過去，可能還有些事情要弄清楚。

江强和阿生只好告辭了。

離開唐家，阿生不禁要問江强：「這件事到底怎樣搞的？」

「我也不知道。」江强說，「不過，我覺得唐太太實在太可憐！我會照實向保險公司報告今天的所見所聞。」

「孔亮有問題嗎？」阿生又問。

「現在任何人都可能有問題。其實，唐虎是怎樣死的，我還未清楚，但保險公司已分頭派人調查，我是公司以外增聘的，此外還有兩三組人同時展開偵查。」江强說，「我以爲我們該到醫院去一次！」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說。

於是兩輛車子，先後開往醫院去！

醫院外面，竟然也擠上了大堆人羣，他們到底要看什麼？

阿生下了車，江强走過來說：「唐虎的吸引力到底大到何等程度？這大羣人也許想看看他的屍體！」

阿生要不是親眼見到，亦難以相信！

醫院外面的人羣大部份是摔角迷，也有些是湊熱鬧的有閒階級！

有人甚至不相信唐虎是眞的死了！他們正在爭辯。

有人要衝進醫院裏去看個究竟，但爲武裝警員所制止！

有人絕對相信報紙的報導，知道唐虎確已死了，此刻只盼望見到他的遺體由裏面抬出來！

江强和阿生由横門進去，想不到在公共醫院之內，竟然遇上了好一些人，他們包括了警方的夏維探長，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

夏維探長正在向呂林二人談及唐虎之死！

「根據劉鶯的口供，唐虎是在她家中昏倒的。」夏維說道，「當時她立刻致電找孔亮……」

林愛莉忍不住問：「爲什麼她不通知唐太太，而要找孔亮？」

「劉鶯自知她和唐虎的關係絕不正常，怎敢直接通知唐太太？」夏探長說，「可惜她援連打了幾個電話也無法及時找到孔亮，迫住打電話去找了一位相識的家庭醫生。醫生到達時，認爲情况危險，這才召來救傷車把他送到這裏來。駐院醫生爲他展開急救，無奈已是返魂無術。」

呂偉良問道：「當時孔亮到底去了那裏？」

「事後不久，劉媽終於找到他，原來他正在摔角俱樂部裏。」夏維說，「於是由孔亮通知唐太太到這裏來，但唐虎已氣絕身亡！」

「劉媽就是劉鶯的母親麼？」林愛莉問。

「是的，剛才我在劉家問口供時，劉媽有句話非常值得研究。」夏維說，「據劉媽供述，當時她正在處理家務，突然聽到劉鶯在房間裏叫了起來！憑她的經驗，她當時心裏已意料到凶多吉少。」

「在房間裏？」林愛莉又是一怔！

夏維笑了笑：「是的，劉媽一時說漏了口，但劉鶯說，唐虎在客廳中昏倒之後，然後她才扶他進香閨內休息的。」

「到底誰說話是眞的？」林愛莉問。

「相信劉媽的第一次口供比較可靠。」夏維道，「可惜後來她又改變口風說，因爲當時正忙於家務，一時記不起女兒在客廳叫她，還是由房間叫了出來。總之她見到唐虎昏倒時，是躺在女兒香閨之內。於是她協助女兒用藥油將他急救。」

「嘿！這鴇母好狡滑！」林愛莉咒罵着說，「她大概足以代表大部份的星媽，只想女兒多賺一些錢，却顧不了一切廉耻了！」

「這也難怪！這世界人們大都笑貧不笑娼！」夏維說道，「現在我們必須由醫院方面獲得証實，死者被送入來時是怎個樣子。」

阿生和江强一直在旁聆聽，這時阿生却忍不住問夏維道：「爲什麼不找那位私家醫生談談？」

夏維說：「辛尼已經去把他找來了。據說，他是劉鶯的家庭醫生。」

「我們須要的是事實眞相，但是看情形似乎有人隱瞞着一切！」江强也忍不住開口說話了！

江强是夏維的舊同事，他做了私家偵探之後，也常常見到夏維。

夏維知道他是代表保險公司前來調查的，因此說道：「我已把所知告訴你，希望將來你有什麼發現也不要收藏起來！」

「放心吧！這件事即使我肯輕輕放過，相信三俠也決難罷手！」江强笑着瞪住呂偉良等人，「他們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直至眞相大白爲止！」

一名警官由走廊那邊過來，把夏探長叫了過去！

阿生道：「夏探長如果得到醫院方面的充份合作，相信這件事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

呂偉良却沉吟道：「只怕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例如唐虎被送進醫院之前，假如有人存心掩飾一切事實的話，相信醫院也未必看得出破綻的。」

林愛莉也說：「是的，我的想法也是一樣，劉鶯母女和那位家庭醫生，一定知得比任何人都更爲清楚。如果這裏面的當

値人員也被人收買的話，這件事永遠會沒有眞相公諸於世！」

呂偉良向阿生問道：「你找過唐太太嗎？」

阿生指指江强：「他與唐太太談過了，據說，唐太太處於被包圍狀態。」

江强解釋說：「那可憐的女人，她也認爲丈夫死得不明不白。在保險公司的立場，這件事非調查得一清二楚不可。」

林愛莉道：「一個人爲防有意外，購下一些保險，以免身後蕭條，這是應該的，但是，一購便是數百萬元，似乎眞的有些古怪！」

「是的，數百萬元已不尋常，而且還是美金。」江强說。

林愛莉道：「你是代表保險公司調查此事的，可否透露一下實情？」

「沒有什麼實情値得隱瞞的，五百萬美元是全保，也就是說，只要唐虎有什麼不測，包括自然死亡，被人暗殺以及在摔角台上意外死亡等等，保險公司均須依例賠償給他家屬！」江强說。

林愛莉道：「那你還查什麼？」

「查他死亡的眞相啊！」江强說，「這是涉及數百萬美元的，所以保險公司除了出動本身精練的調查員去明查暗訪之外，還加聘我們公司代查此事，將來綜合各方面的調查結果，交給法律顧問研究，確定是否有可疑之處！」

「自然死亡是死者因疾病致死，所謂老死，病死，對嗎？」林愛莉說，「被人暗殺，屬於謀殺一類。至於意外死亡，例如在摔角台上被摔死，在街上被汽車輾斃等等，對嗎？」

「對了。」

「那麼，我倒想問問你，一個人除了這幾類死亡之外，還有什麼可以令人致死的？」林愛莉側頭叉腰，嘿嘿地問。

江强知道林愛莉是個直性子的人，想到就說，而且彼此常常湊在一起談笑慣了，所以決不會怪她。

江强笑道：「例如自殺，是不是屬於上述幾種原因以外？小姐。」

林愛莉呆了一呆：「自殺？嘿！我眞想不通，唐虎怎麼會自殺？鬼話！」

呂偉良道：「江强只不過舉例而已。事實上保險公司要知道全部眞相，即使任何一種可能導致死亡的原因，他們也必須弄清楚。例如謀殺，到底誰謀殺他？主謀人是否另有目的？爲了防止有人欺騙數百萬美元鉅欵，調查眞相是難免的事。」

阿生忽然道：「我要走了！」

呂偉良問：「你往那裏去？」

「我先返總部，再往摔角俱樂部。」阿生說，「唐太太曾對江强說過，孔亮正暗中訓練一名新人，我也想會會這人。」

江强道：「有甚麼新消息，別忘記通知我。」

阿生笑了笑，走了！

× ×

由於唐虎是一般市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所以他的死訊不但震動了全市，也傳達全世界。

世界每一角落都有中國人，唐虎在外國把鬼子佬一個一個的摔倒，令到他們要對中國人刮目相看，所以僑胞們知道了唐虎突然暴斃消息之後，都爲之震驚不已！

世界各地的僑胞紛紛親臨通訊社，要求證實這件事，到底是眞是假，有人形容唐虎之死，比昔年美國總統甘迺迪更爲轟動！

這譬如雖然似乎過份了一些，但是，實際上在當地的轟動情形却是空前的。事發翌日，唐虎的死訊佔去了全市各大小報章的主要篇幅。街頭巷尾，茶樓菜館無人不談此事，上至八十歲公公，下至三歲小孩，也在談論着這位英雄偶像之死！

加上死因未明，人們的議論紛紛，諸多忖測，自是難免的事！

報紙爲了適應廣大市民要求，日以繼夜地追尋有關這方面的消息，早報，午報和晚報，仍然連續地以巨大篇幅刋登有關這件事的種種傳說！

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凡是詳細刋出唐虎命案的報紙，出版未及數小時，便被搶購一空！在記憶中這是絕無僅有的奇蹟！由此亦可見唐虎在市民心目中的重視程度！

因爲唐虎死在劉鶯的香閨中，連帶一向未爲人注意的劉鶯，也頓然變了新聞人物。

過去劉鶯諸般作狀，好話說盡，記者們未必肯爲她拍攝一幀照片刋諸報端，但如今她不必到處打電話找人宣傳，相反記者們却到處找尋她的芳蹤！

原來劉鶯在事發後，三番四次遭警方查問，她家中的電話也響個不停，母女二人爲了避避風頭，早已獲得警方的同意，暫時住到親友家中去了。

如此一來，雖則有點弄巧反拙——因爲記者找不到劉鶯母女，對她們不利的傳說更多。但是，劉鶯避開了擾攘的人羣和電話，精神上總算獲得了暫時的寧靜。

不過，話得說回來，唐虎既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喜歡他的人之中，也分成好幾類！有人純粹欣賞他的摔角技術，有人喜歡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但另一種靑少年却把他奉爲精神上的領袖，認爲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

這一類靑少年大多數屬於衝動派，於是有人寫恐嚇信寄給劉鶯，也有人致電劉家，聲明取劉鶯的性命，嚇得劉家女傭，急忙辭退！

有些靑少年甚至用石塊投擲劉家的窗戶，更有人把土製炸彈放到劉家家門，勞動警方的軍火專家前往引爆。於是報紙不怕沒有有關此事的資料刋登！

過去劉鶯千方百計希望自己成爲新聞人物，夢想有一天全市的報紙都把她捧成「天皇巨星」那多好！她甚至自殺入院，但是記者們對她的新聞還是不感興趣，到頭來她還是一個小歌星而已！

現在不同了，她不必要求人家刋登她的艶照，她的尊容也佔去各報不少篇幅，甚至有人爲她出特刋，而她却不必付出分文。

這是從未有過的，所以劉鶯初期也有些自我陶醉，把各報收集起來，看看人家如何爲她作免費宣傳！但是，細看之後却又令她不忍卒覩！

有些報紙倒還客氣，只是照事論事！但是有些報紙刋出大量讀者來信，竟


公立醫院中，呂偉良、林愛莉、阿生、江强正和夏維探長等候唐虎的驗屍報告。

把劉鶯形容爲淫婦蕩娃，指責她不該害死——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更有些報紙指名道姓地，要劉鶯站出來坦白說出事發時的經過！

種種令人難堪的指責，比針更利，直刺向劉鶯的心窩裏！

她發夢也想不到：現在她是眞的變成衆所觸目的新聞人物了！各報不但大量刋登她的艷照，還寫她的歷史。她是眞的「成名」了！

但是，她並非因爲歌唱得好，只因爲人們對於她和死者的桃色傳說引起了興趣！報紙是以讀者興趣爲依歸的，因爲她的一切也就成爲最佳的題材！

阿生三番四次到「摔角俱樂部」去，但是，那兒在平常的日子裏，靜得連鬼影也不多一個。

「摔角俱樂部」彷彿一間公會性質，是由一班摔角界人士集資設立的！

裏面有康樂室，也有一間小小的摔角場，但並非眞正摔角地方，只供練習，過招之用，地上鋪了厚墊，四周牽了繩子。

日間很少人到這裏來，但晚上却有不少會員到這裏喝酒，練習和傾談！尤其是以假期和周末，更爲熱鬧，有人甚至在此發出挑戰！

事實上許多賽事都是在這裏促成的！

俱樂部內最莊嚴的地方，要算是會議室，唐虎生前一幀七彩半身照片，就懸掛在會議室最當眼的牆壁上！

由此可見，唐虎在摔角界的受重視程度，絕非一般泛泛之輩可以比擬！

阿生到這裏來的目的，無非要求找出孔亮打算力捧的新人是誰。但是，人們似乎擔心「惹禍上身」，都不敢在此露面似的。

阿生本來打算從側面偵查此事眞相的，因爲憑他過去的經驗，側面偵查往往較正面偵查更加可靠。但到了目前這階段，他不得不改變主意了。

阿生打電話找孔亮，出乎意外地獲得他答應接見！

阿生於是駕車直駛山頂，那是富人的住宅區，這幾年來，孔亮據說已擠身富翁之列。

摔角比賽的現場收入，世界性的電視紀錄片版稅的收益，來自四方八面的，全是金錢，再加上孔亮的頭腦，他能成爲富翁並非意外。

阿生既是標準的摔角迷，尤其是對唐虎更加佩服，所以對於孔亮這位經理人，也不禁有些敬佩。那是因爲孔亮的宣傳手法，以及對每一場賽事的小心安排。可以說，唐虎的成功，孔亮的功勞最大！起碼他能令到每個市民對唐虎都注意起來！不管他們是否摔角迷！

孔亮的爽快固然令到阿生大爲驚奇，就是抵達孔家時，那裏的情形也令到阿生萬萬意料不到。

那並非由於孔家的排場夠，以及陳設豪華，而是屋內屋外的情形，竟然出乎意外地熱鬧！

這是怎麼一回事？阿生心裏想！

門外停了許多汽車，其中一輛還是屬於一家電視廣播公司的。

阿生漸漸明白過來了，孔亮大概正在招待記者，難怪他在電話中對阿生表示得如此大方！

阿生停好車之後進入屋內，果然有不少記者在座。但是看情形招待會已經完結了，因爲有些記者已開始紛紛離去。

孔亮在唐家已經見過阿生一次，所以他現在見到阿生立刻就走過來，跟阿生熱烈地握手，表示歡迎！

孔亮像個外交家，臉上掛着笑容，沒有人相信最近曾有甚麼事情足以令到他煩惱！

記者們差不多全部撤退了，客廳裏除了孔亮和阿生之外，還有一個青年人，他的樣子英俊瀟洒，身裁中等，但看來很健康。

孔亮把阿生拉過來，介紹他認識那個青年人：「這是新的摔角偶像，剛才一班記者先生稱他爲『唐虎二世』，但我對他的期望比唐虎更高。因爲他無論外型，資質，均比唐虎遠勝。他叫孔龍！」

「恐龍？」阿生怔了一怔！

孔亮似乎已經了解到阿生的意思，笑道：「不是恐怖那個恐，是與我的姓——孔夫子那個孔，龍當然是龍虎那個龍，龍當然要比起虎更威猛，所以我認爲這個名字好極了。」

「這當然不是眞名吧？」

「他是眞的姓孔，與我同宗，但眞名並非叫孔龍。」孔亮說道，「孔龍只是我替他改藝名，你以爲怎麼樣？動聽嗎？」

「恐龍的確是很威猛的。」阿生說，「但是，你眞的有把握把他捧成『唐虎二世』？」

「盡我所能吧！」孔亮有着職業外交家的笑容，「其實成功與否，除了我的手法和他的運氣之外，還要加上他本身的努力！」

孔亮說到這裏，突然伸手按動了一下几子上一個打字機似的東西！

附近一幅牆壁「的」地一聲，彈出一個活動酒架！

那酒架可能配了滑輪，一直滑行過去，阿生眞擔心地會直衝過來，但是，酒架只滑行到阿生面前不及一英尺的地方，便自動停了下來。

孔亮把手一攤，對阿生笑道：「喝甚麼酒？自便好了，不要客氣！」

阿生服務的特警組裏面有着各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但是他從未見過這種自動酒櫃的設備。几子上那座按鈕台還有許多按鍵，其中所控制的東西相信也一定令阿生大開眼界。

阿生記得看過一些摔角刋物的介紹，有人把孔亮稱讚爲「現代諸葛亮」，也有人叫他「今世孔明」，其實諸葛亮和孔明都是同一個人，而孔亮却巧妙地選用了古代名人的姓和名，可見自負不凡。

事實上他的一切表現亦足以看得出他確是個罕見的人才！他不但是個賺錢的天才，同時也是料事如神的戰畧家，所以往往能面授機宜，令到唐虎在摔角競賽中把對手擊敗！

以上所說的一切，全是阿生不止一次地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的。

眞的是聞名不如見面，阿生在文字上看到讚許孔亮的看得多了，現在看到他的眞人，阿生才知道一些也不會誇張。他確是個成功的人物！

孔亮說道：「你不是在電話中說，有些事找我當面談談嗎？」

阿生道：「是的，是關於唐虎的。」

「嗯！唐虎？」孔亮怔了一怔，但是他臉上的笑容並未消失。他顯得十分審愼地想了想，又道：「唐虎的事，正由警方和有關方面調查中。在目前階段，我不想發表意見。」

阿生道：「你是唐虎的經理人，我相信你一定比任何人更了解他！」

「可以這樣說。但是我不明白，你們保險公司到底要知道一些甚麼？」孔亮想起江强介紹阿生給他認識的時候，曾稱他是保險公司的調查員。

阿生將錯就錯地說道：「我想知道事實的眞相而已，例如事發時，你在甚麼地方？」

「我跟孔龍在一起。」孔亮指指他身旁的孔龍，「當時我們正談論着今後的合作問題。」

「在甚麼地方？」

「嗯！在……一家餐室！」

「那一家餐室？」

「爲甚麼你一定要知道？」

「因爲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能指出是那一家餐室的話，我會去問問那裏的侍役，他可以做你時間證人。」阿生說。

孔亮呆了一呆：「我記錯了，不是餐室，孔龍的家中。」

阿生忍不住笑道：「孔先生，我對你估計錯了，正如閣下也估錯在下一樣！」

「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一直以來，深信你是一個聰明能幹，頭腦冷靜的奇才，但現在看來，你並不如想像中那麼能幹，冷靜，相反，你表現得未免有點進退失據！」

孔亮苦笑一下，道：「你在懷疑我一些甚麼？」

「我懷疑你當時在場！」

「你說甚麼？」

阿生冷冷地道：「我不妨再說一次，我懷疑你當時在劉鶯的家中，那你當然也知道唐虎是怎麼樣死去的，我不明白，爲甚麼你要逃避？」

孔亮呆了一陣，好久也說不出話來！

「我並非逃避甚麼，實在的，當時我並不在現場！」孔亮過了一會又道：「我知道你心裏怎麼樣想，你一定是因爲看見我又在力捧我的新人孔龍，所以懷疑我可能用陰謀對付唐虎。如果你眞的這樣想，你就錯了。我不是那種人！」

「我也希望你不是那種人，可惜你沒有事實令我相信你。」

「你要怎樣才相信？」

「首先証明當時你不在現場。」

孔亮說道：「劉小姐母女都可以證明，你沒有理由不相信她們的。」

「我不曉得你剛才對記者們怎麼樣說，但據我所知，最近你和唐虎，有點合不來！」

「我承認！而且我們吵過嘴。」

「你倒也坦白。」

孔亮道：「我覺得沒有甚麼值得隱瞞的。我是唐虎的經理人，有時爲了賽事的

安排和金錢等問題，彼此有點意見，也不見得沒有甚麼大不了！」

「是的，而且依照一般情形，你還可以兼任另一名摔角手的經理人，只要他不與唐虎同場比賽就行。」阿生說，「但是據我所知，唐虎對你不滿，正準備另找一名經理人。」

「嗯！有這種事嗎？他一直未向我表示過。你從那兒聽回來的？」

「我當然有辦法知道。」

「可惜他未對我提及，否則我會順水推船，與他解除合約上的一切束縛！」

「別裝蒜了！其實你是知道的。」阿生說，「所以你爲你自己設想，就非找一個人接替唐虎不可！」

孔亮勉强擠出笑容道：「你完全想錯了，捧孔龍是我既定的計劃，我絕未知道唐虎要撇開我。現在聽你這麼說來，唐虎生前可能已有多少知道我正在秘密訓練新人。所以他才會生氣地對人說，要另外再找過另一位經理人。」

阿生笑道：「你的確巧言善辯，怪不得報紙雜誌都讚你具有說眼力！」

「那只不過是他們過獎我，其實我這個人既坦白，又單純！尤其是對朋友，最講道義……」

「難道捧新人企圖擊倒唐虎，這也是道義嗎？」

孔亮道：「你又誤會了，我力捧新人也決不會爲了擊倒唐虎，何況同一經理人的二名選人，不可能在台上同時出現對抗場合的。唯一例外的，就是除非他們携手參加一場雙接力賽。事實上我也有此計劃，可惜還未向唐虎提出，他已經死了。」

孔亮的意思，是打算組織一隊雙人接力摔角隊，成員包括唐虎與孔龍二人在內。這主意對摔角迷來說，本來不錯的，可惜無法實現！

阿生說道：「我不是警方的人，無權令你說出眞相，但我知你一直在說謊！」

「你不相信我，我也沒有辦法！」孔亮聳肩苦笑，站了起來！

這是「送客」的表示，阿生也沒有辦法，他不好意思留下去，只好告辭了！

× ×

在警局裏，阿生知道夏維探長曾派人前往幾個不同地點，監視幾個人！他們包括唐虎的妻子，唐虎的摔角教練——退休摔角手馮勝，綽號大舊勝，也就是阿生和江强在唐家花園見過的那個鬼鬼祟祟的男子阿勝！

至於孔亮和劉鶯二人，當然更難例外。警方甚至竊聽他們的電話！

夏維探長不肯對阿生說出劉鶯母女現在避居何處，他道：「總之我已派人監視她們了，最好你還是不要打草驚蛇！」

阿生又問：「驗屍報告有了嗎？」

「已經有了初步的報告，但詳細的還沒有。」

「唐虎爲甚麼會死？」

「暫時不能告訴你。」

「爲甚麼？」

「擔心你會洩漏出去！」

「有保守秘密的必要嗎？」

「是的，這件事非同小可！」夏維道：「不妨告訴你吧！唐虎的死因，將來還要開庭研究。所以這件事切不可胡亂說出去！」

「嗯！讓我猜猜看！」阿生道：「唐虎是被人偸襲，因而傷重身亡，對不？」

「不！」夏維笑道：「如果因傷致命，問題就簡單得多了。何必開庭研究死因呢？」

「那麼，他是死於女色，正如外間所傳，爲了貪一時之快，做了個風流鬼！」

「不！聽說他送入公共醫院時，一切很乾淨！」

「然則，一定是食物中毒！」

「不！我們當晚已將劉家一切吃得的喝得的，都加以化驗，未發覺有毒。」

阿生笑道：「枉費你身爲探長，我想問你，事發後多久，你的下屬才趕至現場調查？」

「嗯……」

「如果報紙刋登的消息可靠，你們的人起碼在事發後三小時才到達現場。探長先生，三小時可以做多少事情？可以再殺幾個人，甚至可以把他們的屍體都一一加以埋葬起來！」

「你怎曉得這是一宗謀殺案？」

阿生含笑反問：「你怎麼曉得，這不是一宗謀殺案呢？」

「現場上沒有跡象可以顯示出來！」夏維探長沉吟道，「但正如你剛才所說，存心謀害唐虎的人，大可以利用中間這三小時的眞空時間，毀滅一切證據。但是我們從初步驗屍報告中，根本也看不出唐虎有被人謀殺的痕跡！」

「科學日新月異，殺人的方法也新到令你難以想像得到！」

「那就須要等待進一步的詳細報告。總之表面看不出死者有被人毆傷的痕跡，也沒有中毒的現象。」

「死得如此撲朔迷離，當然是極不正常的，爲什麼你仍在等待？」

夏維說：「我已經派人暗中注意一些有關人等。」

「單是跟踪和監視，相信兇手決不會自首！」

「也沒有辦法，這是目前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了。」

阿生跟夏維談了半天，似乎毫無結果。唯一知道的就是：唐虎死因不明！

台前幕後　黑幕重重

連日來唐虎和劉鶯仍然成爲市民們談話的熱門題材，有關他們的一切，仍然佔去了大小各報的重要篇幅。記得美國總統甘廼廸被殺的消息，也只刋了一兩天，但唐虎之死有不少報紙接連刋登了一個星期以上的頭條新聞，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

也許是由於警方不公佈唐虎的眞正死因，所以更加引起市民們的紛紛忖測。於是話題更多了！

有人說他死於心臟病，但是有心臟病的人，又豈可參加摔角競賽？又有人說唐虎是被人偸襲致死的，更有一張報紙煞有介事地說：劉鶯的鄰居曾聞喊打喊殺之聲，不久就見到有人將唐虎扶入劉宅去！

但是，很少人會相信這種「被襲致死」的傳說，大多數市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

事，除非在聽到喊打喊殺之聲當中有人聽到槍聲那又例外！因爲大多數市民認爲十個八個武林高手也未必鬥得過唐虎！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傳說：唐虎在美國時，因爲在摔角台上每出必勝，引致一些人的嫉妬，竟然台下尋仇。最危險一次曾有十名日本高手在街頭伏擊他，但是結果勝利的一方還是唐虎！

自從那一役之後，人們才知道唐虎是眞英雄，他不但在台上可以摔角招數取勝，在台下也是個武功高强的高手！

至於上述傳說是眞是假，一時無從稽考，可能是眞有其事，亦有可能是宣傳招數。總之，諸如此類的傳說，過去不止一次地在報章雜誌上刋登過！

假如唐虎過去在外國常常被人偸襲的話，那麼，受傷乃必然的事，會不會此次突然暴斃與舊傷復發有關？這也成爲人們諸多忖測其中之一種。

另一個傳說就是：有人向唐虎下毒！由於他生前仇家太多，人家又偏偏打不過他，如何可以洩憤？最好的方法就是下毒了！劉鶯既然被人認爲是個「只要有錢，什麼都肯做」的那一類女性，猜測她被唐虎仇家用金錢收買，也是甚合邏輯的事。

但是，在諸多忖測之中，最多人相信的，還是「女色害了他」這一種說法！

有道「英雄難過美人關」，劉鶯雖然不算艷絕一時，也算是薄具姿色，何況一直以來，她就被人認爲是個不正經的女人；唱歌只是掩飾而已。然則，她一定有令男人傾倒的「絕門奇招」！

於是，唐虎死於「馬上風」，死於催情，……等等說法，也成爲最流行一時的傳說！

無論如何，劉鶯這一回，是眞的成名了！

一向敏感的電影製片家，立刻設法找到劉鶯談拍片條件，甚至有人願意捧她爲女主角；更有人開定「戲匭」，寫定劇本找她斟盆！

所謂「戲匭」，也就是影片的名稱，什麼「屠虎記」、「香閨摔角記」以及「高手之死」……等等，眞的是千奇百怪，無奇不有！

毫無疑問，製片家倘能以「七日鮮」的拍片手法，立即拍成一部影片上映，縱無十足把握，也有七分理由可以保證賣座！因爲人們都希望一睹劉鶯的眞面目，報紙上單刋出一二張艷照那是無法滿足他們好奇心的。市民們都急於知道：到底劉鶯有什麼方法令到唐虎如此傾倒？是不是正如一些報紙說：她騷在骨子裏？

就憑這幾點理由，影片必然賣座。但可惜本地製片家千方百計也無法可以找到她。

相反，突然有張報紙刋出了一幀劉鶯的近照——那是她與一名外國人倚偎在一起的親熱照片。

新聞說：這是外國製片家，最近由外國專程飛來，以高價聘得劉鶯担任一部西片的女主角。

如果這是眞的，劉鶯眞的是平地一聲雷，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因爲在一般人心目中，西片總比本地片身價更高，能够担任西片女角，已算得上是「國際明星」了。

但是另一張專爆內幕的報紙卻說：劉鶯過去早已經是「國際明星」，有人看見她經常出入酒店，與「外國友人」在一起；不過此星不同彼星，她只是國際肚腩型的「撈星」而已！

更有一張報紙說：劉鶯過去只是個姿色平庸的鄉村姑娘，後來到外國整容，變成現在這樣子——不中不西，邪氣十足，遠在唐虎之前，她已是個面首三千的騷娘子！

劉鶯這一類女性，其實在當地觸目皆是。不少女人用她的原始本錢去賺錢，爲了自高身價，千方百計攢進藝術界去，因爲掛個歌星、明星的名銜，無論如何總比藉藉無名可以賣得更高價錢！只不過劉鶯較爲不幸，成爲市民的詛咒對象而已！

有人把這個地方稱爲「冒險家的樂園」，其實對一些職業女性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冒險？問題是運氣較好的，輕易就找到一個金龜婿，不必再冒險；運氣不佳的，千方百計也無法混出一個名堂來，混得幾年已是花落花殘，人老珠黃不值錢，彷彿一個男性在他的冒險生涯中，接受了一次失敗的經驗！

唯一不同的就是：男人的冒險生涯可以一而再，女人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

許多星媽早已看透了這個世界的人笑貧不笑娼，因此甘受親友唾駡，讓她們的女兒用種種方式去賺錢，即使被人駡作「鴇母」亦在所不計。

毫無疑問，有些星媽是非常成功的，三幾年間已積下一百數十萬。但是有些則誤盡女兒一生幸福，竟然無愧於心！甚至在娛樂記者的攝影機前露齒咧唇，洋洋自得！

劉鶯母女雖然避居他處，但卻保持與警方的連絡，因爲她們還要協助警方調查唐虎的命案。

儘管外間傳說紛紜，但是孔亮的活動似乎未受任何影响！

相反，由於名摔角手唐虎之死，更加吸引市民對摔角的興趣！

於是，精彩百出的摔角比賽，一場接着一場的陸續上演！

孔亮不愧是摔角界的諸葛亮，唐虎之死，法庭還未開庭研究——據說是等待更詳細的驗屍報告。但孔亮已及時推出「唐虎二世」孔龍，把他介紹給廣大摔角迷！

姑勿論是否宣傳成功，總之，孔龍頓然成爲衆所觸目的人物卻是事實！

一場由孔亮主辦，孔龍對世界名摔角手的賽事立即就要上演了！

門劵預售三天，但是開始售票的一小時又三十分之內，已把首天賽事的門劵售罄。

賽事共分三天，每天的賽事均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摔角高手參加，但最爲人注意的，當然是孔龍對外國高手的一場賽事！

孔亮安排孔龍每天在壓軸戲中對一名外國高手，天天不同。也就是說：三天賽事中，孔龍必須以一個新人的姿態，分日對抗三位世界名手！

這當然不是一件平常的人，莫說要求他天天在比賽中獲勝，即使挨得這三位世界高手的輪流出擊，已算他本事！

因爲孔亮安排與孔龍對抗的三位世界高手，都是十分有名氣的！這三位摔角高手最近才由三個不同地點獲得冠軍榮銜，照情理決不可能讓孔龍這藉藉無名的小子把他們摔倒！除非孔龍有眞正取勝的本領，否則，這輩靠摔角爲職業的高手沒有理由肯賣賬演假戲！

三名向孔龍挑戰的高手就是：「爛頭蟀」魯尼，「打不死」列治曼，以及「奪命太歲」花拉！

他們的照片早已刋諸於報端，有關他們三人在外國各地取勝的新聞，市民亦早已看過了，因此這一次孔亮主辦的「摔角大賽」，可謂先聲奪人！

阿生是摔角迷，當然不肯放過如此精彩的賽事！

他有理由相信這班世界著名摔角手不敢「打假波」，因爲他們不但剛剛在外地取勝，而且三個對抗孔龍的摔角手都很有名氣，萬一「打敗了」的消息傳出，他們的身價必然驟降！

假如爲了金錢的收買，而故意敗下陣來，那是得不償失的！聰明的高手，決不可能這樣做，何況孔龍還是個新人呢！

因此，阿生開始替孔龍担心起來，他想不通孔亮何故會安排一場如此這般的賽事，萬一孔龍在第一場比賽中便敗下陣來，如何善後？

其實又何止阿生這麼担心？許多市民也像他一樣想法！

於是報章連日來大事刋登孔龍的資料和圖片。甚至有人開出盤口，打賭孔龍必敗無疑！

越是吸引市民談論的事，越是益了那些「黃牛黨徒」，是次摔角大賽的入場券已被他們炒高數倍——二十元的票子，非一百元難以找到一張；五十元的票子炒到三百元！眞的是空前絕後！

開賽那天，人們紛紛湧到市立大球場去！即使明知是票子早已售光了，但市民却希望一睹「唐虎二世」孔龍的眞面目！

毫無疑問，孔亮這一次的宣傳是絕對成功的！單看看那人山人海的場面，就已經令人感動！

阿生也像大多數市民一樣，他們都希望奇蹟會出現——孔龍能一一擊敗那三個世界高手！但是，有此可能嗎？

評論家引經據典地指出：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在過去的摔角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經驗如此淺薄的新人，會一下子擊敗擁有冠軍榮銜的摔角名手。因此，賭商開出的盤口也更高！

退一步說：即使「打和」，也是一項奇蹟！更不要言勝了！

阿生千方百計，想盡辦法，才找到一張入場券。

許多無法買到票子入場的人，只好等待將來電視台播映紀錄片。

阿生入到場內，彷彿參加了一次多采多姿的嘉年華會。

場內到處但見彩旗飄揚，廣告之多，令人難以相信。

阿生所持的票子是最貴的一種，是他費盡唇舌託江强代購的。

帶位員把阿生帶到最前列去，那是最佳的觀看角度。阿生覺得這數十元化得甚有價值。他心裏正感激江强之際，想不到耳畔就聽到江强的聲音！

「滿意嗎？隊長。」江强含笑在他身旁一個座位坐了下來，「這是名譽席，起碼值五百大元，現在你只化十份之一的代價就可以享受得到，可謂眼福不淺！」

阿生事前絕不知道江强也會來的，更不知道二張座券同時買下！

江强坐定之後，把一包爆谷遞給阿生：「吃點吧！今天的節目非常豐富！」

「我不知道你對摔角也有興趣！」阿生一邊吃爆谷一邊說，「希望你不會是爲了別的事情而來就好了！」

「你以爲我會爲些什麼事？」

「爲了草擬調查報告，向保險公司交代！」

「低聲點！」江强說，「別讓別人注意我們。」

「那你以後在公共場所也別口口聲聲叫我隊長！」阿生說。

江强低聲問阿生：「看見過孔亮那傢伙嗎？」

「還沒有。」阿生說，「他有什麼不對？」

「你應該想像得到的。」

阿生故意說道：「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這傢伙似乎只知道賺錢，其實唐虎生前已替他賺了不少錢，現在唐虎的喪禮還未舉行，他竟然乘住宣傳攻勢推出這個所謂『唐虎二世』來！在道義上固然說不過去，就是法理上亦未免太明目張胆！」

「你似乎在懷疑他一些什麼！」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江强說，「他是唐虎的經理人，這是衆所周知的事。但有件事暫時很少人知道，就是那五百萬美元保險賠償的受益人之中，孔亮竟然也是其中之一。」

阿生果然呆了一陣！他一直只以爲受益人限於唐虎的妻子；而唐虎的兒子比比只有六歲大，當然不會寫上他的名字。

阿生不禁問江强：「五百萬美金之中，孔亮可佔百份之幾？」

「百份之五十，也就是二百五十萬美元。」江强說，「這極有可能是一條重要的綫索！」

「有沒有正面問過他？」

「不必多問了，答案可以想像得到，他會說：唐虎是他的拍檔，萬一唐虎出事，他便蒙受損失，所以雙方同意購下巨額保險，一切費用二一添作五，得益自不然也是平分。」

阿生想了想又問：「唐虎的喪禮爲什麼還未舉行？」

「說起來眞的有些殘忍！」江强道：「他的遺體目前是眞空的，所有腸臟均被挖出，分別送到幾個不同地方檢驗。你也知道我們中國人對於『全屍』的觀念很强，目前唐太正與當局進行交涉！」

「死因查出了沒有？」阿生雖然在夏探長得到了答案，他却想知道保險公司方面的調查結果。

江强道：「政府也了解到這件事非同小可，已應保險公司的要求，將一部份內臟，運外國著名化驗所進行詳細化驗。這不是說保險公司不相信本市的政府化驗室

，而是限於技術和設備。既然關係到數百萬美元的賠償，自然非小心謹慎不可！」

阿生說道：「如果唐虎死而有知，他應該給你指點迷津，讓你爲他找出兇手；但看情形，如果他是給人家謀害的，主謀人不會是孔亮！」

「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看見嗎？今次的摔角大賽，從賣座情形看，主辦人孔亮賺定了。假如唐虎給孔亮害死，他的陰魂該令他虧大本才對啊！」

江强瞪了阿生一眼：「這是什麼世紀？你怎麼可以這樣迷信？」

阿生笑了笑！

摔角項目開始了，許多摔角迷均已到場。場內到處人頭湧湧！好不熱鬧！

第一個項目是由二名外國人對抗，總算不過不失！總共打足了六個回合，結果不分勝負。

第二個項目是雙打，四頭蠻牛似的大漢，在台上殺得難解難分，根本沒有技術可言。他們既不守規則，也不服從證人！

儘管阿生絕不欣賞這一類摔角，但臨場的觀衆却看得如痴如醉，甚至有不少人高聲喝彩助陣。

直至到這場雙人接力賽在混亂中結束，便是小息時間。

一隊樂隊登台演奏，以調劑一下緊張氣氛。

阿生雖然對當晚的賽事難免有些失望，他却非常有耐性等下去；他希望能看到「唐虎二世」孔龍登台，儘管他不相信孔龍會有本領取勝！

當樂隊演奏的時候，阿生發覺江强忽然不知所踪，相信他一定是去了洗手間。

阿生想趁住這空檔跑到更衣室去，看看孔亮和孔龍這雙新拍檔，中途突然有人截住他！

對方並非別人，正是阿生在唐家花園抓過他的馮勝，綽號「大舊勝」，又叫阿勝。

馮勝並無惡意，只是笑着對阿生說：「想不到又在這兒遇見了你！」

阿生道：「你不是陪着『唐虎二世』的嗎？」

「你說孔龍？」馮勝苦笑道，「我那有資格訓練他？我被辭退了！」

「你說，孔亮辭掉了你？」

「是的，所以我找你有些事談談！」

「好的。」阿生已想到馮勝這態度並非事出無因。

他們正要找個較少人的地方站立一陣，無奈場內到處但見人頭湧湧，根本想移動一步也艱難。

轉眼間，樂隊已落台，司儀跑了上去，宣佈另一場精彩賽事又要開始了。

人們紛紛回到原來的座位去，馮勝也匆匆忙忙對阿生說：「等會兒散場時，我們在門外見，再找個地方細談好嗎？」

阿生根本沒有時間說好與不好，馮勝已經離開了他，似乎跑到洗手間那邊去！

這一場仍然不是壓軸戲，只是一場重量級賽事。兩名二百多磅的選手登台，觀衆報以熱烈掌聲——但阿生却不感興趣，他依照原來計劃，到更衣室那邊去！

憑阿生看摔角比賽的經驗，重量級賽事精彩的實在太少。主要是由於選手體重往往在二百餘磅以上，動作不够靈活乃是必然的事。

動作不够靈活不要緊，只要技術優良也同樣能吸引觀衆的，最怕是只得一股蠻勁，像野牛一樣。憑阿生的記憶，重量級選手之中，只匈牙利籍的沙加殊令他看得舒服！

沙加殊「手刀」雖然厲害無比，却不輕易使用，而且打得非常有修養，即使對方「茅招」百出，非到忍無可忍，決不使用旁門左道的招數！

阿生喜歡沙加殊打法正宗，解招，拆招清脆玲瓏！進招，變招快捷無比！

可惜阿生只能從電視紀錄片中欣賞得到這位高手的技術，而近年來他已處於半退休狀態！

正因爲阿生是一個標準摔角迷，所以對於世界知名的選手，都有相當認識。而目前登上台的二名重量級選手，在阿生記憶中却是不見經傳之輩。相反，那三名有名堂的中重量級選手，阿生反而有些印象。這正是他不急於返回座位欣賞的主要原因。

阿生只到了通往更衣室的通道附近，立即被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制止！

「我想進去找人，可以嗎？」阿生問一名武裝警長。

那警長打量着阿生說道：「找什麼人？沒有特別通行証，任何人也不准通過這裏。」

話猶未完，阿生已發現數名彪形大漢由裏面出來，他們衣襟之上並未掛上特殊標誌的所謂特別通行証。相反，有些工作人員則在衣襟之上掛出一個非常刺眼的証章。

阿生起初以爲這幾名大漢可能是便衣警探，但是，後來聽到他們的談話和手上的一些東西，才有點無名火起三千丈！

原來那幾名男女所談的，是賭博的盤口，他們顯然是黑道中人！

但是回頭看看，那些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竟然視若無睹！

阿生不禁問那警長道：「他們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不好！關你什麼事？」警長絕不友善地瞪住阿生！

阿生道：「我發覺他們幾個像我一樣，沒有特別通行証！」

「嘿！你這個人眞的豈有此理，這裏到底是你管還是我管？」警長打了一個眼色！

二名警員立即包圍阿生！

阿生毫不走避，剛才他的高聲質問已引起場內許多人的注意。

二名警員動手捉住阿生的手臂，阿生冷然問道：「我犯了什麼罪？」

警長摸出記事小册和原子筆，問阿生：「你叫什麼名，住在那裏？」

阿生沒有答他，反而問道：「你們奉派到這裏，到底是幹什麼的？」

「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啊！」警長生氣地說，「你再不答話，將被控多一條罪名，就是……」

「阻差辦公，對嗎？」阿生爲他繼續說了下去！

（下期續完）

東洋奇情倫理小說

寶劍櫻魂未了情

葉上青・譯



義伸鋤奸劍　哀懷未了情

德川將軍執政的時代，松原家族劍法天下聞名，雄視京都，松原伊豆守是家族的領袖，他在德川幕下的勢力可以左右朝裏的決策。使松原族成爲當時最强盛的家族，族人也因此而傲視橫行。於是惹起其他各族和各劍派的不滿，羣起而攻之。德川將軍也很不高興松原的態度，暗地嗾使朝裏各與他有均勢的大臣跟他作對。松原使自己陷於危局也不知道。

松原一共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武藝以大兒子和三兒子爲最好，二兒子城府甚深，頗有謀畧，大兒子田兵衞是名重一時的劍客。

首先向松原爲難的伊滕族，一個衰落的家族。伊滕族的公主玉姬，暗使族人三太郎把松原視爲至寶的御賜尚方寶劍盜去，傳說此劍是大和族的神物，能斬妖避邪。雖然她目的只是想藉寶劍來復興自己家族，以往武士的地位，但這足以使一般對松原不滿的人由蠢蠢欲動而至實行。

其中以九洲棲霞派的劍士爲最激動，他們聯合了京都的二刀流與松原劍派到處爲難。棲霞派的劍士全是忍術者，（忍術是日本的一種特殊武術，練忍術的人終生不能娶妻，沒有情感，其行徑一向被正派武士所不取。）他們探知玉姬公主取得了寶劍。便開始向玉姬施展巧取豪奪的手段，企圖將寶劍奪歸己有，由於寶劍之失去，松原伊豆守才深自覺得處身實在危險，便命兒子松原田兵衞帶了武士，無論如何也要將寶劍奪回，田兵衞爲了家族前途問題，一怒之下，差不多把伊滕族人一半殺光，但仍然得不着寶劍，這一來便惹起京都武士們的憤怒，棲霞派和二刀流便乘機糾集起來，預備乘夜偸襲松原府。但松原也收買了奸細，探知了他們的行動，早有防備。就在側殿一戰，把棲霞派和二刀流殺敗。可是松原經此之後也一蹶不振，而棲霞派雖然失敗，但却大大提高了忍術的地位，一直流傳下來，而且很廣，與劍道和柔道並稱爲日本三大國技。

當時棲霞派有兩個有名的武士，名叫江二郎和江四郎，是一對兄弟，他們不滿棲霞派的行爲，毅然破了「終身願爲忍術者」的誓言，先後離棲霞派，玉姬公主也覺得伊滕族已經沒法子可以復興得了，便和江二郎結爲夫婦，遠走他方。寶劍亦爲江二郎所得，他覺得此物留在世上引起人們的互相殘殺，終是禍胎，於是把它沉下茫茫的東海裏。

× × ×

故事的開始是當松原武帳傳至伊豆守的第三個兒子松原武三郎的時候。松原派已經衰弱了，差點不能在京都立足。武三郎看見這情形，心裏十分感嘆，想起父親和哥哥生前何等英雄，雖然也曾因御賜寶劍而失敗過，可是仍能維持京都武士裏的均勢，輪到自己就連這種均勢也維持不住，他覺得很慚愧和悲哀。於是立下決心，要將松原派的聲威重振。

他請哥哥代替他在族中的地位，稟明了姊姊，便開始浪遊。

那時正是九月，天氣已經很涼爽了，武三郎沿着大路走，兩旁的田野很廣濶，農人們開始收割，金黃色的禾稻，被風吹得一搖一擺的，溫和的陽光照下來，使人覺得很舒服。

走到第二天黃昏的時候，剛好趕及驛館。武三郎把馬交給馬棚，走進驛館內，除下竹帽，拍拍身上的灰塵。驛館內早已有很多人，他想找個位置坐下的時候，有個武士模樣的人上前喝問他，聲勢洶洶似的。

「呔，什麼人？」

武三郎很氣，他從來未被人這樣喝問過，便沒好氣道：「哼！你憑什麼資格來問我是什麼人！」

「不管你是什麼人，我要你滾出去。」那個喝問他的武士把手按在刀柄上。其他的人都是跟這武士一路的，穿着同樣的服飾，紛紛站起來，武三郎冷笑一聲，向他打量一下。心裏哼道：「池平的人。」

那個武士見他沒有出聲，也沒有行動，很是懊惱，便走上前，一手執着武三郎的衣服，要把他摔出館外。那知他一轉身，另一隻手要拿武三郎的腰的時候，突然「拍」一聲，跟着那個武士一聲嚎叫，跌了出去，他的一隻手的關節已經脫掉，倒在地上呻吟，其他的人看見這情形，一聲吶喊，立刻把刀拔出來。武三郎用身子擋在門口，並不走，也不抽刀應戰，只是冷然的站着。這時內室有幾個人走出來，喝了一聲：「什麼事？」對着武三郎的人忙散開，武三郎看見有六個人，衣服雖然不一致，但袖上都繡上池平府的記號，其中有個走上前，向他行了一個禮道：「哦，我以爲是誰，原來是松原先生，請問池平的人有什麼地方得罪了閣下呢？」

武三郎認得這個人是佐滕，池平六佑的武士，池平的武士以他的武藝爲最好，在京都也相當有名。松原族素來和池平不和，雖然這只是表面上的不和，但彼此都耿耿於懷，甚至曾因此而衝突過。

「你們的人太無禮了。」武三郎傲然的回答道。

「哼！是嗎？」佐滕回頭走過去他的人那裏。他們在一旁說了一會，看情形，佐滕的人似乎向他說明剛才發生的事，一會，佐滕又走過來，說道：「好吧，我們讓一些地方給你，聽着，這因爲你是武士身份，並不因你是松原的人。」

武三郎很憤怒，他差點要向佐滕挑戰，但到底按耐下來，他的教養和氣度使他覺得這不是憑匹夫之勇的時候，於是他對佐滕道：「請你記着，佐滕先生，如果你兩年內還生存的話，到時我會要你後悔現在你所說過的話，因爲你在松原的人面前，侮辱了松原的名字。」說完，立刻轉身走進驛館的偏室。

那夜，武三郎沒有好睡過，他提防着佐滕的人，把寶劍壓在枕下。果然當他正在矇矓的時候，突然給一種輕微而奇怪的聲音驚醒，側耳一聽，知道有人在屋頂行走。這是松原家族特有的本領。當年他父親伊豆守不用說是白天，就晚上也沒有人走近他十尺而他不知道的。而且能依着聽到的聲音辨明方向，用刀擲過去，百發百中。武三郎望望檻外的月光，知道現在是午夜後過了一半了，這正是夜行最好的時候，他估計一共起碼有五個人走過。他猜測這些人是來對付池平的人的，他原意是不加理會的，但好奇心使他想看個究竟。於是便靜靜的拿起劍，拉開門，輕輕一跳，跳到牆壁的橫木上。突然驛館的內室起了一陣喧嘩，夾着一個女人的呼叫聲，一時間，所有的人都給驚醒起來，紛紛在奔走着，他們的行動並不慌亂。好像久經訓練一樣，一部份人走出走廊，一部份人擋着大門，另一些人走上屋頂和外面的空地，形成把整個驛館包圍着。屋內的叱喝聲，劍擊和奔走聲，顯得很劇烈。武三郎認出其中有佐滕的聲音。這時他們已從內面打到外面。武三郎看見五個穿黑衣的人，蒙着頭披，只露出雙眼，其中一個抱着一個用被包裹着的人，看來是個女人，這些黑衣人似乎不想戀戰，幾次要突圍而走，但給佐滕的人拚命纏着，打了一會，其中一個黑衣人被砍死，另一個用劍輪擲向敵人，（劍輪是一種圓形的薄鐵片，有手掌那麼大，四周有凸出尖利的齒角，中間通孔。）立刻有兩個池平的武士給擲中，慘號一聲，掩着頸項倒在地上，但那擲劍輪的人，又很快被人用飛刀插進背部而殺死。池平的人多，死了立刻有人補充上。

「放下京美姬，饒你一死。」佐滕大叫着，拚命撲向那挾着那女人的黑衣人。

「京美姬，京美姬，」躲在樑上的武三郎喃喃自道。想了又想，「啊，是了，那是池平的女兒，京美姬，她是京都最高貴，最美麗的女人呀，她要到那裏去呢？」武三郎想着的時候，又有一個黑衣人被砍翻。那個挾着京美姬的人，突然從懷裏拿出一樣東西來，往被破殺的人流出來的血裏一扔。「哼，忍術者。」武三郎心裏道了一聲，瞬眼間，整個房子充滿了黑烟，而且很腥臭。那黑衣人趁敵人正在嗆咳摸索的時候，把身一竄，從房檻跳出花園外，又把一些東西扔進池塘，園子裏又是充滿了烟霧。武三郎亦同時跳起看準那黑衣人所經的道路，搶先攔着。那黑衣人奔出烟霧時，突然看見武三郎站在面前，吃了一驚，武三郎把橫咬在口中的短劍拿下，一言不發地等候着，那黑衣人忙一轉身，向別條路走，武三郎一縱，又攔在他的面前。黑衣人逃走心切，又見他只拿着七首，便衝上前，一刀當頭劈下，武三郎一讓，迅速搶前一步，一手搭着他拿刀的手，七首很快地橫劃他的喉嚨，那黑衣人拚命往後一仰，寒冷的刀鋒離他喉嚨不够一寸而削過，武三郎一擊不中，七首順勢劃了一個半圓，反刺他的腹部，那黑衣人拿刀的手被武三郎牢牢地扣着腕，另一隻手又挾着昏了的京美姬，貼身厮打，他已避無可避。武三郎並沒有一刀把他刺死，只在他腹上劃了一條長長的血痕，那黑衣人疼得大叫一聲，手一鬆，把京美姬扔下，連長刀也掉去。這時佐滕也尋到來，看見這情形，一腳把黑衣人踢翻，用刀指着他的喉嚨，一手把他的頭披撕去。武三郎不認得那人是誰，但佐滕却冷笑幾聲，命人把他綑起來。這時京美姬已被她的褓姆及侍女救醒，她一醒來，看見武三郎赤着足，衣衫不整，手按長刀的站在面前。

「啊，依，他是誰？」京美姬害怕地指着他道。

佐滕連忙伏下地道：「公主，他是剛才救妳的人。」

「你是誰，叫什麼名字，」京美姬好像鎮定了一點，用手按着胸口問道。

武三郎沒有回答她的說話，默默地

着她。

「他是松原武三郎，公主。」佐滕

代他回答說。

「哦，是京都的松原武三郎先生嗎？」京美姬很感興趣地問。

「是的，」佐滕又忙着代回答道：「公主，妳已受驚了，進屋裏去吧。」他不等京美姬回答，就吩咐侍女扶她進屋裏去。他等京美姬進了屋子之後，才回轉身來，對武三郎道：「很多謝你援救京美姬公主，我對剛才的無禮得罪先生而抱歉，現在。」他伏下地來叩了幾個頭。

「佐滕先生，不要客氣，我兩年後仍然一定會再見你，但這次並不是記仇，而因爲你是京都最有名的武士。」武三郎說完，轉身大踏步的走回廂內。

武三郎回到房裏，躺在蓆上，思潮起伏，闔不上眼，京美姬這名字，在京都已經聽了不少年了，而自己是在京都長大的人，竟未見過這有名的美人，這當然因松原家族和池平的不和，雙方的遊宴射獵都不互相邀請，甚至在路上碰見也避面而過。雖然自己也曾因人們對她的盛讚而想看看她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但這只算是好奇，如果沒有機會碰上，也就算了，倒不把它當作什麼一回事。但却因今晚的遭遇而見過京美姬之後，她給他的印象是多麼深刻，他又想到有關京美姬的背景問題和自己家族的關係時，又不禁嘆了一口氣。

第二天破曉的時份，武三郎早就起來，預備好趕路，他遲緩地上馬，回頭望望那灰暗的驛館，風很大，門前火炬的火焰帶着黑烟給吹成一條長長的帶子。武三郎帶着惆悵的心情策馬而行。

朝着到箱根的道路，跑了將近一個上午，武三郎一直在心神不屬的樣子，京美姬的倩影在他腦海中徘徊。

「啊，我能够再見到她就好了。」他細聲低講。

× × ×

在箱根逗留了一個多月，在那裏他遇上若尾戶四郎，當時有名的一刀流劍士。若尾不但是劍術家，而且也是鑄劍的能者，被公認爲新刀劍師的佼佼者，武三郎與若尾論交，二人很投機。

武三郎經不起若尾的盛情，便遷若尾家內留宿，時常有一起練劍。有一天，他們在閒談的時候。

「武三郎，你近年到過江戶嗎？」若尾突然問起武三郎來。

「沒有，不過聽說江戶近來很繁榮，那裏有很多有名的武士呢！」武三郎回答道。

「是的，謙倉，平安和熱海各地的武士都聚在江戶來，德川將軍倒很愛才呢。」若尾淡然地說道。

「是嗎？」武三郎也淡淡地應着。

「我這幾天內想去江戶一行，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若尾道。

「什麼，你不是說很多年也沒有離開箱根一步嗎？」武三郎感興趣地問道。

「就是我很多年沒有浪遊，所以才想到外面去看看。」若尾微笑地道。

武三郎沉思了一會，他覺得推却若尾的請求有所不情，況且自己也不是打算長留在箱根。

「聽說忍術在江戶很盛行，忍術者不少已成爲武士，而江戶不少其他的武士也開始學習忍術呢。」若尾繼續說道。

他這番話打動了武三郎的心，他點點頭，答應了若尾。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武三郎和若尾漫遊通往江戶的道路上，二人打扮得像普通的鄉間武士。像大多數的鄉間武士一樣，通常是預備去投靠城裏的官宦或作富貴人家的家丁等等。一路上他們都看見了不少鄉間的浪人和武士，還有其他都邑往來江戶的武士。他們的袍上都繡着所屬府君的家號標誌，威風凜凜的走着。

這是武士道最盛行的時期，史稱之爲謙倉末期至江戶末期。

第三天黃昏，他們到了江戶城外。「的確是一座名城。」武三郎讚嘆了一聲，雄偉的城閣，映在夕陽之下，一切都給染上一層火焰似的顏色，多彩多姿的晚霞，使人看了覺得心動。

「啊，眞美呀！」武三郎又讚嘆一聲道。他停下來欣賞着這美麗但暫短的一刻。若尾只是微微一笑，好像他對這景色已看慣了一樣。

× × ×

到了江戶第二天，若尾就自己一個人出外。武三郎只好獨個兒四周走走。江戶是當時的名城，自然有很多好看的地方，他慢慢地走着看着。突然前面好像發生了什麼似的，人們都起了一陣騷動，紛紛讓在兩旁，武三郎也跟着站在一邊。一會，在馬蹄聲，脚步聲和呼喝聲中，走過一隊御乘的行列。武三郎生於府君家，自然熟悉府君府內的禮節，他一看就知道這是姬君的儀仗，忽然他瞧見走在御乘的旁邊，穿着黑色袍子的武士。「啊，那是佐滕。」他心裏奇異得叫道，再細看一下走在前面和後面的武士，亦有不少有池平府家號的。「呀，京美姬，她來了江戶。」

他目送京美姬的儀仗走過之後，再無心遊覽，匆匆地返客店，心緒不寧的在房中踱來踱去，不久若尾也回來，武三郎等不到若尾寬衣就立刻問他道：「聽說京都池平的女兒到了江戶來，是嗎？」

「你說京美姬？」若尾一面寬衣一面答道。

「是的，她來做什麼，來遊覽嗎？」

「不，聽說他是由池平送來給德川的兒子北河野爲姬妾的，不過因她的身份高。德川北河野要擇好日子，才隆重地把她迎回府裏，你剛才看到的大概是德川又召她到府內去歌舞了。」

武三郎聽了呆了一陣：「她是公主呀，堂堂一個公主竟肯被納爲姬妾。若尾，是北河野要的嗎？」

「不，是池平自己送去的，不過當北河野見過京美姬之後便着了她的迷了。」

「那麼，爲什麼不娶她呢？」

「北河野已經有了老婆了。」

「做父親的竟然這麼狠心，爲的是什麼呢？」武三郎悲哀地道。

「爲的是巴結和權勢，池平想成爲京都總督。」若尾回答道。

武三郎知道了京美姬來江戶的原因後，一直有點悶悶不樂，他猜不透自己爲什麼有這種感覺。雖然他竭力不去想京美姬，甚至絲毫關於京美姬之事，但仍驅不去迴繞在腦際的倩影。自命英雄的意識跟情感一直在交戰着。最後他決定找個機會見

見京美姬。「看看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了却一種心願而已。」他這樣委實有點自欺地想道。

在江戶遊遊蕩蕩的過了個多月，這樣無聊的生活，其實是萬分沉悶，但他還是捨不得離開。若尾則經常一個人出外，不知到那裏去。武三郎雖然覺得他的行動詭秘，但又不想揭人私隱，所以他連問也懶得問一下。

有一天晚上，若尾在武三郎將近要睡的時候回來，他打開話盒子找武三郎談，二人東拉西扯的慢慢談及德川將軍的身上。若尾的言詞間不但極力讚揚德川的武功和政治，而且還暗裏慫恿游說武三郎，武三郎不是呆人，他明白若尾的意思，無非是勸說他順從德川，在他的幕下効力。雖然心裏暗罵若尾，但表面上却贊成附和他的說話，若尾見他竟與自己的意見相同，甚爲開心，引以爲知己，那知武三郎另有目的，心懷鬼胎的呢。

第二天，若尾正式向武三郎說起，請求他一齊去見德川將軍。因爲將軍久慕松原家族的名望與劍術，但礙於伊豆守生前與德川有過介隙，所以不敢正面向松原家族邀請，怕他們拒絕，下不了台。因此由若尾私下請武三郎進見。武三郎此時才明白爲什麼若尾要找機會與自己論交，勸誘自己來江戶，其實他早已是德川的家臣，這是德川的主意，若尾只不過是安排。

武三郎裝成很高興的樣子答應了，於是經過一番打扮後，由若尾帶他進宮。江戶的御城很大，守衞森嚴。若尾帶着武三郎曲曲折折的走了不少地方，守衞的武士，竟毫不阻攔，任由他一直走向御殿。御殿的面前是一塊不大不小的方場，這時早已有人在殿前等候着。

「武三郎，把劍解下吧。」若尾一面自己解劍一面對武三郎道。武三郎只好把長刀解下，府內的禮官接着，放在一格格的劍架上。上面已經堆了不少劍。武三郎脫下木屐，跟着若尾走進門，門內是一個小殿，通往一條圍繞御殿的長廊。武三郎走在長廊上吃了一驚，原來每走一步，長廊都發出一種叫的聲音，細長而尖銳，很響，無論什樣輕輕的觸上去，都有一種同樣大小聲的叫聲。

「這是响廊，沒有一個人能走過這廊而使它不發出聲音。」若尾向他解釋道。

「唔，是防刺客的。」武三郎道。

「是的，當年最負盛名的忍術者，棲霞派的江二郎曾嚐試要走過這廊而不發出聲音，但不能够，雖然只有三數响，但足以使守夜的武士驚覺。」

走進御殿，經過了一番跪拜的儀式之後。武三郎仔細打量一下這個年逾花甲的老頭子，威鎭諸藩，掌握大權的德川將軍。殿內的拜座早已坐滿了不少人，池平府的佐滕也在內。

德川向他們敍述結納之意，然後在府內賜他們飲宴及金錢。

德川對武三郎特別看重，在偏殿內召見他，並和他談了很久。德川對於伊豆守的一世英雄而不識時務，甚爲可惜。武三郎不以爲然，表面上雖唯唯，心實鄙之。

× × ×

此後，武三郎便經常出入御城內外，有一天，終於給他碰着個機會，遇見京美姬。那是在花園裏，京美姬一看見武三郎很表驚奇，大家凝視了對方半晌。

「你是松原先生嗎？」京美姬首先問道。

「是的，公主！」武三郎很有禮貌地躬身回答。

「對於你上次在驛館救我的事，很多謝你。」

「這算不得是什麼事。」

「你現在爲德川將軍做事嗎？」京美姬問道。

「不，只不過是暫時當他的幕客罷了。」武三郎微笑一下道。京美姬也輕笑了一下。這時談話就在這裏停頓下來，其實大家都不知應怎樣說才是，說些什麼才好，最後還是武三郎道：「公主，我們都是在京都長大的人，而彼此竟沒有見過面，你說不是好笑嗎？」

京美姬聽了笑道：「是的，不過我在京都的時候，早已聽過你的名字了。」

「我也一樣，很早就聽過你的名字。」武三郎笑道。

京美姬淺笑了一下。這時女官走來請將軍請公主相見，武三郎只好向京美姬告別。

他一邊走一邊很高興，雖然這次談話是這麼暫短，但却有親切的感覺。

這是一粒很好的種子，會開出美麗的花。

× × ×

此後便整整一個多月沒有見過京美姬。這時正是冬天將了，將近新年，江戶城顯得很熱鬧。德川將軍正預備在新年內舉行一次比武會。武三郎却爲帮助若尾籌備這事而忙碌。在新年那天晚上，他在酒肆喝完酒回家，發現一份宮內的甜食，是京美姬送給他，盒上還有她的祝詞。武三郎高興得很，雖然他知道京美姬不久會下嫁給北河野。

新年後的第十天，就是比武的日子，比武場在御院的閱兵場上，很大。聽說這次比武是由有名的美人，德川的女兒千姬親自頒獎。千姬的艷名遠播。她原是嫁給下治的世子川口，但不久，德川又用兵攻佔了下治，川口在戰陣中身亡，德川把她迎回江戶，他最疼愛這個女兒，把她寵得不得了，百依百順，所以從小就養成了千姬的壞脾氣。

武三郎也參加了比武，這不由他不參加，因爲德川下命令所有江戶的武士都要參加，他編在第九段上面，這是最高級的一段，參加這一段的除了若尾和他之外，還有江戶劍道院的井上和樹家，棲霞派的賀源太。

到了比武那天，這場第九段比劍是最精彩的一場了，大家揭名決定，若尾揭着與武三郎。若尾棄權，這在一個武士身份的人，原是一件恥辱的事，但若尾却不在乎，他自知不是武三郎敵手。因此武三郎便與井上同場了，兩場比武的結果，是賀源太和武三郎打勝了。最後一場是武三郎對賀源太。賀源太是忍術者，但比武的規則是不准用忍術的，必需正正式式用劍術來勝。武三郎原本對這些比武是不熱心的，但由於他與賀源太成對手，激起了他的

勇氣，因爲忍術者當年與他家族爲難，使家族因此而衰落，他對所有的忍術者都無形中起了憎惡之心，於是他決定打敗賀源太。

比武用的劍，不是普通鋒利的劍，而是一種刃口圓鈍之長刀，如果砍在人身上，也會有傷害的。因爲除了公證可用甲裹身之外，比武者只限穿兩種不同的衣服。這場由武士宮的劍師浩古左衞門做公證。

兩人向德川敬禮和互相對拜之後，比武便開始，大家喝了一聲，拉開架式，互相凝視着繞圓子，武三郎知道棲霞派的劍術是等候別人進攻時乘隙還擊的手法最爲厲害，所以他決定不先採攻勢。而賀源太則等候着他進攻，這樣繞了五六個圈子，大家變了鬥耐性了，看的人更加緊張了，因爲他們都知道，越遲接觸，則交手時越加猛烈，如果任何一方面的對手弱了一點的話，第一下就有受傷的可能。兩人各自蓄勢待發，又繞了三四個圈子，賀源太的忍耐力很高，武三郎漸漸感到不耐煩了。

他要試探賀源太一下，於是他忽然踏後一步，轉身，同一動作，橫搭在左手彎上的長刀像閃電一般的反削向外揮去。由於來得太快和突然，賀源太來不及避開，如果他趨避的話，武三郎很可能乘機迫近身來，貼身打鬥是松原家的一種絕技，賀源太自知會吃大虧的，他只好左手一按刀頭，用力一挺，預備硬擋一下，那知武三郎見他將刀一立，反將刀一抽，不去碰賀源太的刀，賀源太也很敏捷，他乘武三郎抽刀的時候，雙手執刀，大喝一聲，斜削武三郎的頸項，武三郎一縮頭，尖銳的刀風在他頭上掠過。武三郎一咬牙，向前一衝，長刀霍然的劃向賀源太的腹部，如果這一下着實，賀源太的肚子便會被打爆。賀源太一擊不中，迅速地轉身，避開武三郎的橫削，二人交換了位置。

整個場上靜得鴉雀無聲，除了偶然一兩聲呼嘆聲之外，就只有他們兩人的脚步跳踏聲，吆喝聲和長刀揮動時之霍霍聲，京美姬一直很緊張，面部的表情隨着內心的情緒變化着。千姬則好整以暇地，不時還瞟她一下。

二人一分開，賀源太不等武三郎站定，立刻一個虎跳，跳到他的面前，長刀高舉過頭，雙手執刀，朝武三郎頭頂用力砍下，刀勢十分兇猛和迅速。這看來極之普通和笨拙之刀法，其實却很實用，對方爲了要躲避這雷霆萬鈞的一擊，便沒有機會作順勢的反擊，而且看來極之易躲避的，

武三郎長刀閃電一挑，挑中賀源太下身。

其實並不易，聰明的對手，是不會用刀强擋或後退的，因爲這樣反使對手有機可乘，繼續採取主動。武三郎見刀光在頭頂閃動，心裏一急，連忙向後退。賀源太一見如此，心中大喜，便繼續掄刀向武三郎急激地連劈三刀，一刀兇猛過一刀。武三郎一時無法還手，左閃右跳地躲避得十分狼狽。看的人都替他揑汗，突然武三郎乘險中引刀刺賀源太的脇部，阻竭了一下他的攻勢，賀源太一轉身，武三郎趁機衝前幾步，二人又交換了位置。武三郎一定神，退了兩步，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手中刀一緊，刀刃向上，刀鋒斜斜下垂到地指向前面。賀源太不知道這是松原家厲害劍法之一着。武三郎用來提防他再來一個虎跳的，賀源太一步步的迫近來，雙手張開，怒目睜眉，身子微微俯前，武三郎一動也不動，賀源太大約走離他五尺的地方，突然大叫一聲：「噢——啦。」一跳跳前，單手執刀，橫斬武三郎的頭，武三郎立刻微一蹲身，同一時間，長刀閃電似的從下挑上，挑中賀源太的下身，幸而武三郎只是輕輕一挑，否則賀源太會立刻喪命，他慘叫了一聲，臉色蒼白，搖搖幌幌的用刀支住身體，武三郎見他還未倒下，依然戒備着，在人們的呼叫嘈雜聲中。浩古左衞門宣佈武三郎勝利。賀源太被人抬下場的時候，已經昏了過去。

松原武三郎的名字因打敗了賀源太而響亮起來，整個江戶的人都談論這場精彩的比劍。

甚至有些人跑到武三郎的寓所求他授劍，使他覺得麻煩而遷居了三次。

× × ×

新年後不久便是櫻花節，御宮內的女官們經常舉行賞櫻會。有一天，武三郎接到了一張由千姬公主所發的請帖，邀他赴會，這自然非武三郎所推辭得。況且他知道凡是這種盛會，必有京美姬份兒，他也想藉此機會見見京美姬。

賞櫻會大多數是女人，自然也不乏男人，武三郎被千姬請爲同席，使他有點受寵若驚，京美姬也在席上。他們一起飲酒唱歌，千姬還起舞，她的舞姿很美，武三郎覺得從未有過如此快樂，他可以隨意和京美姬談話和遊戲。京美姬的高興並不在他之下，她也比平時多說話和多笑容。但大部份的時間却被千姬的談話佔了去。她很熱烈地不斷發問，還問及武三郎的家世和背景。她很活潑和熱情，沒有京美姬的那種含蓄和嫻雅。一直到人們向她行祝福的時候。武三郎才可脫身出來，到處去走，當他在花叢裏遊覽的時候，京美姬靜靜的跟上來。

「啊，京美姬公主，是你。」

「是的，松原先生，嚇了你嗎？」京美姬紅着面孔回答道。

「一點也不，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叫我做松原先生，叫我武三郎可以嗎？甚至三郎也可以，我的姊姊和媽媽時常這樣叫我的。」武三郎高興地道。

「可以的，」京美姬有點害羞地道。

「多謝你，」武三郎道，隨手折了一枝鮮艷大朶的櫻花給京美姬：「祝你永遠像這朶花一樣美麗，一樣青春。」

「多謝你，三郎，但任何美麗的花朶都會謝的。」京美姬道。

「不過，任何謝了的花朶都會再開。」武三郎道。

京美姬笑了，笑得很美，很溫柔：「三郎，那天你跟賀源太比劍的時候，我眞担心呢，幸而你沒有受到傷害。」

「他是打不過我的。」武三郎又感激，又得意地笑道。

「不過你還得小心一點，賀源太是將軍的武士隊長，我恐怕他將來會對你不利的呢。」京美姬關心地道。

「我會照料自己的，」武三郎安慰她道。

他們在談着，談得很融洽，兩人都把自己處身的環境和遭遇毫不隱瞞地告訴了對方，這樣彼此都加深了了解，而且還很親切。京美姬生長在藩府中，可說得是重門深鎖，雖然府裏也有不少男人。甚至不少從各地來說親的世子府君，但她對他們一點也不感到興趣。所以她一直把情感深深地埋在心底裏。武三郎是第一個走進她生命的人，她重視這段愛情如她的貞節，隨時可以爲它而犧牲。

祝福的鈴子响了最後的一次，驚起了武三郎，他告訴京美姬說，這是需要回到席上的時候了。

× × ×

京美姬和武三郎常常借着這各種宴會來相見，甚至相約偸偸的在夜裏到神社來見面。

有一天，武三郎又接到了千姬的請帖，邀他往琴道會。武三郎到時欣然赴約，那知由開始到完結，都看不見京美姬到來，武三郎十分失望，散席的時候，武三郎被公主留下來，把他帶進別室，侍女奉上了茶，武三郎盤坐在下首。

「請問公主有什麼事情呢？」武三郎問道。

「沒有什麼事情，不過想和你談談而已，」千姬媚笑道。

「很好，公主，如果有什麼事我可以替公主做的話，我是萬死不辭的。」

「哎喲，」千姬笑道，笑得花枝顫亂：「你以爲我叫你殺人嗎？哈哈，武三郎，你眞是個有趣的男人呢。」

「公主，請恕我直言，你需要顧存身份呢，」武三郎躬身勸道。

「誰個敢來管我，你害怕麼，武三郎。」千姬道。

「不，我從來不知害怕是什麼一回事，」武三郎回答道：「公主，你多喝酒了，需要早點休息。」

「三郎，我很寂寞呢，你肯答應常常來陪伴我嗎？」千姬把身子挪前嬌媚地道，武三郎心裏發跳，她身上的香氣和媚態，使他差點把持不住，他連忙退後一些躬身道：「公主，恕我不能依照你的吩咐，這樣給人看到，恐招物議呢，我告辭了，」武三郎說完，匆匆的站起來，想走出室外。

「停着，三郎，」千姬突然嬌喝了一聲，武三郎只好停下，坐在門邊。

「哼，你要我顧存身份，難道京美姬就不需顧存身份麼，你和我一起就怕招物議，和京美姬在一起就不怕麼。你和她的一切我都知道了。告訴你，我哥哥很喜歡她，如果讓他知道的話，不但不會容許你，連她也要受罪，知道麼？」千姬嗔道。

武三郎吃了驚，他默然地不知作什麼打算才好，他清楚千姬說的話不錯，如果北河野知道的話，自己不打緊，京美姬則受連累，小則還回京都爲尼，大則賜死。

千姬見他默不作聲。微笑着把身子倚在他的膊臂上，武三郎陡然一驚，急把身子讓開，伏下來拜了兩拜，不管千姬如何，轉身拉開門，走了。

武三郎走出御宮，心裏很煩躁，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踱進酒館裏。酒館裏很熱鬧，他向下女要了些白酒，悶悶不樂地喝着。這時，有幾個人從房間內走出堂來，挾着幾個藝妓，嘻嘻哈哈的調笑着，武三郎側着身，沒有看他們，他不知道這羣人是德川的武士，爲首那人就是賀源太，他看不見賀源太，賀源太却看見他。

「松原先生，眞是幸會，哈哈。」武三郎的肩頭驀地被人一拍，回過頭來，一看是賀源太，連忙站起身來。

「賀源太先生，你可好？」武三郎退後一步，躬身回答。

「很好，多謝你上次手下留情，如果閣下不介意的話，我們一起喝杯酒如何？」賀源太邀他道。武三郎見他盛意拳拳，也只好答應。

飲酒間，賀源太言下對武三郎頗爲佩服，並坦誠相告，謂自己並沒有記仇。談話間，武三郎說出他和江二郎兄弟有過一段很深的交情，賀源太對他更加折服。

此後賀源太常常拜訪武三郎與他論交，武三郎也坦誠相對，二人識英雄重英雄

，雖然交淺，但却情深。武三郎從他口中，知道若尾原是德川將軍的心腹，他專替德川幹秘密工作的。賀源太也是他引發的，武三郎便開始對若尾有了戒心了。

武三郎近來很少和京美姬見面，但暗裏却經常有書信來往。千姬亦曾邀請過他數次，他却僞稱抱恙而推辭。

八月，是京美姬的喜日。北河野決定在這個月的吉日，把京美姬納回來，武三郎聽到了這個消息十分傷心，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賀源太，賀源太很同情他。於是在賀源太的協助下，幾經辛苦才見到京美姬一面，二人見面時默默無言慘然相對，武三郎提出逃走的主意，京美姬只是搖搖頭，流着淚。

這樣過了幾日，有一天，德川將軍召武三郎進宮，說要將女兒千姬下嫁給他，武三郎給這突如其來的遭遇弄得不知所措，德川雖說商量，但已等如命令。他心很亂，但終於也婉言相拒，謂自己地位低下，高攀不上，德川聽了，十分震怒。到千姬知道，更加大呼小叫，搶着刀子要生要死。德川對武三郎的拒婚雖然感到憤怒，但也莫奈他何，但他兒子北河野的憤怒，却比他更甚百倍，原來千姬知道武三郎不肯娶她，思前想後，越想就越恨武三郎的無情，由於對京美姬的妒忌，於是她不顧一切地把他倆的事情添枝加葉的告訴了哥哥。

還從中挑潑慫恿，千姬就是這種女人，愛慾强而自私心重，她得不到的東西，也決不能讓別人得去。不用說，北河野聽了千姬的話，氣得跳了起來，立刻去見他的父親。

× × ×

當夜，德川的武士，全部調集起來。賀源太，若尾和劍道院的武士也被傳進宮。德川鐵青着臉，親下取武三郎頭顱的命令。賀源太與若尾聽了駭然，但却不敢反抗。

武三郎那夜正因千姬的事而煩惱着，心事萬端的在室內踱來踱去，坐臥不寧。突然他一怔，跳了起來，留神細聽了一下，便立刻奔出門外，那晚沒有月亮，外面黑沉沉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馬蹄奔騰聲清晰地傳過來，他定一定神，斷定這些人馬是奔向他的，半夜三更，走得這麼急速，顯然不見得是什麼好事。武三郎很快的走回室內，匆匆的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裏在一個小包袱裏，披上一件黑色的外袍，拿起長刀，走出院子。這時外面人聲沸騰，跟着是大門被人打破的聲音，武三郎知道逃走不及，便趕快把身一縮，跳上屋頂，藉着黑暗，竄向馬棚那裏。屋子四周都被圍着，武三郎不敢輕率衝出，他閃身在一個大馬槽後，馬棚外人聲雜沓，德川的人在搜屋，武三郎心裏遲疑着，突然馬棚的門被人推開。武三郎立刻把長刀抽出來，進來的只有一個人，那人進來之後，向四周望望，轉身走了出去，一會，又再回來，這次多了一人，那人反手把門掩上，用火石燃着火把，在火光照耀之下，武三郎看見那二人原來是賀源太和若尾。

「武三郎，出來吧。」賀源太叫道。

武三郎知道難以躲避，於是從槽後走出來，站在他們的對面，他見賀源太並無拿刀，也把長刀放回鞘裏。

「武三郎，你知道我來是只要你的頭顱還是要你整個活的帶回去。」賀源太冷然地道。

「你兩樣也不要。」武三郎猶疑了一回答道。

賀源太和若尾二人一怔，隨後還是賀源太道：「不錯，我兩樣也不要，但有一樣，我要你答應立卽離開江戶，永遠不再回來。」

「還有。」站在一旁的若尾插口道：「你得永遠不要再見京美姬，否則你就要付出代價。」

「代價，要我付出什麼代價？」武三郎冷冷地道。

「你的頭顱。」若尾答道。

「好吧，就算要我付出頭顱作爲代價，我也要再見京美姬，你們來取吧。」武三郎把手按在刀柄上說道。

賀源太與若尾立刻左右向外一分，三個人，互相盯着對方，但却久久不動一動，好一會。

「你認爲値得嗎？武三郎。」若尾問道，聲音有點激昂。

「這是我自己的事。」武三郎答道。

賀源太哼了一聲，搖搖頭，把一包衣服擲在地上道：「你走吧。」和若尾互相望了一眼，二人退後了幾步，轉身走出馬棚，武三郎把衣服拾起來，原來是一套德川家臣的衣服，他站着那裏，呆着。

× × ×

第二天晚上，他偸進宮，摸到京美姬的臥房。京美姬正在思念着武三郎的時候，看見他到來，又驚又喜。武三郎握着她的手，互相凝視着。透過她溫柔的眼睛，武三郎看到了關懷和深情，從武三郎那堅强的眼光中，京美姬領畧到他的情痴和熱愛。

「啊，老天爺爲什麼我的命運這麼苦呢。」京美姬長嘆了一聲道。

「不要埋怨命運，美子，你可以去改變它，讓我們一起走吧。」

「不，我是不能走的，三郎，我注定是這樣的了。」

「美子，堅强一些，爲了我們的將來，」武三郎激動地搖着她的手道。

「三郎，你知道麼？北河野原諒了我，但他却告訴我的父親，責備他管教不嚴之罪，如果我跟了你走的話，他們會將我父親怎樣辦呢。」

「美子，我失去你，等如失去了我的生命，美子呀，你叫我以後怎樣呢。」武三郎傷心地道。

「三郎，」京美姬嗚咽着，他的眼淚滴在武三郎的手背上：「你有了我所有的愛，將來也會得着我的靈魂。現在你可以佔有我的貞節。」她把身子湊上去，緊貼着武三郎，雙手用力抱着他。武三郎迷惑着她的氣息。

她的肉體是這麼軟潤，這麼溫柔，這是我的情人呀，武三郎灼熱的心在叫道；我怎能拒絕她呢？

「讓我也可以佔有你呀，三郎，」京美姬在他耳邊幽幽地道。

燈的油燒盡了，沒有火，他倆緊緊地擁抱着。

（完）

偵探技擊奇情故事

紅鏢

倪匡 文　盧令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達三等五家鏢局，仗義協助北霸鏢局護送李四骨灰及其遺孀回靈邱，途次被一美艷少婦大鬧了一頓，李四遺孀指証那美艷少婦便是玉觀音，林達三等所保的山西各富商均不願再與北霸鏢局同行，然五家鏢頭全不答允，各富商推舉閻百萬爲首，力向各鏢局交涉無效，閻百萬迫得將暗藏珠寶之事說出，各鏢頭議論紛紛，最後唐登提議邀請楊肸子到來一齊商議，楊肸子聽知這一秘密後，也主張各走各路——

喜售瞞天法　難釋心頭疑

閻百萬一聽，臉上剛有了點喜色，林達三，唐登等五人，已一起冷笑了起來，道：「要我們爲了財主的珍寶，壞了江湖義氣，那是萬萬不能！」

唐登說着，還「砰」地一拳，敲在桌上，敲得桌上的茶盞，一起跳了起來，衆客商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林達三道：「還是一起走吧，總比你們留在這裏，等人家來下手的好！」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衆客商唯有苦着臉，勉强答應了下來，各人也絡續退了出去。這一折騰，一夜已過去了大半，大熱天裏，太陽現得早，各人才只打了一個盹兒，天色已大亮了。

林達三留下了兩個鏢師，照料死了的那個鏢師，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又離了那鎮甸。才上路的時候，晨風清涼，但是過不多久，太陽高升，又晒得地上的熱氣，一起蒸了上來，在烈日頭下趕路，當眞苦不堪言。

林達三，唐登及十餘個鏢頭在最前面，另有四個鏢頭，策着快馬，不住馳騁，來回報告前面的動靜，衆客商的車輛在中間，楊肸子，鐵雄和北霸鏢局的衆鏢頭，和那小媳婦的騾車最後，隊伍雖然人多，可是却井然有序，一點也不亂，可以看出負總責的林達三，調度有方。

一個上午，急着趕路，走了足有四十來里地，却是風平浪靜，什麼事也沒有，那四個策着快馬通訊的鏢師來報，前面有一座大林子，正好歇足，話一傳開，隊伍的行進，也快了許多。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後面路上，一陣急驟的馬蹄响，一匹雪也似白的白馬，旋風也似，疾馳了過來。

那匹馬的來勢，實在太快，等到衆人聽到了馬蹄聲，回過頭去看時，白馬已然在北霸鏢局的衆鏢頭之旁掠過，日頭之下，只見一道精光，閃耀不定，隨着馬兒飛馳，向前疾掠了過來。

一看到那股精光，所有的人，立時想起了昨晚所見的那柄緬刀，也就在那一刹間，各人才看清，白馬上騎着的，正是那一身滾鑲紅邊黑衣的美人兒，可是等到各人看清是她時，已有不少人，不住發出「啊呀」，「啊唷」的驚呼聲來。原來那女人一面策騎疾掠而過，一面揮着手中的利刀，所過之處，貼近衆鏢頭的行列，凡是靠近着她的，頭上的斗笠，齊被她手中的緬刀，削去了半邊，捱着下來，一長列人，竟沒有一個幸免，而轉眼之間，白馬載着佳人，已然掠過了林達三和唐登，繼續向前馳去！

鏢局各人，連車帶馬，拉開來的隊伍，也足有好幾十丈，白馬像旋風一樣地捲過，却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在各人的驚呼聲中，白馬已然掠過了頭，只見那女人一提韁繩，白馬的去勢，畧頓了一頓，那女人在馬上，回頭嫣然一笑。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唐登大喝一聲，在馬上，直跳起來了。

白馬只不過畧停了一停，立時又向前馳去，而唐登自馬背上一跳了下來，在落地上，着地向前便滾，整個人，就像是一隻大肉球一樣，滾得路面之上，揚起了一溜筆直向前的塵土，竟向着疾馳的快馬，追了上去。

所有各鏢局中人，一見這等情形，齊聲驚嘆，唐家的地趟拳，地趟刀功夫，聞名已久，但是將地趟身法，使得如此出神入化，却還是第一遭見到！

跟着唐登一路滾向前，已堪堪追到了白馬的後蹄，唐登的身形一凝，橫手抽出一條短棍來，向白馬的後腿，「呼」地掃了過去。

這一棍要是掃中了，馬腿自然非斷不可，馬腿一斷，馬上的人，自然也得摔下來。這時，林達三等幾個人，也已策騎向前，疾追了過來，追向前來的人，都看得分明，這一棍，實是萬無不中之理！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聽得馬上的那女人一聲長笑，一提韁，白馬向前，陡地竄了出去，那一棍，竟還是掃了個空！

一棍掃空，唐登像是自知再追也追不

上，一躍而起，手中還捏着鐵棍，一頭一臉，沾滿了塵土，看來就像是泥人兒手下捏出來的一樣，林達三等各人也自趕到，再抬頭去看白馬時，只見塵土滾滾，已經馳遠了！

後面的隊伍，隨即趕到，衆客商自車中探出頭來，臉無人色，楊胖子傍着驢車，問道：「李四嫂，剛才那女人，就是玉娘子，毒觀音？」

楊胖子的問話，却沒有得到小媳婦的回答，他聽到的，只是那小媳婦隱隱的哭泣聲。

隊伍停了下來，衆客商下了車，就像是沒了頭的蒼蠅一樣，團團亂轉，林達三等人折了回來，怒喝道：「亂什麼？那女人要是有傷人之心，剛才至少有二十來人，要躺在路上了！」

林達三說這話，雖然透着洩氣，但却也是實在話。那女人下手，實在太快，她剛才那一陣風也似掠了過來，馬上的快刀，要是不削向衆人的斗笠，而是削向衆人腦袋的話，只怕也沒有人可以抵擋得住，一樣是半邊腦袋，要被削了下來。

客商之中，一個年輕的鐵青着臉，「嘿嘿」冷笑，道：「我們只當五家聯保，足可一路平安，誰知只不過一個娘們，就鬧了個人仰馬翻！」

那客商的話，明擺着是在諷刺衆鏢頭不濟事，再加上山西話軟聲軟氣，聽來就像是被人硬逼着喝了一大碗醋一樣，實在不是味兒。

各鏢頭都脹紅了臉，想要發作，却也無話可說，楊胖子向前走來，道：「各位，我看還是各走各的吧，不然有了什麼差錯，北霸鏢局可担當不起！」

林達三面色躊躇，唐登一臉是泥，他臉上的神情如何，也看不清楚，呆了半晌，林達三才道：「各走各的，也在一條道上！」

楊胖子道：「那不要緊，到了前面林子，你們歇息，我們一直趕路，就能差開一二十里。」

林達三長嘆一聲，他是抱定了決心，要和楊胖子一起的，可是眼前的情形，却不容得他再堅持己見了！

林達三向其餘四個總鏢頭揮了揮手，來到了那輛驢車之前，猶豫了片刻，道：「李四嫂——」

他才叫了一聲，那小媳婦便已幽幽地道：「林總鏢頭，你們保得鏢的，受人之託，護人財物，天經地義，我反正已經認命了，別為我就擱了正事！」

一聽得那小媳婦這樣說，各人心頭，猶如壓上了一塊大石，又是好一陣難過。

等到重整隊伍，再次上路，已經延遲了不少時間，小半時辰之後，只見前面，鬱鬱蒼蒼，好大一片林子，在林子邊上，大樹蔭下，搭着不少蓆棚，過往客商行人，都在此歇足飲食。隊伍來到，衆鏢頭紛紛下馬，鐵雄和楊胖子吆喝着，帶着驢車，續向前行，就在那時，下了馬的各鏢頭，不由自主，又低呼起來。

衆人才一下馬，就看到在一個蓆棚之下，一張桌子旁，那女人側身坐着，似笑非笑，正望着他們這一批隊伍，他們才在路上，吃了那女人的大虧，只當自己這方面人多，那女子仗着馬快刀利，倏忽出現，立時離去，再也沒想到，對方竟敢在這裏等他們！

那女人坐在那裏，只見一干人，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有的也不像是在樹蔭下歇足，不住在那女人身前身後打着圈兒。

林達三一見，立時向楊胖子使了一個眼色，楊胖子明白他的意思，是叫自己先走，他們一干人，好在這裏，穩住這女人，可是楊胖子却像是完全未曾看到一樣，沉聲道：「鐵雄，跟我來！」

鐵雄大聲答應着，楊胖子滾下馬來，肥肉顫動着，已向那女人直走了過去。鐵雄伸手，緊緊握住了刀柄，跟在後面，兩人一前一後，來到了那女人身前，楊胖子也不說話，一矮身，就在桌旁的長板櫈上，坐了下來。他重重一坐，那張長板櫈吱咯直響，楊胖子瞇着眼，望着那女人，那女人仍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看來像是沒事人一樣。

楊胖子先開口，道：「得放人處且放人，大姑娘，這條道上，不知道有多少做公的人在找你，要是他們上來，可不像我們，火器的彈子，比你的刀更快！」

那女人揚了揚眉，說道：「多謝你忠告！」

楊胖子又道：「李四爺人也死了，一了百了，還有什麼過不去的？」

那女人忽然又笑了起來，她笑聲清脆，響亮，那年頭，還真少見有那麼動人的女人，在大庭廣衆之間，笑得這樣毫無忌憚的，是以一時之間，所有人都向這邊，望了過來。好在楊胖子老謀深算，絕不在乎，鐵雄只是瞪着眼，盯着那女人，也無暇去理會旁人的目光。

那女人第一次聽到「李四爺死了」之際，也曾這樣大笑過，這時又是一陣大笑，倒像是李四的死，對她來說，是極其可笑的笑話一樣。

楊胖子任她笑着，只是眼睛越瞇越小，那女人笑聲陡止，冷冷地道：「我不為死人而來，為的是活人！」

楊胖子立時道：「你開山立寨，也是一號人物，何必跟一個孤苦的婦道人家過不去！」

那女人雙眉一揚，看樣子又要大笑，但突然之間，像是改變了主意，道：「你見過李四沒有？」

楊胖子畧怔了怔，立時點了點頭。

那女人又道：「你也曾見過李四的老婆？」

楊胖子更是一怔，又搖了搖頭，那女人露齒微笑，艷光照人，道：「要是你不蠢，該明白了！」

楊胖子的雙眼，瞇得更細，可是眼中却是光芒閃耀，顯出他的精明，他聽到身後有脚步聲，知道林達三一干人迫了過來，先反手揮了揮手，令各人退後，才道：「照你的說法，眼前的李四嫂——」

那女人沉聲道：「不錯，她才是我要找的人！」

楊胖子又是一怔。

那女人口角向上畧翹，道：「你們以為我是甚麼人，她就是甚麼人！」

楊胖子陡地一震，看他的情形，險險乎沒從板櫈上面，直跌了下來，也就在這

時，只聽得北霸鏢局的衆鏢師，一疊聲叫道：「楊總鏢頭！」

楊胖子轉頭看去，只見驢車車廂的門打開，那小媳婦像是正要下車來，幾個鏢師正在勸她，楊胖子忙站了起來，急急走了過去，道：「怎麼了？」

那小媳婦雙眼之中，黯然欲淚，道：「我明白，你們全打不過她，我去和她說，由得她將我宰了吧！」

在楊胖子的身後，鐵雄聽得那小媳婦這樣說，不禁熱血沸騰，陡地大喝一聲，轉過身去，「錚」地一聲，拔出了佩刀來，撲向那女人。

他兇神惡煞也似向前衝去，將歇足的人，全都嚇得傻了眼，等他趕到那女人面前，那女人倏地站了起來，鐵雄一刀劈下，刀劈在桌子上，大喝道：「你要殺人，先殺了我，我可不怕你！」

那女人望了鐵雄片刻，搖頭道：「你不怕我，可是我就怕你這種人！」

她一面說，一面搖着頭，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可是忽然又微笑起來，伸手在鐵雄的臉頰之上，輕輕拍了兩下，她出手極快，等到鐵雄想閃開，伸手去拍開她的手時，她早已縮回手去了！

她在鐵雄臉上輕拍了兩下，就將鐵雄當着小孩子一樣，旁觀者，一見這等情形，轟然笑了起來，鐵雄漲紅了臉，伸手持刀，自桌面上，拉了出來，那女人却又轉過身，走向繫着白馬的樹下，看來她又要走了！

唐登大喝道：「別再走，沒人和你捉迷藏，留下來將話說明白了再走！」

唐登一叫，那女人倏然轉身，柳眉倒豎，伸手指向驢車旁的小媳婦，道：「好，將她留下，就沒事了！」

小媳婦聽得那女人這樣說，一聲不響，轉身在驢車上抱着罎子，兩行淚滾滾而下，就向前走來，林達三等人，立時列成一行，將她擋住，唐登又怒喝道：「那萬萬不能，你出刀吧！」

那女人冷笑一聲，道：「我早說過了，我就是怕你們這樣的人，我不會出刀，但是我會一直跟着你們！」

唐登陡地向前，連跨出了兩步，鐵雄也橫刀當胸，就在這時，只見人叢之中，有人突然驚叫了起來，隨着驚叫聲，「砰砰」兩下槍響，那女人身形一轉，她本來是站在樹前的，那株樹的樹幹上，立時樹皮翻飛，緊接着，只見一條大漢，手中握着一柄帶着紅穗子的大頭六響，在他四周圍的人，一起散了開來，有的散得實在太急，跌得爬在地，槍子兒上面，沒帶着眼睛，誰要是不怕，才不是父母養的！

那大漢兩槍不中，神色像是有點驚惶，只聽得柳樹後一聲嬌叱，一柄飛刀，已電射而出，正射在那大漢的手臂之上，那大漢手一鬆，槍已落地，唐登着地便滾，滾向前去，身子壓住了地上槍，雙足踢起，踢得那大漢仰天跌倒，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那大漢的身形也快得絕不含糊，一滾之下，立時一躍而起，推開了兩個人，躍上一匹馬，向前疾馳而出，大樹後，那女人也突然閃身出來，奔向白馬，翻身疾上，追了出去，兩匹馬，向着衆人的來路，一先一後，轉眼之間，便已奔了個踪影不見。

直到兩匹馬全看不見了，所有的人，仍然呆呆站着，唐登慢慢站起身來，將地上的槍，拾了起來，提在手中，那年頭，人人都知道有了火器，可是見過的人，畢竟不多，唐登提着槍，直來到那小媳婦的身前，道：「李四嫂，留着防身，大有用處！」

那小媳婦也嚇得臉兒煞白，手在微微發着抖，將槍接了起來。

一干歇足的人，議論紛紛，林達三大聲叫道：「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我們走吧！」

楊胖子道：「不各走各了？」

林達三吸了一口氣，道：「李四嫂手中有槍，我們還要沾她的光呢——」

他講到這裏，回頭向閻百萬望了一眼，又道：「是不是，你說？」

閻百萬連連點頭，小媳婦一手握着槍，一手抱着罎子，雖然一樣文弱，但一槍在手，看來便自凜然。

各客商互望着，也覺得有了火器，總是保險得多，閻百萬點了點頭，他們也沒有話說，各自買了些食物，兼程上路，又趕了一個下午路，到晚上，投店過夜，不在話下。

這一夜的客店，比上一晚的，小了很多，也是一早由打前站的人，將之包了下來的，一切仍和昨天晚上差不多，各人心中，都提心吊胆，用過了晚飯，楊胖子突然召集衆客商，五位總鏢頭，關在房間中，密密商議了許久，才見到楊胖子抱着一大包東西，走了出來，去叩那小媳婦住的房門，小媳婦打開門，他就走了進去，連鐵雄想跟進去，都叫他推了出來。

鐵雄看到楊胖子的神情，十分嚴重，他為人耿直，雖然心中很想知道總鏢頭找李四嫂，是為了甚麼，但是偷聽偷窺這種事，他是決計不會做的。

他守在門口，只聽得楊總鏢頭和李四嫂兩人，像是不斷在講話，但是聲音又低又密，究竟在講些甚麼，却是一點也聽不清楚。

鐵雄越等越心急，約莫過了半小時，好幾次想要打開門問問究竟是甚麼事情，但終於忍住沒有出手，這才聽得開門聲，總鏢頭先走了出來，李四嫂並沒有送出來，只是在房中道：「楊總鏢頭，既然你一定要那樣，我也只有勉為其難了！」

楊胖子一面走出來，一面抹着汗，還在不住口地道：「拜託！拜託！」

楊總鏢頭出來之後，房門關上，鐵雄實在憋不住了，跟在楊總鏢頭的身後，道：「總鏢頭，你要煩李四嫂做甚麼？聽李四嫂的口氣，像是答應得很勉强，她心裏已經够煩的了，我們不該去打擾她！」

楊光達瞪了鐵雄一眼，道：「你怎麼忽然話多起來了？」

鐵雄的臉上，陡地紅了起來，連他自己也說不上為甚麼會臉紅，可是他在剎那間，他却有心中的秘密，突然被人看破了的感覺，他心中的秘密是甚麼呢？老實說，他可以指天罰誓，要是他對李四嫂有一絲邪念的話，那一定會遭天打雷劈。

可是，他却知道，他要盡心盡意，去

愛護她，去照顧她，鐵雄一生之中，直到這時，才感到有一個人，比他自己還重要，這個人要是有了麻煩，比他自己有了麻煩更煩心，這種感覺，幾乎是他第一眼看到那小媳婦就產生了的！

這時，他紅着臉，說不出話來，幸而楊總鏢頭沒有再問下去，只是淡然道：「也沒有甚麼，只不過將衆客商的一些值錢東西，託她保管。」

鐵雄一聽，幾乎整個人都跳了起來，失聲道：「甚麼？你……你怎能……怎能够……」

他的臉脹得更紅，話也說不下去，楊光達却像沒事人一樣，又在竹楊上躺了下來，又道：「不錯，客商私自帶着值三四十萬大洋的紅貨，照我的經驗來看，黑道上人，已經得了信息，是以才會有日間的那些事，所以，我要了來，放在李四嫂那兒！」

鐵雄站在竹楊之前，臉上一陣發紅，一陣發青，大聲道：「這我可弄不懂了，總鏢頭，玉娘子，毒觀音，本來就要找她麻煩，你這樣一來，黑道上人，更以她爲目標，她還能有命麼？」

楊光達打了一個呵欠，看鐵雄的樣子，雙拳緊握，像是恨不得在總鏢頭凸出的肚子上狠狠打上兩拳，可是楊光達說話還是懶懶的，道：「怕甚麼，她手裏有槍，只怕沒有人敢近她，放在她那裏，比放在我們身上，妥當得多了！連你也想到我們不該麻煩她，黑道上人，自然更想不到了，你說我這計妙不妙？」

鐵雄鼈了一肚子的氣，陡地轉過身去，忍不住道：「妙個屁！」

這三個字，他講得十分大聲，可是楊光達却像是未曾聽到一樣，鐵雄還楞站着未曾動呢，他倒打起呼嚕來了。

鐵雄心中說不出的不自在，繞着李四嫂的房間，團團轉着，夜已漸深，整座客店之中，除了少許當值的鏢頭之外，全都睡了，除了一些節奏的脚步聲之外，也聽不到任何別的聲响。

鐵雄來回走了幾個鐘頭，也有點倦了，繞到了屋角，靠着牆，坐了下來。

這兩天，日頭趕路，夜晚沒有好睡，鐵雄的身子雖然壯，也已是疲倦不堪，不坐下來還好，一坐下來，只覺得眼皮有千斤重，硬是要垂了下來，往上用力拈了幾下，未能抬得起來，不要多久，他也睡着了。

鐵雄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睡着了，他是被一陣極度的嘈鬧聲驚醒的，等到他陡地睜開眼，疾跳起來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色仍然漆黑，可是一眼望去，屋上屋下，滿院都是火把，也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揮着精光閃閃的刀，人影閃動，正在動手。

鐵雄不由自主，大喝一聲，伸手掣刀出鞘，直衝了過去，迎面兩個持着鐵棍的蒙面人，迫了過來，鐵雄揮刀，向前直衝了過去！

鐵雄揮刀向那兩個手持短棍的人砍去，那兩個人，只是揮棍格了一下，立時穿身而過，鐵雄又向前奔了幾步，只見院子中亂成一片，楊胖子舞着竹楊，正將身邊的七八個人，砸得東倒西歪，鐵雄是從睡夢中驚醒的，雖然他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可是照這情形看來，毫無疑問，是有大幫黑道上人，刼鏢來了！

鐵雄揮着刀，又向前衝出了七八步，這時候，他心中惦念的，只有一件事！來的是那一個山頭的强盜，是不是衝着李四嫂而來的。

他衝到李四嫂的房間的正面，陡地聽到，房間之內，李四嫂發出了一下尖呼聲，緊接着，便是驚心動魄，四下槍响，隨着四下槍响，房頂之上，轟地一聲响，房頂的瓦片，四下飛濺，一條人影，自房頂之上，直穿了出來。

在火把的照映之下，鐵雄看得明白，那自李四嫂房間之中，穿頂而出的，不是別人，正是幾次相遇，身形美麗冶艷得令到人人都想入非非的那女人，她穿着一件緊身黑衣，長髮盤成了一個大髻，手中提着一包東西！才一上屋頂，便叫道：「扯呀！」

她在房頂一叫，所有在和鏢頭動手的那些蒙面大漢，本來手中都舉着火把的，立時將火把，在幾乎同一時間內熄滅，人人都覺得眼前陡地一黑，只見人影亂竄，也不知發生了甚麼變化。

鐵雄剛才聽到李四嫂的那一下尖叫，就如同心坎裏紮進了一柄利刃一樣，一切發生得實在太快，他連多想一想的機會也沒有，就在火把熄滅，人影亂竄的同時，他和身向房門，直撞了進去。

「砰」地一聲巨响，他那一撞的力道，也實在太大了些，將整個房門直撞脫了不算，他整個人也直跌了進去仆在地上。

鐵雄一進房，房內漆黑，他甚麼也看不到，但是却聽到身邊，發出了一陣細喘聲，還有一股沁人肺腑的幽香，直透鼻端，鐵雄一怔，一伸手，手指却碰到了一條又軟又細，滑不留手的膀子，鐵雄心頭亂跳，忙縮回來，道：「李四嫂，你沒有事麼？我是鐵雄！」

黑暗之中，只聽得一聲嬌吟，鐵雄連忙站了起來，聽聲音，李四嫂像是跌倒在地，可是，鐵雄却不知道如何扶她起來才好。

正在這時，眼前一變，林達三，楊胖子，唐登等幾個人，全執着火把，走了進來，鐵雄這才看到，那小媳婦頭髮凌亂，臉色慘白，正扶着炕沿，掙扎着，在站起來。

楊胖子等人進來不久，閻百萬等客商也進來了，小媳婦掙扎起來之後，坐在炕沿，低着頭，一言不發，只見淚水大滴大滴地落下來，落在她薄薄的綢袴之上。

閻百萬一進來，就直着嗓子叫道：「我們的珍寶呢？」

楊胖子苦着臉，道：「各位全看見了，這還有什麼好問的，自然都叫强盜得了手！」

圍在房內房外的客商，一起叫起苦來，有年輕的客商大聲道：「那可不行，楊總鏢頭，我們本來是自己帶着珍寶的，是你說，要交你保管，你又交給了這位小媳婦，如今被刼走了，這怎麼算？」

楊胖子全身肥肉在發抖，苦着臉，聲音發澀，道：「還有這麼算的，割了我一

身肥肉，也賠不起，我也是爲各位好，才會想出這辦法來，誰知道强盜來得那麼快，又直撲這裏。」

衆客商顯然是拉破了臉，說話也絕不再留餘地了，一個客商冷笑道：「楊總鏢頭，你這樣說，正是吃了燈草灰，放出輕巧屁來，我們好幾十萬大洋的東西，就這樣化了水不成？」

在房中的人，有的吼叫，有的着急，吵了個不亦樂乎，只見李四嫂站了起來，低低地嘆了一聲。

她那一下嘆息聲，聲音雖然低，可是屋子裏，却立時靜了下來。只聽得那些漢子喘氣之聲。

小媳婦幽幽地道：「全怪我不好，李家還有點薄產，我趕回去變買了，能賠各位多少，就給多少吧！」

衆人全沒出聲，鐵雄首先嚷了起來，大聲道：「那關你什麼事？我早就對總鏢頭說過了，不該來煩你，總鏢頭說你手裏有槍，又說這是他的妙計！」

鐵雄人直，一見小媳婦受了委屈，也不想想，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無論如何，總該帮自己鏢局說幾句話，那有反派自己總鏢頭不是之理？可是鐵雄却不顧一切，全給抖了出來。

果然，鐵雄的話才一出口，各客商更是理直氣壯，吵了起來，林達三等幾個總鏢頭，怎麼勸也勸不下，最後，閻百萬大聲道：「不行，我們要去見官！」

閻百萬這一叫，屋子中再度靜了下來，各鏢頭的臉色，極其難看，林達三鐵青着臉，道：「各位要去見官，那是存心要砸我們的台了？」

要知道鏢局保的鏢，路上有了失閃，例不經官，不是自己賠，就是由自己另請能人去蹤緝結案，一經官，這家鏢局，就算是玩兒完了！

林達三鐵青着臉，這樣說，自然是表示事情嚴重之極，可是閻百萬冷笑道：「別管你們的事了，不報官，我們失去的東西，怎追得回來？」

唐登「嘿嘿」冷笑，道：「各位，這年頭，官兒比强盜，也差不多少，你們的東西落在强盜手裏，還能追回來，落在官差手裏，那就再也別想了！光是盜賣清宮寶物，這條罪名，也能把你們弄得在大牢裏，再花上幾十萬大洋，都贖不了身！」

衆客商像是被唐登的話嚇窒了，一時之間，你望我，我望你，沒有一個人出聲，林達三趁機道：「大家出去吧，幸而李四爺的靈灰還在，未受到打擾，這下子好了，保能安穩回到大同！」

衆客商聽了，盡皆啼笑皆非，那小媳婦又嘆了一聲，道：「各位，眞想不到，强盜來得那麼快，又不是衝着我來的，我已經連忙放了四槍，可是這女人……」

楊胖子搖着手，道：「別再說了，看來，玉娘子，毒觀音，是早得了消息，又知道你帶着四爺的靈灰，也走在這條道上，所以才放消息說要對你不利，好叫你找鏢局求助，他們再在暗中下手！」

小媳婦抬起了眼來，黑白分明的眼睛，望着楊胖子，楊胖子又嘆了一聲，道：「也是我一時失察，不知道强盜意在珍寶，咳！完了！完了！」

他一面說，一面連連頓着脚，小媳婦現出了極其難過的神情來，道：「各位，我要走了，連累了各位，我實在無面目再留下去了！」

楊胖子忙道：「我們護着你走！」

小媳婦苦笑着，說道：「不必了，强盜根本就不是衝着我來的，我會有什麼危險？」

楊胖子又嘆了一聲，也沒有再堅持下去，小媳婦又道：「各位請出去，我署爲收拾一下就走！」

衆客商，衆鏢頭，口裏咕噥着，一起走了出去，鐵雄還楞楞地站着不肯走，是楊胖子一伸手，硬拉出去的。楊胖子和鐵雄一出了屋子，就吵了起來。

鐵雄額上，青筋暴綻，認識鐵雄的人不少，有老資格的人，還是看着他長大的，可是他們從來也未曾見過鐵雄那麼認眞，那麼激動過。

這時候的鐵雄，就像是一頭蠻牛一樣，只聽得大聲嚷着，道：「不行，你們做得出，我做不出，非得保着李四嫂上道不可！」

楊胖子的聲音，低沉，有力，道：「不成！」

鐵雄的臉脹得更紅，聲音也大，道：「你管不着我，北霸鏢局這碗飯，我不吃了！」

楊胖子也動了怒，大喝道：「渾小子，明擺着玉娘子是爲了刼財而來，她再和李四爺過不去，人也死了，還會有什麼麻煩！」

鐵雄厲聲道：「我保定了她，有麻煩，也是我一個人頂着，要你來瞎嚷嚷？」

楊胖子臉色一沉，道：「叫你別去就別去！」

鐵雄站着，吼道：「我非去不可！」

楊胖子可也動了眞怒，揚手就是一掌，向鐵雄擊了過去，他那一掌，本來可能是想摑鐵雄一巴掌的，可是他人矮，鐵雄人高，掌又揮得急，一掌擊在鐵雄的肩頭之上。不過別看楊胖子人矮，他外號人稱大力楊光達，那一掌的力道，也打得鐵雄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鐵雄也直急了，才一站定身子，立時拉出了刀來，衆人圍在一旁，本來還只是看着兩個人吵，直到鐵雄亮了刀子，衆人才一起呼喝起來，林達三喝道：「鐵雄，你瘋了，還不快收刀？」

鐵雄瞪着眼，喘着氣，道：「你們別逼我，逼急了我，我不下手殺人，難道不會自己抹頸子？」

各人一聽得這傻小子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來，也只有乾瞪眼的份，這時，房門打開，小媳婦已換過了衣服，懷中仍抱着那罎子，一手提着一隻布包袱，走了出來，鐵雄忙迎了上去，道：「李四嫂，我保你回靈邱去！」

小媳婦搖着頭，道：「鐵大哥，聽楊總鏢頭的話吧，我沒事了！」

鐵雄大聲道：「不行，你不要我保，我押着你走！」

小媳婦望了鐵雄片刻，才嘆了一口氣，道：「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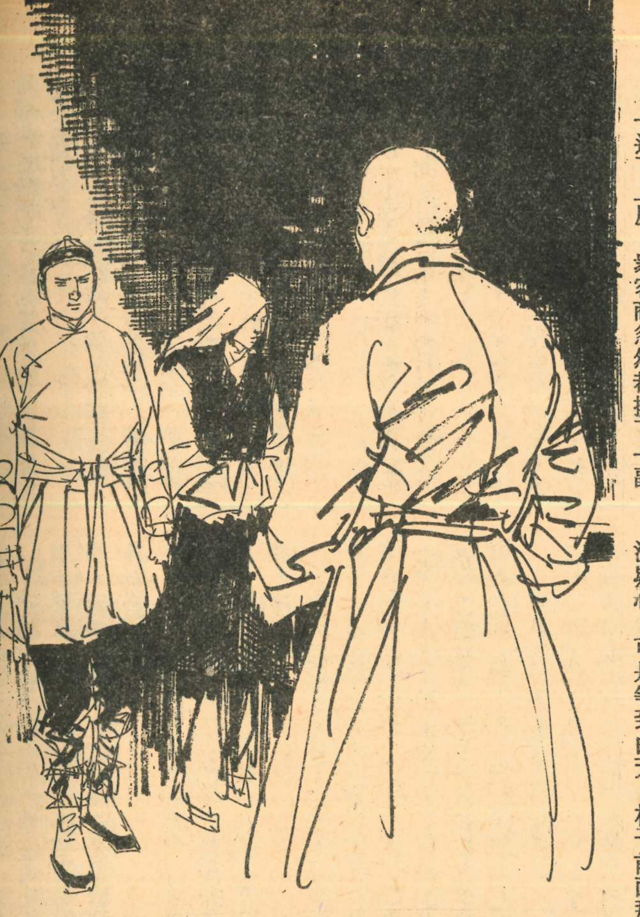
鐵雄自那小媳婦的手中，接過包袱來，還想去接那罎子，小媳婦却閃身，讓了

一讓，鐵雄轉身，大踏步走向客店後面的空地，馬匹，驢車，全停在那裏。

楊胖子還趕了過去，各人又聽到後院，傳來了楊胖子和鐵雄的爭吵聲。

但是不多久，爭吵聲便已停止，接着，便是驢嘶聲，蹄聲，楊胖子一個人回來，道：「那渾小子走了！」

衆總鏢頭和客商互望着，互相使眼色，楊胖子向前走着，衆客商和五個總鏢頭，跟在後面，又到了上房之中，其餘各鏢頭，個個沒精打采，垂頭喪氣，剛才，強盜來得快，也走得快，打得雖然激烈，倒也沒有人受傷，只不過失了珍寶，人人心中，却全不是味兒。



楊光達入到靈堂，他眞的傻了，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進了上房，衆客商忽然都換了一副神情，個個眉花眼笑起來，閻百萬向着楊胖子，直豎大拇指，說道：「楊總鏢頭，你眞是再世諸葛亮，怎麼就全叫你料到了的呢！」

楊胖子和五位總鏢頭，神情也和剛才，在外面的時候，大不相同，楊胖子瞇着眼，道：「只有一點，我沒料到，鐵雄那渾小子，說什麼也阻他不住，竟硬跟人走了，只怕有去無回，唉！」

林達三拍着楊胖子的肩頭，道：「胖子，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起疑的？我們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怎麼就一點毛病也看不出來？」

楊胖子揮着手，道：「起先我也一直沒疑心，可是等到白天，林子前面那一宗事發生，我將手槍，交到了她的手裏，就覺得事情不對了！」

唐登道：「不對在什麼地方？」

楊胖子道：「她一接槍在手，就自然而然，先轉着膛，去看子彈，槍這玩意兒，我們都沒玩過，可是沒吃過肉，也見過殺猪，只有玩槍的老手才那樣！」

林達三道：「他打着李四爺的招牌來，李四爺聽說嫺熟槍法，她會弄槍，也不足爲奇！」

楊胖子道：「本來是，可是其他可疑之處，還是很多，各位一則，震於四爺的名頭，二則，她那種樣子，也叫人可憐，各位想想，李四爺就算死了，又何致於要火化了才能回鄉？」

叫楊胖子一點破，各人互望着，不住點頭。

楊胖子又道：「還有那女人，突然出現，說話叫人猜不透，聽她的口氣，像是那小媳婦才是毒娘子，小媳婦又說她是毒娘子，那女人接連生事，我猜她們是早講好了的，一定是要我們最後，相信那女人是好人，留她在和我們一起，她好趁機下手，可是我乾脆來一個送寶上門，寶一落在小媳婦手中，他們自然也來個明火打刼算了！總算我沒有料錯！」

閻百萬連連點頭，道：「他們爲什麼早不下手？」

楊胖子笑了起來，道：「他們不知各位爺將珍珠寶貝，藏在什麼地方啊，明來搶，我們人多，那能保證一定得手？非得佈下局，弄清楚了再動手不可，還好各位肯聽我勸，雖然也眞叫他們弄走了萬把大洋的珍寶，可是比起那十二件寶物來，差得太遠了！」衆人又是嘻哈一陣笑，俱都稱讚楊胖子將計就計，巧妙無比，閻百萬又問道：「那麼，這兩個女人，那一個才是玉娘子，毒觀音？」

楊胖子呆了一呆，道：「這一點，我也弄不明白，那女人和小媳婦，全是天下少見的美人兒，誰知道她們誰是誰？不過總是這一伙，旁人也不敢在五家聯保上面動這個歪主意！如今她們得了珍寶，以爲就是那些，這下半條道，可保平安了！」

閻百萬噓了一口氣，道：「原來江湖道上，這樣險惡，可算是長了知識了！」

楊胖子搖着頭，道：「現在只求鐵雄這楞小子能平安無事就好了，他要走，我也不敢拉，怕是露出了馬腳，叫她知道那是我們佈下的局，就後患無窮了！」

林達三道：「也虧得有這渾小子鬧一鬧，看來眞是天衣無縫，不過，我還有一點不明白，她是憑什麼傳消息出去呢？」

楊胖子「嚯」地一聲，道：「黑道上傳遞消息的方法可多了，說不定桌筷上，橫放豎放，就代表了什麼，他們自己人，是早約定了的，自然一看就懂，我們怎麼弄得明白？」

楊胖子巧使妙計，支走了大敵，衆客商的心中，都十分高興，又商量了一會，由閻百萬出頭，向楊光達作了一拱，道：「楊總鏢頭，我們本來是五家聯保，現在想再請楊總鏢頭——」

閻百萬的話未曾講完，楊胖子已搖手道：「不必客氣，我不想到大同去，但是還有幾天可以在一起，我要到靈邱李家去

走一遭。」

衆總鏢頭立時會意，齊聲道：「可是去探聽一下李四爺的下落？」

楊光達點頭道：「是，四爺於我有大恩，他到了江南，音訊全無，想來他家裏總有信息，我想去探聽一下！」

一個客商冒冒失失地道：「那李四不是死了麼？」

唐登沒好氣的說道：「這是那小媳婦說的，那小媳婦不是好人，說的話怎作得準？」

靈邱李四，行俠仗義，白道上人沒有希望他死的，唐登搶白那客商，自然大有道理，那客商訕訕地道：「眞看不出，那麼文靜清秀的一個人，會不是好人！」

各人又閒談了一會，才散了開去，這一晚，衆鏢頭沒了負累，睡得極甜，第二天兼程趕路，一路無事，到了第三天下午，來到岔路口，一條大道，直通大同，另條路則通向靈邱縣，楊胖子帶着北霸鏢局的一衆鏢師向另一條道上走去，臨別之際，閻百萬的出手，還算闊綽，送了楊胖子一百大洋。

兩隊人馬，到這時候，才算是分道揚鑣，這一天多，在路上，楊胖子不斷打聽鐵雄的下落，可是却什麼也打聽不到，他心中實在不是味兒，心想靈邱回來，好歹要到玉娘子的巢穴去走一遭，雖然江湖上將萬龍岡看得比龍潭虎穴更可怕，但是楊胖子却不是怕事的人，他在下決心之前，也早已盤算過，要是闖萬龍岡有了結果，那自己就不枉了一生行走江湖了！

楊光達早年走這條道，每逢經過李家，總要去一次，是以這是熟路，他帶着幾個人，帶着馬，進了靈邱縣境，一直向西，過了幾道岡子，跟着夕陽西下，晚風吹來，倒有一絲涼意，前面已可以看到一道河，環河兩岸，全是鬱鬱蒼蒼的林子。

一看到那道河，和那座林子，楊胖子心中便不禁一陣難過，馬走得更快，他的心頭也更沉重。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李家幾兄弟，連李家老太爺全在，可是以後，每來一次，李家就少了一個英雄人物，如今要是李四也沒了的話，那麼，李家的人，只剩下李家老太太了！提着韁，來到河邊，上了木橋，穿過林子，便是一片田地，麥子正綠得像出油一樣，麥穗起伏，猶如波濤，夕陽之中，李家的大宅已在望了。

楊胖子連連下着鞭，一行七八個人，疾馳過田野，天色未黑，晚霞變成艷紫色時，來到了李家大宅的門口。楊胖子還記得第一次來的時候，那大宅看來，是如何輝煌，但是現在，巨宅依然聳立，那種破敗之感，却是再也掩飾不住的了！

一來到了門口，楊胖子便是一震。

大門緊閉着，可是門上，却掛着白，又懸着藍燈籠，那分明是有了喪事！

楊胖子心中嘀咕着，要是李老太太歿了，那麼，李家還有什麼人？他一翻身下了馬，來到門前，抓住銅環，拍了兩下，過了片刻，門打開，開門的是個老僕人，楊胖子見過幾次，那老僕人滿面淚痕，一見楊胖子，紅腫的眼中淚水又湧了出來。

楊胖子忙道：「別哭，誰歿了？」

那老僕人抽抽噎噎地說道：「四……四少爺——」他說了這句話，再也講不下去，楊胖子更是呆了，原來李四爺眞的死了，他抬頭向前望去，老大的一個天井，過去是廳堂，全換了靈堂的打扮，而當他看清楚靈堂中的情形時，他眞的傻了，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色雖然已經黑了下來，但是由於大廳中，燃着手臂粗細，明幌幌的白燭，是以廳堂中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那罎子供在正中，李四的靈牌，放在罎前，這還不奇，令得楊胖子直了眼的，是被他認爲，就算不是玉娘子本人，也必然和玉娘子一伙的那個幽靜美麗，令人一見生憐的小媳婦，一身素衣，坐在靈旁，低着頭，正在默默垂淚，明聽得門外有人聲，也不抬起頭來。

這實在是楊胖子萬萬料不到的事！

在客店之中，他將計就計，算是已識破了那小媳婦的眞身份，只差未曾當面道穿而言，他還一直在爲鐵雄的安危担心，甚至要去闖萬龍岡，他到這裏來，爲的是想討一個有關李四的信息，怎麼也想不到，會在這裏，又見到了那小媳婦！

這小媳婦既然在這裏，那麼，他所料的一切，自然全料錯了，可是一切全料錯的話，爲什麼發生的事，會和他預料的完全一樣，那麼脗合？

楊胖子雙足如同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能動，張大了口，出不了聲，在他身後的幾個鏢頭也呆住了作聲不得，正在這時，只見一個人，高個子，濃眉大眼，從大廳旁的角門處，走了出來。

楊胖子一看那人，更是連聲苦笑，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被他認爲，該在玉娘子手裏，凶多吉少的鐵雄！

鐵雄大踏步走了出來，看到楊胖子，也呆了一呆，大聲道：「總鏢頭，也來了？我們昨晚才到。」

他大聲一嚷，廳堂裏的小媳婦，也抬起頭來，她的雙眼，仍是那樣澄澈幽怨，使楊胖子看了，刹那間，認爲自己竟將她當作了玉娘子的一伙，簡直是一種罪過！

鐵雄又道：「李老太太說，她不想發喪報，就靜靜地算了！」

楊胖子直到這時，才算是迸了一句話出來，道：「李老太太呢？」

那小媳婦盈盈站了起來，對在一旁的一個僕人，吩咐了一句，楊胖子等衆人，一起進了廳堂，不一會，只聽得拐杖拄地的聲音，李老太拄着拐杖，走了出來，楊胖子忙行禮請安，李老太太顫聲道：「免了吧！」

楊胖子這時，心中實在有一句話想問李老太太，何以肯定罎子裏的骨灰，是他兒子的，可是當着小媳婦，這話又問不出來。

而且，那小媳婦如果是玉娘子的一伙，豈肯得了手，又到這裏來守孝？楊胖子心裏極亂，自然而然哭喪着臉，看來倒眞像是爲了李四爺的死在難過。

李老太太的臉上，滿是皺紋，嘆了一聲，睜着紅絲滿佈的眼，望着楊胖子，道：「眞是想不到，他們年紀輕輕的，一個接一個去了，倒是留下我一個老朽物！」

楊胖子想說些安慰她的話，可又實在說不出來。

（未完）

三期完俠情恩仇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復仇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大寶獲前輩異人傳授絕技，功成之日，正值宿仇黑妖狐、金大鵬追踪尋來，方大娘與約晚間在山坡決鬥。方大寶料定黑妖狐定必另有詭計，遂將計就計，在約定時間前一刻，由方大寶扳上坡頂，而方大娘則偕方小寶依時由山徑登坡，果不出方大寶所料，黑妖狐早已在坡上埋伏有人，滿擬方大娘母子到來後羣起而攻，幸方大寶早有備，由方小寶引誘敵方追擊，方大寶則暗中將黑妖狐糾集的同黨擊殺，這時黑妖狐和金大鵬已遠離，那批追隨他們而來的賊黨也稍鬆口氣，不致成為方氏母子的攻擊目標——

齊心淸血債　快意了恩仇

梅桂芳曾這麼說過：「古人說隔岸觀火，無關痛癢，我們現在倒有點相似呢，縱有痛癢也極為輕微，毫不足道。」

「梅大姐，你這話未免太刻薄一點吧？怎會是不關痛癢？黑大姐平日待我們不薄啊！」

「陸萬行，我承認你說得對，黑大姐平日確是對你們不薄，可是我呢？我是個女的，有什麼好處？她待你們好，因為你們是個男的，她幾曾待我好過？」

「那麼，金老爹待你不錯呀！」

「哼！他有這個胆就好，他怕黑大姐如鼠怕貓，他敢碰我一下嗎？這都是你們看到的，不是我胡說！」

「這倒是眞的，要不是黑大姐管得緊，梅大姐也用不着借拜神許願常到福緣寺找那和尚了，這事給黑大姐知道了，幾乎要把那和尚殺掉，你們可還記得！」

「記得，黑大姐曾親自去過福緣寺，回來之後，還說那和尚銀樣蠟槍頭，虛有其表呢！她說：『哼，這樣沒用的傢伙，眞虧阿梅受得了，還把他當作寶貝，要不是看在他是佛門弟子，我一刀就把他宰了！』由此可見黑大姐確是待我們好過待梅大姐！」

「可是奇怪，黑大姐說得那和尚那樣不堪，梅大姐，你怎會甘之如飴？」

「那還用說，這叫做飢不擇食，梅大姐除了一個和尚還有什麼？她有什麼辦法？和尚縱使如何不堪，還是個和尚，聊勝於無呀！」

「胡說，你們知道什麼？人家才不如你們想的這樣壞，人家……」

「那麼，人家又怎麼好呢？」

「在黑大姐那樣威脅之下，那會好得起來？」

各人都曾有過受威脅與受引誘的機會，一是主動，一是被動，情形確是不同，相去甚遠！因此，他們不約而同的大笑，說黑大姐上了和尚的當，受了和尚的欺騙，便宜了梅桂芳。

他們眞如隔岸觀火，沒有半點情義可言，他們甚至希望黑大姐被殺，自己獲得自由，也獲得梅桂芳呢！黑妖狐斷想不到平日對她奉命唯謹，爭相獻媚的一羣，到了她有困難時，竟是如此無情。要是她早知道，必定早把他們全宰了。

季陸等嘻哈大笑，曾經驚動過黑妖狐和金大鵬，祇是他們無法分身，給方大娘與小寶兩個逗着走，追又追不上，停又不甘心，一個疏神，對方便會施殺手，傷害金大鵬的助手。特別是金大鵬追着的小寶，尤其狡黠得可以，連有數十年江湖經驗的金大鵬也兜截不了，被氣個半死。

季尚業看得心胆俱寒，道：「我們不如快走，等一會不管是勝是敗，我們都活不了！」

「對，我們快走！」霍一鳴說，同時一手摟着梅桂芳的纖腰，道：「梅大姐，我們走！」

梅桂芳心頭一盪，還沒開口，已聽得有人冷冷地說：「你們不用走了，都給留下！」

這是一個陌生的聲音，各人聽得一怔，循聲望去，赫然有個英俊少年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身邊，他們竟沒一個知情！

「你是誰？說！」季尚業第一個發問。

梅桂芳對霍一鳴早有好感，霍一鳴早已看出，所以有胆一伸手就摟着她腰部，她趁勢倒靠他身上，實行親熱起來，把眼前的人當成木頭。

那少年一瞥對方，冷然說：「奇怪！你們不是來找我嗎？怎麼反問起我是誰了？你們聽好了，我叫方大寶，你們是誰我不用問了，憑你們剛才的話，都不是好東西，都該殺！你看，這像個什麼樣子？」方大寶向霍梅兩個一指，各人望去，又恨又妒，心情激動未已，寒風勁氣已到頸項，直迫胸膛。方大寶趁各人分神之際，立即展開攻勢，劍鋒過處，六個敵人傷了兩個，死了一個，死傷半數了！

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化，幾下慘叫傳到半山，黑妖狐與金大鵬都為之一怔，相顧愕然，就在這一剎間，他們身邊又傳出慘叫了！

金大鵬暗暗一算，一看，原來他們帶來全數十九個人，已經所剩無幾了。他為此而急，驚叫道：「狐妹子，我們……」

「娘！哥哥也動手啦！」方小寶歡然叫出！

「小寶，你留意着，狐狸要夾着尾巴逃啦！」

「娘，不會吧，她不是要來報仇的？怎麼就要逃了？」

「她是狐狸呀，狐狸有什麼信義可說的？」

「金大鵬，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是生是死，我都要拚個明白！」黑妖狐表示了態度。

「娘，你聽，她不肯走呢！」

「小寶，你別聽她的話，她是以進為退，故意這麼說，叫你上當呀！你聽娘的話，小心防着，準不會錯！」

「娘，我當然聽你的話！」

「這才是乖小寶！」

黑妖狐心內焦灼了。她指望這一晚會報却深仇，雪却大恨的，沒料到才開始就羽黨盡毀，羽毛盡除，只留下她與金大鵬兩個人！這是怎麼攪的！她後悔太過自信了！但此刻却不是後悔的時刻，除了拚命之外，就只有逃走，看情形，拚命未必能佔到好處，眼前這兩個人就不易對付了，何況還有大寶？在她心目中，大寶該比小寶更難對付！打是不易佔到便宜的了，逃吧，却也未必辦得到呢！以動手以來所見，自己追方大娘固然追不上，金大鵬追小寶，同樣追不上，這就證明雙方的輕功，最少也是相等，但從另一方面看，對方却是佔盡上風的，比如自己稍為疏神，對方就能利用機會殺害自己的人，這可以證明對方未盡全力，經常都留力以待。可是自己却是已經出盡全力了，誰強誰弱，難道還不清楚？黑妖狐不是一個愚笨的人，她對此是一看就看出來的。祇是此時此刻，主動不在她這一邊，她如何拚，如何逃，却確是兩面都不易辦到！

黑妖狐逃與戰未決，山頂上的慘叫又傳下來了！並且，還傳下來方大寶的聲音：「小寶，你多照顧娘啊！六個我已殺了四個，還有兩個也快完蛋了，我再殺了這兩個狗男女之後，馬上就帮你射大鵬，宰狐狸！你小心，別給他們逃了啊，狐狸狡猾得很呢！」

「哥哥，你已經殺了這許多，留個讓我和娘還不行？你不要來得太快呀，我們不會讓他逃掉的，你放心好了！」

「大寶，死蛇還有毒牙，一樣會傷人的，你小心啊！千萬別大意！」

方氏母子的對話，給予黑妖狐與金大鵬極大威脅，黑妖狐覺得危在燃眉，不容再攷慮了，大喝反撲，似眞要拚命，把方大娘連連迫退了幾步，她在最後一擊中，趁方大娘閃避，立即反手打出一把暗器，方大娘不能不再避，她一閃而去，已經在十多丈外，再打出迷香彈與暗器，把方大娘又迫得退避一次，她已經失去踪影，不知去向了。方大娘恨極氣極，却無法再把她找出來。

金大鵬也想學樣，借故逃亡，方小寶却硬接硬擋，一招一式，絕不退讓一步。金大鵬展開他的七十二手絕命刀法，一刀連結一刀，源源不絕，變化神妙異常，他憑這一套刀法已經不知打敗過多少成名人物，想不到用來對付方小寶，却起不了半點作用。

原來金大鵬這一套刀法不但以綿密，變化大見長，而且快得很，因為快，使人有連連不絕的感覺，難以應付與變化大，其實就因為快，對方便不易想到適應的招架招式，想到了，金大鵬已經變了招，又得再想了，這麼循環不斷，被金大鵬佔盡主動，勝負便不難分出來了。

但是，方小寶年青力壯，身子靈活，輕功好，彈性好，騰挪閃撲，躍高跌低，都是其所長，而她的一手「飛花劍」與「凌波步」，步法之妙，出手之快，都為金大鵬過去所未見，故方交上了手，拚內力，金大鵬吃了小虧，不敢再試；鬥快刀，方小寶高出一籌！這麼一來，金大鵬失去主動，無法佔到好處，鬥長力嗎？肯定是金大鵬要吃大虧的，因為他成為獨頭了，對方還有母親與哥哥助陣，這樣的形勢，拖久一分就多一分危險，金大鵬難道看不出來？

「逃！」這是唯一的辦法，也是唯一求生之道，捨此之外，眞無第二條路可行了。

「臭小子，你年紀輕輕就想死了，我活了幾十歲啦，就和你拚了，也不枉這一生！」

「那你就拚好啦，何必多說！」方小寶回答得十分直率，使他無法再轉圜。他一恨，果然是暗蓄內勁於左臂，奮力疾砍三招，砍頭，劈脇，再刺，用招確是非常拚命，可惜他第一招用實，已失對方所在，第二第三招又連續發出，用勁太足，不能完全撤招，所以身形被帶動，向前踏出了一大步，足尖一沉，身形是穩住了，腿肚突感奇痛，「哎呀」一聲，整個人跳起來。人在空中，已急不及待的伸手去摸痛處。一摸之下，立有警覺，原來手指已有黏濕之物，他經驗豐富，已知是怎麼回事了。

但是知道也沒用，而且，他注目手掌之際，一股無聲之風突然襲向後心，其勢雄銳無比，他又是一驚，忙使重身法，身子向下署沉，肩頭一晃，半卸半接來招。他知道全卸已無可能，後心更禁受不起，只好這麼來冒一下險。勁風沾衣，果然給他卸去不少勁力，但饒是如此，他還是如受千鈞重錘，痛得支持不住，「啊」一聲脫口而出，整個人也疾向地面撞去。

不過，金大鵬實在了不起，他在這危險關頭才顯出過人的頑強與功力，人快撞到地面了，猝然伸出手掌，在地上一按，身子趁勢一轉，便如一個球般滾開了過丈，然後雙足點地，一躍而起，想向山下飛跑。

金大鵬這一打算本來十分精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當他由空中落地時，眼前已經迎展着一道白練，力大娘早守在那裏了。

力大娘說：「金大鵬，你還想逃命？沒有這麼便宜！」

「你，你想倚多為勝？」

「只要你不走，我不會動手！要是你想逃走，我不會讓你得逞！」

「你這是……」

「娘！和這種人講什麼道義，讓我來！」方小寶已經來到當場，揮劍再向金大鵬進攻了。

這時候，方大寶已經連最後兩個敵人霍一鳴和梅桂芳也殺掉了。他把劍一翻一翻的在他們身上抹擦乾凈，突然碰到什麼，傳出「叮」一聲響，立即把劍移開，細心查看是什麼東西發出聲響。

「哦，原來是這個！」方大寶從梅桂芳身上除下一尾玉魚，翠綠晶瑩，十分可愛。他拋了兩下，自語道：「這個，小寶必然歡迎，這臭婆娘怎麼配！應該給小寶，戴在這臭婆娘身上，眞是侮辱了這塊玉。」方大寶自己也喜歡這塊玉，所以，他才會說出這幾句話。

方大寶插劍歸鞘，懷好玉魚，仰首一嘯，歡叫道：「小寶，我給你帶了好東西來啦，你該多謝我！」

「哥哥！這是我的，你別插手！」小

寶似乎怕哥哥插手宰了金大鵬。

「小寶，不要這樣！我們出來了半夜，戊生他們不知急成怎樣了！我們趁早打發他上路，好回去看看！」

方大娘道：「對！大寶這話對！你們應該聯手！」

「娘，你先回去吧，我和小寶馬上就回去的！」

「不！我要親眼看着他死去，看着你們替你爹報仇！」

「怎麼？是他害了我爹的？」

「不會是他，但只是一份子，還有黑妖狐和孤星子！他們全是你爹的仇人！」

「他也是我石叔叔的仇人！」大寶說道。

「哥哥，別說了，快加把勁吧！」方小寶想到早先赤龍屯火警，想到戊生的安危，再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動手了！

「小寶，你小心別給他跑了，我發招啦！」大寶一躍過丈，身子一轉，倒轉過來，頭下脚上的俯衝而下，他使出一招「江河倒瀉」，劍光飛散，足有七八尺寬，恍如洪水過閘，溢出水面，橫湧而下。金大鵬是武林高手，擅於用刀，也能泛洒刀光，但却遠不及大寶這劍光來得寬，來得橫而有勢。他一驚之下，不由的向後疾退。但小寶與大寶似乎心竅相通，見哥哥躍起發招，自己也馬上使出一招配合的招式「水浸金山」，劍光迎地，也是橫方過丈，絕無空隙可尋，假如金大鵬踏進她的劍光圈內，勢必即是受傷，他的右腿肚已中過一劍，若再中上第二劍，要想走動只怕也不可能了，大寶小寶兩人恍如撒開了天羅地網，金大鵬這一趟眞苦了。

「姓方的……哎呀！」金大鵬躍起了身子，不能不落，於是，他結果中上小寶一劍，雙足齊踝都給削斷，再也無法站立得穩，痛得在地上打滾，鮮血自她的脛下直湧，十分恐怖。

「啊！」小寶還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到這樣恐怖的事，嚇得不敢再看，急急走到娘的身邊，背轉了臉，不敢看到金大鵬。

「傻孩子，有什麼可怕的，早先，你不是殺了好些人了，怎麼早先不怕，現在却怕了！」

「早先，我可沒有看他們，和現在不同！」方小寶分辯着。

方大娘不再反駁，算是同意了，她的目光望向大寶，道：「問他，黑妖狐逃去那裏？孤星子躲在那裏！」

方大寶照問了，但金大鵬不肯說，他的手中還抓住刀未放，手一動，自刎了！

「這老傢伙自殺了，我們走吧！」方大寶一刀把他挑出了丈外，恨恨地說。

方大娘他們走了。赤龍山上又回復了平時的沉寂，早先的打鬥，早先的慘叫，都過去了。

山上躺有二十具屍體，他們全都死去了。他們成了寂靜的赤龍山上的點綴品。

夜很靜，在這靜靜的赤龍山依然有活人在，他是黑妖狐。她並未遠去，她逃出方大娘的視綫之後，躲了起來。她不甘心就此逃走，她躲在暗處，還想伺機報仇，也要看看這最後的結果。

這麼結果是悲慘的，不是她所願看到的。但她既然留了下來，就非看不可。

黑妖狐滿懷悲憤地走向金大鵬身邊。這時已經有一鈎眉月掛在天空，月光甚微弱，但總比沒有好！黑妖狐又目力過人，她看得倒相當清楚。她蹲下去搜查他的衣袋，看看有什麼遺物，她感到失望，什麼也沒有找到。

「奇怪，他那寶玉呢？怎麼不見了？」她自語。她記得早兩天他還繫在褲帶的，但這兩天似乎不見了，她是沒看到，還是沒有注意？她也說不清，記不起。她沉思着，追憶着，突然，他記起了，她記得就在昨夜，曾經問過他，他說在衣袋中，她沒有去檢查，不知眞假，可是在記憶中，他從未把寶玉藏到衣袋去。她再想，一個念頭猛的襲上心頭，她驀然站起來，直奔山頂去。

山頂上也有幾具屍體，在梅桂芳身上，黑妖狐找到了那個寶玉套，却不見了寶玉，黑妖狐完全明白了，那一塊魚寶玉，金大鵬送了給梅桂芳。

梅桂芳已經死了，金大鵬也死了，一死解百仇，人已死，恩怨了，該沒有怨恨了。但黑妖狐妒念特別重，她拔出刀來，在梅桂芳的身上一連砍了好幾刀，使梅桂芳死後受刑，以消心頭之恨。她一面砍一面罵：「該死的淫婦，賤婦，臭婊子，叫你死了也不得安心！叫你來生來世還要做個臭婊子！叫你永世不得超生！」

黑妖狐本來是打算挖挖洞穴埋葬金大鵬的，發覺了這件事之後，她不再憐憫金大鵬，不再替他挖洞埋葬，讓他暴屍荒山，餵狼餵鳥了。

「好吧，姓金的，你和你這個淫婦繼續鬼混罷，我還要找姓方的報仇！沒有你，我一樣要報仇！沒有你，我去找孤星子，只要能報仇，受點氣我也不在乎！」

黑妖狐懷着滿腔仇恨去找孤星子聯手再找方大娘報仇，方大娘和大寶小寶兩個匆匆趕返赤龍屯，還未到達，已聽到殺聲震天了。方大寶作急說：「娘，你和小寶隨後來，我先去看看！」

「小心，不可胡亂傷人！知道嗎！」

「知道！我會的！」

「小寶，我們也快去吧！」

其實方大娘不說，小寶也要快了，聽得娘這樣說，那會反對？答得一個「是」字，人已搶在前頭，方大娘會心地一笑，也追了上去。

小寶最急於要知道的是戊生的安全，其他都是次要了。方大娘對大寶小寶的心意，了然於胸，縱然猜不到十足，也能猜到八九，所以大寶小寶平日行事，怎也瞞不過母親。此刻方大娘不用問也知道小寶是去找尋戊生了。

小寶沒有見到戊生，先看到周水生，便問：「周水生，他們呢？都沒事吧？」

周水生看到方小寶，也十分高興，問道：「你娘和哥哥呢？都好？」

「都好！」

「你的房子給火……」

「我知道！林戊生，卞丙生和你弟弟他們呢？都去了那裏？」

「哦，他們在屯的那一邊，你快去帮他們！」

「那是什麼人？」

「甘家的人！」

「你照顧着這裏，我到那邊去！」

「快去吧！」

「我這就去了！」

方小寶一直奔向屯的另一邊，遠遠就聽到哥哥的呼喝聲，心便定了許多。小寶知道哥哥的武功決不是對方所能對付得了的，有他在，戊生自然不會有危險了！但心是如此想，在未見到戊生之前還是担心的。

戊生這時怎樣了？他受了一點傷，傷得不重，只是皮肉之傷，却流了不少血，大寶到達之前，他最爲危險，他是負傷抗擊對方的，因此流血不少。但他的英勇頑強，却博得朋友們讚賞。

方大寶遠遠看到戊生給三個敵人圍攻，岌岌可危，不禁大急，遠就叫道：「周福生，林戊生，你們不用驚，我和小寶回來啦！」說得兩三句話，人已到了現場，左手一拳先打翻一個，右掌一劈，又倒了一個，第三個他是用脚踢倒的，跌得更遠。替戊生解圍之後，說：「你自己裏傷吧，我這裏有藥，我去帮福生打發別幾個傢伙！」

方大寶的身手自然非周福生等可比，他到後不過幾個照面，已把甘家的人全收拾了，小寶到時正好看到戊生在爲自己裏傷，搶着說：「你別動，讓我來！」戊生也不客氣，等傷給包紮好之後，他親熱地一把抱住小寶。在他來說，這是很自然而且很平常的事，可是小寶却失驚地反手一推，推得他退了幾步，跌坐在地，觸動傷處，痛得「哎呀」一聲大叫，嚇得小寶衝前扶他。

戊生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大寶已經走了過去，對小寶道：「你看，娘來了，快去吧！」小寶似乎不願意離開。

「戊生，你太冒失了，你怎可以這樣摟抱小寶的？還好她一直對你都好，要不，可要打你耳光了。」

「大寶，這話怎講？」

「我說你眞是個大傻瓜，你還看不出來，小寶很喜歡你？」

「我知道，他待我特別好，這又怎麼樣？」

「怎樣？小寶是個女子呀，她是我妹妹，不是弟弟！現在，你明白啦！你回去之後，就和你娘商量，明天快來提親吧，遲了，可要後悔一輩子呀！」

「眞的？小寶眞是個女的？」

「怎麼，難道我是哥哥還不知道？」

「那麼，我現在就和娘說去，等一會就托人去提親！」

「那也不用這麼急明天也還不遲！」

戊生太高興了，越想越高興，連傷痛也忘了，飛一般快走回家去告知母親，第二天一早便托人說親，並且在半個月後成親，於是小寶成了林家婦，和林戊生結爲夫妻。

再過了半個月，方大寶和母親告別妹妹和赤龍屯，去找尋黑妖狐和孤星子。他們怎也想不到走了不到一個月，黑妖狐却又到了赤龍屯。她是暗中來的，她明鬥鬥不過方大寶母子，所以實行暗算，要用暗箭傷人。但她到遲了一個月時光，方大寶與母親已經離開了赤龍屯了。

不過，方大娘與大寶離開了赤龍屯，小寶却在赤龍屯生了根，仍然留在赤龍屯，這是黑妖狐在甘家知道的，也是她最高興知道的。因此，她決定從小寶身上打主意，要先殺死小寶再找大寶與方大娘。

方小寶對黑妖狐的重臨，一點也不知情。她根本不會想到黑妖狐會再來，或者來得這麼快。

這一天，方小寶和平時一樣，過得很平靜。可是，到了傍晚，她突然感到心情煩躁，眼皮突然狂跳，跳得很厲害，跳得她自己無法控制。對她來說，這是過去所少有的，是她過去所沒有的。吃晚飯的時候，她把這情形告知了丈夫！

「這，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問問娘，她也許知道是吉是凶！」

「別胡鬧，這又不是甚麼事，何必去驚動奶奶！大驚小怪！我看，一定是你花心，幹了甚麼對不起我的事！所以，我才會眼眉心跳！」

戊生急忙說：「沒有！你寃枉我！我可以發誓……」

「不許！我是說着玩的，誰叫你發甚麼誓！」

他們夫妻倆相處得倒很快樂，婚後，小寶也還外出活動，常和周水生他們見面，他們依然叫她小寶，不曾改口叫嫂子，這使得小寶十分高興。

這一天晚上，小寶更覺不寧，她担心娘和哥哥，但她沒有辦法知道他們踪迹。

初更過後，屯中人已經睡去了，他們習慣早睡早起，初更前已不少人睡覺了。

小寶聽到初更鼓聲十分清楚，她索性坐了起來，握着丈夫的手掌摩挲，她丈夫已經睡着了，手掌軟軟的沒有反應。她只是撫摸着，並無特別的想法。

突然，她聽到兩聲急速的狗叫，跟着，又是幾聲，但已不是以前那狗的叫聲，因爲聲音不同，而且遠近也不同。當第三次狗叫時，聲音更近了。甚麼原因狗會這樣叫？只叫幾聲便傳到這麼遠的狗才叫？她想着，驀然想到夜行人，想到武功高強，輕功高明的夜行人，心頭猛地一跳，馬上推了丈夫一把，在他耳邊道：「快起來，可能來了敵人！」

別的事不會使丈夫如此快清醒的，敵人這兩個字太可怕了，他心靈震蕩，馬上就有了反應，一驚之下，完全清醒了。他問：「眞的？來了敵人？」

「現在不可能肯定，很有可能！」

「那怎辦？」

「你快到奶奶那邊去，小心護着她，外邊的事有我對付！」

「你，一個人？」

「你最好是別出來打擾我！說眞的，你決帮不了我，反過來，你若被他們威脅着，可就使我分神了！明白嗎！」

「可是我總覺得……」

「不要胡思亂想了，聽我的就是！再過得三年，你才能帮得我的忙！快去吧，要帶武器，小心！」

小寶自己上了房去。林戊生看她的身手也不是一次了，只好同意她的話，急急到娘那邊去。

不一會，一條黑影如飛而來了，小寶心中暗罵：「好呀，再來是你這臭妖狐！

前一次娘放走了你，這一次你可沒這麼便宜了！」心念未了，黑妖狐已經快到面前了！小寶伏在瓦簷一動也不動，屏住氣連呼吸也停了，半點聲音也沒有，自然不易被發覺。

黑妖狐來到屋下，放輕了身子，一躍而上，恰巧落在小寶的身邊。小寶自然不肯失去機會，揮動短劍，在黑妖狐的腿肚刺去，這是可以削金斷玉的寶劍，黑妖狐當然抵擋不住小寶的寶劍，猝然遇襲，痛徹五內，一聲凄厲的叫聲，不由自已的叫了出來。她的反應，倒是十分迅速，受襲之後，身子已經拔起了丈外，斜向屋下落去。但是，她反應快，却不及小寶出手快，她在刺出一劍之際，左手已經握了暗器，趁黑妖狐拔起身子時打了出去。只因黑妖狐的右腿肚受傷重，痛極，掩蓋了他左腿中所受暗器的傷痛，及至落到地面，要倚仗左足支持，左足已難以獨力支持了，因爲它也痛得相當厲害。黑妖狐這才知道形勢的不利，想到逃命了。

不過，她來時容易去時難，此時雙足受了傷，才想逃命可沒那麼容易了。她的輕功本來就不及小寶，再受了重傷，如何能逃得了？

她幾次要逃都給小寶截了下來，知道逃已無此可能，索性把心一橫，實行拚命，圖個死裏求生。她是狡猾的，只要擊倒小寶，此地就再無人是她對手了！有了這個想法，心情好了一點，便穩住身形，實行和小寶拚命。

黑妖狐會使毒，小寶早已在母親口中聽到，此時自然會特別小心，她根本不逼近去，且佔在上風一面，使黑妖狐無法使用迷香一類粉狀物，減少自身的危險，但在黑妖狐來說，血仍未止，一動之下，流血更多，她利於速戰速決，時間拖得長，對她只有壞處，決無好處，因此她甚爲焦急。小寶是一點也不着急的，她已穩居上風，佔盡優勢，她是毋須急切求勝的。勝利遲早總屬於她的了，何必急？在一個急，一個不急的情況下，急的一方面冒險求勝，空門必露得多，不急的一方，自然少露空門，這樣的一場仗，勝負早定。

黑妖狐打了一會，突然生出一個歪主意，猝然翻身疾竄，却不是逃走，而是撲向小寶的家去。

小寶素知此人心狠手毒，工於心計，倒是不敢大意，馬上追趕。可是她追上了黑妖狐，却阻不了她擲出火燄彈，一手三枚的火燄在小寶家中爆開來，立即引起火燭，燃燒過來。

不過，黑妖狐放火，是成功了，目的依然沒有達到，她以爲小寶必然會去搶救的，沒料到小寶只叫丈夫護着母親離開，自己依然向黑妖狐進攻，並未離開過半步，而且，攻勢顯然是比先前勇猛許多。黑妖狐計不得逞，只好再拚。這樣又打了一會，實在支持不住了，頭昏，眼花，眼前出現了搖晃不定的景物，也出現了好幾個方小寶，她視覺不清，防守困難，結果連中數劍，倒在地下，刀也丟了，失却了抵抗能力。

燒屋的火光照耀在方小寶身上，黑妖狐看到了那尾翡翠玉魚，精神一振，脫口問道：「你這塊玉怎麼得來的？」

小寶道：「是我哥哥送的，怎樣？你也喜歡？」

「這玉本來是我的！」黑妖狐說，「後來，金大鵬拿走了，送了給梅桂芳這賤婦！你哥哥，那一晚殺了她，拿走了，又送給你！這是塊不祥的玉魚，你要是不把它丟了，你也會發生不幸，死於非命！」

「你胡說！玉魚在你手中，自然不祥，在我手中却十分吉祥，你快要死了，你說吧，你爲甚麼再來？還有誰？」

黑妖狐說找不到帮手，只一個來，因爲旨在偷襲，所以不用太多人，可惜却失手了！小寶問她怎不去找孤星子一起來，她說找過了，找不到！

黑妖狐死了，小寶暫時可以安心了。只是火燒了房子，花了好些銀子，還要辛辛苦苦幹了將近十天才把房子砌起來。這兒說她用砌不說是建，是因爲房子的牆是用麻石砌起來的。

這樣又過了半年左右，有人傳來消息，大寶和母親已經找到孤星子，但只是墳墓，不是人，向旁人查問，才知道孤星子年來人如其名，十分孤獨，兩年前染了奇病，每當午夜就肚痛，白天則沒事，吃甚麼藥都不見效，以致日漸消瘦，直至半年前，病勢加劇，又無人照顧，於是，死了，不知是病死了，還是餓死了。

方大娘母子得到這個實訊，再到他的墳前去看過，知道不是虛傳，也就算了。

方小寶聽得這個消息，倒希望他們能再到赤龍屯去定居，得以共同聚首。

一日聽到使人又興奮又驚奇的消息：甘家去夕被劫，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鬍鬚大漢，甘貴壽被宰了，賈管家也被宰了，還有好幾個人被打傷了。據說甘家有好些人都看到了那個鬍鬚大盜，他殺了人之後，還劫走了不少財物。

第二天的晚上，這獨行大盜又出現了，縣官給削了頭髮，銀庫丟了銀，第三天其他財主也丟了銀，更有丟了命的。一個鬍鬚大盜的出現，許多有錢人家都遭了殃，更甚者，這獨行大盜聲言三個月至半年後，還會再來，叫他們好好做人，別再跟過去一樣，到時他就不會客氣！

一個獨行大盜的警告，遠勝於窮人的哀求，那些富人果然安靜了許多，貧苦者也少受許多折磨。

三個月過去，獨行大盜並未再出現，方大寶和母親却來了。

母親來了，小寶自然高興，母親聽說女兒已經有孕，當然更是高興。一家子樂融融的，日子過得很是快樂。

有一天，小寶替大寶洗衣服，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精巧的面具，還有長長的鬍鬚，她看着想着，恍然大悟了。

但她並沒說穿，依然放回原處，裝作還未知情。可是，方大寶却已發覺了，對她道：「我不是存心要瞞，實在是不想你担驚受怕，你既然知道，也就算了，千萬別再讓別人知道。今晚我會毀了它，免得將來惹禍。」

當晚，大寶却悄然離開赤龍屯，留字給母親與妹妹，說一年後他會再來看他們，到時，可能會有出乎她們意外的喜事出現。方大娘和小寶唯有黯然相對，等待一年後的奇蹟出現了。（續完）

離魂俠

邪教妄圖霸武林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步風與五絕谷劍宮宮主公孫艷娘印證劍術後，卓五絕認出柳步風所用劍招確是他所創的三十六路斬妖劍，但却不明白柳步風傳自何人，魯老爺要他明日召集谷中人詢問，卓五絕答應後便領各人到賓館歇宿。翌日，發現凌天鳳失踪，查看其寢室，發現門閂被人用利刄自外伸入斷斬，但却又聽不到凌天鳳房中曾發出聲响，初步估計是凌天鳳遭人點了穴道被擄，魯老爺懷疑卓五絕弄詭，卓五絕矢口否認，未幾，公孫艷娘來報，發現守衞出口的鳳姬遭人殺害，卓五絕急奔向谷口，明燈俠，魯老爺和柳步風忙跟着奔去，到達谷口，果見鳳姬伏屍洞口的壁下——

卓五絕趨前蹲下，冷靜而仔細的將鳳姬的屍體察視一番之後，才開聲緩緩道：「她是被人用劍刺中心房而死的，行兇之人似乎與她相識……」

魯老爺點頭道：「不錯，兇手是她認識之人！」

明燈俠道：「二位又何得而知之？」

卓五絕冷然一笑道：「事態極為明顯，鳳姬是在全無防備之下被人刺死的，如果對方是陌生人，她必會警覺而採取適當的行動，但是這洞中沒有留下一點她曾與對方搏鬥的痕跡，由此可知對方是她認識之人！」

魯老爺冷笑道：「她認識之人，是谷中人還是谷外人呢？」

卓五絕道：「是谷中人！」

魯老爺道：「那麼——」

卓五絕截口道：「但不一定是老夫之人！」

魯老爺道：「哦，你的五絕谷中，還住着外人麼？」

卓五絕沉聲道：「不錯，住着五個外人！」

魯老爺問道：「誰？」

卓五絕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們主僕，明燈俠，柳步風，凌天鳳！」

魯老爺一怔，繼而頓足叫嚷起來道：「什麼？你竟認為殺害鳳姬的是我們五人中的一個？」

卓五絕冷冷一笑道：「是的！」

魯老爺「哈」的一笑道：「眞他奶奶的豈有此理，本老爺和明燈俠原為幫助他們解決疑難而陪他們到此的，你說我們有理由要把凌天鳳刼出谷麼？」

卓五絕道：「老夫不懷疑你們！」

魯老爺一指柳步風道：「那麼，你是懷疑他了？」

卓五絕道：「也不是他！」

魯老爺沉容道：「你說的是阿福？」

卓五絕搖頭道：「五絕谷的人都死光了，老夫也不會懷疑到阿福身上！」

魯老爺不禁發愕道：「不然，你到底懷疑那一個？」

卓五絕道：「凌天鳳！」

魯老爺又是一楞道：「什麼？你懷疑凌天鳳？」

卓五絕面上露出深刻的冷笑道：「是的，她可能不是被人刼走，而是她自動離開的！」

魯老爺連連搖頭：「不對！不對！她沒有自動離去之理，而且她房中的門閂被人切斷一截——」

卓五絕插口道：「那是她為掩人耳目所佈下的疑陣！」

魯老爺一怔道：「哦……」

卓五絕冷笑道：「如她是被人刼走的，那麼絕不會連兵器和包袱一起帶走！」

魯老爺覺得他的分析頗有道理，不由的動搖起來，道：「但是，她為什麼要走呢？」

卓五絕道：「理由只有一個：她沒有被攝魂，她所說的那些遭遇都是揑造！」

魯老爺又搖頭道：「不對，本老爺敢拿老命跟你打賭，她確實被攝了魂，她的遭遇是眞的！」

卓五絕冷笑道：「呼，是麼？」

魯老爺很肯定地道：「有許多證據可證明她的遭遇屬實，退一萬步說，她即使是偽裝的，那麼在還沒露出破綻之前，也沒有突然撤退之理。」

卓五絕道：「她可能很怕被老夫識破，因此——」

魯老爺打斷他的話道：「不，她曾一再堅持要來五絕谷，如果她怕被你識破，那敢堅持要來？」

明燈俠忽然開口道：「二位，老夫認為凌姑娘是自動離去的不錯，不過她的自動是身不由己。」

魯老爺霍然道：「你是說：她又被攝魂？」

明燈俠點頭道：「對，你沒見她原塞在耳中的一團棉花丟在床上？」

魯老爺恍悟的點了點頭道：「不錯，不錯，她必是在取下棉花時，又聽到那施法者的呼叫，但是我曾叮囑她不可取下棉花，她為什麼不聽呢？」

明燈俠道：「這一點，老夫就不得而知了，也許她一時好奇，却不料那施法者一直在呼叫她，因此她再度喪失了神智，變成一具被施法者任意操縱的傀儡。」

卓五絕道：「切斷門閂及殺死鳳姬，都是在那施法者的指揮下完成的？」

明燈俠道：「可能是的。」

卓五絕雙目迸射異光，冷笑道：「若然如此，那位施法者的法術可眞高明！」

魯老爺道：「這樣一個可怕的人物出現武林，必然會把整個武林攪得天翻地覆，咱們得設法把他抓出來才行！」

卓五絕突然轉對柳步風道：「小子，凌天鳳已失踪，你有何打算？」

柳步風將耳中的棉花掏出，問道：「谷主說什麼？」

魯老爺見他掏出棉花，吃了一驚道：「嘿，你幹麼把棉花取出來？」

柳步風笑了笑，以抉心赴死的姿態道：「老前輩不用担心，要想找到凌姑娘，這是一個辦法！」

魯老爺迷惑道：「怎樣？」

柳步風道：「在下若再喪失神智，老前輩即可跟踪在下啊！」

魯老爺一哦，苦笑笑道：「這是苦肉計……」

柳步風回對卓五絕問道：「剛才谷主問在下什麼？」

卓五絕道：「老夫問你打算怎辦？」

柳步風道：「在下無法主動找那施法者，只好等他的下一步行動再說。」

卓五絕道：「你現在何不去找找？」

柳步風道：「找誰？」

卓五絕道：「凌天鳳。」

柳步風神色一振道：「對，她可能尚未走遠，若知她走的方向……」

卓五絕道：「本谷地處恆山叢林，出山之路只有一條，不過施法者必不讓凌天鳳走山路，你只要選擇那較易行走的山區，就有可能追上她。」

柳步風頗想一試，轉望魯老爺和明燈俠問道：「二位老前輩意下如何？」

魯老爺點頭道：「可以，不過你若單獨一人去尋，可能變成『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還須有人陪你才行。」

明燈俠道：「老夫陪他如何？」

魯老爺道：「莫如咱們四人，一起行動？」

明燈俠道：「分為兩路豈不更佳？」

魯老爺想了想，點頭道：「也好，你陪他走一路，我們主僕走另一條路，本月底大家在五台山靈境院會晤。」

柳步風呆了呆道：「為何要在五台山靈境院相見？上次在下曾傷了靈境的普光上人，他若見到在下只怕不肯甘休呢。」

魯老爺道：「這次有明燈俠陪着你，普光上人必是不敢胡來，你放心好了。」

柳步風道：「老前輩還在五台山靈境院相見，有何深意？」

魯老爺道：「凌天鳳乃是殺害青衣活佛的兇嫌，那施法者可能會把她引赴五台山，使她成為替死鬼。」

柳步風省悟道：「不錯，這的確很有可能，那麼咱們這就動身如何？」

魯老爺一點頭，轉對卓五絕道：「老卓，連累你折了一個鳳姬，本老爺心頗不安，不過你可不能怪罪於凌天鳳，一個神智喪失的人，其所犯下的過錯，是不能計罪的。」

卓五絕道：「將來若證明她是在喪失神智的情況下殺害鳳姬的，老夫自然可以原諒她。」

語聲微頓，接着道：「老夫尚有話要和魯兄談，魯兄可否多停留一刻時？」

魯老爺道：「好的，明燈俠和柳步風呢？」

卓五絕轉望明燈俠道：「明燈俠，要是你不介意的話，就同柳步風先上路。」

明燈俠點頭一笑道：「好的。」

卓五絕於是回對公孫艷娘道：「艷娘，明燈俠的那盞燈尚放在賓閣，妳去取來還給他。」

明燈俠忙道：「不必，老夫暫時不想帶它，就這樣告辭好了。」

卓五絕微詫道：「那是老兄的標誌，為何不帶它？」

明燈俠微微一笑道：「老夫這個『明燈俠』本來只在夜裏出現，如今須日夜陪着柳步風，就不欲驚世駭俗矣！」

他向卓五絕和魯老爺一拱手，接着向柳步風做了一個「走吧」的手勢，即出洞行去。

柳步風亦向衆人告別，隨明燈俠出洞，老少倆循山路走了一程，來到一片蔽天匝地的叢林之前，明燈俠停住脚步道：「你看咱們往哪一方向走較好？」

柳步風道：「就由老前輩決定吧。」

明燈俠望着眼前的山路道：「若順此山路走下去，恐難追上凌天鳳，咱們避開山路，往南邊走一程看看如何？」

柳步風點頭道：「好。」

於是，老少倆避開山路，轉入南邊的叢林中，披荆斬棘而進。

柳步風自取下耳中的棉花後，時時刻刻在等着施法者的「叫魂」來臨，現在離開五絕谷已遠而仍然無事，他不禁感到奇怪，說道：「老前輩，在下耳中的棉花取下已久，那施法術的人為甚麼不施法引走在下呢？」

明燈俠笑笑道：「可能是因知老夫陪伴着你之故吧！」

柳步風道：「這豈非表示他一直跟在附近？」

明燈俠點頭道：「是的。」

柳步風嘆了口氣道：「唉，在下實在想不通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明燈俠道：「他不殺死你們兩人，大概是還想利用你們去替他辦事。」

柳步風道：「前此他確無殺害我們兩人之意，但最近情形可能不同了。」

明燈俠道：「怎麼說？」

柳步風道：「自魯老爺主僕插手此事之後，他似已改變了主意，因此就有一個冒充你老的人物出現，那天我險些死在那人的劍下呢。」

明燈俠道：「老夫倒認爲那冒充老夫的人與那施法蠱惑你們的人無關。」

柳步風訝異地道：「無關麼？」

明燈俠道：「是的，那施法者如要收拾你們的性命，只須唸動咒語驅使你們舉劍自刎卽可，犯不着派人來動手。」

柳步風道：「那麼，那個冒充您老的假明燈俠是哪一路的呢？」

明燈俠道：「老夫也猜不出，他說不定只想拿你的人頭去領取賞銀而已。」

柳步風道：「有魯老爺主僕在，那人的胆子豈不是太大了一些？」

明燈俠道：「他們主僕其實很容易對付，只要引開阿福就行了。」

柳步風道：「魯老爺眞不識武功？」

明燈俠道：「是的，他們主僕一個身懷絕技而頭腦簡單，一個頭腦精明而手無縛鷄之力，主僕倆走在一起天下去得，分開便不堪一擊。」

柳步風道：「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却能練成超凡入聖的武功，豈非怪事？」

明燈俠道：「老夫所謂頭腦簡單，並非說他傻，而是說他憨直，一個憨直的人若專心致力於某種功夫，其成就往往能超越常人，阿福卽是屬於這種人物。」

柳步風道：「那天晚上出現的假明燈俠，其劍法十分厲害，似比長白四老及普光上人之輩更高明，像他那樣的人物，也會爲五千兩賞銀而動心麼？」

明燈俠道：「武功高强之人，品格不一定跟着清高。」

柳步風道：「還有一點，他爲何要冒充您老？」

明燈俠道：「他冒充老夫，目的可能爲了引開阿福……」

他說到這裏，陡地刹住脚步，對柳步風凝目而視道：「你不會懷疑那個冒充者卽是老夫吧？」

柳步風連忙搖頭道：「不會，在下對您老絕無一點懷疑。」

明燈俠一笑道：「何以說絕無一點懷疑呢？」

柳步風道：「因爲魯老爺和卓五絕對您老不懷疑，在下也就不懷疑了。」

明燈俠笑道：「這說說得很妙！」

柳步風笑道：「在下失去記憶力，對享譽當今武林的高人已無能力評定其正邪，故不得不以別人的觀點爲準，希望您老勿見笑。」

明燈俠點點頭復舉步前行，笑道：「你老弟智慧很高，只可惜爲邪術所困。」

柳步風默默的跟着他走了一段林地，才又開口道：「您老認爲凌天鳳此次被引走，將會有甚麼結果？」

明燈俠道：「大概不致於死，理由剛才老夫已說過了，他若要收拾你們的命，只須唸動咒語卽可，不必如此煞費周章的把你們引去某處再下手。」

柳步風欣慰地道：「只要人能活着，就有再見面的一天……」

明燈俠笑道：「你對她似乎十分關心，是否因日久相處而生情了？」

柳步風點頭道：「是的。」

明燈俠道：「但她腹中已有一塊肉，將來一旦恢復記憶力時，情況可能會改變呢。」

柳步風道：「君子應成人之美，將來如證明她是個有夫之婦或者有個情郞，在下自然應該『完璧歸趙』。」

明燈俠笑道：「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可不容易，到了那時，只怕彼此都割捨不下了。」

柳步風道：「不會，在下現在對她生情，是同情居多而愛情居少。」

老少倆談着談着，已深入叢林一二里，來到一處幾乎不見一絲日光的森林地帶，眼前樹幹樹鬚密密麻麻有如蜘蛛網，四周陰暗而有一股寒氣，好像到了一個猙獰的鬼域世界！

柳步風覺得凌天鳳不大可能走經此處，乃住足道：「老前輩，咱們走的這條路好像不對吧？」

明燈俠也刹住了脚，舉目四顧道：「咱們此行原是在大海撈針，不過由此一直走下去，是一大片綿綿不絕的山區，那施法者爲了不使咱們趕上凌天鳳，可能引她走入這一帶山區呢。」

柳步風道：「旣如此，咱們再往前走一程看看。」

這天午後，老少倆已置身於浩瀚如海的山區叢林中，舉目所見，盡是參天古木及蟠結如龍的蒼藤，地上枯枝敗葉厚積盈尺，可以看出這是一塊自開天闢地以來尚未沾上一點「文明」的原始森林。

明燈俠施展絕頂輕功飛登一株高達數十丈的古木，居高四望，隨又飄下，說道：「天黑之前，咱們恐怕走不出這片叢林，且在此歇一會吧。」

說着，在樹根上坐下來。

柳步風道：「往前走，可到何處？」

明燈俠搖頭道：「老夫亦不清楚。」

柳步風也在樹根上坐下，想到尋找凌天鳳的渺茫無望，不禁長嘆一聲道：「在下與凌姑娘眞不知犯下何種罪惡，竟要遭人如此折磨！」

明燈俠微笑道：「想開點，老夫相信你們總有一天會恢復記憶，只不過……」

柳步風道：「只不過甚麼？」

明燈俠道：「恢復記憶，對你們不一定是快樂，也許是更深切的痛苦呢。」

柳步風道：「老前輩這話怎解釋？」

明燈俠搖頭笑笑道：「老夫也解釋不來，只是有這種預感而已。」

柳步風想了想，道：「您老是說，在下在未喪失記憶之前，所犯下的過錯比現在更甚？」

明燈俠道：「不是，老夫相信你在未失去記憶力之前，是個賦性善良青年。」

柳步風苦笑道：「哦？」

明燈俠道：「如果你不是個賦性善良的青年，在蒙上殺害長白王夏侯祺的嫌疑的今天，就不會感到痛苦。」

柳步風道：「那麼……」

明燈俠道：「老夫心裏在想，你和凌天鳳可能有一位不大正派的師父。」

柳步風道：「哦？」

明燈俠道：「他傳授你們武功之後，可能命令你們去進行某項不正當的事情，

你們沒有答應，因此他就以法術驅使你們去做。」

柳步風懍然心驚道：「而卓五絕已承認在下的劍法是他的獨門絕學『三十六路斬妖劍』，難道——」

明燈俠搖頭道：「不，絕不是卓五絕，如果是他，他絕不肯承認你的劍法是他的獨門絕學。」

柳步風道：「但是他堅決表示他的『三十六路斬妖劍』未曾外流，此言若然屬實，在下的劍法是怎樣練成的呢？」

明燈俠說道：「這的確是個解不開的謎。」

柳步風沒有再開口，而低頭閉目，陷入沉思之中。

明燈俠抬頭看看天空，隨卽站起道：「好了，咱們繼續上路吧。」

柳步風低頭靜坐不動。

明燈俠催道：「走啊！」

柳步風仍不動一下。

明燈俠詫異道：「你在想些甚麼？」

這句話剛剛說完，柳步風突然「嗆！」的撤出長劍，宛似一道閃電，飄向明燈俠腰部！

世上最可怕和最令人防不勝防的，莫過於變生肘腋這件事，明燈俠現在遭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他萬料不到柳步風會對自己突施奇擊，因而待想閃避時，柳步風的劍已襲臨他腰部不及三寸之處！

若換了旁人，必然難逃被腰斬的厄運，但明燈俠不愧是天下四大奇人之一，他的武學和功力已達到爐火純青的最高境界，可在一念之間克敵制勝，就在柳步風的劍卽將掃中他腰部的前一瞬間，他已將其獨步武林的「眞元氣功」運到腰部——。

「噗！」

柳步風的劍砍進了他的腰部，但却像砍進了一堆軟軟的橡膠泥中，非但未傷到他一點皮肉，一柄劍反被他的腰肉緊緊吸住，然而，柳步風的行動並不到此爲止，他的劍剛剛被明燈俠以氣功吸住時，左手立刻駢出二指，搶點明燈俠的雙目，出招之快，實可列爲出類拔萃的武林高手！

「呸」！

明燈俠暴叱一聲，右掌遞揚，「拍達！」一聲切中了他的手腕，將他的一條左臂震得飛揚出去。

柳步風登時顚開數步。

明燈俠沒有乘勢進擊，而沉容厲叱道：「柳步風！你瘋了不成！」

柳步風的確瘋了，他的神情大變，眼中迸射出瘋狂的殺氣，好像已變成了一頭野獸！他瞪視明燈俠有頃，便再度發動攻擊，脚如行雲迅速的再上，手中長劍舞出一團耀目的光芒，呼呼呼的攻出了三劍！

這三劍，招招神奇絕倫，與前此他所表現的情形，簡直判若兩人！

明燈俠沒有拔劍迎戰，他已看出柳步風的情況有異，分明又墮入施法者的法術而迷失了本性，當下一個倒縱飄退數丈，退到一株大樹旁邊。

柳步風瘋狂的飛撲過去，揮劍疾劈猛砍，好像明燈俠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明燈俠只好繞樹躲避，一面叫道：「柳步風！你醒醒！我是明燈俠呀！」

柳步風聽若未聞，不停的追着他攻擊，長劍幾次劈上樹身，把樹身劈得傷痕纍纍！

明燈俠對於他如瘋狂的攻擊並不害怕，他甚至有把握一舉將他制服，但是他知道柳步風已迷失本性，此刻的一擧一動全受施法者的操縱，在這種情況之下，制服柳步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那個施法者。

因此，他繞樹躲過了柳步風的數劍之後，隨卽頓足而起，施展「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一縱便到了四丈高的一枝橫椏上。

柳步風却不肯放鬆，也立卽縱身撲上，但他的輕功顯然不及明燈俠的高明，無法一縱四丈高，他在中段換了一次脚，然後再往明燈俠停身那枝橫椏飛掠而上。

明燈俠微微一笑，雙臂一張，再往上縱起三丈，落到一枝細小的樹枝上。

他猜測：柳步風雖在施法者的操縱下有「赴湯蹈火」的勇氣，但如他的輕功達不到某種境界，施法者也不敢驅使他去嘗試的。

果然，柳步風縱到距離地面四丈高的橫椏上時，就沒有再往上縱，而站在橫椏上仰對明燈俠作「狺狺咆哮」之狀！

明燈俠不再理他，四顧揚聲道：「喂，那位施法術的朋友，你這一招對老夫沒有用，還是出來露露臉吧！」

他預料對方絕不敢現身相見，這樣開聲喊叫，只想諷刺諷刺對方罷了。

那知話聲甫落，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隨自前方樹林中响了過來。

「嘿嘿嘿！」

笑聲，悽厲刺耳，彷彿是從墳墓裏發出來的！

明燈俠一聽笑聲，神色一振，朗笑道：「好！閣下總算有點胆量，請過來相見吧！」

「嘿嘿嘿……」

怪笑又起！

而在怪笑聲中，前面十幾丈外的密林中，驀然飛起一條紅色的人影！

但那條紅色的人影只像從水裏飛起的魚，一縱尋丈高，隨又投入密林中，出現至消失，一瞬間而已！

明燈俠罵道：「歪種！」

「嘿嘿嘿……」

身形猛騰，縱離樹梢，像箭一樣飛射追去！

那條紅色人影顯然有意和明燈俠開玩笑，忽然又在怪笑聲中出現，從左方二十丈外的林中縱起，然後又以弧綫的飛掠投入密林中！

明燈俠原已向前飛出七八丈，一看對方出現於左方樹梢，立卽折身掠去，一面大罵道：「狗娘養的，你有種就別跑！」

他施展絕頂輕功飛行於樹梢上，勢如流星趕月，一轉眼就追到了紅色人影出沒之處。

但是，他的雙脚剛剛踏落樹梢——。

「嘿嘿嘿……」

怪笑忽自右方傳來！

紅色人影反在右方十七八丈外的樹梢上現身，但仍和前兩次一樣，一起一落，瞬卽不見！

明燈俠大爲光火，縱身電射過去，一面又罵道：「兔崽子，老夫今天不擒住你就不叫明燈俠！」

但是結果仍然相同，等他追到那地方時，那條紅色人影又在另一處現身……。

這情形好像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一個躲藏一個追尋，不知不覺就遠離了柳步風置身之處……

× ×

在恆山之東，靠近靈邱縣城的一處山脚下，有一座離羣而建的大莊堡。

這座大莊堡出現在山脚下已有十多年，由於附近數里之內沒有第二戶人家，因此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座大莊堡住着何人，偶爾經過這座大莊堡的路人，也很少看到莊堡裏面的人，因爲堡門經常關閉，四周的圍牆高達兩丈，想看看堡中的情形都不可能。

不過，也沒有人對這座大莊堡加以懷疑，大家只認爲這是一戶孤僻人家，不喜歡與人往來而已。

這一天，有個女人來到這座大莊堡的門口。

這個女人年約三十八九歲，有一張頗爲妖麗的臉龐和一副仍很吸引人的身裁，只是頭髮蓬散未經梳洗，身上的衣裳破破爛爛的，是個叫化婆娘。

她，正是上個月在古廟出現，企圖刺殺柳步風的「美丐娘」！

她來到大莊堡的門口時，並未立刻上前敲門，而以猶豫不決的神情在門口來回躑躅良久，最後才毅然上前，伸手去叩門環。

先叩三下，再叩兩下，似一種暗號！

「誰呀？」

門內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

美丐娘答道：「是我。」

大門徐徐而啓，一個老蒼頭當門而立，當他看清了美丐娘時，神色爲之一楞，道：「是妳……」

美丐娘微微一笑道：「是的，韓安，你好麼？」

被稱爲「韓安」的老蒼頭呆呆的望她一會，才又開口道：「妳不該回來的，妳叔叔只怕不肯和妳相見……」

美丐娘吃吃脆笑道：「爲甚麼？已經這麼多年了，他的氣還沒消麼？」

韓安回頭看了一眼，道：「是的，妳最好不要進來。」說着，便要關門。

美丐娘伸手按住門，不讓他關上，笑道：「我老遠趕到這兒來，豈能如此就走呀！」

韓安以困惱的表情問道：「妳要怎麼樣？」

美丐娘道：「我要見我叔叔。」

韓安搖頭道：「不成，他不會和妳相見的！」

美丐娘笑道：「我這次來，不想跟他吵架，而是想問他一件事。」

韓安道：「甚麼事？」

美丐娘道：「關於仇如山和恨似海的事。」

韓安面色一變道：「哦……」

美丐娘一挺眉毛，嫣然笑道：「我想，他大概不希望我把它宣揚出去，嗯？」

韓安神色有些陰晴不定，問道：「妳這是在威脅？」

美丐娘笑笑道：「可以這麼說！」

韓安想了想，說道：「好吧，妳先在此等等，待我去通報，看他見不見妳，如何？」

美丐娘點頭道：「好，你去吧！」

韓安關上大門，去了。

約莫過了一刻時，大門才又啓開，只見韓安換上一副和氣的笑容，很親切地道：「成了，令叔要我帶妳去見他，妳進來吧！」

美丐娘於是含笑而入，韓安關上大門，便領着她向堡中走去，邊走邊問道：「韓姑娘這次回來，不會再跟令叔提起那回事吧？」

美丐娘道：「不會，既然大家都認爲他是適當掌門人，我還有甚麼話說呢！」

韓安嘆息道：「姑娘若早幾年想通這一點，也就不會有今天了。」

美丐娘沒有再跟他談下去，而東張西望，轉換話題道：「這裏面的情形，好像沒有多大改變啊。」

韓安道：「是的，沒有多大改變。」

堡中的情形，與一般大戶人家沒多大差別，大小房屋約有數十幢，外表已很舊，不過四下還打掃得相當乾淨，任何人進入這座大莊堡，都不會覺得這座大莊堡有甚麼與衆不同或可疑之處。

美丐娘道：「現在有多少人了？」

韓安道：「跟以前差不多。」

美丐娘笑道：「別騙我，我看得出來的，這些年來，我叔叔一定又收了不少信徒。」

韓安沒有開口。

美丐娘又道：「而且我相信他的勢力已打入了五絕谷，對不？」

韓安笑笑不答。

美丐娘道：「我叔叔在哪裏見我？」

韓安道：「在他的書房。」

拐彎抹角，通過一道圓牆門，眼前是一座小花園，在小花園當中，有一幢獨立而高雅的房子，此刻在房子外面站着一對青年男女，他們身穿黃衣，看樣子是守衞的，也可看出那幢房即是「她叔叔」的書房。

韓安走到書房門階下停住，朝着書房恭聲道：「啓稟教主，韓姑娘到了。」

書房中透出一個清悅的聲音：「叫她進來！」

韓安隨向美丐娘躬身延請道：「姑娘請！」

美丐娘嫣然一笑，扭身移步上階，走進了書房。

這間書房佔地並不大，但房中的佈置極爲雅麗，最特別的是藏書極多，幾乎四面都堆放着書，使人一看立刻會意識到主人是一位好學之士。

事實上，這位被稱爲「教主」的人，從其外表看，也確是文質彬彬，極具儒者之相！

他端坐在一張雕花的紫檀木椅上，看年紀約僅五十出頭，有一張白白的面孔，螺旋眉，蛇眼睛，劍鋒鼻，唇上一撮黑短髭，充分顯示出其孤傲，冷酷，奸詐的個性。

這位被稱爲「教主」的人物，身上的

衣服也很特別，是一襲藍長衫，胸左綉着一朵白蓮花——男人穿着綉花的衣服，是很罕見的！

他看着美丐娘走入書房，仍端坐如故，孤傲而冷酷的神情畧無改變，只用兩顆蛇目直直的盯視着美丐娘，而從那對蛇目中透出來的光芒，却像兩把利刃，叫人看了不寒而慄。

美丐娘却沒有一絲懼色，含笑如花地道：「叔叔，你好啊！」

教主仍然冷冷的注視着她，過了好半响，才開口道：「妳來幹麼？」

美丐娘自顧在一隻鼓櫈上坐下，笑道：「回來看你呀！已有好多年沒回來向你請安，我這個姪女可眞是罪該萬死！」

教主的面上浮起一絲冷笑，緩緩道：「莫非是黃鼠狼給鷄拜年？」

美丐娘挺眉一笑道：「叔叔說錯了，我即使是黃鼠狼，你却絕對不是鷄！」

教主冷哼一聲道：「妳老實的說吧，此次回來，意欲何爲？」

美丐娘道：「絕對不是搶你掌門人的寶座，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好了。」

教主瞇起蛇眼，陰陰一笑道：「我乃衆望所歸之人，本教門徒，沒有一人反對我的領導，妳要搶也搶不去！」

美丐娘格格嬌笑道：「是啊！雖然當年我爹臨終前遺命由我接掌本教教主一職，但是你是我的叔叔，既然你自認是最適當的人選，我當然只有讓賢啦！」

教主端起茶几上的一碗茶，慢慢喝了一口，然後才又說道：「有件事情妳要記住，令尊遺命妳接掌本教原有個條件，他要妳把卓五絕的『三十六路斬妖劍』整個偸學過來，但是妳並沒有做到！」

美丐娘笑道：「而你做到，是麼？」

教主道：「是的！」

美丐娘問道：「她是誰？」

教主道：「她目前仍潛伏於五絕谷中，一俟偸得五絕那册『奇門異數秘笈』，便將返回本教，就任本教副教主一位。」

美丐娘又問道：「她是誰？」

教主搖搖頭道：「妳不必知道。」

美丐娘笑了笑，道：「我敢跟你打賭，她絕難得手的！」

教主微哂道：「噢？」

美丐娘道：「如果你不讓仇如山和恨似海進入五絕谷，或許還有成功之望，如今卓五絕已有警覺，他不會再讓人偸走他的東西了。」

教主微笑不語，意似不信美丐娘言。

美丐娘道：「仇如山和恨似海的事，不但已激怒了長白派和五台山的青衣僧，且已引起了魯老爺和明燈俠的注意，你自信惹得起他們麼？」

教主道：「長白五台不足爲慮，至於魯老爺和明燈俠，自有人對付他們。」

美丐娘眸光一凝，道：「誰能對付他們？」

教主微笑道：「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們已定下協議，以我之法術聯合其武功，三年之內征服天下！」

美丐娘道：「他是何人？」

教主搖頭道：「我不能告訴妳。」

美丐娘道：「叔叔別忘了我還是本教的一份子，我有權知道！」

教主道：「不，妳已不是本教人。」

美丐娘臉色一變道：「誰說的？」

教主道：「我說的，自妳被卓五絕逐出五絕谷那一年，本教已開會決定將妳除名，現在妳只算是我的姪女，而不是本教之人。」

美丐娘似極痛恨，冷笑道：「我爹是前任教主，我原是被指定接掌本教之人，現在我却被除去教籍，你知道這會有什麼後果麼？」

教主詭笑一下道：「不會有甚麼後果的，我已做了妥當的安排。」

說到這裏，他站了起來，含笑又道：「妳願意去看看教堂麼？那裏面已有許多改變……」

美丐娘注視着他，似欲了解他的心意，道：「既然我已不是本教之人，怎有資格進入教堂？」

教主笑道：「不妨，妳雖已不是本教之人，但却是我的姪女啊。」

美丐娘嫣然一笑道：「也罷，就進去看看，只希望不是進入虎籠。」

教主道：「別怕，我如要收拾妳，也不會等到今天了。」

他走去一座書櫃前，拿開一本書，把手伸入書後面按了一下，再把書推回原位，旋聞一片輕微的「軋軋」聲起，整座書櫃頓時變成一扉活動門，慢慢旋轉開來。

教主笑道：「記得麼？妳小時候經常在這條地道中玩耍，那時妳很調皮……」

美丐娘笑道：「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再也不是一個調皮的小姑娘，而是一個叫化婆子！」

教主哈哈一笑道：「妳名雖叫『美丐娘』，但我知道妳從未眞正行乞過，妳把自己打扮做叫化婆子，只不過想引發本教門徒對妳產生同情，進而糾衆推翻我，對不對？」

美丐娘脆笑道：「我的好叔叔，若照你這麼說，我連叫化婆都不能做了。」

教主移步走入地道，一面笑道：「不，妳可以繼續做你的叫化婆子，我不會放在心上的……」

走入地道口，下面是一道螺旋梯子，人下到最後一級，眼前便是一扇朱漆大鐵門，門上有兩個大銅環，擦得亮晶晶的，好似兩隻大金鐲。

美丐娘看了畧現驚訝道：「這裏面的情形，確實與前大不相同了，你一定花了不少錢？」

教主沒吭聲，手提銅環「叮叮叮叮」的敲了四下，大鐵門便向左右分開，出現了一間金碧輝煌的大廳堂。

這間大廳堂建築之華麗，確可使初見者目炫神迷，它像是用黃金鑄成的，舉目盡是光可鑑人的金飾物品，只有廳上方的一座祭壇未加金飾，它是用上等紅木製成的，大如龍案，其上置有一香爐，此刻爐中正冒着嬝嬝香烟，使整間廳堂充滿嚴肅和神秘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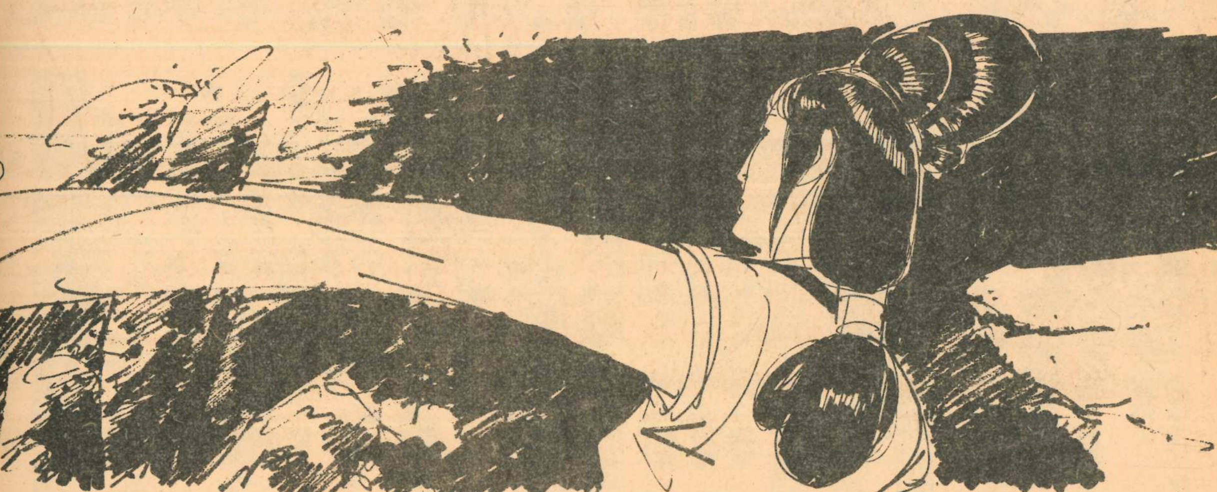
祭壇對面，整齊的擺着二十四張書案，每張書案坐着一對少男少女，年紀都未超過十六歲，一共是十二個少男和十二個少女，他們正在默默的閱讀經書，全神貫注，不發一點聲響！

（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高皐・文
盧令・圖

羯鼓天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爲王家玉救回別墅，予以治療，並慨贈大還丹，石楓不特傷勢全癒，內力更增長很多，那日，石楓以不願牽累王家玉，告辭要走，詎已晚了一步，神箭幫主常乃風已率衆來到，放火焚燒別墅，激起王家玉殺心，與四婢聯手，把神箭幫副幫主關九節及九使者全部殺斃，這時，常乃風與石楓也正展開激鬥，王家玉目睹石楓已受傷，急飛身往援，奈已遲一步，石楓已被常乃風所擒，王家玉立凌空轉身，把常桓擒住，常乃風父子連心，要求交換俘虜，王家玉却提出要附加兩個條件，才肯答允——

聯騎走千里　鷄鳴結鸞儔

白額神駝道：「附加什麼？說吧。」

王家玉道：「聽說神箭幫所用之箭，全部淬有奇毒？」

白額神駝道：「老夫可給妳解藥。」

王家玉道：「那很好，我要三份。」

白額神駝隨手一抖，三粒紅丸便呼嘯着直奔王家玉。

他們雙方的距離不過八尺左右，三丸像勁矢掠空，眨眼已到王家玉的身前。

它們所取的部位是喉結與左右玄機，分品字形奔向三處重穴。

王家玉哼了一聲，紅袖輕輕一揮，三粒解藥便像泥牛入海一般一起消失，這份功力，瞧得白額神駝心頭一懍。

「多謝幫主。」

王家玉淡淡一笑，接着又道：「人情做到底，請放過姓石的。」

白額神駝道：「這個……」

王家玉道：「幫主放心，留下令郞對咱們沒有什麼好處。」

白額神駝鬆開石楓的手腕道：「希望姑娘能够守信。」

待石楓奔到王家玉的身前，她立即取出一粒解藥道：「石兄先服下，瞧瞧能否眞箇解毒。」

石楓謝了一聲，接過解藥吞下，畧一運功，迅即張開雙目道：「是眞的，姑娘放人吧。」

王家玉向春兒揮揮手，讓她將常桓釋放過去。然後面色一沉道：「常幫主可否聽我幾句相勸之言？」

白額神駝冷冷道：「說吧，老夫在聽着。」

王家玉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閣下爲了半壁山河，不惜發動龐大的人力對付一個姓石的，這似乎有欠公平，你說是麼？」

白額神駝怒道：「姑娘以柔情美色爲餌，手段不算得會比本幫高明。」

一頓接道：「自今日開始，咱們就是勢不兩立的對頭冤家，常某只要還有三寸氣在，誓必報復今日的血仇！」

王家玉道：「你放火，我殺人，這有什麼不對？如若你眞要報仇，本姑娘可以隨時奉陪。」

白額神駝怯於王家玉的武功，只好暫時忍下這口惡氣，他命人將死者就地埋葬，然後扶着傷者恨恨而去。

此時天已近黎明，除了現場所留下的斑斑血漬，所有想分一杯羹的各派高手都已悄悄撤走。

王家玉向還冒着濃烟的別墅投下一瞥道：「咱們走吧，石兄，你們雖已服下解藥，還須一段時日的調養。」

石楓身受兩處創傷，雖然不是要緊的所在，要復原確須一段時日。

月兒酥肩上的一箭，也須多做將息，但石楓長長一吁道：「爲了在下……」

王家玉微微一笑，出聲阻止道：「別這麼說，石兄，只要你不將小妹當做外人，一幢別墅又算得了什麼。」

石楓道：「好，大恩不言謝，在下記下了。」

王家玉嫣然一笑，扭頭對秋兒道：「妳先去準備一下，咱們就來。」

秋兒應聲馳去，王家玉再對石楓說道：「咱們要走十多里山路，石兄能够支持麼？」

石楓道：「姑娘放心，在下不礙事的，但咱們是去那兒？」

王家玉道：「小妹有個姨夫，就住在十里多一點的山右，他們一家都去京師了，咱們正好借作養傷之用。」

石楓道：「主人不在方便麼？」

王家玉道：「如果不方便咱們就不會去了，走吧。」

他們都有一身上乘的武功，十多里山路，眨眼就已到達。

房屋在一片翠竹之間，耳聽幽篁細細，令人不覺有出世之感。

裏面的陳設也十分考究，並不比王家玉的別墅遜色多少。

而且食用之物件件齊備，惟一的缺點，是少了幾個使喚之人。

好在春花秋月四婢事事精通，一頓早餐做的就極爲可口。

早餐之後，石楓回到王家玉指定的房中調息。他感到氣浮心躁，一口眞氣無論怎樣也順不起來。

一個習武之人，最要緊的是眞氣暢通，六合歸一，石楓既無法調勻眞氣，自然連睡眠都發生問題了。

睡不着不要緊，困難的是時間難以打發。

於是他着好衣衫，步出房門，向天井的夜色瞧了一眼，便湧身躍上屋面，再越牆步入竹林。

秋夜帶着幾分寒意，月色也有點隱誨不明，但那風號竹鳴之聲，却像天籟般的悅耳。

石楓徘徊半晌，似乎感到有一點倦意，因爲他傷勢還未全癒，體力自是不如平時。

他正待走出竹林，忽見一條人影，捷逾鷹隼，一閃之間，已然越牆而進。

他瞧出那是一個身材纖細的女人，但決不是王家主婢，爲了好奇，也爲了防範意外，他一提眞氣，暗中追蹤下去。

他首先撲奔王家玉的住處，以備必要時出手援助，或是向她傳達警訊。

及到達窗前，一陣細語之聲已傳入他的耳鼓。

「家玉！我眞不明白，妳爲什麼不作斷然處置？」

這股聲浪，他感到頗爲熟習，一時之間却想不出曾在何處聽過。

他想點破窗紙瞧看，伸出的手又縮了回來。

因爲來人是王家玉的朋友，自然也不是外人，犯不着做那偷窺失禮之事。

而且王家玉身手之高，耳目之靈，他每每自嘆不如，一旦被她發覺，豈不是一件尷尬之事。

他想走，但脚步還未移動，王家玉的語聲又使他留了下來。

「怎樣斷然處置？嚴刑迫問，要他說出圖中秘密，還是乾脆殺了他？」

「自然不能殺他，但嚴刑逼問未嘗不是一項辦法。」

「如果他自己也不知道呢？」

「那就不必留他了，殺了他，以絕後患。」

「不，我不是如此想法。」

「妳的意思，是……」

「爹既將這樁事兒交給我全權處理，就不應該干涉我的行動。」

「可是……」

「妳不必說了，阿姨，妳去跟爹說，要麼就不叫我管，既要我管，就不得有任何干涉。」

「咳，妳這孩子就是這麼倔強。」

「怎麼，阿姨到現在才曉得？」

「好吧，我去跟妳爹娘說，不過妳要小心點，養虎爲患的事不是沒有。」

「阿姨放心，這些事我都省得。」

石楓還想再聽下去，忽然他聽到一絲輕微的脚步之聲。

來人可能是春花秋月四婢之一，如若被她們撞見，實在難以解說，於是，足尖倒踩，閃電般的竄了起來。

可是他的形跡終於被來人發現，纖影激射如矢，向他追躡過來。

他如若回到住處，等於不打自招，只好猛吸一口眞氣，拚命奔向後山。

在一片竹林之前，他放緩了脚步，對適才聽到的對話，想作一番深入的思索。

但……

「石公子好興緻……」

「啊，是妳……」

「小婢走的是捷徑，所以比公子早到幾步。」

「原來如此，但姑娘追躡在下，究竟是爲了什麼？」

「這就要問你了，你既是要逃，怎能禁止我追？」

「誰說我是逃了，難道我就不能到這兒欣賞欣賞？」

「哼，夜色是如此的深沉，草木又是這麼凋蔽，公子，你是欣賞什麼？」

「問得好，妳過來一點。」

「做什麼？」

「我怕被人聽見。」

「除了咱們，這兒就只是些草木山石了，不要緊的，你說吧！」

「我說了姑娘不要生氣！」

「不會的，你說。」

「我十分喜愛姑娘，所以……」

「所以將我引來此地？」

「是的，是的。」

「是你個大頭鬼……啊，當眞有人來了。」

她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一具豐盈飽滿，熱得像火一般的嬌軀，已投到石楓的懷抱之內。

石楓流浪江湖，被人們目爲瘋子，像這等飛來艷福，他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無論他怎樣的沉穩，神色上仍難免爲之一呆。

「快抱緊我，公子，快……」

她在他耳畔悄悄催促，口中如蘭似麝的幽香，則一逕鑽進石楓的鼻際。

只是，他並沒有抱緊她，反而冷冷一哼道：「妳這是做什麼？姑娘？」

那位投懷送抱的姑娘，估不到石楓會如此冷靜，佳人投懷，他竟然絲毫無動於衷。

「你這人怎麼啦？難道當眞要人將你竊聽機密之事抖露出來？」

「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咱們只能調情幽會才能應付目前的難關。」

石楓想不出他的處境會如此嚴重，縱然王家玉當眞發現他適才曾在窗外竊聽，那也不過是趕巧而已。

再說，他與王家玉的關係，只不過是普通的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實在不必這等畏懼。

也許眞正害怕的是他懷裏的這位姑娘，以王家玉那等尖銳的性格，秋兒雖是頗獲寵信，可能仍逃不過一頓好打。

於是，他只好健臂一圈，將秋兒緊緊的擁了起來。

「咳，公子，你的手……」

「我的手怎麼啦？」

「你不能像木頭似的，也該動一動的啊！」

不錯，一雙調情的男女，男人的手不能像兩塊木頭，否則這等調情就索然無味了。

石楓沒有調過情，他生長了二十來歲，根本就沒有接近過任何女孩子。

在秋兒的指導之下，他的手果然動了起來。

那圓滑的背脊，幾乎滑不留手，雖然隔着幾重衣衫，他仍有一種美妙的感覺。

「咳，公子，你就只會……只會撫摸後面麼？快換一個……地方……」

其實，僅僅撫摸後面，這雙未經人道的男女，已經飄飄欲仙了，如果換一個地方，他們不陷入瘋狂才怪！

果然，當石楓將手移到前面，只不過剛剛接觸她那飽滿堅挺的胸脯，秋兒已像麵條似的軟了下去。

於是，他們雙雙臥倒草地之上，繼續他們的調情工作。

此時他們已忘了一切，好像天地之間，只有他們兩人存在似的。

良久……

「唉，她終於走了。」

秋兒一聲輕嘆，將石楓拉回現實，他

神色一愣，遊動的雙手，也自然的停了下來。

「秋兒，妳說誰來過了，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秋兒道：「自然是我家小姐了，我如若不故意將你引開，只怕你早已落得灰頭土臉了。」

「謝謝妳，秋兒，可是妳却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不要這麼說，公子，自從那天你掀開錦被，我就是你的人了。」

石楓記起來了，那天他掀開錦被，才知道自己身無寸縷，瞧到他的，不正是這位俏姑娘？

於是，他歉然道：「對不起，秋兒，那天我是無心的。」

「我知道。」

「妳們姑娘家是否有這種禁忌？瞧到赤裸的男人，就非嫁給他不可？」

「不，這只是一個緣字罷了，我瞧到你之後，就下定了非你不嫁的決心。」

「秋兒，承妳瞧得起我，可是咱們之間，只怕還有不少的波折。」

「你不願意娶我麼？公子。」

石楓道：「不，得妻如此，還有何求，只是……」

「還有什麼波折，你說呀。」

「你家小姐的阿姨是誰？」

「就是那位青龍會主，你怎麼忽然問起她來了？」

「哦，原來是她，勿怪我覺得口音很熟呢。」

「她怎麼啦？是不是青龍會對你有什麼不利？」

「差不多。」

「你說嘛，公子，當眞急死人。」

「妳說我竊聽機密，今晚我當眞聽到一些機密之事。」

秋兒道：「在那兒跟小姐談話的是青龍會主？」

「不錯，正是她。」

「你聽到了些什麼？」

「她要妳們小姐對我作斷然處置。」

「怎樣斷然處置？」

「嚴刑迫問半壁山河圖上的秘密，或是將我殺了以絕後患。」

秋兒嬌軀一震道：「你沒有聽錯？」

「不會的，而且我早就疑心妳們小姐了，試想，對一個萍水相逢的流浪漢，她爲什麼這般關懷？」

「你說錯了，公子，別的我不敢說，但小姐對你，確實是一片誠意。」

「當眞麼？秋兒，我雖然不知道妳們小姐的父親是何許人物，但他必然是一個有錢有勢之人，再加上妳們小姐艷麗的姿色，不凡的武功，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王孫公子必然不在少數，她接近我，只不過是別有居心而已。」

「你這是寃枉咱們小姐了，不錯，以她的條件，是可以精揀細挑，找一個富貴之家的，但她瞧不起那些滿身富貴氣息的子弟，以致虛渡二十二個寒暑，還沒有找到一個堪托終身的人兒。」

「我相信妳說的，但咱們不能否定我親耳聽到的事實。」

秋兒道：「她並沒有不利於你的言語，是麼？」

石楓道：「是的，但誰能担保她不改變主意！」

「你的意思是離開這兒？」

「我想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不，這辦法行不得。」

「怎麼說？」

「第一，你傷勢未癒，應該有個適宜療養的地方，這裏環境優美，對你最適合不過了。第二，天下黑白兩道，不會放過你的，你縱然身體已經復原，也無法與天下武林爲敵。第三，咱們小姐對你，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否則她怎肯以武林中認爲瑰寶的『大還丹』給你服用？不過，最難消受美人恩，你如若撤身一走，她第一個就會放你不過。因此，你雖居虎口，實是安如泰山，希望你打消離開這兒的主意。」

「妳說的固然有理，只是我不慣寄人籬下……」

「我知道，像公子這等氣吞河嶽，風標絕世之人，是不慣仰人鼻息的，只是，她對你十分尊重。」

「這麼說我是應該留下的了。」

「是的，你應該留下。」

「好吧，我聽妳的。」

一頓接道：「秋兒！妳們小姐的父親是何許人物？」

「這個麼，咳，公子，我現在不便說，將來你會明白的。」

秋兒不說，石楓也不便相强，他的手又在那高山流水之間活動了起來。

秋兒握着他的雙手道：「公子！你的身體還沒有康復，這兒的寒氣又是如此之重，咱們來日方長，現在回去歇息吧。」

石楓輕輕一嘆，道：「妳太殘忍了，秋兒。」

秋兒一怔道：「是麼？」

石楓道：「我活了二十一歲，從來沒有接觸過女人，現在我領略到箇中的樂趣了，妳却不容許我盡一盡興。」

秋兒櫻唇一撇道：「我是爲你好，如果你一定需要，秋兒又何所愛惜。」

她鬆開了雙手，却闔上了雙目，面色一片嬌紅，櫻唇抿得緊緊的。

顯然，她準備接受一切橫逆，却有着無比的緊張。

石楓向她凝視半晌，頭一低，猛向她櫻唇之上蓋了下去。

半晌，他一把摟住秋兒的纖腰，騰身一躍而起，同時仰天一陣豪笑道：「好啦，秋兒，咱們回去吧。」

秋兒吶吶地道：「公子！你……不要了？」

石楓道：「秋兒，我忽然想到喝茶之事了。」

秋兒道：「喝茶？這與咱們有什麼相干？」

石楓道：「怎麼沒有，好茶要慢慢品嚐的，喝多了就變作牛飲。」

秋兒嫣然一笑道：「原來你還是一個風雅之人。」

石楓哈哈一陣大笑，說道：「暫時冒充一次未嘗不可，妳不會以爲我是侮辱斯文吧？」

他抱着秋兒一陣狂馳，直待到達莊院

的圍牆，才將她放了下來。」

「秋兒，到我那兒去歇歇……」

「哼，還想品茶？」

「未嘗不可。」

秋兒道：「不了，時辰已然不早，以後再說吧。」

「那麼，明晚……」

「不行，我是陪侍小姐的。」

「妳們不是有四個麼？」

「不錯，只是，她們三個是輪班，我却是天天陪侍。」

「妳可不准跟我要花招！」

「小婢怎敢。」

這一段奇妙的經歷，使石楓對人生的觀感有了極大的轉變。

他開始喜愛人生，對服飾，也注意起來。

翌晨，王家玉派春兒請石楓去共進早餐，他們互相瞧看一眼，都有一股陌生的感覺。

先說石楓吧，他原本器宇軒昂，有着氣吞河嶽的威勢，此時畧加修飾，更顯得人中龍鳳，佼佼不羣。

王家玉此時穿着一件緊衣窄袖的旗裝，高峯墳起，柳腰一握，再襯着她那艷光四射的嬌靨，確有褫魂奪魄的魅力。

他們互相凝視着，半晌，石楓才雙拳一抱道：「王姑娘早！」

王家玉甜甜一笑，嬌聲說道：「還早呢，太陽都晒進被窩裏了，來，咱們吃早餐吧。」

吃完早餐，秋兒送上香茗，石楓瞅着她微微一笑，秋兒的粉頰立即蒙上一層紅暈。

也許王家玉沒有注意他們之間的眉目傳情，更或許她是在裝聾作啞，因為她不僅沒有絲毫不快的表現，對昨宵之事，她也一字未提。

她只是關心石楓的傷勢，噓寒問暖，體貼入微。

一晃十多天，石楓的身體，已全部康復。

這天晚餐之後，石楓面色一整道：「王姑娘……」

王家玉道：「甚麼事？石兄。」

石楓道：「承蒙兩度相救，並且解衣推食……」

王家玉纖手一搖道：「不要說這些，石兄，你是不是想離開這兒？」

石楓道：「是的，在下原本是一個流浪漢……」

王家玉道：「所以你仍想浪跡江湖，你想先去那兒？」

石楓道：「江河兩岸，人傑地靈，我想順流而下，到金陵去玩玩。」

王家玉道：「甚麼時候走？」

石楓道：「明天。」

王家玉道：「那麼石兄就早點安歇吧，咱們明兒見。」

對石楓的辭別，王家玉沒有絲毫不快之色，及故意刁難的舉動，石楓雖覺意外，但能够這等結局，自然再好不過了，他還有甚麼不滿意的。

惟一使他不安的，是對秋兒的一份歉疚，他希望夜間秋兒能够來，他們也好敘一敘離情別緒。

他向秋兒瞟了一眼，這一眼，自然包含了無限的情思與要求，他猜想秋兒會懂的。

當他別過王家玉主婢，回到他的住宅之後，就獨對孤燈，等候伊人，結果他失望了，秋兒並沒有來。

直待天色破曉，他才調息了一陣，但一陣輕快的脚步之聲又將他驚醒過來。

「啊，秋兒，我等了妳一夜，妳終於來了。」

秋兒道：「你不是要走麼，還等我做甚麼呢？」

櫻唇一撇，投給他一記幽怨的眼神，接着又噗哧一笑道：「快走吧，小姐在莊門相候。」

石楓暗暗一嘆，覺得秋兒太不珍惜自己的感情了，山盟海誓還在耳際，她竟視同過眼煙雲一般。

「這樣也好，今後浪跡天涯，倒免得牽腸掛肚。」

他這麼一想，也就放開胸懷，隨着秋兒直奔莊門。

莊門是門房居住之處，也有一個小型的廳室。

廳上擺設了一桌飲食，雖是早餐，菜餚却十分豐盛。

王家玉與春花秋月三婢已在桌旁相候，石楓剛一到達，便被邀請入座。

主人情意殷殷，倒使石楓十分過意不去，分別在即，不能不說幾句感謝之言。

「王姑娘……」

王家玉嬌笑道：「怎麼？是要說幾句好聽的？」

「姑娘的恩惠如山之高，空言雖是無益，但在下不得不說。」

「很好，不過，如果留到路上再說，比現在要好得多了。」

「留到路上再說？在下不明白姑娘的用意。」

王家玉道：「這還不簡單麼？因為咱們要送你。」

「這就不必了，姑娘，十里搭長亭，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我知道，可是咱們也要離開這兒，送你只是順便而已。」

「姑娘既如此決定，在下只好聽妳的吩咐了。」

王家玉道：「那就快吃吧，咱們可以早點上路。」

飯後，他們相偕出莊，莊門之外，早已拴着六匹駿馬。

王家玉騎的是一匹通體雪白的龍駒，配上她那身奪目的嬌紅，紅白相映，真是悅目已極。

春花秋月四婢是綠色的勁裝，綠色的風氅，她們的坐騎雖然畧遜於白龍駒，可也是口外的名種。

石楓坐的是一匹黑馬，體型十分高大，看起來神駿非凡。

在啓程之際，王家玉道：「石兄！我有一點意見，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石楓道：「姑娘有甚麼指示？」

王家玉道：「指示不敢當，只是一點建議罷了。」

石楓道：「姑娘請吩咐。」

王家玉道：「要領畧長江一帶的風光

決不能坐船，否則整天對着滾滾江流，就失去遊歷的意義了。」

石楓道：「不錯，這一點，在下也有同感。」

王家玉道：「那麼咱們就沿鄂城，九江之綫直奔金陵，你看可好？」

石楓一怔，道：「甚麼？姑娘是說咱們？」

王家玉道：「除了石兄你，還有王家玉主婢，這自然要稱咱們了，難道有甚麼不對？」

石楓道：「姑娘也要去金陵？」

王家玉道：「不錯。」

石楓道：「有原因？」

王家玉道：「有，送你。」

石楓神色一呆，道：「姑娘為何不說是為了監視在下？」

王家玉輕咳一聲道：「別這麼說，石兄，人之相交，貴在知心，家玉如有不利石兄之心，何需走這迢迢長途！」

這話不錯，王家玉若要對他下手，他決難活到現在，而且武林黑白兩道夢寐以求的半壁山河，曾經到過王家玉手中，她不僅沒有吞掉他的寶圖，還以大還丹救他，使他憑空增加十餘年的功力，那麼他如此說法，豈不變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想到這些，不由不歉然道：「對不起，王姑娘，請恕在下出言無狀。」

王家玉微微一笑道：「我不會怪你的，咱們走吧。」

石楓道：「好的。」

於是，他們迎着獵獵秋風，逕向葛店進發，當夕陽含山的時份，他們已趕到了鄂城。

鄂城，在周時原為楚地，三國吳初曾一度自公安徙都於此，故名勝古跡十分之多。

當晚他們沒有作遊歷的活動，次日就將整個時間消磨在山水泉林之間了。

好在王家玉對此次長途旅遊，已有充份的準備，她們連冬裝也帶來了，自然可以儘情的遊樂。

但一日鄂城之遊，似乎為他們帶來了困擾，原因自是出在石楓身上了，只要他在江湖上出現，就會引來搶奪寶圖之人。

第三日，他們由鄂城出發，離城只不過二十餘里，三騎怒馬，便由身後狂馳而來。

石楓向身後瞥了一眼道：「似乎麻煩來了。」

王家玉道：「幾名跳樑小醜罷了，還不致對咱們構成麻煩，春兒，妳們姊妹去摸摸他們的底細，順便給每人留下一點記號。」

春花秋月四婢應聲「遵命」，馬頭一圈，便迎着來騎一字排了開來。

來騎原是在奮蹄狂奔的，及見前路被阻，不得不猛勒坐騎，所幸他們的騎術都還不錯，坐騎被勒得人立而起，總算沒有摔下馬來。

這三人的年歲約在四十至五十之間，一律短衣勁裝，背插長刀，使人一目之下，就可看出是久走江湖的人物。

他們也一字排開，與春花秋月四婢對面而立。

靠左首的年齡較長，還留着幾綹山羊鬍子，他向四婢瞟了一眼道：「各位這是甚麼意思？」

春兒道：「這就要問你了，你們是甚麼意思？」

留山羊鬚的大漢道：「在下不懂姑娘在說些甚麼，要怎樣，姑娘何不乾脆說個明白。」

春兒一哼道：「你既有膽量追躡咱們，為甚麼又不敢承認？其實事到如今，你不承認咱們一樣不會饒你！」

留山羊鬚的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這年頭實在變了，居然有人敢向項家兄弟賣狂！」

秋兒撇撇咀道：「閣下原來是項家三把刀，你是老大項修文吧？」

項修文道：「姑娘好眼力，不錯，項修文正是在下。」

秋兒道：「人的名，樹的影，項家三把刀可是俠義道中的人物，請問項大俠為甚麼緊追着咱們？」

項修文道：「姑娘不要誤會，項家兄弟並不是追躡姑娘。」

秋兒道：「那是追誰？」

項修文說道：「這個，姑娘就不必管了。」

秋兒冷聲道：「如果咱們一定要管的呢？」

項修文面色一沉道：「項家三把刀的忍耐力有限，別讓江湖朋友說咱們兄弟欺負幾個女孩子。」

秋兒輕蔑的一哼道：「別往臉上貼金了，閣下何不試試。」

項修文扭頭對項修武道：「二弟，你去給她一點教訓。」

項修武就馬上一拔身，已像飄絮般落在雙方馬隊之間。同時濃眉一挑，冷冷道：「那位姑娘請賜教？」

月兒道：「姑奶奶來治治你。」

月兒是四婢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但生性却最為潑辣，語音未落，一片烏光已向項修武的右臂襲到。

項家三把刀，在江湖之上是一個響亮的名頭，由項老二適才飄身下馬的輕功來說，這三兄弟確非浪得虛名。

但項修武只覺得眼前一花，一股勁風已向他右臂的曲池穴上襲來。

他想不到月兒的來勢如此之急，不由大吃一驚，急騰身斜竄，旁移三尺，想將這一窘境化解開去。

可是月兒的降龍棒頭始終指在他的曲池穴上，無論他怎樣變換身法，曲池穴上的威脅依然無法化解。

名噪江湖的項家三把刀，竟然一招未出，就被一個年紀輕輕女孩子迫得滿場逃竄，甚至連拔刀的機會也沒有，豈不是駭人聽聞！

在此等形勢之下，項修武固然驚怒交集，滿頭青筋都暴了出來，在馬上的項家兩把刀何當不又怒又急！

最後項修文終忍不住怒吼道：「姑娘手下留情，咱們兄弟認栽就是。」

月兒收招後退，冷冷道：「認栽？只怕沒有這麼便宜！」

項修文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姑娘還待怎樣？」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宮少奇唾涎黑牡丹辛玉姬姿色，僞稱在五通祠發現錢廠子，騙辛玉姬前往，强行求歡，詎好事未諧，竟被躡踪而來的艾鬍子所暗算，艾鬍子驟下辣手也並不是要伸張正義，他是藉此要脅辛玉姬就範，但他也得不到好收塲，在完事之後爲辛玉姬所殺。七步翁魚山谷得到棧伙葛大的密告，知道了五通祠內曾上演了一幕連環兇殺案後，召來心腹上官龍，上官虎兄弟，要他們潛往五通祠將兩具屍首移往荒僻之處埋藏起來，上官兄弟不知魚山谷此舉用意，魚山谷畧爲解說，上官兄弟仍然不懂老魔的意思——

互逞陰謀計　各施狠辣謀

七步翁知道他們沒有聽懂，於是接着道：「大悲寶藏雖然價值連城，但對宮老兒來說，實在還遠不及他對這名寶貝孫子的重視。如果這老兒獲悉愛孫已遭殺害，一定無心再從事大悲寶藏之爭奪。」

上官虎道：「這樣我們等於去了一名勁敵，豈不對我們更有利？」

七步翁點頭道：「是的，無論換了誰，恐怕都免不了會有這種想法。」

上官虎道：「這種想法不對？」

七步翁道：「不能說不對，只能說不够深入！」

兩兄弟又聽胡塗了。

七步翁微微一笑道：「我只提一件事，你們也許就會明白了。」

兩兄弟留神聽着。

七步翁微笑道：「我問你們，今天七星鎭上，對大悲寶藏有興趣的人物，是不是就只這宮老兒一個？」

兩兄弟一齊搖頭。

七步翁笑道：「這不就得了嗎？去了一個姓宮的，對我們好處有限，因爲還有很多其他的人，我們照樣必須對付。」

他又笑了一下道：「相反的，如果這老兒不退出，對我們却有無窮妙用！」

七步翁的絃外之音，聰明人差不多已經可以聽出來了。

但對這對用手多於用腦的長白弟兄來說，顯然仍有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上官虎道：「魚老意思，是說這姓宮的會爲我們効力？」

七步翁一點也不生氣，他歡喜這對弟兄，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總是好駕馭一些的。

七步翁點點頭道：「是的，可以這樣說。」

他頓了一下，又說道：「這老兒如果不知愛孫已死，除了焦急之外，一定還會設法謀取那批寶藏。只要這老兒肯盡心力，他成功的希望，一定比任何人都要大得多！」

上官虎好像一下開了竅，搶着道：「然後我們便以知道他愛孫的下落爲條件，向這老兒加以要脅？」

七步翁哈哈大笑道：「好，好！一語中的。你們兩兄弟眞是愈來愈行了！」

兩兄弟面有得色，顯然聽得十分受用之至。

這是用人的另一訣竅。不吝於褒揚！碰上適當時機，惠而不費的讚幾句，可說比什麼手段都來得有效！

七步翁的這條妙計行不行得通呢？

那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飛腿追魂宮寒的確只有一個孫兒，也的確把這個寶貝孫兒看得比什麼都重要！

這種缺德主意，事實上恐怕也只有像七步翁這種缺德的魔頭才能想得出來。

七步翁的這條計策，與飛腿追魂宮寒定下的奪寶步驟，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想利用別人流血流汗，自己於一旁等着坐享其成。

這正應了一句俗語：薑是老的辣。

兩塊老薑！

房中沉寂了片刻，上官龍忽然說道：「你老恐怕忘了一件事。」

七步翁一哦道：「什麼事？」

上官龍道：「那個殺人的人，要是把這件事情說出去怎麼辦？」

七步翁搖頭道：「不會。」

上官龍道：「何以見得不會？」

要解釋這一點，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七步翁也根本不想加以解釋。

他不是怕費唇舌，而是怕這對兄弟聽了會分心！

兩兄弟對女人都很有興趣，目前就有心要打何寡婦和消魂娘子楊燕姊妹倆的主意，如果聽了這段旖旎韻事，準會把目標一下轉去黑牡丹辛玉姬身上。

獨眼龍賀雄是個人人知名的大醋缸，兩兄弟一動了腦筋，非出亂子不可！

所以，他只輕描淡寫的道：「這個你們放心好了，我說不會，就是不會。」

兩兄弟對老魔一向言聽計從，經老魔這樣一說，當然不會再問下去。

上官虎站起身來道：「老大，天黑還早，我們繼續去玩我們的吧！」

七步翁道：「慢點走！」

上官龍止步回身道：「魚老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麼差遣？」

七步翁思索着點點頭：「是的，做完這件事之後，今夜你們還得另外再辦一件事情。」

上官龍道：「什麼事？」

七步翁緩緩道：「這消息是我們拿銀子從葛大口中買來的，他很可能會把這消息再賣給別人，所以……」

說到這一方面，兩兄弟的反應倒是不慢。

上官虎立掌比了個砍的姿勢，笑笑道：「魚老是不是這個意思？」

七步翁點點頭道：「是的，手脚乾凈一點。」

× × ×

白天星正待要喊老蕭添第二壺酒時，烏八忽然從大廳外面匆匆走了進來。

他站在大廳中央，將大廳中每一張面孔都看清楚了，才皺了皺眉頭，朝白天星這張桌子走來。

白天星知道他在找人，硬裝作不知道，笑嘻嘻的問道：「是不是有了消息？」

烏八搖搖頭，過來坐下，隔了一會，才故作漫不經心地問道：「你們有沒有看見艾鬍子？」

白天星道：「艾鬍子？艾鬍子店裏忙得要命，他怎麼跑到這裏來。」

烏八又皺了一下眉頭道：「是啊，店裏好多人等着要吃麵，這鬍子却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白天星道：「你找他幹什麼？」

烏八咳了一聲道：「沒有什麼……咳咳……我本來也想吃碗麵……咳咳……找不到就算了。」

白天星心底暗暗好笑：好！老毛病又來了！

他知道烏八的確在找人，但要找的人絕不是艾鬍子！

絕沒有人爲了要吃一碗麵，到處去找麵店的老闆，尤其是像烏八這樣的人，更不會有這種蠻勁。

要烏八這樣的人動腿跑路，只有一樣東西可以辦得到。

銀子！

而且一定是一大筆銀子！

因爲他也許了烏八好處，要烏八辦一件事。如今烏八放下他的事，却代別人找人，可見對方出的代價一定很高！

高到使烏八卽令得罪了原先的主顧，也不在乎。

出高價尋找的人，必然是個很重要的人，一個很重要的人突然失踪，就一定意味着又發生了新的事件！

這是白天星推理的一貫方式：抽絲剝繭！

所以，他經常能從一些別人也許會忽畧了的小地方，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烏八要找的人，是誰呢？

白天星不急。

他相信一定有方法可以叫烏八自動說出來，對付烏八這樣的人，他覺得比對付什麼樣的人都容易。

別人還要拿銀子收買，他可以連一分銀子都不花！

烏八也要了一份酒菜。

他斟了酒，却沒有喝，只是端着杯子，怔怔出神。

白天星興趣更濃了。

烏八連酒也沒心思喝，可見那筆賞格一定大得誘人。尋人賞格是什麼人訂下來的呢？

白天星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可憐的艾鬍子，那樣一個大好人——唉！」

烏八像是吃了一驚，霍地轉過頭來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苦笑笑道：「我眞後悔這幾天老在這裏窮混，沒去那鬍子店裏多吃幾碗麵！」

烏八木楞楞的道：「你——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反問道：「艾鬍子賣的麵，你說好吃不好吃？」

烏八道：「當然好吃！」

白天星道：「以後你還想吃得到？」

烏八道：「爲什麼吃不到？」

白天星搖搖頭，又嘆了口氣道：「枉爲你烏兄還是個明白人！」

烏八呆呆地道：「你是說——？」

白天星意味深長地道：「我說了什麼？我什麼也沒有說！我只知道一件事，今天七星鎭上，如果有人失了踪，我們最好就別再去想他！」

烏八期期地道：「這，這……」

白天星冷笑道：「七絕拐吳明，鐵三掌蔡龍，奪魂刀薛一飛，這些失踪的人，誰回來過？最幸運的大概就數流星刀辛文炳，人沒有了，最後總算還回來了一隻耳朶！」

烏八臉孔一白道：「那，那……」

白天星眞忍不住要笑出聲音來。他心想：你仁兄也未免太差勁了，我說的是艾鬍子，艾鬍子是你什麼人，竟要你仁兄如此關心？

他喝了口酒，又道：「當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論，這也要看情形。老實說，像艾鬍子這樣一個大好人，我就認爲沒有遭遇意外的可能！」

烏八臉上很快的又有了血色。

他終於忍不住低下腰身道：「這事我也覺得有點奇怪，跟艾鬍子一起不見了的，還有一個大孩子。一個開小麵館的生意人，跟一個剛來鎭上的大孩子，總不致於有人跟他們過不去吧？」

好了！

眞正要找的人，是個大孩子！

一個多大的孩子？

又是誰的孩子呢？

白天星沒有問。他問的是另一件事：「這孩子沒有大人跟着？」

烏八道：「當然有。」

白天星道：「他大人呢？」

烏八道：「據吳公子說——吳公子一再交代，要我不得告訴別人，你可不要聲張出去才好。」

白天星道：「那還用你烏兄吩咐！」

他這句話，沒說過十次，最少也有六七八次了！

烏八道：「是這樣的，據吳公子說，那孩子是一位宮老前輩的獨孫，大約十八九歲，穿一身黃衣服，生得斯斯文文的，刀會開始之前，還有人見過他，後來就忽然失去踪影……」

白天星暗暗一怔。宮老前輩？飛腿追魂宮寨？

他沒有見過這位飛腿追魂，但對這位飛腿追魂的爲人，却知道得淸淸楚楚。一句話說完：一條成了精的老狐狸！

他一向痛恨這一類的老狐狸，因爲江湖上的一些惡行，差不多都是這類老狐狸的傑作。

另一方面，他最感頭疼的，也是這一類的老狐狸。

有經驗的獵人，全都知道，要捕捉一頭老狐狸，有時比要捕捉十隻猛虎還要難得多！

老狐狸另一討厭的地方，是牠不但難以捕捉，有時還會破壞你花盡心血佈置的陷阱。

自從毒影叟古無之和七步翁魚山谷這兩頭老狐狸來了七星鎮，已經使他傷透腦筋，如今又多了這頭老狐狸，他眞担心自己的匠心設計，會不會被這三頭老狐狸破壞盡淨？

烏八見他不開口，又接下去說道：「不瞞你白兄說，吳公子是許了小弟一點好處，不過你白兄曉得的，我烏八可不是那種見利忘義的人，只要小弟有了好處，咱們哥兒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到時候只要你白兄開口……」

白天星聽得不住點頭，像是已被說動了心。

他帶着思索的神情道：「這祖孫倆，我早上好像見過，只是當時我沒留意，那時好像還有幾個人跟他們在一起……」

烏八搶着道：「是不是一男一女？」

白天星點頭道：「好像是的。」

烏八道：「那是獨眼龍夫婦。」

白天星道：「獨眼龍？」

烏八道：「是的，獨眼龍賀雄！他那個老婆，便是江南有名的美人兒，黑牡丹辛玉姬。」

白天星點點頭，心想：好，這對夫婦一來，七星鎮可熱鬧了。

烏八道：「關於這件事，你白兄有沒有一點頭緒？」

白天星沉吟道：「這事我還得好好的想一想。」

烏八惑然道：「想什麼？」

白天星緩緩道：「七星鎮地方雖說不大，但至少也有百來戶人家，你要知道，我儘管在這裏住了很久，可也並不是家家戶戶都熟悉……」

烏八眼中一亮道：「白兄意思是說，那位宮少爺被人綁了架，如今可能正藏置在鎮上某處地方？」

白天星點頭道：「這是我的想法。」

一點不假，這的的確確是白天星的想法。

小孟嘗吳才和呂寒等人回到七星客棧時，黑牡丹辛玉姬尙高臥未起。

如今整個七星鎮上，除了葛大和七步翁兩人之外，恐怕誰也無法把那位宮大少爺失踪的事，跟這位江南有名的美人兒聯想到一起去。

白天星的這種想法，無疑也正是烏八的想法——一種烏八願意接受的想法。

烏八欣然道：「好，這件事就拜托你白兄了。如果有了消息，請白兄立卽着人通知小弟。」

白天星道：「好！」

烏八拱拱手，高高興興的起身走了。

酒菜未動，帳也未付。

接着出現的，是穿着整整齊齊的鐵算盤錢如命！

又是一個好朋友。

白天星笑笑道：「錢大爺好！」

他這一聲錢大爺，當然是喊給別人聽的。

這是他們的約法之一。

在大庭廣衆之前，儘量保持客套，以免引起別人對他們的往來注意。

這一套功夫，錢如命當然更拿手。

只見他打着哈哈道：「好，好——還是賢昆仲會享受，一天兩頓酒，悠哉游哉，自在逍遙。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沒有打完，人已順勢坐下。

白天星低聲道：「昨天小弟聽到的那個消息，確實不確實？」

錢如命點點頭，看淸無人注意，這才長長嘆了口氣道：「消息是一點不假，可惜的只是錢某人福份不够。」

白天星一怔道：「怎麼呢？」

錢如命又嘆了口氣道：「想不到玉門三煞，原來只是徒負虛名，錢某人不過遲去了一步，他們三兄弟便給人家宰得一個不剩！」

白天星像是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那麼寶物落去何人手中？」

錢如命搖搖頭道：「不知道！錢某人趕到時，除了院子裏的五具屍首，可說什麼也沒有看到。」

白天星又是一怔道：「五具屍首？除了玉門三煞，還有誰跟誰？」

錢如命道：「一個便是先向招風耳洪四套話的那個傢伙，叫做夜貓子岑斌。」

他笑了笑又道：「另一個，你猜猜看是誰？」

白天星道：「誰？」

錢如命道：「魔刀令狐玄！」

白天星呆住了！像是根本無法相信。其實他一點也不感覺意外。

眞正感覺意外的是張弟。

又給白天星料中了！

魔刀令狐玄在品刀台上慷慨陳詞，要向謀害刀客的兇徒挑戰，一時幾乎成了刀客中的英雄，只有白天星一個人澆冷水，這位魔刀絕不是個好人，如今事實証明，



白天星目送錢如命背影去遠，嘆了口氣對張弟道：「想不到我又打錯了算盤。」

果然一點不錯！

錢如命端起烏八留下的那壺酒，湊着壺咀子，淺淺啜了一口，又道：「現在就可惜不知道，殺死三煞及魔刀的人，究竟是誰，眼看着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想想實在不是滋味。」

白天星沉默不語，好像心頭也相當不是滋味。

他在思索。

他當然不會相信錢如命的話，不過也不是全部不相信。

如果錢如命的話，有一部份是眞的，那便是那幅明妃畫像也許眞的被另一人取走了。

但卽使如此，他還是不相信錢如命眞不知道那個奪走畫像的人是誰。

理由非常簡單，玉門三煞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碰上這種大事情，錢如命說什麼也不可能讓這三兄弟脫離自己的監視！

更進一步，不難想像得到，三煞被宰之際，這位鐵算盤一定在暗中瞧得淸淸楚楚！

他如今就在思索這個殺了三煞的人是誰。

錢如命眼看三煞被殺而袖手一旁，理由也只有一個：對方身手太高，他出去也是白饒！

一個錢如命自認不敵的人，這個人會是誰呢？

這一點當然無法憑想像就可以獲得答案。

錢如命忽然像安慰他似的，低低又接着道：「這件事白兄也不必太難過，吳公子已派人到處佈下眼綫，只要找出了那個搶走寶物的人，最後還是少不了你白兄一份的。」

白天星深深嘆了口氣道：「發財要有發財的命，現在就看我們這位吳公子的福份如何了！」

錢如命彷彿話已說盡，又敷衍了幾句，跟着也告辭走了。

白天星目送錢如命去遠，才又嘆了口氣道：「想不到我又打錯了算盤！」

張弟道：「打錯了什麼算盤？」

白天星道：「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傢伙剛才說話時的神情？」

張弟道：「當然留意到了。什麼地方不對？」

白天星道：「那麼，你有沒有看出，這傢伙表面上唉聲嘆氣的，其實一點也不爲失去那幅明妃畫像而感到惋惜？」

張弟想了想，不禁點頭道：「是的，他像是在說一個與自己漠不相關的故事，雖然表現得很懊惱，却是好似並非由衷而發。」

他望着白天星，又道：「就算這厮不在乎失去一幅明妃畫像，又怎能說是打錯算盤？爲了一幅畫像，死去五個人，你的目的不是已經達到了嗎？」

白天星搖頭道：「這死掉的五個傢伙，連一文大錢也不值，更別說是一幅價値連城的明妃畫像了！」

他喝了口酒，苦笑道：「我說打錯了算盤，是指另一件事，並不是指死的這幾個傢伙重要不重要。」

張弟道：「另一件什麼事？」

白天星道：「便是今天七星廣場上突然傳開的流言。」

張弟道：「你認爲流言是吳才着人散佈的？」

白天星道：「這無疑是那位飛腿追魂宮寨宮老鬼的傑作。」

張弟道：「姓宮的爲什麼要把這件事宣傳開來？」

白天星道：「這就要歸罪於那幅明妃畫像了！」

張弟不覺一楞，完全聽胡塗了！

白天星笑笑道：「我知道你聽了一定感覺奇怪，由於一幅明妃畫像的出現，更坐實了錢麻子的嫌疑，姓吳的他們應該守緊這個秘密才對，爲什麼反而把這個秘密大事宣揚呢？」

張弟道：「是呀，這樣一來，豈不是增加了他們奪取寶物的困難？」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你完全想錯了！這其實正是那個宮老鬼，心機深沉過人的地方！」

張弟還是聽不懂。

白天星接着道：「這說明那個宮老鬼不願與實力雄厚的黑鷹幫爲敵，想藉此利用別人打頭陣，他們於一旁坐觀成敗，然後選定有利之時機，來個不勞而獲！」

張弟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好呀！難道你爲黑鷹幫叫屈？」

白天星搖頭道：「黑鷹幫自幫主江西流往下數，根本沒有一個好東西，我那裏會爲他們着想？碰上這種機會，讓那些傢伙受點報應，正証明天道好還，我高興還來不及，那有這份閑心情爲他們叫屈！」

張弟更胡塗了。

話越說越上路，處處合人意，還有什麼值得抱怨的呢？

白天星喝了口酒，緩緩道：「你應該知道，這只是個騙局，我當時的用意，祗不過是想藉此機會整整那個痲子……」

張弟道：「這我知道。」

白天星苦笑道：「但如果這痲子一旦落在那個姓宮的老鬼手上，我這騙局就要拆穿了！」

張弟道：「那老鬼眞有這種厲害？」

白天星道：「你等着瞧好了！除非老鬼爲獨孫失踪一事分心，否則錢痲子最後一定會落在這老鬼手上。」

張弟想了片刻，忽然皺眉道：「不管什麼宮老鬼或錢痲子，我都不放在心上。我總覺得，有一件最重要的，你始終該做而沒有做。」

白天星道：「什麼事？」

張弟道：「你應該放下任何事情不管，先找出那個謀害刀客的兇徒！」

白天星微笑道：「我希望你最好別逼着我回答你這個問題。」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笑道：「因爲我如果照實說出來，你一定會嚇一大跳。」

張弟道：「沒有關係。你說！」

白天星笑道：「好！那麼我就回答你。我不找那個兇徒的原因，是因爲根本用不着找，這名兇徒我早就清清楚楚他是誰了！」

張弟沒有嚇一跳。

他嚇呆了！

呆得像突然中了定身法，一動不動地僵在那裏，只是不停的翻着眼珠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隔了很久很久，他才艱澀地道：「你——你早知道？」

白天星但笑不語。

這不是一個問題！

就算這是一個問題，也不需要回答。

白天星在等着他的第二句話。

張弟費了很大勁，才問出了底下的話：「你——你明知道那名兇徒是誰，而仍然聽任他爲所欲爲，讓他一個接一個殺下去？」

白天星微笑道：「不錯。這比我自己動手，總要好得多！」

張弟又是一呆，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笑道：「我說的話，意思一向明白，從用不着重複解釋。」

張弟眨着眼皮道：「你認爲被殺的刀客，一個個罪有應得，死得並不冤枉？」

白天星道：「活下來的才冤枉。」

張弟道：「因爲他們也該死？」

白天星道：「都該死。」

張弟道：「快刀馬立也該死？」

白天星道：「最該死！」

張弟緊緊皺起眉頭，沒有開口。

如果換了品刀大會剛剛開始的那幾天，單是爲了這最後一句話，無疑就够張弟跟白天星翻臉而有餘！

但如今這種情形已絕不會再發生了。

因爲經過了長久的朝夕共處，再加上兩人在武學方面的血緣，如今張弟對白天星的觀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正如他對十八刀客的觀感，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一樣。

快刀馬立究竟是不是一個好人？他已不願再堅持。

這並不是他對馬立的人格產生懷疑，而是因爲他對白天星加深了信任。

至於快刀馬立爲什麼會是十八刀客中最該死的一個？白天星已在江湖上闖蕩多年，無論那一方面的見識，都比他宏富得多，他相信白天星如此評斷，必然有所根據。

何況馬立已死多時，人一死，一了百了。他們又何必爲了一個已經死去的人，發生無謂的爭執？

所以，他在沉默了一會之後，抬頭又問道：「你說的那名兇徒是誰？」

白天星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眼光四下一掃，緩緩回過頭來，笑了笑，道：「我忽然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

這就是說，舊的話題，已告結束，再問也是枉然。

張弟並不感覺意外。

白天星的脾氣，他已摸得透熟；事實上他也只是隨便問問，根本就沒希望白天星眞的會回答他。

張弟信口道：「哦！一件什麼好笑的事？」

白天星又笑了一下，道：「我忽然發覺，很多人都熱衷於追求意外之財，却幾乎從沒有人想到，意外之財往往會爲一個人帶來殺身之禍。」

張弟道：「我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可笑。」

白天星道：「爲什麼？」

張弟道：「因爲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類天生的弱點之一；只能說可悲，但絕不可笑。」

白天星點點頭，隔了片刻，忽又笑道：「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這件事我如果說出來，包你一定會覺得十分可笑！」

張弟道：「說說看！」

白天星道：「有一種人，自以爲很聰明，事實上這種人也的確有點小聰明。但奇怪的是，這種人却往往專做胡塗事，你道可笑不可笑？」

笑的仍然只是白天星一個人。

張弟沒有笑。

白天星笑着道：「你不認爲這種人可笑？」

張弟淡淡地道：「這種話我過去也聽人說過，只是我還沒有見過這種人。」

白天星忽然壓低了聲音，笑道：「眼前在這大廳中就有一位，你要不要見識見識？」

張弟一怔道：「在那裏？」

白天星輕咳了一聲道：「以後再說吧！有人來了。」

這一次白天星可不是故意賣關子，這時的確有人正向他們這張桌子走過來。

走過來的是兩個人。

一名粗壯的青衣大漢，以及一名瘦弱儒雅的藍衣青年。

這一對主僕向他們這邊走過來，並不稀奇，因爲放眼此刻大廳中，只有他們這

副座頭還空下了兩個位置，其餘的桌子上，全都坐得滿滿的。

青衣大漢走在前面。

他快步走過來，拉開板櫈，清出桌面，又拿衣袖分別將桌櫈抹拭乾淨，方垂手退去一旁。

藍衣青年臉色蒼白，前額正中有塊花瓣大小的青色胎記，但這一點也不影响它主人的翩翩風采。

小孟嘗吳才算得上是美男子，而眼前這名藍衣青年，顯然在氣質上比吳才又勝幾分。

他含笑走過來，分別向白天星和張弟拱了拱手道：「打擾二位了！」

白天星眨眨眼皮，忽然問道：「這位兄台可是姓尹？」

藍衣青年微微一愣道：「是的，敝姓尹，草字文俊。尊駕何以認識在下？」

白天星霍地站了起來，欣然道：「果然是尹大才子，幸會，幸會！」

他不待藍衣青年有所表示，又指指張弟，接着道：「敝姓白，白天星。這是敝師弟，旋風刀張弟！」

緊接着，他又轉向張弟道：「師弟，這位便是以一篇白馬長賦，傳誦兩京的尹大才子，快來見過！」

張弟只好跟着站起來，道了一聲：「久仰。」

尹文俊連忙拱手道：「那不過是一篇遊戲文字，算不了什麼。兩位請坐，兩位請坐！」

張弟暗暗納罕。

因爲他怎麼也想不到，白天星以一介武夫，何以能對當今知名之文人，竟也能像他對知名之武人一樣熟悉？

三人落座後，老蕭不待吩咐，自動送上一份酒菜。

所謂酒菜，當然還是一壺酒一盤肉，這是熱窩裏的老規矩，貴公子也好，大才子也好，進了這座大廳，吃的喝的，就只這麼兩樣。

白天星望着剛送上來的那盤薄片羊肉，似乎有點難爲情地笑笑道：「七星鎭是個小地方，處處不比京師，希望尹兄不要見笑才好。」

尹文俊微微一笑道：「小弟並非爲吃喝而來，尤其是這家熱窩的規矩，小弟早聽人說過了。」

白天星道：「尹兄剛到？」

尹文俊點頭道：「是的，剛剛，可惜未能趕上今天的品刀盛會。」

白天星笑道：「今天的品刀會，沒有趕上也好。」

尹文俊道：「怎麼呢？」

白天星笑道：「毫無精彩可言。」

尹文俊道：「今天出場的，是那一位刀客？」

白天星道：「屠刀公孫絕。」

尹文俊道：「這位刀客有沒有發表他對刀的見解？」

白天星道：「發表的議論相當長，只可惜全是廢話。」

尹文俊道：「這位刀客怎麼說？」

白天星笑笑道：「大意是說：今天的七星鎭，由於命案一再發生，幾已與屠場無異，他的外號叫屠刀，他要大家拭目以待，且看是別人屠他，還是他屠別人！」

尹文俊啞然失笑道：「這純然是一派市井無賴口吻，怎能算是品刀？」

白天星笑道：「誰說不是。」

那名青衣大漢忽然上前一步，俯腰低聲道：「此地人多口雜，公子說話，可要小心些。」

尹文俊臉色微微一變，似乎頗爲失言而不自安。

白天星笑道：「沒有關係，有我們師弟在這裏，尹兄不必担心。」

這幾句話像是提醒尹文俊什麼似的，他望望張弟道：「這位……莫非……」

白天星笑着接下去道：「旋風刀張弟！就是傳說中一刀砍下降龍伏虎刀岳人豪腦袋的那個小伙子！」

誰也不難聽出白天星語氣中的誇耀意味。

張弟臉上像爬滿了螞蟻。

他已向白天星求過好幾次情，求白天星以後千萬別在人前提這件事，但白天星偏不理他，只要遇上機會依然照提不誤。

白天星替他這樣宣揚，當然沒有什麼惡意，如果這種事發生在兩年之前，他說不定也會認爲是一種無上的光榮。

因爲這本來就是他兩年來的一個夢想。鬥倒一名刀客，取而代之！

誰知道等這個夢想眞的實現了，他才發覺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他永遠無法忘記岳人豪腦袋已經滾出老遠，身軀尙在打轉的那幅奇異景象。

他也忘不了奪魂刀薛一飛臨死之前的表情……

終於他弄明白了英雄的眞諦。

英雄就是製造死亡的人！

殺死的人愈多，名氣愈大！這就古人說的：一將成名萬骨枯。兵不血刃，也許照樣可以成爲英雄，但那樣的英雄似乎並不多

成了英雄之後呢？

成了英雄，路更狹了，而且只有一條：繼續殺人——以及提防被人殺！

張弟喝了一口酒，眞巴不得這位尹大才子早點離開。因爲他知道白天星也像小孩子一樣有個毛病：「人前瘋」！

尤其在陌生人面前，瘋得更厲害。

尹文俊恭維的話，張弟沒聽清楚，他只聽白天星接口問道：「尹兄目前落脚在什麼地方？」

尹文俊苦笑了一下道：「想不到鎭上的客棧，早已住滿了人，目前這倒是個相當頭疼的問題。」

白天星道：「尹兄如不嫌棄，搬到我們那裏去住怎麼樣？我們那裏陳設雖然簡陋，地方倒是蠻寬敞的。」

尹文俊大喜道：「那太好了，白兄住什麼地方？」

張弟聽了，忍不住好氣又好笑。

他們住的那間破屋子，除了幾張桌椅之外，只有一張爛木床，出門看熱鬧的人，當然不會帶行李，到時候他倒要看看白天星拿什麼來安置這對主僕！

那青衣大漢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欲言又止。非常明顯的，他並不希望他們這位公子，如此輕易地便接受一個陌生人的招待。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仙兵拒敵劍　寶光抗魔簪

蕭逸‧著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懷冰得到蒼鬚奴之助，將腹中蠱虫取出，那晚，他按着尉遲青幽所授天一門玄功正統心法，修習吞食劍炁，修習完畢，忽興踏月觀賞山峯景色之心，當他步出冷香閣，停立山頂之際，驀見蒼鬚奴自山下駕遁光上來，問知他在觀賞月色，便對他說出對面那座鐵筆峯的種種傳說，岳懷冰俟蒼鬚奴走後，不辭辛艱地向着那座鐵筆峯走去，剛至峯頂，驀見一道彩氣，自一叢亂石中暴虹般的直射而起，他幾乎嚇呆了，更怪異的是這道乍起的彩氣並非射向空中，而是迎着他射過來，是以他全身在彩氣籠罩下——

※※※※※※※※※※※※※※

也許是臨去秋波，岳懷冰最後所能看見，只是那道墨綠光氣退隱前的一剎那，在一方二人許高的大石上留下了最後的一片奇光燦然，岳懷冰可以清楚的看見，那一方巨石吞下那道光氣之前，整個石身，像是發射閃電般的閃了一下，然後很快的趨於默然！

岳懷冰現在所能看見的，只是那一塊人立於叢石之間的巨大石塊而已！

他內心眞有一種說不出的驚愕喜悅，再也忍耐不住，足下一陣狂馳，身形起落，兔起鶻落，剎時間，已撲到了谷半叢石之間！

眼前是一片充滿了亂石的半月形凸出台地，自此上星當空，明月益顯份外皎潔，下探谷底，雲氣氤氳，更似無限深幽。而徐風襲面，卻又不似先前之酷寒。

剎時間，岳懷冰身上平添了一股奇寒感覺，由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

站在光氣之間打量着這道匪夷所思的光氣，倒不覺得這道光如何刺目，只是覺得冷，砭骨的冷！

他不勝驚訝的忖思着！

如果說這是一道雲霓，彩虹，似乎太不合情理，因為霓虹絕無在半夜出現之理，只有在晝間新雨之後，陽光復現之初，才能得以發現，此時此刻顯然是不可能！

當他再次的迎合着面前光氣，注目看時，顯然的發覺到那道籠罩自己的墨綠光氣，似乎已有退縮的意思！

就在他驚呆的片刻，那道光氣，已由岳懷冰身後退縮到他面前，而且有繼續退縮之勢！瞬息之間，又退後了數尺！

岳懷冰心中一怔，忖道：「這是甚麼玩藝兒，怎地這般怪法？」

心念一動，不覺移步向前，跟着那道墨綠色的光氣前進了幾步！

他身子方一靠近那道光氣之端，那道光氣立刻又向後收退了三尺左右！

岳懷冰再進身——

彩氣再退——

岳懷冰定身不動。

那道彩色光氣亦定住不動！

岳懷冰陡地一怔，心裏益加的駭異，恩念之時，想係那道光氣見岳懷冰久不前進，遂即又自動緩緩退縮了數尺——

活該岳懷冰有此一番奇遇！

大抵來說，鴻福將至之時，外表上人有幾分糊塗，而實在裏，卻又有幾分聰明，即所謂「福至心靈」！

岳懷冰這時正是如此，他的好奇心毋寧解釋為「福至心靈」，當他目覩着眼前這番怪異景像時，竟然心不由己的追隨着面前這道彩色光氣一路追踪了下去！

他進身得快，光氣退縮得更快！

當他足下運功，緊緊追躡着眼前光氣飛身百十丈之外時，忽然發覺到，那道彩色光氣以着比他更快數十倍的速度，已然消逝於半谷亂石叢間！

他不禁大大的嘆息了一聲，忽發奇想道，如果能在此處，背山開出一座洞府，該是何等之好！

當然他的來意並不在此，而是追躡那道莫明其妙的墨綠色光氣而來！

他走到了那塊巨石前，只覺這塊巨石高有兩丈，粗可二人合抱，石色黑褐，月色雖亮，卻不辨到底是何顏色，用手推了一下，紋絲不動，像是久已生根模樣！

岳懷冰呆了呆，暗忖着剛才分明看見那道彩色光氣，退隱於這塊大石之內，自己一路跟踪，萬無眼花錯視之理！

他心裏忽然動了一下，又忖道：常聽人說，深山大澤每有異寶，異寶將出之時，常有寶光現出之一說，莫非這塊大石之內藏有甚麼寶貝不成？

想到這裏不覺自己失笑了一下，認為太過於牽強附會，遂即用雙手按向大石，用力又推了一下，仍然是絲毫不動！用手拍了拍，沉實有聲，絕非外實中空異樣！

他不禁有些灰心了。

眼前情形如此，自己既不能把大石扳倒，更不能把大石搬回去，勢將如何？

想到這裏，反手把背後那口斷馬刀抽到了手中。

如果有人用刀無緣無故的去亂砍石頭，這個人必是發瘋了。

眼前岳懷冰確實像是有點瘋了。

他在不甘心就此離開的心情之下，只得用手中鋼刀，試向身前這石上劈去！

那口刀原係上好精鋼打製，加以他內力貫注之後，益加的鋒利異常，是以刀鋒甫一落石面，頓時切下了老大的一塊來！

岳懷冰舉刀看了一下，無損於刀鋒，由是膽力頓壯，遂即繼續揮刀砍下。

在一陣揮刀猛砍之後，只聽得一陣沙沙聲響，石屑紛飛中，已為他將石面砍削下了將近尺許左右的一層！

少停之後，他再次的又是一陣砍削。

眼看着刀鋒落處，石屑四濺，不及一刻工夫，又為他齊中削落了尺許深淺！

這種純粹以內力貫注刀身斬削堅石，當然較諸平常運刀要耗費力量多多！

不過是盞茶的時間，已是一身大汗！

他畧事休息之後，覺得應該換一個地方下刀，由是聚斂內力，第三次出刀，卻向偏上方揮刀落下！

這一刀力道極猛，是以刀鋒一沾及石面，「沙！」的一聲，遂即深深陷入！

岳懷冰方思忖着這一刀下去，足可砍下磨盤般大小的一塊，不意就在此一刻，忽覺出手中鋼刀「嗆啷！」一聲大震，陡地變輕了許多！

他心裏怔了一下，向外一抽，覺得刀身一下子變輕了許多，低頭一看——

這一看之下，頓時使得他大吃一驚。

原來手中鋼刀，不知碰着了甚麼物體，竟然齊刀身前端，硬折了一截！那截斷刀，卻夾在石縫之中！

岳懷冰心中好不痛惜，這口刀目前雖說對他已不合用，只是當年卻是他最為得力的戰友，想不到竟然這般折斷了。

甚麼東西，這般厲害？

心裏想着，第二次運用斷刀，再向石上砍去，刀鋒過處，似見眼前石內閃出一片怪異光華，耳中嗆啷一響，再看手中刀，卻又斷了一截！

岳懷冰心中怔了一下，過了一晌，才把手中刀舉起細看了看，發覺到斷處平齊如斷，分明為利刃削落。

他忽然明白了一切，心裏頭一陣狂喜——當下忙彎下身子來，就着那道石縫，向裏面看了一下。

目光視處，似見一物體閃閃有光！

他已經猜出那是一件甚麼東西了，心裏之狂喜，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既然有了目標，自然容易下手挖取！

當下他就用着手裏半截斷刀，小心的沿着石縫內閃有星光物體上下細細挖去！

這是一件十分艱苦的工作，前前後後足足花費了他有半個時辰的工夫——

一口世所罕見的奇異古劍，已經現在他眼前。

同時間，一蓬墨綠色的黯然彩光，由劍上閃爍而出，映得他毛髮悚然！

岳懷冰疑身在夢中，他喘息着伸手握着那口劍柄，劍光啓處，墨光一閃，已把上方足有七尺高下的石柱齊中斷了開來。

巨石乍開，發出了「轟隆！」一聲巨響，向兩旁倒下來，卻有一物體琤然有聲的自地面上高跳而起。

岳懷冰往前一上步，伸手抓住，只覺得入手甚輕，非金非玉，黑不溜秋的原來是一截劍鞘！

寶劍長有三尺，劍鞘長在二尺四五，兩件東西像是天生的配合在一塊似的！試行以右手之劍，向左手鞘內插去。

絲然微響，已合了個嚴絲合縫！

他內心兀自通通有聲的跳着！再次細細的打量着掌中劍，這才發覺到墨黑色的劍鞘上，暗含着點點金星，時明時黯，如同魚鱗般的密麻。

長劍把手也不同於傳統之一般，在把柄的頂上尖端，像是一隻怪鳥的嘴部，微微的彎勾下來，就在頂尖部份，點綴着一粒其黑如墨的小小珠子，其實最令人驚訝的是這口劍通體上下，都是一般墨綠顏色，這種顏色的刀劍，憑良心說，岳懷冰還是生平僅見。

劍柄上似乎雕刻着兩個古篆，只是月色下卻是辨識不清，初得仙劍，內心之狂喜，自可想知！

他再次抽出了劍身，頓時間又為劍上的那蓬冷森森的墨綠光華所籠罩住。

試着將手中劍向外一展，倏地由劍尖上暴伸出十來丈長短的一股墨綠色彩光，其狀一如方才自己所初見一般無二！

那道墨綠間雜着暗素色的劍光，一經揮出，神龍鬧空般的一個倒翦之勢，劍光過處，正好迎着對峯上向空挺生的兩棵古松樹，不過繞了那麼一繞，待到劍光過後甚久，才發出了一陣響聲，雙雙的墮落下來！

岳懷冰聞聲而驚，慌不迭還劍於鞘，發覺到那兩棵隔岩被劍光所斷落的巨大樹身，這時才落向深谷之底，驚起了一宿羣鳥！

隔着這麼遠，竟然有這般威力，即使是仙家至寶，也似乎有點難以令人置信。

就在岳懷冰驚惶萬狀的一剎間，陡地眼前青光乍閃，一個長身玉立，宮裝螺髮的少婦，現身眼前！

岳懷冰心中一驚，後退了一步！

眼前宮裝少婦以着極爲奇異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忽然一笑道：「道友不必誤會，我不過是路過此山，因發覺這裏劍氣沖霄，一時興起借着遁光下來觀看一下而已——却沒想到會有人在此深夜練劍，欽佩之至！」

岳懷冰起先還未有十分注意對方，這時，就近一觀，不由得心裏暗呼了一聲希罕——

因爲面前少婦，除了那身雲裳仙衣，頭上髮式，顯著的與尉遲青幽不同之外，其他無論身裁，容貌，看上去簡直和尉遲青幽沒有分別，如果一定要說兩者不同的話，那麼似乎面前少婦看上去畧畧較尉遲青幽要胖一點，而且較尉遲青幽顯得成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妖嬈氣質而已！

這些看在岳懷冰眼中，自然使得他大爲驚駭，如非對方話聲顯然與尉遲青幽有異，他眞要懷疑是否尉遲青幽所化裝改扮的了！

宮裝少婦見對方只管睜着一雙眸子，打量着自己，並不答話，心中也似微感奇怪！

她娥眉微挑，淺淺一笑，說道：「道友怎麼不說話？你我雖係初見，總也算得『緣份』二字，還沒有請教道友大名怎麼稱呼！」

岳懷冰定了定神，覺出這般失態，太也丟人！

當下雙手抱劍道：「在下岳懷冰，乃『天一門』下弟子，未曾請教仙姑大號，是——？」

宮裝少婦陡地神色一變——

可是她立刻作出一番更和顏悅色的姿態，巧妙的掩飾住她的不自然！

「哦——」她嘴裏漫應了一聲，那雙水伶伶的大眼睛，遂即在岳懷冰臉上一轉，蓮步輕移——

二人距離更近了些！

她並不先回答岳懷冰的話，却只把對方上上下下瞧了個沒完！

「原來你是天一門的弟子，失敬得很，」她一面說着，妙目一轉，淺笑道：「請恕我直言，天一門中兩代眞人與敝派也有些淵源，以前曾有些交往，却是不知曾有道友你這個人，這麼說岳道友，你是新來的囉？」

岳懷冰笑了一下道：「不錯，在下正是新來不久——」

宮裝少婦目光再轉，無意間却發覺到他手上的那口新得仙劍，頓時怔了一下，一雙明媚的眸子，立刻爲那口異常出色的劍身所吸引住！

岳懷冷登時心裡一驚，慌不迭的忙把手上劍藏向身後。

宮裝少婦立時警覺，面現笑容道：「剛才賤妾由雲中過，所見墨紫寶光，敢是道友劍上光華麼？」

岳懷冰那裏知對方言中之意，當下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口劍的劍光！」

宮裝少婦娥眉輕顰，嬌聲笑道：「岳道友這口仙劍格樣好新鮮——可否賜借一觀？」

邊說，她前進一步，笑吟吟的伸出一隻玉手，一副等待着接劍模樣！

岳懷冰怔了一下，遂即抽劍而出，往前走了幾步，道：「仙姑請就近一看便是，實在是這口劍，乃在下新得之物，不便假手外人——」

宮裝少婦在岳懷冰抽劍而出的一刹，臉色倏地一變，那雙不勝驚訝的眸子，很快的在劍上溜了一轉，遂即後退一步！

她嬌笑了一聲，微微頷首道：「此峯該不是外面傳說的鐵筆峯吧——？」

岳懷冰道：「仙姑說的不錯，這座山峯正是鐵筆峯！足見仙姑好閱歷！」

宮裝少婦微微一笑，露出編排得如貝的一口玉齒，秀美的臉上，暗含着一些貪婪之色，那雙靈活的眸子四下瞟了一下。

她神色自若的說道：「這麼說岳道友你眞好造化，外傳『鐵筆太歲』的那口『蒼鷹』仙劍，果然藏在這裏，竟然爲你所得——」

岳懷冰怔了一下，心中一陣狂喜，正不知何以作答。

宮裝少婦表情似乎微微有異，她上下打量着岳懷冰，一笑道：「岳道友你方才說你才來天一門不久，可是眞的？」

岳懷冰下意識裏忽然覺出對方少婦，似乎對自己沒有安下好心，當時匆匆歸劍入鞘，一面點頭道：「妳我初次見面，怎會騙妳？」

宮裝少婦雙手抱胸，身軀輕輕搖幌着，一雙大眼睛斜瞟着他道：「這麼說，你還不會學得劍術囉？」

岳懷冰心中一驚，頓知有異，當下搖頭道：「不——在下已精通劍術！」

「哼哼！」宮裝少婦嬌聲笑着道：「年紀不大，倒學會了騙人，天一門的規矩，別人不知道，豈能瞞得了我？據我所知，天一門挑選門下極嚴，一經入門之後，頭三年絕不輕易傳授門中道法劍術，必須先令弟子深習內功，打下了這層根基之後，才能談得上傳授劍術入門功夫，你說是也不是？」

岳懷冰心中一動，暗忖道怪也，這婦人如何對天一門中規矩知道得如此清楚？想到這裏，越加的對她留下了心。

宮裝婦人微微一笑，道：「那麼，如果我猜得不錯，你根本還不曾正式入門，只能算得天一門的記名弟子，再說天一門自從尉遲丹兵解以後，根本就沒有掌門之人，你又拜誰爲師？」

岳懷冰聽她這麼一問，竟然爲之一怔，無話可答。

過了半晌，他才冷冷的道：「這是敝門中的事，請恕不便奉告！」

宮裝少婦一笑道：「看起來你像是個鑾聰明的小夥子，你不說我自然也不問你，這樣吧，我有一件事與你商量，不知你可願意？」

「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

少婦垂頭一笑，一雙美目裏交熾着錯綜複雜的表情，包括色情，貪婪，機智與怒嗔！

「小夥子！」宮裝少婦搖曳着她動人的身子，微笑着道：「你在天一門駛下去，對你是一點好處也沒有，如果你改投旁門，情形可就大不相同！」

「怎麼個不同？」

宮裝少婦一笑道：「你可曾聽說過有『玄武門』這個門派？」

岳懷冰心中一驚，他記得當日由蒼鬚奴與尉遲青幽對話中聽過，並且知道他們的教主是「紫面神君」！

但是，眼前他却假作不知的搖了一下頭！

宮裝少婦道：「玄武門是當今唯一玄門正統大教，教主姓秦名蒼波，爲當今第一奇人，神通廣大，仙法無邊，外號人稱『紫面神君』，如果你能够改投在他門下，可比你在天一門這麼窮挨歲月，要好上百倍！」

她目光雖是嫵媚，可是嫵媚中却又暗含着無限殺機！

岳懷冰在她說這番話時，一連又打量了她幾眼，他忽然想到了一個人，兩相一印証之下，印証猜得不錯，不禁心內大吃一驚——

他低下頭，吶吶道：「這件事關係重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才能回答你！」

少婦冷笑道：「我要是你，就絕不會不答應！」

岳懷冰此刻既已猜出了她是誰，心中自然大生戒心！眼前這一句話，關係重大，一個失口，可就有在對方那劍下喪生之慮！

他畢竟也是聰明人。

「如果我不答應呢？」

「哼！」宮裝少婦冷冷一笑道：「你最好還是答應！」

岳懷冰道：「玄武教既是當今玄門正統，收徒豈能如此隨便？」

「我可推薦你——」

「但是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岳懷冰放出蒼鷹神劍與葛少華的飛劍鬥在一起。

少婦微微一笑，道：「問得好，那麼我告訴你，我姓葛名少華，人稱『美芙蓉』，現在身任『玄武門教』第二副教主之職，有我推薦你，當然沒有問題！」

她一報出名號，岳懷冰更証明自己沒有猜錯——

面前這個看來不過二十七八的少婦，竟然就是尉遲兄妹的親生母親，她曾是尉遲弓的妻子，也是「天一門」被逐出門，永遠不許還山的弟子！

岳懷冰抱拳道：「原來是葛副教主，失敬的很！」

「怎麼樣？」葛少華似乎有些不耐煩了！

岳懷冰沉着臉，說道：「請恕我直說，副教主總不會平白無故的介紹我入貴教的吧？」

「當然不是平白無故——」她微微一笑，玉手一指岳懷冰手中劍道：「我要你新得的這口劍，你肯送給我麼？」

岳懷冰一笑道：「說得好輕鬆！」

葛少華頓時面色一沉，道：「你不答應麼？」

岳懷冰心中忖思着，鐵筆峯與主峯之間相去不遠，自己只須畧微拖延些時候，伺機製造一些聲音出來，定可使蒼鬚奴與尉遲鵬兄妹驚覺，那麼自己也就不必發愁不能脫身了。

想到這裏，他足下踱出幾步，回頭看向葛少華，道：「這大雪山整個後山，都有仙法禁制，妳是怎麼進來的？」

「美芙蓉」葛少華冷笑一聲道：「只要我高興，隨時可以來去自如！」

「那一座主峯呢？」岳懷冰手指向主峯道：「妳也能來去自如？」

岳懷冰這麼說，實在是知道當年尉遲眞人爲了怕她日後上山糾纏，特在主峯四週，設有厲害的禁制，那「兩極神光陣」，據悉就是眼前葛少華深所懼怕者，是以他才故意這麼用話激她。

葛少華當然是不會這麼容易上他的當的！

她偏頭向對面峯上，看了一眼，那一張秀麗可人的臉上，帶出了一些凄凉的表情。

也許是這一眼，勾起了她無邊的仇恨——其實她實在應該不必再恨誰了，眞正對他有仇的應該是尉遲眞人，可是眞人早已在二十年前已經飛昇了，剩下的只有她的一雙兒女！

她莫非連自己親生的一對兒女也心存懷恨？

這個問題，似乎只有她本人，才能回答了。

「有一天，我會去的，但是不是現在！」她喃喃的說：「這一天很快就會來到了！」

目光向岳懷冰一轉，她忽然冷冷一笑道：「我倒把你看得太簡單了！」

說時手指向着岳懷冰身上一指，即有一道蛇樣的紅色光華，直向着岳懷冰身上飛來。

說時遲，那時快！

這道蛇樣光華眼看已將纏上岳懷冰身上之刹那，驀地却有一幢紫光，由岳懷冰身上飛出來！

這幢紫光一經飛出，頓時形成一面紫色琉璃罩子，一下子將他全身罩住了，葛少華所發出的那道紅光一經觸及這幢紫光，頓時倒撞了回來。

一時之間，有如凍蠅撞窗般連連撞擊不已，却是無論如何也攻不進去！

岳懷冰乍驚之下，低頭看時，才發覺那幢紫光，原來是由自己衣帶上所繫的那面紫色玉珮上所發出來，這面玉珮正是尉遲青幽轉手所贈，原是遺失於珍珠荷包中的一件物件，自己一直當它名貴玉器而已，却未曾想到，它竟是仙家一件防身的法寶，尉遲青幽以此重禮相贈，可見愛重之深！

不言岳懷冰這一刹間之感慨萬千，却說葛少華，眼見着岳懷冰身上飛出這幢紫光，竟然把自己專司綑綁刑吊的一件寶物「霓虹帶」，格之罩外！不由得當時吃了一驚！

這面紫玉珮她原是見過的，心知是當年尉遲眞人一直不離身的一件防身法寶！却是怎地會落在了對方手上？却是令人不解！

她情知此寶的厲害，絕非自己「霓虹帶」所能攻得破的。

當下抬手收回，却化爲一枚紅色小小指鐶，戴在她右手食指之上！

「霓虹帶」一經收回，岳懷冰身側那幢紫光頓時也自行收回！

岳懷冰宛若置身夢中，只管呆呆的看着葛少華。

葛少華却是臉上掛不住，微微一陣發紅，冷笑道：「我說你怎麼回事，原來自以爲有了這件防身法寶，我就無奈你何了不成？」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氣忿的道：「我已經看出來你根本還沒有入劍術的門徑，只仗一樣法寶如何能敵得住我！我最後再問你一聲，你到底怎麼打算？」

岳懷冰原本心裏害怕，這面紫玉珮却爲他壯了膽！

雙方既已出手，自無緩和餘地！

當時他冷冷一笑道：「葛少華，妳的一切過去既往，還當我不知道麼！當年如非師祖尉遲眞人，對妳手下留情，妳焉能會活到今天？想不到妳非但不感恩圖報，自此洗心革面，好好爲人，却反倒改嫁紫面神君爲八堂小妾，爲惡多端！」

他越說越爲氣惱，當下厲聲責斥道：「鐵筆峯爲天一門屬地之一，妳居然還能上門欺人，還有臉奪我手中寶劍，眞正的恬不知恥！有什麼本事妳只管施爲就是，姓岳的不是妳所能恐嚇得了的！」

葛少華怎麼也沒想到，對方竟然對自己過去既往知悉得這麼清楚。

人名樹影，她就是再不要臉，也受不了人家這麼當面指罵！

當時聆聽之下，眞差一點被對方氣得昏了過去！

第二句話說的餘地都沒有，右手向劍囊上一拍，一道青光匹鍊般射出，直向着岳懷冰身上捲去！

岳懷冰心中一驚，身畔紫玉珮却又自行放出一幢紫光護住了他全身上下。

那道青光一攻不入，巨蟒般的又把岳懷冰那幢護身紫光纏繞了一個結實！

紫光罩內的岳懷冰頓時就覺出身上一緊，雖然隔着一層護身的光罩，兀自感覺到似有冷森森的劍氣逼入！

「美芙蓉」葛少華見狀冷冷一笑，只見她右面肩頭倏地幌了一下，即見一道灰白色光華，倏地飛起，其狀如前，緊隨着那道青光之後，也向岳懷冰護身的紫色光罩上纏繞了過去！

岳懷冰頓時身形大爲搖動了一下！

按說這面「紫玉珮」乃當年尉遲眞人防身至寶，其功效顯然不止於此，只是岳懷冰如今功力不足，根本不知道用法，只能暫時發揮該玉珮三分之一功效！

「美芙蓉」葛少華這一青一白兩道劍光，雖非著名仙劍，但一來她功力深厚，二來這兩口仙劍，經過「紫面神君」秦蒼波特別祭煉，威力可觀！

雙劍合璧之下，岳懷冰頓時就覺出那幢護身紫光，已有不支之勢！

「美芙蓉」葛少華一面運功催劍，一面手指光幢內岳懷冰大聲罵道：「姓岳的小雜種，你不過是倚仗着這麼一樣護身的玩藝兒，就敢如此放肆，看我破了你的法寶，再要你好看！」

一面說，一面向着青白二光連指了幾下，那兩道劍光刹息間加粗了一倍。

岳懷冰那幢護身紫光，頓時大感不支，原來是圓桶狀的一下子却變成了細長的一條，青白二光幾幾乎就將攻破了那薄薄的一層光罩——只須向下一絞，岳懷冰頓時將被絞成肉醬，是無可疑！

「美芙蓉」葛少華眼看勝利在望，忽地手指了一下，青白二光霍地收住了急劇的攻勢！

她那雙充滿了誘惑力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岳懷冰，冷冷一笑，道：「姓岳的，你還神不神氣了？本仙姑只要加上一層功力，你可就馬上變成一灘血肉，年紀輕輕的，犯得着麼？」

說話之時，岳懷冰只覺得那層護身紫光罩，似乎變得更薄了。

紫光流離着時發顫抖，可見對方所說並非虛言，萬一護身罩一經破開，自己勢必性命不保！

他心中一陣子發急，眞不知眼前將何以應付？

「怎麼樣？」葛少華伸出一隻纖纖玉手道：「把寶劍給我，乖乖的跟我回去，酌量情形，也許我還可以饒你不死，要是再一意的恃强，哼——後果怎麼樣，你自己應該心裏有數！」

岳懷冰心裏一動，暗忖道：「這口劍如果眞是當年『鐵筆太歲』所留的那口『蒼鷹劍』，既有宇內『第一神劍』之稱，足証其威力無限。再者，方才只不過隨便舞弄了一下，已見其劍上功力，眼前情形既已迫急至此，倒不如拔出這口『蒼鷹劍』來與對方一拼！似乎只有這麼一條可行的路了，無論如何也不能落在她的手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他由靈珠處所得教訓，已使他足具戒心，看來眼前這個葛少華，却要比靈珠厲害百倍，自己在她手中想要明哲保身，只怕是妄想了。

這些念頭，像閃電般的，很快的自他心中掠過！

當下右手已緊緊的握住了劍把。

「美芙蓉」葛少華見他久不說話，只以爲他已被自己說動。

當下面色少緩，却有意寒着臉道：「怎麼樣，我可沒時間讓你一直想呀！」

岳懷冰主意已定，反倒泰然——

他冷笑道：「妳要我這口劍，我倒是可以考慮送給妳！」

葛少華頓時臉上一喜，眉尖一聳，道：「人呢！」

岳懷冰道：「那，我還要再考慮考慮了！」

葛少華原本是狠心辣手之人，很少對陌生人這般手下留情過，實在是看上了岳懷冰這口劍，更看上了他這個人，打算着人劍兩得！

這些年她爲了滿足她一部份要强好勝之心，才委屈下嫁於「紫面神君」秦蒼波這個人，後者如果就年歲上來說，實在不知大過她多少倍。

日久天長以來，當然對這個就外表與年歲上來說，足可當自己老祖宗的丈夫，生出厭惡之心！

現在她忽然發現到岳懷冰這個人，自然使她怦然動心，除非萬不得已，她何忍殺害？

對方既已答應將劍交給自己，也就等於解除了武裝，他這個人還跑得了？

「美芙蓉」葛少華鼻子裏嬌哼了一聲，忖思着在自己眼前，不愁他這個人插翅能飛。

當時玉手連抬，收回了青白二劍！

岳懷冰的那幢護身寶光，遂亦自行收回！

葛少華微含薄嗔的看着他，說道：「你休想在我眼皮底下搗鬼，再要犯在我手裏，你這條小命，可就完定了，不信你就試試！」

岳懷冰本想待機一劍揮出——果眞他要是眞的這麼做了，葛少華是否眞能逃得過，大是疑問，按說她萬難逃過！

只是岳懷冰却沒有這麼做！

再怎麼說，她總是尉遲兄妹的親生母親，儘管她一千個不對，一萬個不對，自己都不能這麼做！

然而，要想把他所得的這口「蒼鷹」仙劍親手送上，拱手送與對方，這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岳懷冰手握着劍柄，感嘆了一聲，道：「我與令郎令媛乃是至交好友，實在不想傷害妳，否則我的劍揮出，妳只怕早已沒命了！」

葛少華頓時一驚，發覺到對方所說似乎不無道理，可是她立時又自恃的冷笑了一聲！

笑容微斂，她輕嘆一聲，說道：「你提這些幹什麼……那一對小狗眼睛裏……哼，……」

娥眉微微的向上挑了一下，薄嗔道：「不提這些——喂！你的劍，怎麼還不給我！」

「我不會給妳的！」

「你——」葛少華咬了一下銀牙，又氣又笑的說道：「——我看你這小子是想死是吧！」

岳懷冰哼了一聲，道：「妳最好還是走吧，等一會尉遲兄妹來了，對妳多少總是不便！」

他在說這話時，一隻手，緊緊握着劍把。

只要有任何異動，他就會立刻毫不留情的揮出手中長劍！

葛少華氣得臉色猝然一變，左肩微幌，一道青光匹鍊般的飛出，直向岳懷冰身上捲去。

岳懷冰早已蠢蠢欲動。

對方這道青光方自離肩飛起的一刹那，岳懷冰手中那口新得的『蒼鷹』劍已經揮出！

墨綠色的光華一閃——

像是一道經天長虹般的迎了出去！

墨，青兩道光華頓時迎在了一塊，只聽得「嗆啷！」一聲脆響，刹時間天空中落下了一片青色光雨。

眼看着空中青光分爲兩截，變成了兩截斷鐵，由空中直墜了下來。

同時間，岳懷冰只覺得手上一震，掌中劍已自行掙脫飛出——

岳懷冰大吃一驚，想抓已是不及！

眼看着掌中劍一經出手，發出了百丈奇光，在空中如倒瀉墨泉，飛捲着已向葛少華身上飛去！

葛少華萬萬不會想到對方這口新得的仙劍，竟然有如此威力，一上來就毀了自己一口飛劍，這時乍見又向自己眼前飛來，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左肩急搖，先時出現過的那一道灰白光華，再次的迎空而起，迎着來犯的那道墨綠光華，刹時間已絞在了一塊！

葛少華一共有兩口飛劍，先前那一口質地較差，是以一上來，就吃岳懷冰仙劍斬落，此刻這一口泛着灰白光華的却是質地頗佳，復經過「紫面神君」魔法所祭煉，是以較先前那一口更厲害的多！

可是儘管如此，看上去顯然較之「蒼鷹劍」還是差得多，第一個回合還沒結束，白光已吃黑光像是巨蟒般的纏了一個結實！

葛少華大吃一驚！

她一面用手頻頻上指，催使着那道白光，急欲竄出黑光的包裹，一面厲叱着向岳懷冰切齒痛罵道：「好個小輩，你竟敢言而無信，看我活捉住你，不剝下你那塊人皮才怪！」

一面說時，左手玉指翻起，向着頭上螺髮指了一下，髮上的三支玉簪，刹那間化爲三道細銳白光，直向岳懷冰身上呼嘯而來。

岳懷冰心中一急，正不知如何敵擋，帶上「紫玉珮」已重復化爲一幢紫色光罩，瞬間護住了全身！

三枚玉簪所化白光，一時有如凍蠅衝窗般的，圍向紫色光罩上連連衝刺不已。

只聽得一連串的「叮！咚……」脆響之聲，却未能攻入分毫寸進！

這時空中黑白兩道劍光却已顯着分出了勝負！

那道灰白光華，雖經主人一再運法催施，奈何黑光威力極强，包裹得嚴絲合縫！雖然運施出所有伎倆，依然未能突破黑光之困纏！

（未完）

少林七十二神功之一

神光・文
盧令・圖

易學神速 最新甩手運動

上宜虛
顚宜頭
隨宜口
沉宜肘
垂宜腕
背宜搖
背宜拔
手宜划
胸宜絮
腰宜軸
肛宜提
腹宜實
手背向上
手心向下
跨宜松
實宜下
抓宜趾
跟宜石

甩手療法的眞象

中國的中西醫結合治療，針灸革新民間丹方的活用，早著成效，震動世界，最近整個中國又進行一種新的醫療方法，這就是由「易筋經」改革過來的「甩手療治」。這種療法對治理癌症，腫瘤，血壓高，肝硬化，神經衰弱等都有意想不到的療效。本刊得到「內部傳達」之第一手材料，現在全文刊出，供海外醫藥界人士參考。資料珍貴，萬勿等閒視之。

甩手療治是從××稿來，此法很好，對心臟病也有很好療效，不妨一試，但貴在堅持。它有充分的理論根據，甩手時要身體站直，腿伸直，脚趾用力抓住地下兩脚距離等於臂寬，兩臂同方向前後搖甩，向後用點力氣，向前不用力由惰力自行擺回，兩臂伸直不宜彎，眼向前看，心中不懷雜念，只數數，開始由二三百起，逐增做到每次一千多次至二千多次，約半小時之久。

甩手運動是一項十分有益的健身運動，近來××參加鍛練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不治之症都一甩而愈，效果驚人，而又不易相信。甩手學會易，效果快，所有慢性病大部份可以治癒，不論什麼病，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關鍵在於鬥爭，一鬥到底，就是勝利。

甩手的作用：甩手原名「達摩易筋經」有十二卷，名氣很響，書裏提到它，但早已失傳，現在發掘出來，是中醫最可貴的民方，文化遺產之一，可惜暫時不易爲很多人所理解。

甩手的特點是「上虛下實」，動作柔和，指神集中，兩手搖動，這樣可以改變體質差的上盛下虛的狀態，使下部堅固，上身輕鬆，疾病自去。

甩手十六訣，上宜虛，下宜實，頭宜懸，口宜隨，胸宜絮，背宜撥，腰宜軸，背宜而搖，肘宜沉，腕宜垂，手宜劃，腹宜實，跨宜松，肛宜提，跟宜石，趾宜而抓。

反應問題，針灸推拿有反應，反應就是氣血起變化，反應是胸腹鬆了，脚生熱了，四肢末梢原來血液不足地方走到了，三竅通了，打呃放屁，酸麻脹痛，血爬震動等等，病區反應都是正常的，有益的，只要不斷總結，則改善體質，戰勝疾病是毫無疑問的。

甩手何能治病？人體內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中醫以爲是「血氣」，「血氣」有了問題，百病叢生，從量變到質變，反之「血氣」通暢，百病自去，根據這一原理，甩手能根本改變血氣，改變體質，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矛盾當然迎刃而解了。

甩手治癌：

一、朱永華，七十六歲，做了多年氣功。發現胸瘤（癌）、肺癌……，決心與它（癌）鬥一鬥，於是上午甩二千，下午甩二千，晚上甩二千，結果反應很大，鬥爭五個月後消除。

二、馮一波，四十八歲，男，××廠木工，患關節炎，大便下血一年多，同時患食道癌，甩手後兩種病見好，食道癌逐步消除，情況改善。

三、張尙文，四十五歲，男，在夜總會工作，生一個東西在××部，在××醫院切後證明是淋巴瘤，每日甩一千次後，胃口大增，三個月後就去上班，至今二年多。

四、徐志强，六十歲，男，染化漆廠工作，於年前患半身不遂，再去檢查一次認爲是癌，肺裏檢查有瘤……甩了幾個月，半身不遂漸好，再去檢查，癌和瘤都沒有了。

癌到底是什麼？癌和瘤都是氣血的結駁，經絡阻塞不通的結果，也是應吐的「故」，由於血液轉緩慢，質量，淋巴，粘液，胆汁等等變化，由於血液動力功能不足，熱量不足，就排不出，消不脫，甩手後胃口開，新血增，肩胛動，上部負担（僵硬）解除，腹部橫隔膜，因甩而升降活躍，使腸胃間動氣產生，腎間動氣有興奮與抑制作用，到了血液產生熱量，有利於吐故納新，保氣益血。

肝硬化：

甩手治肝病，效果是肝硬化，晚期腹水也能治，發炎腫大就不談了，爲什麼？還是一個氣血問題，肝病不適，是氣的不舒，有積水，積氣，你不能排出，當然難過，影響胃、脾、胆等，而甩手來講能解決問題，新陳代謝改變。

硬化了，是死了，還能改變？這是形而上學，硬化是質量，肌能萎靡不振，是事實，但還有矛盾，主要是瘀血動力不足，甩手一張一張，但使氣血活躍，一面開胃新血增，九竅通，毛孔開，肝就停滯狀態逐漸新生，沒有軟也沒有硬，軟變硬都是有變化的，有思想問題，要破除迷信，敢字當頭……，我們講硬化，還是新舊兩個力量在搏鬥，鬥爭的結果，舊的力量佔優勢，病惡化，新的力量轉爲優勢，硬就能變軟，甩手的貢獻是能在「硬化」「僵化」的問題上，扶持新生力量的作用，是中醫一個突出的創造發明。

病例摘要：

一、賴廣仁，四十五歲，運輸公司工作，六二年開始發肝炎，今年第二次發作，醫生檢查，確定爲硬化，他發奮甩手不吃藥，果然掌握了甩手規律，一月後檢查，醫生大吃一驚，再過三個月檢查血，正常，隨後醫生也去甩了，因爲醫生也有肝病。

二、××化工廠周仲常，四十五歲，肝硬化，胆、脾、腎有病，並有牙齒出血，浮腫等病，休息一年多，甩手四個月，上班工作至今很健康。

三、陸光明，四十六歲，塑料廠工作，肝炎休息兩年不活動，且精神更差了，今年七月，開始甩手，到十月底檢查已全部正常，甩手能治眼疾，而且是最好的治療。

一、××公司退休工人鄭文光，七十五歲，過去高血壓，戴了四十年眼鏡也不戴了，他是甩手治療的老手。

二、林亞毛，六十四歲女，患白內障，眼前只看到一點影子，已有多年了。她回去甩手，一日甩兩次，早甩三千，晚甩一千，四週後，眼睛可以看見墻上的畫像了。

三、我的眼睛，眼光不錯，可看小點，但有砂眼，有色盲，眼皮上生了兩隻小瘤，甩手後消失了，砂眼也沒有了，體質增加，眼深陷的情況也改變了。

甩手對眼有利，是一個普通的規律，有的戴三、五百度眼鏡的甩手後不戴了，有的是看書報看吃力，看不清，甩手後看清了，爲什麼！內經中說目受血而能視，還是血的問題，氣血走不到，當然引起各種病變，全身上下全通，脉脉相連，以爲眼睛是獨立系統，與肌體無關係不大的觀

治療病症功效：

能治

各種癌症
血壓高低
肝硬化病
半身不遂
血管硬化
關節炎痛
精神分裂
開胃消化
心腎弱病

點是形而上學的，甩手後，普遍反應是能吃飯，能走路，能睡覺，大便通，證明新陳代謝起了變化。

治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中風，高血壓，關節炎往往連在一起的，這個就是身體內部氣血不衡影響流轉分佈，使經絡，肌肉骨節起了變化，特點是兩邊脈不一樣，一邊高（多）一邊低（小），有的每分鐘相差二十跳，十跳，而往往一邊手脚有酸痛，麻木的反應，實質上往往也有上身充血，下身走不到。

甩手對這個病有特效，爲什麼！手不但能治，而且可以防止中風前奏，是兩邊血流有矛盾，因此脈里反映出來不平衡，上下不平衡。

中醫有「脉從脚跟起」的說法……甩手之所以有作用，在甩手後有變化，脉代表五臟六腑。

半身不遂，是頭重脚輕，亦卽是上實下虛。

病例摘要：

一、沈大榮，男，五十歲，××棉織廠工作，中風半身不遂二次不能起床，大小便一度失禁，吐流水膿，甩手以後，逐步正常，現完全消除。

徐祥，男，六十歲，××染化工廠工作，中風半身不遂，肺病，甩手之後就消除了。

甩手歌：

（一）內中提。（二）盡按連綿搖關節，活絡舒下濁氣沉，虛實變換利開合，氣貫四肢百脉行。（三）兩脚踏實肩下沉，上三下七有重心，能去頭重脚輕病，精氣充沛體輕靈。（四）甩手治病啥原因，勝似推摩與金針，氣血不通起百病，氣和心平病難侵。

手與脉的變化：

按接脉是中醫的一大發明，古代醫學家對脉理做了過細的工作，有輝煌的成就，以脉的變化中可以了解五臟六腑的變化，體質的强弱，甩手之所以能治病，關鍵在於能改造體質，既然能改造體質，當然也能從脉理反映出來……。

一、心臟病，高血壓，一般脉浮，太快，血壓越高，跳動愈快，因此，心臟病與高血壓是密切聯系的，正常的脉是六十至八十勻長有力而深，心臟病，年老體弱的脉低是六十而微弱。

二、神經病，精神分裂症，腎臟病，一般脉快而滑，浮，申，中醫叫心腎不交，心跳能慢，病也能治。

三、血液病，淋巴結病，一般脉慢弱有的按之不動，有的左右不一樣，兩邊脉有矛盾。

四、半身不遂，中風的人往往脈兩邊不一樣，有的相差每分鐘二十跳，與關節炎也有關，一面不通，一面壓力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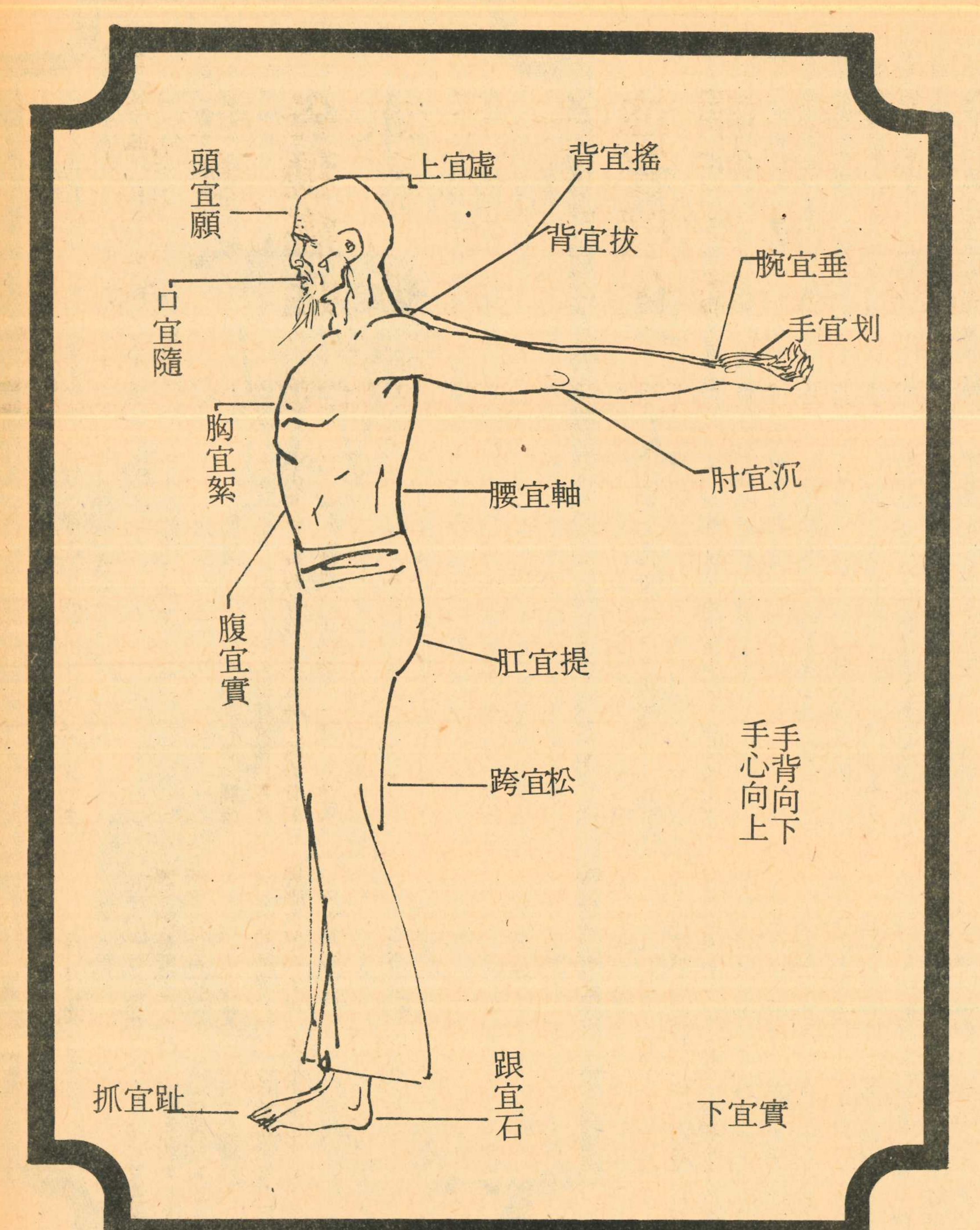
甩手後能改變什麼？

脉太快的病是血不能控制氣，氣就損失了，是血分的不足够補血，就有控制氣的作用，何處未補，從按摩腸胃能增加蠕動，對於吸收營養上去補，脈跳太慢的，在血流轉有阻碍和血量不足，甩手四肢在運動牽動背，胸，腹阻碍打通了。淤血趕去了。當然脈也正常了。脈的改變是經絡的改變，怎樣改變，脈從脚跟起，手重心在脚，脚用勁，和老樹生根和打樁一樣，打下去，使脚裏的氣血起了按摩作用，肌肉，皮膚，骨節，骨，由此而通達全身髓都不難改變。

「上三下七」指虛實卽「上三下七」上虛下實，更加明確地決定虛實的程度和用勁的比例。

上面三分，下面七分，手裏三分，脚裏七分，出手七分是虛回手（下來）七分是實。

全身來講，勁上面三分，下面七分，向前甩來講，開始出手是虛三分，接下來變實就是七分，從手來講，手是可輕可重的，但手裡與脚始終要保持三分與七分的比例，手重脚更重，上重下更重，上用勁下更用勁，就是上虛下實，上三下七，手重而脚不重，因此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有手，不知有脚，不用勁，不是完全放鬆，要用勁，也不是全部用勁，全鬆不起作用，反而要攪錯，而錯了在於脚放鬆，手用勁一點，就成上實下虛了。甩手十九注意手，聽了用勁當然是手裡，不知還



有脚的作用，還有腰的作用，而脚與腰是無形的，要過細，脚與腰比手更重要，這點很難理解，打太極拳從中醫經絡學說研究就容易理解，甩手的手是從腰裡出來的，而腰的跟在脚，如果上（手）用勁，下手（脚）不用勁，就叫失重，很多人只知道在岸上船，跌倒叫失重，不知道頭重脚輕現象，上實下虛也是失重，很多慢性病也是失重，肩膊豎起也是失重，半身不遂也是失重，甩手的貢獻就在調整失重，變爲本衡，脚提用勁有何必要？脚裡湧泉穴主腎臟，心跳快，失眠，按摩湧泉穴就能治療，就能鎭靜，脚裡還有五臟六腑的大小穴位可以治五臟六腑的病，用勁卽是調整，卽治療，萬病一針是誇大了，但針灸推拿治病，不止百病，因此甩手治百病並不誇大，甩手本身是一個奇迹。

介紹親友購閱
或印贈親友
留芳百世

新穎俠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仁傑被騙受困於十絕神君的地底迷宮，得到朱唇令主派在十絕神君府中臥底的菊兒用傳音向他警告，切勿輕舉妄動，她等自會設法助他脫險，方仁傑得到這一聲援，心神鎮定過來，依着十絕神君所提條件，通過美人醇酒這關考驗後，十絕神君便親自與方仁傑一搏，以決定方仁傑的命運，當方仁傑進入美人宮時，美女如雲，其中一妙女郎更投懷送抱，這情形，饒是方仁傑定力奇高，也不由他不禁怦然心動——

※※※※※※※※※※※※※※※※※※

有美人兮縱虎行

就當方仁傑心神激蕩間，猛然覺察到自已的口袋中被塞進了一點甚麼，而同時，那女郎的櫻唇也微微離開了，他的咀唇，並以眞氣傳音說道：「口袋中是你脫身的錦囊妙計，千萬不可等閒視之。」

方仁傑一怔之下，傳音問道：「姑娘是誰？」

那女郎道：「我是菊兒的助手。」緊接着，又傳音說道：「別多問，裝成情不自禁狀，再吻我。」

這回，方仁傑可算是得其所哉地，可以吻一個痛快了。

只聽那女郎嬌喘細細地，拚命掙扎着，並含含糊糊地說道：「唔……公子爺，奴……奴家受不了啦！」

方仁傑道：「妳不是說過，要如何便可以如何的麼！受不了那就更好辦呀！」

那女郎嬌喘地道：「公子爺連奴家的名字都不問一下，那有那麼便宜的事！」

方仁傑一面故意裝成把持不住地，在那女郎的嬌軀上，上下其手，一面却笑道：「對了，這倒眞是我的不是。」一頓話鋒，才笑問道：「姑娘叫甚麼芳名啊？」

那女郎媚笑道：「奴家名叫妙妙。」

「妙妙？」方仁傑含笑接道：「可眞妙啊……不過妳碰上我可就妙不起來啦！」

妙妙一怔道：「公子爺此話怎講？」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去問妳們那個見不得人的神君去吧！」

說着，抓起她那半裸的嬌軀，輕輕地向丈遠外一拋，並朗聲說道：「嗨！神君閣下，這一關，是否算是已經通過了？」

方仁傑拋出妙妙的手法，可算是妙到毫巔，儘管他的勁力用得很輕柔，但在外表看來，却顯得急勁之至。同時，妙妙姑娘也趁勢裝模作樣地，「哎喲」一聲，接連三個翻滾，才挺身站了起來，嬌嗔地道：「你這人，眞是個大渾球！」

其餘的歌舞女郎，也在妙妙姑娘被方仁傑拋出時停止了歌舞，那靡靡之音的樂聲也停止了。

自然，妙妙姑娘這一大發嬌嗔，也引起其餘歌舞女郎們的「格格」嬌笑。

那奇異語聲忽然沉聲喝道：「你們都下去！」

「是！」在這一串嬌應聲中，那些妖冶女郎們，都退走了。然後，那奇異語聲呵呵一笑道：「方仁傑，方才妙妙說得不錯，你眞是一個大渾球。」

方仁傑笑了笑道：「閣下，別『王顧左右而言他』了，你該答我所問才對。」

那奇異語聲道：「這一關，你算是通過了，老夫馬上出來，親自主持第二關的攷驗。」

方仁傑笑問道：「就是你以前所說的，公平一搏麼？」

那奇異語聲道：「希望你能通過第二關的測驗，否則，就不可能要老夫親自下場了。」

方仁傑心頭懸掛着妙妙姑娘所暗中塞給他的「錦囊妙計」，因而故意一蹙眉峯道：「好！你先讓我去方便一下。」

那奇異語聲道：「可以，你到大門口，自然有人帶你，但我要提醒你，可別打甚麼歪主意。」

方仁傑起身走向大門，一面笑道：「閣下說這種話，就不够意思啦！」

當他「方便」之後，回到那水晶宮的門口時，一位勁裝漢子向他躬身一禮道：「方公子請隨我來。」

方仁傑笑問道：「原來第二關不是在這兒？」

那勁裝漢子笑道：「第二關是攷驗武功，自然不適宜在這水晶宮舉行啊！」

談話之間，已走到另一間密室之前，那勁裝漢子含笑說道：「已經到了，方公子請自己進去！」

方仁傑目光微掃，只見這間密室，約莫有五丈見方，在這地下迷宮之中，應該算是很寬敞的了。

除了上首靠牆壁處，有一張虎皮交椅之外，整個密室中，空無一物。

也許是爲了便于交手吧！這兒的夜明珠也特別大，光綫也比別處要强得多。

他一面打量着，舉步入室，一面扭頭問道：「貴上幾時才來？」

那勁裝漢子道：「神君馬上就來。」

一陣規律的步履聲，由遠而近，那勁裝漢子又立即接道：「神君已經來到。」

方仁傑並沒回頭，逕行走向密室正中，只聽背後傳來勁裝漢子的語聲道：「參見神君。」

「罷了！」那奇異語聲接道：「你守在這兒，任何人都不許前來打擾。」

「是！」勁裝漢子恭應聲中，方仁傑已從容地轉過身來，冷眼向門口打量着。

那是一行五人，爲首一人，頭戴王冠，身着滾龍蟒袍，儼然是王者裝束，臉上顯然是戴着一副金色的人皮面具，如非是由于他身子在活動着，雙目開閤之間，神光奕奕之外，可煞像是寺廟中的一尊王者的塑像。由于這不倫不類的打扮，不問可知，必然就是那位自號十絕神君的人。

隨在十絕神君後面的，是四位年約三十上下的青衫文士。

當方仁傑向他們冷眼打量之間，那一行五人已魚貫入室，那位十絕神君逕自在那張虎皮交椅上坐下，方向方仁傑笑問道：「年輕人，不用老夫自我介紹了吧？」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不錯！只要看到你這一身奇異打扮，就會知道你是誰了。」

十絕神君一指那侍立他身旁的四位青衫文士笑了笑道：「不過，這四位，我倒得特別介紹一下，他們雖然不是我的徒弟，却是我所一手調教出來的得力助手。」

方仁傑笑問道：「這第二關，就是要通過這四位的攷驗？」

十絕神君點點頭道：「不錯。」

方仁傑披唇一哂道：「通過了這一關之後，再由你親自下場？」

十絕神君又點了點頭道：「是。」

方傑仁笑問道：「那樣一來，你不覺得太吃虧了麼！」

十絕神君呵呵一笑道：「年輕人別作不平之鳴，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過，老夫可以保證，只要你眞有本領，能通過我這四位助手的攷驗，我特准你調息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再動手……」

方仁傑截口笑道：「閣下誤解我的意思了。」

十絕神君一怔道：「難道你方才不是譏刺我有使用車輪戰法之嫌？」

方仁傑含笑接道：「不！我說的完全是言出由衷。」

「那麼。」十絕神君蹙眉接道：「我有甚麼地方吃虧的呢？」

方仁傑淡然一笑道：「這四位，既然是你親自調教出來的助手，想必費了你不少心血？」

十絕神君點一點頭，說道：「那是當然啦！」

方仁傑接道：「費了不少心血調教出來的得力助手，如果一下子就少了四個，並且還得親自出場，難道還不能算是太吃虧麼？」

這下子，十絕神君算是明白方仁傑的話意了，連那四位青衫文士，也禁不住臉色爲之一變。

十絕神君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眞是自負得可以。」

方仁傑含笑接道：「多承誇獎！」

十絕神君笑道：「老夫的自負，也不下于你，到目前爲止，我還是自信毋須我親自下場。」

方仁傑一笑，道：「且看待會的事實證明吧！」

接着，又蹙眉說道：「你那笑聲，比鬼哭還要難聽，能否將你口中所啣的那甚麼鬼玩藝兒取下來呢？」

十絕神君笑道：「很抱歉，在我的身份未公開之前，我不想有人能聽出我的口音來。」

「那就算了，」方仁傑正容接道：「你那四位助手，是一齊上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上？」

十絕神君道：「一齊上，勝了你也不光彩，自然是一對一，而且只以兩場定輸贏。」

方仁傑注目問道：「請道其詳？」

十絕神君道：「老夫由這四人中，挑出一位來攷驗你，只要你能通過攷驗，老夫就親自下場。」

方仁傑笑道：「看情形，這是你臨時改變的主意？」

十絕神君點點頭道：「不錯。」

方仁傑接問道：「爲甚麼會有這種改變呢？」

十絕神君笑了笑道：「也許是你方才的話，在我心中發生了作用，萬一有甚失閃時，我應該珍惜我自己的一番心血。」

方仁傑笑道：「這幾句話，倒還算是

頗爲坦白。」

十絕神君接道：「我們話到此爲止，你亮兵刃吧！」

方仁傑將手中的摺扇一展一收，然後含笑接道：「區區的兵刃，就是這個。」

十絕神君扭頭向他右邊的一位青衫文士，正容說道：「成茂林，本座挑中你出場，你有何感想？」

那位叫成茂林的青衫文士恭應道：「這是屬下的光榮。」

十絕神君點點頭道：「你明白就好，莫使我失望。」

成茂林緩步而出，一面恭聲答道：「屬下當勉力以赴。」

十絕神君沉聲說道：「記着，我要留他的活口，所以，最好是點到爲止。」

成茂林點首道：「屬下理會得。」

但方仁傑却立即接道：「在下特別聲明，方某人是專門殺人的職業兇手，可不受點到爲止的約束。」

成茂林冷笑一聲道：「姓方的，神君只要我留活口，却並不會限制我殺傷你，我諒準你從今之後，不能再殺人就是。」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成朋友，吹大氣嚇不倒人，請吧！」

「嗆」地一聲，成茂林已拔出肩頭長劍，作了一個起手式道：「請！」

方仁傑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有僭。」

話發招隨，「刷」地一聲，手中摺扇，竟當作判官筆用，逕行點向對方右胸的「乳根」重穴。

成茂林冷笑一聲，右手長劍斜挑，疾如電掣地，直斬對方的右臂，以攻還攻，一點也不肯示弱。

儘管雙方所使的是最平凡的招式，但他們却都能化腐朽於爲神奇地，施展起來，令人眼花撩亂地，目不暇接。

當然，以兵刃的長度而論，方仁傑是吃了虧。

在通常情況之下，方仁傑面對對方這以攻還攻的一招，只有撤招閃避的一途。

因爲，相形之下，他的摺扇，還不及對方長劍的三分之一的長度，如此情況之下，他如不撤招閃避，則自己的摺扇距對方前胸還有一段距離時，手臂已經被對方的長劍斬斷了。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那撤招閃避的，竟然是兵刃上佔了便宜的成茂林。

而且，成茂林于閃避的同時，胸前的長衫，已現出一道七八寸長的裂痕，並隱隱地看到一抹殷紅的血。

很顯然，成茂林已于這一招接觸之下負了傷，如非他閃避得快，很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但由于方仁傑的手法太快速了，快速得可能連一旁的十絕神君也不會看清楚，方仁傑使的是甚麼招式。

成茂林于一招受挫，老羞成怒的情況之下，立即「刷，刷，刷，」地，展開一串疾風驟雨似的搶攻。

這回，方仁傑並沒反擊了，僅僅以他那種神奇的扇法，與美妙的身法，配合着，將自己防守得風雨不透，一面並揚聲笑道：「成朋友劍法很博雜，算得上是囊括了當今武林中，各位使劍名家的精招在內，可惜的是博而不精。」

成茂林冷笑一聲：「狂徒，你能接下我這一招再吹吧！」

話聲未落，精虹暴長，似匹練伸張，如游龍夭矯，剎時之間，將方仁傑圈入一片耀眼精虹之中。

在外面的人看來，方仁傑的整個身形，已完全被對方那神奇而凌厲的劍法所掩沒了，除了滿眼一片耀眼精虹之外，已根本看不到方仁傑的一絲人影。

成茂林得意地呵呵大笑道：「方仁傑，你還有甚麼咒唸！」

那重重劍幕之中，傳出方仁傑的清朗豪笑道：「十絕神君，到目前爲止，我才確定，此行我是眞的找對人了……」

十絕神君忽然臉色一變道：「茂林快退……」

方仁傑冷笑一聲：「來不及啦！」

「哇」地一聲慘號過處，漫天劍影齊歛，代之的是徐徐倒下的成茂林的胸口所狂噴着的鮮血。

方仁傑輕輕一抖右手，那摺扇上的血，居然已被他抖得乾乾淨淨，然後，目注十絕神君，淡然一笑，說道：「請閣下下場了！」

十絕神君却冷哼一聲道：「年輕人，你好狠的手段！」

方仁傑笑了笑道：「事先，我曾經聲明過，我是職業兇手。」

十絕神君道：「我也說過，點到爲止的話。」

方仁傑呵呵一笑道：「閣下的『追魂三式』，是點到爲止的劍法麼！」接着，又冷笑一聲道：「也幸虧是我，如果換一個人，則濺血橫屍的，又該是誰呢？」

十絕神君的臉色，一變再變，少頃之後，才沉聲說道：「我說過親自下場，必然不會使你失望，但在我親自下場之前，要問你幾句話。」

方仁傑含笑點首道：「可以，但你得給我一個座位。」

十絕神君「唔」了一聲道：「你，够狂！」

方仁傑笑道：「作爲一個職業兇手，不狂還行麼！」

十絕神君沉聲喝道：「來人，給方公子看座。」

「是！」隨着這一聲嬌應，側門中閃出一位宮女，捧着一張椅子姍姍地走近方仁傑身邊道：「方公子請坐。」

「謝謝！」方仁傑坐下了之後，才向十絕神君注目說道：「閣下有話，可以問了。」

十絕神君沉思着問道：「你能說出『追魂三式』的名稱，當也知道五十年前，所流傳下來的那一段武林逸聞？」

方仁傑禁不住目光一亮道：「這個，在下僅僅畧有所聞，却不太清楚。」

十絕神君訝道：「你沒問過令師？」

方仁傑道：「當然問過，但他老家不肯說。」

十絕神君笑道：「你想知道詳情？」

方仁傑笑笑道：「因所願也，不敢請耳！」

十絕神君笑了笑道：「既然說到這問題，就索性由我向你說明一下也好。」

一頓話鋒，才自語似地接道：「武林中有四句歌：太極黃粱枕，兩儀紫鳳釵，三才綠玉杖，四象九龍杯，你，是否也聽說過？」

方仁傑道：「這個我倒是聽說過。」

十絕神君道：「這四句歌，包括武林中四項瑰寶，和四種傲視天下神功……」

方仁傑截口笑道：「我知道，如果我的觀察不錯，那第一句歌謠中的『黃粱枕』，就在你閣下手中？」

十絕神君點點頭道：「我承認，你早已說出了『追魂三式』的名詞，所以你這一說，我不會感到震驚。」

接着，又注目問道：「你方才使的是『三才扇法』和『無相神功』？」

方仁傑點點頭道：「對！『三才綠玉杖』就在家師手中。」

十絕神君呵呵一笑道：「太清眞煞對無相神功，天極劍法對三才扇法，倒算得上是旗鼓相當。」

方仁傑點首笑道：「是的，問題是看誰能獲得另外兩宗瑰寶，誰就佔優勢。」

十絕神君道：「令師懷疑那另外兩宗瑰寶，落在我手中，所以才派你到『富陽』城來，監視我的活動？」

方仁傑笑了笑道：「可以這麼說。」

十絕神君苦笑了一下道：「這倒眞是英雄所見畧同了。」

方仁傑一怔道：「你也懷疑那另外兩宗瑰寶，是落在家師手中。」

「是的。」十絕神君點首接道：「這就是我要設法將你扣留下來主要原因。」

方仁傑冷冷地一笑道：「現在，還未免言之過早吧！」

十絕神君點點道：「待會自見分曉，我們犯不着在唇舌上費時間。」

方仁傑笑道：「這句話，我倒是深具同感。」

十絕神君接問道：「你，對於四句歌謠的來歷，是否也知道？」

方仁傑搖搖頭道：「不清楚。」

十絕神君道：「那歌謠中的『黃粱枕』，『綠玉杖』，已分別爲老夫和令師所獲，暫時不去說它，對於另外那『紫鳳釵』，『九龍杯』兩宗瑰寶的妙用，你知不知道呢？」

方仁傑笑了笑道：「僅僅畧有所聞，却不太清楚。」

「那麼。」十絕神君含笑接道：「索性由老夫說明一下，讓你增長一點見識，也是好的。」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小可正恭聆着。」

十絕神君沉思着接道：「傳說是這樣的：那四宗武林瑰寶的來源，已沒法考究，但不論任何一位武林人物，只要能獲得其中之一，就不難成就一身絕代神功，成爲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物。」

方仁傑蹙眉接道：「這些，不但在下我早已知道，而且，很多武林朋友也早已知道。」

十絕神君笑道：「你是嫌我嚕嗦，但木有本，水有源，任何事情，都得從頭說起才行呀！」

「有理。」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請說下去。」

十絕神君正容接道：「那四宗寶物中，以『四象九龍杯』所載的神功最厲害，誰要是能獲得那『四象九龍杯』，誰就可以成爲天下第一人！」

方仁傑笑問道：「其次呢？」

十絕神君道：「其次，是『兩儀紫鳳釵』。」

「那麼。」方仁傑注目接問道：「『黃粱枕』與『綠玉杖』這兩宗瑰寶，是否也有高下之分呢？」

十絕神君道：「傳說中，這兩宗瑰寶的功能是不分上下，只有看各人的修爲而定了。」

方仁傑笑問道：「據說，這四宗武林瑰寶，於五十年前，曾爲一位前輩異人所獲，確否？」

十絕神君點點頭，說道：「是有這個傳說。」

方仁傑注目問道：「那位前輩異人姓甚名誰？以後的情形，又是怎樣的？」

十絕神君不答反問道：「這些，你沒向令師問過？」

方仁傑苦笑一聲，道：「方才我已說過，我是向家師問過的，但他老人家不肯說。」

十絕神君「唔」了一聲道：「奇怪，他爲何不肯向你說呢？」

他，苦笑了一下之後，才點點頭接道：「好！我可以向你說。不過，我要事先聲明，雖然，這僅僅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但却因傳說的人太少，可能還有某種秘密存在，所以，其眞實性如何，我却不敢保證。」

方仁傑笑了笑道：「那不要緊，就你所知道的，照實加以複述就行啦！」

十絕神君點點頭，沉思着接道：「傳說中的那位前輩，複姓東方，單名一個逸字，出身武林世家，財雄勢大，本身武功也不錯，唯一的缺點，是面貌長得很猥瑣，眞的是貌不驚人。」

方仁傑笑了笑道：「這也算是老天爺的公平之處，如果所有的優勢條件，都給一個人佔盡了，那不顯得老天爺太於偏心了麼！」

十絕神君笑了笑，說道：「可是，這位面目猥瑣的東方逸，却偏偏愛上了當時在江湖上，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一位姑娘。」

接着，又歉笑了一下道：「很抱歉！那位美姑娘的姓名沒有傳下來，我也不便杜撰。」

方仁傑笑道：「不要緊，知道有這麼一位美姑娘就行。」

十絕神君接道：「那位美姑娘，平常拜倒她石榴裙下的，多如過江之鯽，當然不會看中這麼一位貌不驚人的男人！」

一頓話鋒，才苦笑着接道：「可是，當時的東方逸，對那位美姑娘，却像是着了魔，一直死皮賴臉，不顧一切地，窮追不捨。」

方仁傑笑道：「東方前輩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倒是値得後人效法。」

十絕神君點點頭道：「不錯，那位美姑娘也似乎被東方逸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所感動，而終於接受了他的要求，不過，提出了一個非常苛刻，幾乎是沒法辦到的

條件……」

方仁傑心頭一動地，截口問道：「是否是要那四句歌謠中的武林瑰寶，作爲聘禮？」

「不錯。」十絕神君點首接道：「而且是四宗瑰寶，缺一都不行。」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這可委實是太困難了。」

十絕神君接道：「何況，當時，那四宗武林瑰寶，一宗也不在武林中出現，要想找它，算得上是有如海底撈針一樣的困難。」

方仁傑正容說道：「俗語說得好，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那四宗瑰寶，終於給東方前輩找到？」

十絕神君道：「是的，說來也算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當時，沒人知道東方逸費了多少心血才將那四宗武林瑰寶找齊，只知道他是足足費了十年以上的時間……」

方仁傑禁不住驚「啊」一聲道：「如此一來，那位綺年玉貌的美姑娘，豈不是已經人老珠黃了麼！」

十絕神君苦笑道：「那位美姑娘是否已經人老珠黃，是不得而知，只知是她已經投入別人的懷抱中了。」

方仁傑又是一聲驚「哦」道：「那個男的是甚麼人？」

十絕神君搖搖頭道：「不知道。」

方仁傑接問道：「那麼，東方前輩怎麼辦呢？」

十絕神君苦笑道：「你問我！我去問誰？」

方仁傑蹙眉接道：「以後的情形，你也不知道了？」

「是的。」十絕神君點點頭，說道：「那個傳說，本來就是一個不完整的故事啊！……」

方仁傑禁不住輕嘆一聲道：「眞令人掃興。」

十絕神君笑了笑道：「你也不用洩氣，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令師一定知道這故事全貌的。」

方仁傑「唔」了一聲道：「也許有此可能。」

十絕神君站起身來，含笑接道：「年輕人，來吧！」

方仁傑也含笑起立，但十絕神君却正容說道：「咱們以十招爲限，只要你能接過我十招，而不受制，你就成了我這地下迷宮中的眞正貴賓。」

方仁傑笑問道：「眞正貴賓有甚麼好處？」

十絕神君道：「眞正貴賓，在特定範圍之內，可以自由活動，爲所欲爲，穴道也不加禁制。」

方仁傑接問道：「穴道不加禁制，又可以爲所欲爲，那不是宣賓奪主了麼！」

十絕神君笑道：「你別忘了，那『特定範圍』四字。」

方仁傑問道：「那是說，活動的範圍有限制？」

十絕神君點首答道：「不錯。」

方仁傑笑了笑問道：「否則，又如何呢？」

十絕神君道：「否則，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十招之內，給我制住了，那你的穴道就得加以禁制，但活動的範圍却可以放寬。」

方仁傑笑了笑，說道：「這倒是各有利弊。」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如果是你敗了，又怎麼說？」

十絕神君笑笑道：「我不攷慮這個問題。」

方仁傑笑道：「你夠狂，但既稱爲公平一搏，這些，也就必須在事先說明了才行。」

十絕神君呵呵大笑，說道：「眞要到那種地步，我的生命都操在你的手中，你可以要如何，便如何了，又何必要加以說明哩！」

方仁傑含笑點首道：「說得倒也是道理。……好！請吧！」

十絕神君接道：「還有一點要加以說明的，我不會傷害你，但你也不能佔我的便宜……」

方仁傑截口笑問道：「你有甚麼便宜給我佔的？」

十絕神君道：「我已說明不會傷害你，如果不加限制，那你就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搶攻，豈不是佔了我的便宜。」

「那麼。」方仁傑笑了笑道：「依你之見呢？」

十絕神君正容接道：「依我之見，咱們雙方都只能點到爲止，誰要是傷了對方一髮一縷，作爲失敗論。」

方仁傑點點頭，說道：「好！我同意了。」

十絕神君沉思着，半晌才說道：「老夫年紀比你大，自然也該給你一點便宜，那就是，你可以用兵刄，老夫却以徒手相陪。」

方仁傑連忙接口道：「這個，我不領情。」

隨即將摺扇向腰間一插，含笑接道：「已然是由我接你十招，理當由你先發招才對，請吧！」

「好！」十絕神君沉聲接道：「老夫有僭了！」

話落招隨，一掌虛飄飄地，拍向方仁傑的前胸。

別看這一掌是那麼輕飄飄地，不帶絲毫勁力，招式也平凡得出奇。

但方仁傑是大行家，入目之下，已看出對方的這一掌，已到達化腐朽爲神奇的境地。

此情此景，如果純粹出以閃避的身法，則勢必怎麼也沒法避過，因爲，對方的掌勢中，所含變化太多，威力範圍也太大了。

這，也不過是當十絕神君出掌的剎那之間，方仁傑心頭的感受。

他，儘管心頭對對方的高明身手感到又佩服，又驚凜，但行動上却一點也不含糊。

而且，還大出常規地，根本不閃不避，而指掌兼施的以攻擊代替了防守，至於那攻勢的玄妙與快速，也並不比十絕神君的招式遜色。

十絕神君驚「咦」一聲，一面半途撤招應變，一面呵呵大笑道：「這一招，寓防守於攻勢之中，運用得恰到好處，的是

可兒，的是可兒……」

話聲中，又連續攻出了五招，方仁傑也都是以攻勢來化解，使得十絕神君朗聲大笑道：「攻擊是最佳的防禦，你小子算是深得此中三昧了呢！」

話落時，已一共攻出了七招。

方仁傑雖然是以攻代守，而並未受制，却已被迫而退了五大步。

十絕神君於第八招開始時，揚聲大笑，說道：「方仁傑，這最後三招，你要小心了……」

話聲中，但見一片重重叠叠的指影和掌影，快速而又奇幻地，迫得方仁傑團團直轉。

十絕神君一面加强攻勢，一面笑問道：「小子，滋味如何？」

方仁傑忽然揚聲喝道：「停！」

十絕神君收招訝問道：「才第九招，爲何叫停？」

方仁傑苦笑道：「對我自己來說，就這麼結束，比較光彩一點。」

十絕神君笑道：「怎麼？你已經認輸了？」

方仁傑笑道：「武林中講究的是力量，此情此景，我不認輸還行麼？」

十絕神君笑問道：「聽說，你自出道以來，還不會有過敗績？」

「不錯，」方仁傑苦笑着接道：「但今宵破例了，所以，這一戰，對你來說，是非常光彩……」

十絕神君笑了笑道：「我倒不稀罕這種光彩。」

接着，才注目問道：「既然你已認輸，那我就要根據方才的協議，禁制住你的要穴了？」

方仁傑將雙手向背後一背，說道：「請吧！」

十絕神君歉笑道：「那眞是非常抱歉之至……」

話聲中，已凌空揚指，接連點了方仁傑的四處要穴，才正容接道：「現在，你已暫時形同常人，等令師來了，我再給你解開禁制。」

「沒關係，」方仁傑含笑接道：「現在，你該履行諾言了吧？」

十絕神君一怔，說道：「還有甚麼諾言？」

方仁傑道：「我要見白天虹與倪小娟兄妹。」

十絕神君「哦」了一聲，說道：「行！行！」

接着，又沉聲喝道：「來人，把白天虹，倪小娟兄妹帶過來。」

室外傳來一聲恭應道：「回神君，白公子與倪姑娘，早已在門外恭候。」

十絕神君輕唔一聲，道：「那就帶他們進來吧！」

「是！」

十絕神君却在外面的恭應聲中，含笑轉身，向側門走去，一面說道：「好！你們好好談談，我不打擾你了。」

方仁傑連忙接道：「且慢……」

十絕神君扭頭笑道：「有話，以後多的是機會可以談。」

這時，白天虹倪小娟兄妹，已並肩走了過來，倪小娟入目之下，禁不住似驚似喜地，抬手揑了揑眼皮，才訝問道：「方公子，果然你也來了？」

由外表看來，這兄妹倆顯然在這兒頗受優待。

方仁傑點點頭，注目問道：「二位怎會到這兒來的？」

倪小娟嘟着小咀道：「還不是那個甚麼神君騙來的。」

方仁傑注目問道：「他是怎麼欺騙你們的？」

白天虹接口苦笑道：「他說我娘在這兒作客。」

倪小娟哼了一聲道：「但事實上，根本沒這回事。」

方仁傑苦笑道：「二位怎會如此輕易相信人家的？」

倪小娟道：「他對我娘的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很像是老朋友呀！」

方仁傑訝問道：「那斷說他是令堂的老朋友？」

倪小娟點頭道：「是的。」

方仁傑接問道：「現在，他又是怎麼說法呢？」

倪小娟道：「現在，他已坦白承認，是騙我們的。不過，對於與我娘是老朋友一節，他却說是一點也不假。」

方仁傑道：「那麼，他騙你們到這兒來的目的何在呢？」

倪小娟道：「他說，他將我們軟禁在這兒，主要目的，就是要將我娘引到這兒來。」

方仁傑訝問道：「將令堂引到這兒來幹嗎？」

「這個……」倪小娟怔了一下道：「他不肯說。」

白天虹插口接說道：「他還說過，只等我娘來了，他負責完成我們兄妹的心願呢！」

方仁傑微微一怔道：「完成甚麼心願啊？」

那十絕神君的語聲，又怪聲怪氣地傳了過來，道：「唉！你老弟怎會如此健忘的。」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我那一點健忘了？」

十絕神君的語聲笑道：「這兩兄妹看中了你們小兩口兒的事，算不算是一大心願呢！」

方仁傑「哦」了一聲，才苦笑道：「你打算如何替他們完成？」

十絕神君的語聲笑道：「你與倪小娟的事，很好辦，一個男人家，三妻四妾的，也算不了甚麼，不過，關於白天虹老弟的事，却不能不變通一下了……」

白天虹，倪小娟兄妹倆，似乎被十絕神君口中的「你們小兩口兒」的話，怔住了，直到此時，才回過神來，同聲向方仁傑問道：「方公子，原來你們……你們不是兄妹？」

方仁傑方自歉笑了一下，十絕神君的語聲却搶先笑道：「是的，他們本來是恩恩愛愛的小兩口兒。」

白天虹苦笑道：「那你爲何要騙我們呢？」

方仁傑也苦笑道：「在下是奉師命故意以兄妹姿態遊戲江湖，可並非存心騙人

的。」

十絕神君的語聲笑道：「是你自作多情，人家幾時騙過你了。」

白天虹怒聲道：「那麼，你的保證又怎麼說法？」

十絕神君的語聲，呵呵大笑，說道：「我的保證，仍然有效，不過，那是代用品……」

白天虹苦笑一聲，道：「人，怎可以代用的！」

十絕神君道：「別那麼死心眼！俗語說得好：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天下美女多的是，又何必一定要找古文英呢！」一頓話鋒，又呵呵一笑道：「就以我這地下迷宮來說吧！也算得上是美女如雲，在我這些美女當中，不論看中了誰，你只要告訴我一聲就行了。」

白天虹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

十絕神君的語聲笑道：「不用唉聲嘆氣的，這兒沒有中意的，可以到外面去找，我保證……」

倪小娟截口冷笑道：「你的保證值幾文錢！」

十絕神君的語聲「格格」怪笑道：「小丫頭，別不服氣，要想完成心願，可不能得罪我呢！」

方仁傑冷哼一聲道：「這些，不用談了，我還有話要問你。」

十絕神君的語聲笑道：「除非你能將令師的行踪告訴我，否則，我也暫時不想跟你談話了。」

方仁傑道：「我已經說過，家師可能也到了『富陽』，你只要放出消息，說方仁傑被你刼持了，他老人家可能就會找上門來的。」

十絕神君的語聲道：「不錯！這倒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了。」

接着，又沉聲喝道：「來人！將白天虹，倪小娟帶回他們的住處去。」

倪小娟連忙接道：「不！我還有話要和方公子說。」

十絕神君的語聲笑道：「傻丫頭，同在這地下迷宮之中，以後談話的機會多的是，又何必急在這一時呢！」

門外，傳來一位宮女的語聲道：「白公子，倪姑娘，請隨我走啊！」

倪小娟無可奈何地一嘆，只好偕同乃兄，快快地退了出去。

十絕神君的語聲接道：「方仁傑，你不用急，我馬上派人帶你到我的寢宮來，咱們再好好的談談。」

方仁傑哼了一聲，沒接腔。

門口出現一位妙齡宮女，向他招招手道：「方公子，請隨我來。」

方仁傑悶聲不响地，跟了上去，一陣轉彎抹角之後，到達一間陳設頗為華麗的起居室前，那宮女抿唇媚笑道：「方公子，這就是神君分配給你的房間，浴湯，和換洗衣衫，都已備好，請沐浴更衣後，奴家帶你去神君寢室去。」

懷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方仁傑淡然一笑，步步進入室內，那宮女姍姍地跟了進來。

不錯，房間內已備好浴湯，換洗的衣衫，也是全新的。

最近兩三天來，方仁傑一直忙得沒法洗浴，目前一見到浴湯，可眞有立卽入浴的熱烈的須要了。

他，一面卽待着手解除衣衫，並扭頭向那宮女說道：「姑娘妳……咦！」

話說一半，却發出一聲驚「咦」……

原來那位綺年玉貌的宮女，剛剛將房門閤攏，並上了閂。

那宮女向他媚笑道：「咦甚麼啊？」

方仁傑蹙眉問道：「你，關上了門幹嗎？」

那宮女抿唇媚笑道：「侍候你方公子入浴呀！」

方仁傑一怔道：「那麼可以！」

那宮女道：「奴家是奉命給公子侍寢的，侍寢都可以，伺候入浴，又算得了甚麼呢！」

「不！我不習慣。」方仁傑連忙接道：「姑娘快請出去。」

那宮女「格格」地媚笑，說道：「已經是成過婚的大男人了，難道還怕接近女人麼！」

說着，已蓮步姍姍地，走近他身邊，大有自動投懷送抱之勢。

方仁傑一面後退，一面撐拒着道：「姑娘請放莊重一點！」

那宮女媚笑道：「少男嫩女，獨處一室，如果彼此都莊重得道貌岸然的，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她，口中雖然說得像一個十足的蕩女淫娃，但一雙美目，却在向他連連施着莊重而令人費解的眼色。

這情形，可使得方仁傑一時之間，為之楞住了。

那宮女一頓話鋒，却立卽以眞氣傳音向他說道：「方公子，我是妙妙啊！」

方仁傑這才恍然大悟地，傳音問道：「妳怎麼易了容？」

妙妙傳音答道：「我是冒充別人的身份啊！」

緊接着，又是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傳音說道：「你能以眞氣傳音說話，足証你已看過了我所遞給你的紙糰，也具有移筋易穴的功力？」

於是，這兩位立卽以眞氣傳音，正式交談起來。

方仁傑苦笑道：「如果我沒練成移筋易穴的功夫，經過十絕神君那一點，我已成了廢人啦！」

接着，却忽有所憶地問道：「妙妙姑娘，我們這兒的一切，那十絕神君是否能看到收聽到？」

妙妙道：「不會，這個房間中，沒有那種設備，同時，目前他也沒工夫來過問你的事了。」

方仁傑接問道：「他在忙什麼！」

「參禪。」

「參禪？他居然信佛……」

妙妙媚笑着說道：「他參的是歡喜禪啊！」

方仁傑蹙眉苦笑之間，妙妙又含笑接道：「也因為如此，才正是我們脫逃的好機會，來，趕快將外衣脫掉，我替你改裝易容。」

說着，她自己已首先將外面的宮裝脫了下來，原來她穿的是兩重衣服。

方仁傑一怔，問道：「妳也要離開這兒。」

妙妙道：「送你呀！我不送你，你連方向都摸不清楚，怎能出得去。」

接着，又促聲說道：「快脫呀！只留下褻衣，將這個穿上。」

說着，並指了指她所脫下的那一襲宮裝。

方仁傑又是一怔道：「妳要我男扮女裝？」

妙妙抿唇媚笑道：「暫時委屈一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方仁傑蹙眉苦笑說道：「身裁也不合呀！」

妙妙道：「施展縮骨神功，就可以將就一下了。」

接着，又促聲說道：「我的公子爺，別猶豫了，一等那老魔參完歡喜禪，你就走不了啦！」

於是，方仁傑只好苦笑着任由擺佈，一面道：「這樣就可以通行了？」

妙妙一面替他改裝易容，一面答道：「有些地方，是要經過盤查的，能混則混，混不過就只好硬闖了。」

接着，又補充着說道：「不過，暫時你得聽我的指揮，不可自作主張，以免誤事。」

方仁傑苦笑道：「我不是已經聽由妳在擺佈了麼！」

妙妙媚笑道：「這才乖……」

方仁傑却正容岔開話題道：「姑娘在朱唇令門下，是——？」

妙妙含笑反問道：「對於朱唇令門下，方公子已知道了多少？」

方仁傑道：「僅僅算得上是畧有所聞而已。」

妙妙接問道：「你曾經見過一些什麼人呢？」

方仁傑沉思着接道：「我曾經見過劍士中的李英琳，白如意二位姑娘。」

「還有麼？」

「還有十二金釵中的李含春姑娘。」

「還有這兒的菊兒姑娘呢？」

「是的。」

「還有我妙妙姑娘。」

妙妙故意模仿着他的口音，低聲媚笑着。

方仁傑笑笑道：「不錯。」

妙妙笑問道：「這是說，到目前為止，你才見過本門的五位人物？」

方仁傑點點頭。

妙妙神秘地一笑道：「想想看，還有麼？」

方仁傑微微一怔道：「哦！對了，還有一位身着青衣的中年美貌夫人，不過，那位夫人自稱是貴上的朋友……」

妙妙抿嘴媚笑道：「那就是我們令主啊！」

「啊！」方仁傑驚「啊」一聲之後，又禁不住苦笑道：「可是，貴上為何要假托身份呢？」

妙妙笑了笑道：「這個，你還是留待以後，親自向敝上去問吧！」

方仁傑蹙眉問道：「姑娘是不肯說，還是不知道內情？」

妙妙笑了笑道：「應該算是不知道，因為咱們令主的行動，一向就是令人莫測高深的。」

「好，」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是否該回答我的問題了？」

妙妙一怔道：「什麼問題啊？」

方仁傑道：「我是說姑娘在『朱唇令』門下的職位？」

妙妙這才「哦」了一聲道：「我是十二金釵中，最小的一個。」

方仁傑笑問道：「是第十二釵？」

「不錯。」

「那麼，菊兒和李含春二位呢？」

妙妙含笑接道：「李含春是老九，菊兒是第十一釵。」

方仁傑接問道：「菊兒和妙妙，必然是這兒所取的名字，我可以知你們二位的眞實姓名麼？」

妙妙嬌笑道：「當然可以，不過，我的姓名俗氣得很，說出來時，可不許見笑啊！」

方仁傑笑道：「在下怎敢哩！」

妙妙這才含笑接道：「我姓柳，叫含烟……」

「好啊！」方仁傑不等對方說完立卽截口接道：「好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

柳含烟忽然神色一黯，說道：「可是，我的工作，却是一般人最瞧不起的下賤工作。」

方仁傑正容說道：「柳姑娘千萬別這麼想，佛家說得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姑娘這種犧牲小我，以身餵虎的精神，只要是知道內情的人，都會對妳滋生由衷的敬意。」

柳含烟輕嘆一聲道：「我不稀罕別人的敬意，只要你方大俠不輕視我，就感到很滿足了。」

方仁傑一愕道：「在下敬佩之不暇，又怎會有一絲輕視心理！」

「可是，」柳含烟幽幽地一嘆道：「方才在水晶宮時，我看得出來，你的目光中，只有輕蔑……」

方仁傑截口苦笑道：「柳姑娘，當時，我是不知道妳的身份和任務啊！」

柳含烟也苦笑道：「你很會說話！」

方仁傑正容道：「我說的，可都是由衷之言。」

不等對方接腔，又拾起方才的話題道：「柳姑娘，菊兒的本來姓名呢？」

柳含烟漫應道：「菊兒姓呂名珊珊。」

方仁傑笑問道：「這兒，是否就只有你們三位？」

柳含烟道：「這兒還有一位功力，職位，都高於我和菊兒的人……」

說到這裏，本來是昂藏七尺之軀的方仁傑，已在柳含烟的玄妙易容手法之下，變成了一位婀娜多姿的美嬌娘。

柳含烟忽然一轉話鋒道：「這些，以後再談，現在，我們該打點精神，往外闖了。」

方仁傑對着銅鏡，苦笑了一下道：「好！一切悉聽尊意。」

柳含烟對她這一手所改造成的「傑作」，似乎很滿意地，忍不住嬌笑道：「好一位嬌嬌滴滴的美嬌娘，我要是一個臭男人，可眞靈魂兒飛上九天了哩！」

方仁傑苦笑道：「好啊！妳指着禿驢罵和尚，這筆賬，咱們以後再清算。」

柳含烟忽然幽幽地一嘆道：「方公子，像這樣斗室之中，單獨相處的機會，以後，恐怕不會再有的了！」

方仁傑心頭一震之間，柳含烟已將嬌軀偎了上來，仰臉吹氣如蘭地道：「方公子，親我一親，好不好？」

方仁傑訥訥地道：「這個……」

話，只說出兩個字，人却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大步。

柳含烟再逼近一步，黯然一嘆道：「是嫌我殘花敗柳之身，怕玷污了你？還是担心尊夫人會吃醋？」

方仁傑沒有再退，却是苦笑一聲，道：「柳姑娘，請別誤會，我對妳只有由衷的敬意。」

柳含烟輕嘆一聲道：「我不要你敬佩我，我須要的，是光和熱，你該能想像到，這兒，沒有溫暖，也沒有光明，我，幾乎連靈魂都麻木了……」

說到這裏，禁不住兩行清淚，順頰滾落。

方仁傑却是禁不住感慨萬千，也不自禁地，將對方的嬌軀擁入懷中。

柳含烟溫柔得像一隻小貓，緊偎在方仁傑的懷中，喃喃自語着：「如果時間能停止流轉，讓我永遠活在這美好的刹那中，那有多好……」

方仁傑輕嘆一聲道：「是貴上命令妳到這兒來的？」

「不！」柳含烟淒涼一笑道：「是我自願的。」

方仁傑蹙眉訝聲問道：「那是爲了什麼呢？」

柳含烟道：「因爲，我這條命，是令主救下來的，在名義上，我們是上司與屬下的關係，但情份上，却包涵了師徒與母女，像這情形，如果她老人家有什麼困難，我是否該自動獻身哩！」

方仁傑嘆了一聲，道：「貴上跟這位十絕神君有仇？」

柳含烟道：「箇中內情，我不知道，當她老人家慨嘆着，找不到這麼一個合適的人選時，我就自告奮勇地，混到這兒來了。」

頓住話鋒，仰臉作了一個待吻的姿態，道：「該走了，親我一下吧！」

方仁傑强抑心頭激動，在對方的櫻唇上，輕輕一吻……

柳含烟一面整理着方仁傑卸下的衣衫，打成一個小包袱，一面苦笑道：「雖然是這麼短促，我總算不虛此生了。」

一頓話鋒，又注目哽聲問道：「如果我今宵死在這兒了，以後，你還會想起我麼？」

「不會死的，」方仁傑正容接道：「只要我能活着，妳也必然會活着。」

柳含烟淒涼一笑道：「走吧！」

方仁傑蹙眉問道：「這小包袱還要帶着？」

柳含烟苦笑道：「這裏面都是你的衣衫，不帶着，出去之後，你怎麼走……」

傳音到此，她已將房門，輕輕拉了開來。

門外甬道中一片寂靜。

柳含烟機警地，向甬道兩端一瞧，隨即向方仁傑招招手，低聲說道：「將門帶攏，跟我來。」

方仁傑悄然走出室外，並順手帶攏房門，隨在柳含烟背後，敏捷地循甬道前行，一面並傳音問道：「柳姑娘，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柳含烟傳音答道：「這時約莫午牌稍過。」

「這甬道上怎麼看不到一個行人？」

「現在正是午餐時間啊！」

「啊……」方仁傑輕輕一「啊」間，柳含烟又傳音接道：「前面就是通過一道警衞，你不要開口，由我來對付。」

方仁傑點點頭道：「好的。」

一個左拐，到達一道拱門前，拱門下一位滿面于思的勁裝大漢，「咦」了一聲道：「小雲，妳怎麼不去吃飯啊？」

原來，柳含烟所冒充的宮女，名叫小雲。她，向着那勁裝漢子嫣然一笑道：「我奉命去西京有事……」

勁裝漢子截口一「哦」道：「這位是誰呀？」

柳含烟嬌笑着拉着方仁傑走了過去，道：「這是新來的小翠。」

但她的話沒說完，那勁裝漢子的巨靈之掌，已分別襲向兩人那高聳的酥胸。

柳含烟倒無所謂，但方仁傑這位假宮女，是經不起考驗的。

因此，柳含烟入目之下，一聲嬌笑，已拉着方仁傑的手兒，巧妙地避了過去，使得那勁裝漢子「咦」了一聲道：「這小丫頭的腰肢兒，多靈活啊！」

方仁傑邊走邊傳音說道：「這一關，倒沒費什麼勁。」

柳含烟傳音笑道：「嚴格說來，這不能算關卡，下一道門就比較麻煩了。」

說話間，甬道又一個折轉，到達一道月洞門前。月洞門下，是一位年約四旬上下的獨眼漢子，他，獨目凝威地，在兩位「姑娘」的身上輪廻一掃，沉聲喝問道：「去哪兒？」

柳含烟嬌笑道：「奉命出宮公幹。」

獨眼漢一伸手道：「拿來！」

柳含烟故意一怔道：「拿什麼啊？」

獨眼漢冷哼了一聲道：「妳丫頭怎麼那麼迷糊，當然是拿號牌呀！」

柳含烟嬌笑着道：「哦！你早點說明，不就得了麼！」

她，裝模作樣地，探手入懷，却是猛然向對方胸前一伸道：「喲！你瞧！」

她，口中說得好，一隻素腕，却是疾如電掣地，一下子點了對方三處要穴，使得那位本來是有如生龍活虎似的獨眼漢子，刹那之間，變成了泥塑木雕似地。

這情形，使得方仁傑也禁不住脫口讚美道：「姑娘好快速的手法！」

柳含烟一面拉着方仁傑向前疾奔，一面傳音苦笑道：「方公子莫笑我班門弄斧，那獨眼漢子身手不弱，不如此對付，可不容易過關。」

方仁傑正容接道：「我說的是由衷之言啊！」

暗影中忽然傳來一聲沉喝道：「什麼人？」

（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文・臥龍生
圖・盧令

素手飈香

心存奸險計　手握生死權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谷寒香擒獲白陽道長及范玉崑趕回迷踪谷，途遇天明大師，要將珍藏寶物交換范玉崑，正相談間，無名叟突來到，天明大師忙抽身離去。谷寒香率麥小明等圍攻無名叟，將他擊敗，但谷寒香却又縱之使去，鍾一豪等正愕然間，曼陀老尼與瞿道陵，展雲翼追來，要向谷寒香討回范玉崑，雙方又展開激門，谷寒香心惱曼陀老尼出言不遜，傲氣凌人，决心要將她斃於劍下，遂親自與門，雙方拚門正酣，鍾一豪揚聲提醒谷寒香，曼陀老尼心懷鬼計，谷寒香也已覺出，遂凝神一志，不敢怠忽——

酣門中，谷寒香突地劍勢一緊，向曼陀老尼連攻八劍，接着寶劍一震，撒出萬點銀星，朝老尼當胸刺去。

曼陀老尼暗暗心喜，知道谷寒香久戰無功，業已感到不耐煩，於是，長劍微翘，反削敵腕，一面吸氣飄身，向後閃退數尺。

谷寒香陰沉沉一笑，如影隨形，欺身直上，揮手又是一劍。

曼陀老尼見她一劍狠似一劍，劍上迸發的罡力，越來越見强猛，凛然之下，捨命除她的心意，也更爲堅决。

正當谷寒香步步進迫，曼陀老尼埋弓捕獸，節節後退之際，東南方荒野之上，倐地現出了天覺和尙的身影，他先時原本越岡而去，不知怎的，竟由東南方又走了回來。

眨眼之下，天覺大師到了場邊，他手中多了一根錫杖，腰下那個布袋，却已不知去向。

麥小明見老和尙攏來，正欲開口喝問，鍾一豪見場中惡戰已入緊要階段，爲防谷寒香分了心神，因而使了一個眼色，暗將他止住。

天覺大師與瞿道陵等似不相識，彼此望了一眼，重又注視場中。

驀地，谷寒香冷哼一聲，蓮足一挫，繞着曼陀老尼飛快地盤旋起來，同時劍招一變，左挑右劉，朝曼陀連刺數十餘劍，迫得老尼旋身游走，封閉不迭。

迷踪谷羣豪見谷寒香展開了「摘星步」法，知道勝負之分，轉眼便見分曉，不覺同時撒出了兵刃，那張敬安更是踸踱不安，手握金環，越衆走了出來。

曼陀老尼嚴守門戶，瞥眼之下，見「迷踪谷」羣豪躍然欲動，大有一擁而前之勢，頓時輕喝一聲，長劍急震，陡然一劍刺去。

谷寒香一看來劍奇怪，回劍封架不及，迫得雙足用力，斜斜退出數尺。

刹時間，攻守易勢，曼陀老尼長劍電閃，一連刺出七劍，將谷寒香迫得穿花蝴蝶一般，在劍光叢中，飄來閃去。

瞿道陵師兄弟，及崑崙峨嵋兩派的門下，齊皆手横兵刃，看住「迷踪谷」羣豪，虎視眈眈，緊張無比，顯然只要對方一動，彼等亦即揮戈向前。

谷寒香被曼陀連攻數劍，迫得無法還手，芳心之下，不禁大爲震怒。

她暗暗忖道：峨嵋派一個老尼，自己還勝她不過，別說今後難以服衆，大哥之仇，更是何從報起！

她每一憶起亡夫，一股堅毅不屈的勇力，便油然產生出來。

但見她雙眼倐地一亮，陡然反擊一劍，口中冷聲道：「未得號令，任何人不許

輕舉妄動，否則依第四戒律治罪。」

胡柏齡手訂的四大戒律，第四條是「逆不受命者，殺無赦。」迷踪谷羣豪聞得警告，不覺面面相覷，都不知她何以定要親自去拚命。

曼陀老尼見谷寒香明明已陷劣勢，反而嚴禁屬下插手，心頭雖然恚怒，對她這股狠勁，却也暗暗心凜，此時見她一劍橫掃過來，頓時含胸吸腹，一招「心香一瓣」，直對她眉心刺去。

谷寒香冷笑一聲，寶劍忽展絕學，震起斗大的劍花，霍地一劍推去。

這一劍非但拆解敵招，而且罩定了曼陀老尼胸上八大死穴，只要容她劍尖觸上，老尼勢非橫屍當地不可。

曼陀老尼驚怒交迸，猛撤長劍，飄身朝後疾退。

但聽「嗆！」的一聲脆响，雙劍交擊，老尼精鋼長劍的劍尖，頓時被削斷寸餘長一截。

忽聽天覺大師縱聲道：「谷寒香，妳若當着老衲面前逞兇，老衲立即扭頭一走，令妳遺恨終身，後悔莫及。」

谷寒香方自趁勢進逼，一輪疾攻，逼得曼陀老尼節節後退，聞言之下，忍不住怦然心動，收劍停身，冷笑道：「如果谷寒香落敗，大概你是心安理得了。」

天覺大師莞爾一笑，壽眉一揚，抬眼向她望去。四目交投，天覺大師突地雙眼一闔，匆匆將頭俯下，舉掌一禮道：「老衲乃是苦行之人，對女檀樾絕無惡意。」

原來谷寒香天生絕色，內功精進之後，更顯得容光煥發，美艷奪人，天覺大師雖然久在佛門，心如明鏡，也不敢對她逼視。

谷寒香似有所覺，不禁暗忖道：大哥携走了我的心，却不帶走我的容貌，難道他是特爲留下，備我報仇雪恨之用的麼？

她心內忽發奇想，頓時展顏一笑，欵步向天覺大師走去，一面淡淡的道：「你既不懷惡意，何以趁我正要得手之際，講出後悔莫及的話？」

只聽曼陀老尼忽然道：「依仗寶刃的威力，有什麼自鳴得意的！」

谷寒香面龐一轉，哂然道：「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回頭我徒手與你走上幾招，總叫你輸得心服口服，從此不敢多管閒事。」

天覺大師忽然由懷中摸出那個布包，俯首低眉道：「谷檀樾，老衲尚還有事，妳若信得過老衲的天明師兄，也該信得過老衲。」

谷寒香暗暗忖道：那麼半截小刀，也不知是什麼寶貝，以這天覺在少林寺中的地位來說，自不會有欺人之擧。

思忖中，不由狡黠的一笑，道：「大師譽滿江湖，公認是少林三大高僧之一，怎麼見了那無名老叟，立時就望影而逃，難道是有什麼把柄握在那老叟手中麼？」

天覺大師低誦一聲佛號，道：「老衲生平，從未作過半點虧心的事，豈有把柄握在旁人手上，不過——」

谷寒香道：「不過什麼，有道高僧，也有難言之隱麼？」

天覺大師道：「阿彌陀佛，女檀樾言貢了。」

谷寒香微微一哂，道：「大師言不盡意，難怪谷寒香起疑。」

天覺大師沉吟半晌，突然歎息一聲，道：「不瞞谷檀樾講，那位施主謀奪老衲的寶物追在老衲身後，足有十年之久，老衲打他不過，自然只好見而遠避了。」

谷寒香暗暗想：那老怪謀奪自己的「問心子」，何嘗不是陰魂不散。

想着微微一笑，道：「他要奪大師的寶貝？莫非就是……」

天覺大師不待她將話講完，立即岔口道：「正是！正是！老衲左思右想，於其落到他的手內，還是用來與谷檀樾換人的好。」

谷寒香眼珠一轉，笑聲道：「看在我師父份上，就與老禪師做這一筆交易吧。」轉面朝多爪龍李傑道：「老四，將那范玉崑放掉。」

多爪龍李傑應喏一聲，奔入車內，將范玉崑抱了出來。

范銅山生前，與峨嵋崑崙兩派交情不惡，因而多爪龍李傑將范玉崑抱出衆人齊皆凝目朝他望去，神情之間，俱是一片關切之色。

多爪龍李傑奔至天覺大師身前，一言不發，將人遞了過去，谷寒香則玉手一伸，索取老和尚手中的布包。

天覺大師將布包交到谷寒香手內，肅容道：「女檀樾既然放人，自當解開他的『厥陰心脈』，否則百日之後，他仍然不免一死，豈非失了老衲以寶換人原意？」

谷寒香嘿嘿一笑，道：「我放人只放一次，下次落到我的手內，倒看老禪師以何物相換。」接着轉向麥小明道：「將他的心脈解了。」

麥小明聞言一楞，呆了一忽，突地兩手一攤，道：「我功力不够，點是可以，要我去解，只怕要將人弄死。」

那范玉崑左手以布裹着，一眼之下，就看得出五指已斷，手掌是光禿禿的，瞧他神情萎頓，滿臉病容，雙目雖然睜着，四肢却軟綿綿的彷彿有肉無骨一般。

曼陀老尼目眦欲裂，切齒道：「谷寒香，妳豺狼成心，蛇蝎爲性，老尼若不除妳……」話未講完，迷踪谷羣豪已自紛紛怒喝，時寅身形一晃，首先撲了過去。

但谷寒香冷聲道：「時兄回來，老尼姑大言不慚，你何必與她一般見識。」她微微一頓，旋即命多爪龍李傑與天覺大師二人，各自扶住范玉崑的一條膀臂，讓他站在地上，然後移步上前，玉手連揮，在他後心附近連擊八掌。

她每擊一掌，范玉崑的身子就顫抖一陣，八掌擊完，范玉崑吐了一口濁氣，雙目一闔，疲憊不堪的將頭俯了下去。

這種陰手絕脈之法，崑崙峨嵋兩派的人，俱是初次見到，衆人除了對她手段之狠辣暗暗心凜外，對她掌上功夫較劍法造詣遠爲高深的事，也都大感意外。

天覺大師雙手一抄，將范玉崑抱了起來，朝谷寒香手中的布包瞥了一眼，道：「此物非同小可，女檀樾善自珍藏，最好不要落入旁人的眼內。」

谷寒香淡淡一笑，一看身外之人，齊都目光灼灼，盯在自己手上，似乎都希望自己打開布包，讓大家瞧一瞧究竟。

適在此時，范玉崑忽然雙目一睜，有氣無力的道：「谷……盟主……」

谷寒香面色一沉，冷然道：「你吞吞吐吐，要講什麼？」

范玉崑面帶苦笑，深深望她一眼，道：「有個髮挽道髻，身披黑袍的老者，潛入了谷盟主的……」

話猶未了，谷寒香那輛馬車的車簾倏地飛起，陰手一魔快若飄風，由車內飛身而出，落地之時，已在數丈開外。

鍾一豪挨了他的一掌，差點送了性命，覩狀之下，拔足就追，一面大喝道：「陰手一魔，有種的站住！」

但聽谷寒香道：「窮寇勿追，容他去吧。」

陰手一魔似知衆寡不敵，默然不响，飛身往岡上奔去，轉眼之下，隱入了一排樹木之後。

忽聽曼陀老尼冷聲道：「范公子，你以德報怨，貧尼着實佩服得很。」

谷寒香猛一轉面，眉端聚煞，咀角含恨，慢步朝老尼走了過去。

曼陀老尼見她滿臉泛露殺機，擧步落足，着地有聲，知她已在暗暗凝聚功力，急忙凝神一志，橫劍待敵。

張敬安似是突然之間，將曼陀老尼恨入了骨髓，只見他雙眼發赤，喉中荷荷作响，亦向老尼身前走去。

天覺大師見雙方劍拔弩張，大有火併一場之意，情急之下，晃身攔住谷寒香身前，道：「女檀樾身懷重寶……」

谷寒香冷笑一聲，將那布包扔了過去，道：「谷寒香不欠人情，不忘仇恨，我是睚眦必報，下次相逢，你們各自打點就是。」

曼陀老尼是薑桂之性，明知火併起來，自己一方難免慘敗，無奈怒不可抑，手指谷寒香厲聲道：「賤婢……」

兩個字才一出口，谷寒香已是勃然大怒，玉臂一揚，向張敬安猛地一揮。

張敬安識得這個手勢，只見他低嘯一聲，金環一揮，直對曼陀老尼撲去。

曼陀老尼長劍一掄，與張敬安對拆一招，口中怒聲道：「谷寒香賤婢，妳……」

谷寒香突然獰聲一笑，叱道：「霍兄上！」

羅浮一叟微微一怔，青龍奪「烏雲敝日」，飛身朝曼陀老尼襲去。

瞿道陵亢聲道：「谷盟主，以多勝少，江湖規矩何在？」

谷寒香冷冷的道：「尊駕上去，豈不就二對二了？」

語聲中，一陣陣金鐵互擊之聲，相繼响起。

只見張敬安的金環與曼陀老尼的長劍撞在一起，震得二人各自退了一步。

霍元伽趁機欺近，青龍奪「橫掃千軍」，猛朝曼陀老尼攔腰砸去。

曼陀老尼閃避不及，迫得力貫劍身，震劍一劍迎去。

二人功力相捋，然而劍輕奪重，劍奪一觸之下，曼陀老尼只得借着反震之力，撤劍飄身後退。

張敬安出手如電，金環與「血手印」同時襲到，封閉了老尼的退路，霍元伽老奸巨滑，打這種有勝無敗的仗，最合他的心意，看他青龍奪隱挾雷霆萬鈞之勢，大有與張敬安爭功之意。

三五招之下，曼陀老尼已被迫處下風，一奪一環，此起彼落，打得曼陀老尼緊守門戶，再無還擊的餘地。

瞿道陵暗暗心焦，眼看峨嵋派的弟子有一擁而前之意，只得一顧展雲翼道：「師弟上去，助曼陀大師一臂之力。」

展雲翼亦知混戰起來，局面定然極慘，當下寶劍一揮縱身躍了過去。

忽聽谷寒香陰沉沉道：「小明上！」

麥小明就等她的令下，這時一躍而出，截住展雲翼就打，展雲翼連閃數次，終是無法將他擺脫，只得展開崑崙劍法，竭力與他拚鬥。

瞿道陵暗暗一瞥谷寒香的臉色，見她眉籠煞氣，眼露殺機，陰森森地望住曼陀與霍張等人，瞧她那種神色，顯然立意要謀曼陀老尼的性命。

驀地，金環與長劍一撞，二人身形一滯，霍元伽蹈隙而入，青龍奪迅雷驚霆一般，猛地向曼陀老尼砸下。

霍張二人，皆是黑道中一時之選，曼陀老尼以一敵二，實難支持。

只聽「呼」的一聲，青龍奪擦肩而下，將曼陀老尼的左肩連衣帶肉，刮下了一片。

瞿道陵再難坐視，亮銀方便鏟一掄，欺身向霍元伽背後襲去。

谷寒香嘿嘿一笑，厲聲喝道：「時兄上！」

時寅一言不發，騰身上步，揮掌便向瞿道陵後心擊去。

黑煞掌名動江湖，時寅的一身武功，較之谷寒香亦不稍讓，否則的話，武當、崑崙、峨嵋幾派，怎會爲了兜捕他一個人，如此的勞師動衆。

瞿道陵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迫得招式一變，擰腰揮剷，轉向時寅還擊。

時寅那將瞿道陵放在心上，沉聲一哼，伸手便向剷頭抓去，右足一揚，猛踢瞿道陵的手腕。

轉眼間，時寅對瞿道陵，麥小明對展雲翼，與曼陀老尼等分作了三起。

曼陀老尼本就不支，左肩一傷，頓時險象還生，陷入了生死一髮之地，張敬安與霍元伽却愈戰愈狠，一環一奪，廻環進攻，招招如驟雨狂風，直襲曼陀老尼的要害。

天覺大師越看越急，才將范玉崑放落在地，崑崙峨嵋兩派的弟子，業已紛紛出手，加入了三處。

谷寒香殺機大起，擧手一揮道：「統統上！仇怨既結，勿須再留活口！」

天覺大師驚怒交集，瞋目喝道：「谷寒香，妳敢濫造殺刼……」身形電射，駢指點來。

谷寒香雙眉之間，紫紋倏現，揮手一掌，便向天覺大師襲去，對他所說的話，恍若未聞。

頃刻間，慘呼之聲便起，拘魂索宋天義擧手之間，一刀便將峨嵋派的一個弟子砍翻在地。

鍾一豪突然竄到瞿道陵身旁，緬鐵軟刀劈了過去，一面沉聲道：「時兄，這頭陀讓給小弟！」

時寅會意，大喝道：「好！」身形電射，直向天覺大師縱去。

天覺大師右手提杖，左手運指如風，忽擊忽拏，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谷寒香制住，叵奈谷寒香掌法步法兩皆神奇，連攻了七八招，依然無法得手。

適在此時，時寅凌厲無疇的掌力，已自身側湧到。

老和尚暗暗心凜，一招「飛鈸撞鐘」，杖挾震耳驚風，轉向時寅砸去。

時寅輕哼一聲，身形颯然一轉，電掣般的繞着天覺大師盤旋一匝，一掌向他胸口擊去。

同時間，谷寒香纖腰一扭，突地到了天覺身後，玉掌一揮，隔空劈了過去。

這一掌虛飄飄的，毫無破空之聲，乃是「三元九靈玄功」內精髓招數。

天覺大師一杖擊空，眼看時寅轉向右側，立即追踪一杖盤打，杖勢未盡，忽又迴杖上挑，反搠時寅丹田，三杖連環，一氣呵成，其快無匹，彷彿一招似的。

詎料，一陣如山暗勁，已然觸上了後心。

天覺大師瞿然一驚，暗忖道：「好陰柔的掌力。」伏身一竄，斜斜射出丈餘，身未立定，慘呼之聲，重又傳入了耳際。

倏地，范玉崑踣踣踉踉，奔了數步，拾起一柄長劍，將劍在頸下一橫，嘶聲喝道：「統統住手，瞧我的！」

敵我兩方的人，見他忽然要橫劍自刎，不禁大感意外，手中同時一慢。

天覺大師橫掃一杖，將谷寒香與時寅迫退一步，喝道：「谷寒香！趕快命妳手下的人住手。」

谷寒香亦是滿腹疑雲，飄身後退，揚聲道：「一齊與我退！」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谷寒香自主「迷踪谷」以來，其威嚴日漸建立，業已深植羣豪心內，此時一聲令下，羣豪不約而同的撤招後退，眨眼工夫，俱都環伺在她的身後。

只聽曼陀老尼訝然道：「范公子，你為了什麼？」

這老尼剛硬異常，此刻血流未住，喘息未定，神情語言之間依然是滿帶火氣。

范玉崑慘然一笑，道：「老師太與瞿展二位前輩愛護晚輩之情，晚輩終生感激不盡。」

曼陀老尼怒聲道：「劍扔下，講這些廢話則什？」

范玉崑微一搖首，堅決的道：「如果為了晚輩一人，令峨嵋崑崙兩派……」

曼陀老尼截口道：「胡說！老尼是鋤奸除惡，與你有何干連，崑崙諸道友盡可撤走，峨嵋派的進退，卻由老尼作主。」

谷寒香聽曼陀言語不遜，正欲發話，范玉崑已自凄然說道：「老人家有賬，改日與谷盟主再算，否則晚輩立時自刎在此地。」

天覺大師朝地上望了一眼，原來就只一忽工夫，已有一人重傷斃命，一人滿身浴血，被峨嵋派的一個弟子抱在臂中，於是轉向曼陀老尼道：「依老衲相勸，今日之事，到此為止，武當白陽道長，尚在谷檀樾手內，紫陽眞人勢必有『迷踪谷』之行，大師如果有興，何不屆時與紫陽眞人同行，將今日這點過節，一併解決。」

曼陀老尼亦知敵人勢盛，硬拚下去，峨嵋崑崙兩派的小輩門人，首先承受不住，忍了又忍，終於含怒朝谷寒香盯了一眼，轉身疾奔而去。

瞿道陵朝天覺大師與谷寒香分別一禮，道聲「後會」，亦自轉身奔去，兩派弟子抱起了傷亡的同門，隨後跟了下去，天覺大師待衆人去後，低嘆一聲，將范玉崑往脅下一挾，轉奔東南方而去。

眨眼之下，場中只賸「迷踪谷」的九人，谷寒香想想新仇舊怨，不禁冷笑連聲，恨恨不已。

忽聽麥小明高聲道：「兩個王八羔子，快點滾出來趕路！」等了半晌，才見兩個車伕由亂草中鑽了出來。

多爪龍李傑想起陰手一魔潛入車內之事，急忙奔到後面那輛車旁，掀開車簾瞧了一瞧，看到白陽道長尚在車內，始才將心放下。

衆人在岡前打尖用飯，小憩片刻，然後起身登程，一路無話，趕到第三日午間，始入山區之內。

才近谷口，即見余亦樂率領幾個頭目，在道旁列隊相迎。

谷寒香未待馬車停妥，飛身下地，沉聲問道：「翎兒如何？姜宏、何宗輝、劉震三人何在？」

余亦樂躬身行禮：道：「少谷主無恙，劉震領了屬下之命，守伺在鄭秋身旁。」說着目光一抬朝張敬安時寅掃了一眼。

谷寒香一指時寅，道：「這位是黑魔時前輩之後，兩位多親近。」

余亦樂抱拳道：「兄弟余亦樂，久仰時兄大名。」

時寅還了一禮，却不講話，余亦樂久走江湖，閱人無數，雖感他驕氣凌人，心頭倒也不以為怪，轉眼一瞥張敬安說道：「此人神情有異，可是服了夫人藥物？」

谷寒香微微點首，道：「此處沒有外人，你有話但講無妨。」

余亦樂頓了一頓，說道：「姜何二位，與苗、萬兩位姑娘，俱已隨護少谷主他去……」

谷寒香截聲道：「好！此事處置甚當，不必細說。」

余亦樂躬身道：「屬下無能，交出了夫人的『威鳳金符』，請夫人治罪。」

谷寒香將手一擺，道：「鄭秋難敵，兩害相權取輕，能將他穩住，先生功勞不小。」說罷之後，接過一騎健馬，當先朝谷內馳去。

入了大寨之後，余亦樂上前道：「鄭秋住在左寨，這張敬安如何處置？」

谷寒香沉吟半晌，道：「先生即時去見鄭秋，說我業已回谷，掌燈時與他在大寨議事，並囑張敬安在我身畔聽令，晚間再與他見面。」

余亦樂低喏一聲，轉身往左寨奔去。

谷寒香突然面色一沉，朝着一叟二奇鍾一豪四人道：「四位各自回寨，好好地調息養神，以備晚間應變。」

谷寒香待四人走後，對多爪龍李傑道：「老四辛苦點，守在左寨附近，如果發覺有人暗中與鄭秋接觸，晚間告訴我。」

多爪龍李傑道：「兄弟理會得，嫂夫

人不必操心。」說罷轉身奔去。

麥小明大奇，說道：「師嫂，這是幹嗎？」

谷寒香面露詭笑，道：「你此時應該想想，你到底是何人的弟子！」

麥小明當眞想了想，說道：「我的武功來自『萬花宮』，照說應該是佟公常的弟子。」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如果我要殺鄭秋呢？」

麥小明目瞪口呆，半晌之後，問道：「為什麼？鄭秋又未惹着師嫂。」

谷寒香道：「蠢材，你師兄豈非被鄭秋所害？再說他來到此地，明有鳩佔鵲巢之意，怎麼說是未惹着我？」

麥小明呆了一呆，忽笑道：「隨妳吧，妳要殺誰就殺誰，只要不殺我就成。」

谷寒香莞爾一笑，轉身往後寨走去，道：「你們三人，暫時隨在我的身旁。」

時寅站着不走，道：「夫人……」

谷寒香轉身道：「你是否覺得我這人陰辣險狠，難以共事？」

時寅輕輕點了點頭，表示承認有這等感覺。

忽然，他又將頭一搖，道：「孤零女子，置身綠林，又有血海寃仇待報，陰辣險狠，也是不得已的事。」谷寒香看看他講話之時，神情漠然，毫無同情之意，知道愈是這樣，其言語愈為眞實，不禁燦然一笑道：「你叫住我，有什麼話講？」

時寅看她一眼，淡淡的道：「夫人麾下魚龍混雜，時寅是甘心効命，可不願明珠暗投，被視作斯僕之流。」

谷寒香突然冷笑一聲，道：「我倒無意將你看作斯僕，不過你若夜郎自大，也休想取得我的解藥。」

時寅雙目一睜，靜靜地望她半晌，陡地乾笑一聲，道：「時寅雖然不容於世，却非貪生惜命的小人，如果夫人所贈的那粒藥丸眞是陰毒之物，時寅縱然萬死，也不會向夫人低頭。」

麥小明如墮五里霧中，訝聲道：「師嫂，妳到底弄什麼鬼，莫非妳讓他吃的不是毒藥，而是救命靈丹麼？」

谷寒香隨口道：「當然是毒藥。」說罷舉步往後寨走去。

麥小明原來住在左寨，鄭秋師徒到此後，余亦樂鑑於彼等與麥小明有舊，因而將他們安頓在那邊，谷寒香為防麥小明與鄭秋見面，漏露了谷中的機密，因而將他帶在身旁，不讓他離去，麥小明也無所謂，一見到谷寒香回寨，笑嘻嘻的跟着就走，張敬安更是亦步亦趨，瞧那樣子，谷寒香縱然轟他，也無法將她趕走。

時寅見三人俱都離去，猶豫半晌，終於大步追了上去。

回至後寨，谷寒香命使女安頓三人，在寨門附近的一座小屋住下，道：「有勞時兄，如果鄭秋迫不及待，闖來見我，你就將他截住。」

時寅雙眉一揚，道：「原來是為這個，夫人放心，姓鄭的縱有三頭六臂，諒他也難越雷池一步。」

谷寒香微微一哂，轉身自回居處。

她回房之後，任何事情不做，先躲入密室，盤膝打坐，閉目練功，直練到天將向晚，始才走出密室，梳洗更衣。

今日晚間，她似是刻意修飾自己，描眉敷粉，選衣選裙，並還揀了一串明珠，掛在頸下，這是從來未有的事，直將兩個貼身侍婢，也弄得驚疑不已。

打扮就緒，她重又走入密室，出來之時，掌中托着兩包藥粉，她將紙包打開，原來一包藥粉是黑色，一包則是白色。

只見她先將那包黑色的藥粉服下，然後將白色的重新包好，交與身畔的婢女，道：「待得酒酣耳熱之際，我命妳們上酒，妳們便將這藥粉下於我的酒壺之內，記着千萬不能露出馬腳，酒也只能讓我一人飲用。」

她這兩個貼身侍婢，一個名叫菁姑，一個名叫苑姑，俱是「萬花宮」的舊人，那菁姑收好藥粉，惑然道：「既然酒是夫人獨自飲用，却又下藥幹麼？」

谷寒香道：「妳們依計而行。」頓了一頓，忽然輕歎一聲，道：「非是我不將妳二人引為心腹，實因事關重大，妳們知道多了，反而容易僨事。」

菁姑點頭道：「婢子懂啦，知道多了，不免關心過甚，心情緊張，臉上容易洩露出來。」

谷寒香微微一笑，領着二人向外走去，時寅與麥小明、張敬安三人，早在寨門相候。

大寨之內，燈火輝煌，酒席筵上，已有多人在座，有的閉目枯坐，有的在低語交談。

原來余亦樂得了谷寒香之命，將酒筵作家宴佈置，一張圓桌，置於大廳中央，谷中羣豪，都與鄭秋共坐一桌。

此時一叟二奇，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鍾一豪，余亦樂全都坐在席前，最奇怪的是既為長輩，又為貴賓的鄭秋，竟也坐入了席中。

谷寒香環珮叮咚，姍姍而來，才至廳門之外，大廳內業已響起鄭秋震耳欲聾的笑聲。

但聽他笑聲一歇，道：「客等主人，香兒妳好大的架子！」說罷之後，又是一串哈哈。

谷寒香細辨笑聲，心中暗暗忖道：緩吐深納，聲震屋瓦，這鄭秋內功之深，似不在那無名叟之下，只不知他的武學造詣，究竟到了何等境界。轉念中，蓮步欵欵進入大廳之內，秀目凝光，朝笑聲望去。

只見上首席上，高坐一人，道裝白髯，臉色白中透紅，有如童顏。

幾人才入廳內，正在端坐的鄭秋，忽然站了起來，目注張敬安大聲喝道：「敬安！你怎麼了？」

羣豪見他聲音俱厲，都恐事情要糟，不覺紛紛離座而出，往谷寒香兩側移動。

谷寒香却是漫不經意，回顧身後的張敬安一眼，見他神情木然，彷彿與鄭秋素不相識，不覺嫣然一笑，向鄭秋道：「他言語鹵莽，衝撞了我，是我將奪自陰手一魔的『向心露』，順手讓他服了一點。」

鄭秋雙眉怒剔，兩眼暴射神光，盯住谷寒香一瞬不瞬，瞧他鬚髮皆顫，似是憤怒至極。谷寒香突然展顏一笑，轉朝余亦樂道：「先生代我陪客，若無重要事故，今日不可打擾我。」說罷纖腰一扭，轉身

向廳外走去。

鄭秋怒發如狂，手按桌面，即待飛身撲出，突地心意一變，壓抑嗓音，道：「丫頭，妳站住。」

谷寒香轉面道：「怎麼？老前輩可是要露一手功夫，給谷寒香瞧瞧。」

鄭秋啞然失笑，道：「我一看這谷中的情形，就知妳強梁霸道，與柏齡大不相同，豈料妳非但強項，而且，橫得六親不認……」

谷寒香冷笑一聲，道：「老前輩可是在教訓我。」

鄭秋目光灼灼，在她臉上掃來掃去，忽然面色一弛，手拍身畔的座椅，道：「妳坐下，愚叔千里遠來，尚有重要的事情與妳商量。」

谷寒香淡淡一笑，欵步上前，欠身一禮，默然入席。她本是天生絕色，宜嗔宜喜，一顰一笑，俱足以顛倒衆生，今晚又一反常態，非但盛裝入席，而且收起了慣常的冷漠神情，輕顰淺笑，嫵媚橫生，羣豪雙與她相處甚久，此時也如對醇酒，不飲自醉。

鄭秋日中奇光流轉，眼望着谷寒香入席坐定，呵呵一笑，轉朝麥小明道：「明兒，你見了為師怎不行禮，莫非也是你師嫂教的？」

麥小明微微一笑，作了個揖，道：「師父，弟子給你見禮。」

鄭秋拂髯一笑，道：「很好，很好，你也成人了。」

說罷坐了下去，眉花眼笑，朝谷寒香道：「香兒快命他們坐下，為叔的枯等數日，心頭早已不耐，妳再要違逆師叔，為叔的可要拂袖而去了。」

谷寒香暗暗一哼，將手朝羣豪一擺，示意衆人坐下。

羣豪入座之後，余亦樂命幾名侍酒的小婢立即開始斟酒，那菁姑和苑姑侍立在谷寒香身後，菁姑端起酒壺，替谷寒香將酒斟滿，然後將酒壺往懷中一抱，亦不理會他人。

酒席筵上，鄭秋高踞上座，谷寒香和余亦樂二人分坐他的左右，麥小明則傍在谷寒香的身畔，羣豪皆不知這頓酒的結果如何，因而都顯得頗為拘謹。

谷寒香端起桌上酒杯，朝鄭秋說道：「鄭師叔先滿盡一杯，算是寒香畧表一番敬意，以後的事，咱們走到哪裏，說到哪裏。」

鄭秋呵呵大笑一陣，道：「香兒，聽妳言中之意，似對師叔有所不滿，難道就是為了妳敬安師弟的事麼？」說罷舉杯就脣，似欲一口飲盡杯中酒，忽又浩嘆一聲，道：「自從柏齡那孩子死後，為叔的也曾多方打聽妳的下落，唉，妳一個孤身女子，長此流落江湖，也不是一個了局，待我替妳報完大仇後，再替妳找個安身立命之處。」他微一停頓之後，又道：「妳放心好了，除了為叔之外，妳也沒有什麼親人，為叔的也不會虧待妳。」

谷寒香見他舉杯就脣之際，舌尖曾在酒內沾了一沾，這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却不將酒飲下。

她本是絕頂聰明之人，瞧他這等舉動，知他防着酒中有毒，因而先以舌尖嚐試，當下也不點破，反而向侍酒的衆婢將手一揮道：「統統退下，無事不必過來。」

衆婢急忙放下酒壺，退出了廳門兩側，菁姑和苑姑亦隨衆退了下去。

鄭秋似是試出酒中無詐，喝過一杯酒後，目注谷寒香道：「妳這孩子忒過大胆，陰手一魔不是等閒之輩，他未惹妳，妳怎麼反去惹他？」

谷寒香莞爾一笑，道：「迷踪谷濟濟多士，也沒有一個等閒之輩啊！」說着酒杯向羣豪一舉，道：「此次出征與留守之人，俱都功勞不小，谷寒香盡此一杯，聊表對諸位的謝意。」

衆豪紛紛舉杯稱謝，羅浮一叟霍元伽道：「夫人身先士卒屬下等敢不賣命。」

谷中羣豪，原都是大塊吃肉之輩，開始時因有鄭秋在座，都感到有點蹩扭，幾杯落肚之後，眼看谷寒香對鄭秋大模大樣，鄭秋則始終眉飛色舞，笑不離口，一副慈藹可親的樣子，於是都逐漸的戒心消退，露出粗豪的本色來。

酒至半酣，谷寒香突然面色一冷，朝鄭秋道：「師叔假傳我的『威鳳令符』，算是什麼意思？」

鄭秋見她滿面嬌嗔，彷彿一言不合，即要翻臉成仇似的，不禁呵呵大笑，雙目灼灼，在她臉上身上，亂轉一陣。

她本來酒量不大，今晚又故意飲了幾杯，以至玉頰姹紅，雙眸水汪汪的，襯上肌膚勝雪，珠光輝映，其美艷之處，着實難以言宣。

美色當前，加上酒意闌珊，谷中羣豪，不覺都開懷暢飲起來，十餘道目光，却都在她臉上打轉。

谷寒香見鄭秋久不答話，冷笑一聲，道：「如今為時不晚，師叔最好親自去將那四面金符追回，否則的話，我只好自己動身了。」

鄭秋乾笑一聲，手拂銀髯道：「香兒，聽妳們這位余先生講，妳志在手刃少林，武當兩派為首一輩的人，此言，是否當眞？」

谷寒香淡然道：「我這次出獵，回程中抓了武當派的一個道人，師叔如果有意，咱們立時將他開膛剖心，以助酒興。」

鄭秋眉端微蹙，道：「想不到妳這早就下手，妳抓來武當派的何人？」

忽見搜魂手巴天義雙掌一拍，大聲道：「來酒！」

一個紅衣小婢應喏一聲，手托木盤，送上了四壺美酒，撤去空壺，轉身退了下去。

鄭秋與谷寒香談話，衆人俱感插不上嘴，因而除了不時向谷寒香看上一眼外，都各自捉對，自顧自的拚酒。

谷寒香聽他問是抓的何人，不覺嬌聲一笑道：「一個名叫白陽的道人，師叔是否見過？」

鄭秋笑道：「也許上次落雁谷大戰時見過，如今記不起了，不過既屬四陽之一，武當派定不干休，看來此事不久就要鬧大……」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老賊雖然露出一副色不迷人人自迷的模樣，但是自己未曾下箸的菜，他也不伸筷子，看來依然神志清醒，步步為營，絲毫也不大意。

一瞥谷中羣豪，却是多半已帶醉意，芳心之下，不禁焦急愈甚，尋思道：怎生想個激動人心的法子，然後再乘機下手才對。

忽聽鄭秋敞聲一笑，道：「香兒，師叔業已柬邀鬼老水寒，人魔伍獨，和毒火成全等人相助，只待四月初八，天下綠林首腦聚義『迷踪谷』後……」

谷寒香不待他將話講完，截口道：「師叔怎知天下綠林首腦，都肯來『迷踪谷』聚義？」

鄭秋兇名震世，數十年來，無人敢在他面前如此的肆無憚忌，這時被谷寒香出言頂撞，不覺為之一怔。

谷寒香突然掩口一笑，道：「武當派要以一顆名為『問心子』的銀珠，與我交換白陽道人。」

她說到此處，故意住口不言，却自妙目含笑，橫掃在座之人一眼。

刹時間，大半的人聳然動容，只時寅和張敬安依然原樣，麥小明不知「問心子」是何物，但却想不出什麼時候，武當派人與谷寒香談過交易，因而一臉迷惑色。

鄭秋突然身形微俯，湊近谷寒香面前，沉聲道：「香兒快講，武當派什麼人與妳開的談判，妳可曾見過東西？」

麥小明訝然道：「師嫂……」

谷寒香玉面一沉道：「你少開口！」

麥小明愣了一愣，道：「好罷，不開口就不開口。」

鄭秋嘿嘿一笑，道：「香兒好厲害，連明兒也怕了妳啦。」他口中老氣橫秋，一雙眼睛，却灼灼如火，總不離開谷寒香身上，毫無長輩的樣子。

要知谷寒香並非妖冶之流，她乃是天生絕色，姿容蓋世，嫵媚天成，是以縱然鄭秋這等修為年久，定力深厚之人，也無法抗拒她的媚態。

忽聽谷寒香嬌笑一聲，道：「鄭師叔，那『問心子』究竟有何用處？武當派非但要我釋放白陽，並要將前仇一擧勾消，想那小小一粒銀珠，不過雕刻了一條飛龍在上，怎抵得武當四陽的性命？」

鄭秋點頭笑道：「抵是抵得，只不知東西如今在何人手內？」

谷寒香佯嗔道：「師叔這般追問東西的下落，其用意何在？」

鄭秋乾笑一聲，道：「為叔的只是意有不信，防妳受了別人的蒙騙。」

他頓了一頓，環顧羣豪一眼，頗為得意的道：「老夫敢誇海口，有關『問心子』的秘辛，武林中雖是傳說紛紜，但是絕無一人，較老夫知道得更為清楚。」

他微微一頓，轉望余亦樂道：「我瞧你見識不錯，你先將『問心子』的出處來歷，說將出來，有不詳盡之處，老夫再告訴你們。」

余亦樂放下酒杯，朝谷寒香抱拳一禮，道：「屬下孤陋寡聞，所知有限，聽講的也是道聽途說，若有不實之處，夫人萬勿見罪。」

只聽麥小明道：「要講就講，哪來的這多累贅。」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百餘年前，武林之中，出現了一個自號三妙書生的人物，此人出道江湖，不足三年，即已名傾天下，其震撼武林之力，據謂是史無前例的。」

谷寒香道：「他自號三妙，除武功外，尚有什麼？」

余亦樂道：「他自詡三妙，係指儒，釋，道而言，至於武功，醫術等等，在他的心目之內，僅是小道而已。」

他微微一頓，又道：「這三妙書生遊歷天下，盛名所在，自有不服的人向他挑釁，據說他僅憑一雙肉掌，打遍天下，所向無敵，此言雖有不實，不過其醫道通神，活人無數，亦是有口皆碑，無人置疑的事。」

谷寒香道：「如此也難能可貴了，其後呢？」

余亦樂道：「其後，這三妙書生突然隱跡起來，但是每隔十年，總要在江湖上露一次面，直到二三十年前的一次，到了日期，却不見他出現……」

谷寒香道：「壽屆百齡，想必是物化了。」

余亦樂道：「當時的武林人士，也是這般推想，只因從來所見，都是他獨自一人，未見他携帶過從人或門下，因而，大家就想到了他的遺物之上。」

谷寒香笑道：「利之所在，於是天下大亂了。」

余亦樂肅容道：「江湖人士，因見三妙書生每次出現，總是先在江浙一帶露面，因而推斷他的隱跡之所，必在東南臨海一帶，於是紛紛出動，一時之間，天下擾攘，掀起了一陣尋寶的狂潮。」

鍾一豪見他講得慢吞吞的，忍耐不住，插口道：「後來有人找到了那粒『問心子』，並且看到三妙遺言，說是遺珍之處，剖開『問心子』便知。」

谷寒香心頭一震，唯恐自己神色中露了破綻，於是拿起手邊的酒壺，往杯中斟酒，以為掩飾。

桌面上珍饈雜陳，酒壺臚列，谷寒香與鄭秋都是自斟自飲，各自用手邊的一把酒壺。

這時她壺中之酒已盡，余亦樂方待傳命添酒，她已將空壺往身後一伸，漫不經意的道：「菁兒上酒。」一雙晶瑩的美眸，兀自凝注在鍾一豪面上，傾耳聽他的下文。

只聽鍾一豪朗聲道：「豈料江湖上又有傳說，謂那『問心子』水火不侵，任何寶刀寶劍，俱難傷它分毫，如此一來，得着『問心子』的人，就只有睹物興嘆，徒呼負負了。」

谷寒香暗暗忖道：那有任何寶刀寶劍，俱無法損傷的物件，可惜自己未曾早日試試。

思忖中，見那菁姑送來一壺美酒，接去了自己手中的空壺，情知她已將藥粉下於酒中，於是自行斟滿一杯，一口飲盡，然後再將杯中注滿。

鄭秋一雙奇光流轉的眼睛，始終未離谷寒香身上，這時捋髯一笑，憐愛橫溢的道：「香兒，我瞧妳不勝酒力，妳別飲過了量，傷了身體。」

谷寒香妙目一斜，飄了鄭秋一眼，道：「師叔多管閒事，這幾年來，我就未曾開懷暢飲過一次。」

她這斜眼一瞟，似嗔似喜，媚態橫生，非但身受的鄧秋神魂一蕩，大有飄飄欲仙之感，其餘的人看在眼中，也都不禁爲之一呆。

鍾一豪暗暗忖道：唉！只要她這樣看我一眼，我這一生，也就死而無憾了。

他一往痴情，愈陷愈深，谷寒香却對他越來越不假辭色，積威之下，又不敢稍露不滿，只有黯然神傷，默默忍受。

谷寒香見他忽然住口不言，芳心之下，若有所悟。

只見她舉杯就唇，輕輕一啜，將一杯濃醇的美酒一口飲盡，美目流盼，轉朝鄧秋望去，神情之中，好似希望由他接下去講。

鄧秋呵呵一笑，見她舉壺添酒，頓時將手一伸，由她手中奪過酒壺，自斟自飲，連盡三杯，始才笑道：「問心子數度易手，最後落於天池老怪龐士冲手內，此事只有老夫與少數人知曉。」

谷寒香見他連飲三杯藥酒，芳心之內，不禁喜得怦怦亂跳，面上神色大有按捺不住之勢。

鄧秋突然話聲一頓，雙目精光逼射，緊盯住她的雙目，道：「香兒，我知妳心中有鬼……」

谷寒香心頭猛跳，劈手奪過酒壺，注滿一杯，仰頭一口而盡，佯怒道：「有鬼就有鬼，師叔何不拂袖而去？」

羣豪見他二人話裏藏機，全都暗暗生疑，只是各人冷眼旁觀，誰也不敢插口動問。

忽聽鄧秋哈哈大笑道：「傻孩子，別說妳自己有本領將『問心子』奪到手中，就是師叔的東西，身外之物，還不是可以贈送給妳，爲叔的只是奇怪，『問心子』明明落在龐老怪手中，何以又會轉入武當派內？」

谷寒香一聽，原來他心眼均在三妙遺珍之上，不覺暗暗舒了一口長氣，索興嬌軀一扭，滿面薄嗔的說道：「師叔別儘管打聽『問心子』的下落，只說那龐士冲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何以我一直未曾聽人說起。」

鄧秋拂鬚一笑，道：「龐老怪素居天池，因非中土人物，故爾極少人知。」

他似是不願多提龐士冲的事，說到此處，將酒杯向谷寒香一伸，意欲她爲自己斟酒。

谷寒香陡地大反常態，媚眼如絲，似笑非笑地瞟了鄧秋半晌，始才端起酒壺，在他杯中注了大半杯酒，一面輕言細語道：「那天池老怪龐士冲的武功又如何？」

鄧秋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的酒，道：「武功不差，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兩人，就是爲了爭奪『問心子』，折在龐老怪手內，因而一氣之下，埋首此極冰天雪地之中，精研寒陰神功……」說着又將酒杯朝谷寒香伸去。

鍾一豪忽然離座而起，朝谷寒香畧一抱拳，道：「屬下有傷在身，難耐久坐，請夫人准許屬下告辭。」

谷寒香冷笑一聲，將手一擺，道：「你退下。」回眸對鄧秋一笑，道：「師叔的武功，較之龐士冲如何？」

鄧秋乾笑一聲，道：「這個麼，就很難說了。」

他面龐一轉，見鍾一豪昂首闊步，快要走近廳門之前，心中暗罵道：「不知死活的小輩，胆敢與老夫爭風吃醋起來！」

只見他縱聲一笑，道：「香兒，妳可是要看爲叔的武功？」話聲中，舉掌一揮，向鍾一豪身後遙遙擊去。

余亦樂大聲道：「鍾兄留意身後！」

谷寒香坐在鄧秋身畔，見他猝然出手，本待出招阻止，皓腕一抬，突然又改變心意，將手放了下來。

鍾一豪眼看谷寒香對鄧秋神情曖昧，兩人眉來眼去，尊長不像尊長，晚輩不像晚輩，醋火中燒之下，早想不顧一切，找點事端，與鄧秋拚上一場，這時一聽余亦樂出聲示警，頓時猛地轉身，一掌揮了出去。

但聽鄧秋冷聲一哼，道：「香兒，看着。」掌勢一頓，劃了半個圓弧，霍地往懷中一帶。

鍾一豪見鄧秋與自己相隔一丈多遠，算他掌力沉雄，如此遙遠的距離，必然也是強弩之末，難以傷着自己，因而旋身一掌，全力反擊過去。

詎料，兩股掌力甫交，鄧秋所發的那股潛力暗勁，陡地隨着他手掌一幌之勢，陡然一陣迴旋，呼的一聲，驀地倒湧着回去。

鍾一豪掌力已竭，倏感立足不穩，身子被一股巨大無朋的吸力，拖得直往酒筵上撞去，驚怒交迸之下，伸手腰際一摸，飛快地撤出了緬鐵軟刀，同時左掌猛地一劃，冀圖騰身而起，越過桌面，直對鄧秋撲去。

羣豪見他亮出兵刃，知道事情就要鬧大，不覺吆喝一聲，紛紛推杯而起，疾快的往一旁閃去。

余亦樂與鍾一豪交誼不惡，知他心有積鬱，借着五分酒意，妄圖一洩爲快，但想鄧秋何等武功，鍾一豪勢難擋他一擊，而且谷寒香若不出手解救，此時此地，也無旁人會伸出援手，焦急之下，身形閃電般的一掠，繞過酒桌，猛地伸手向他腕寸上扣去。

但聽鄧秋呵呵長笑，道：「香兒，這一招叫着『仙索縛龍』。」龍字甫出，人已長身而起，右臂一探，攫住了鍾一豪持刀的右腕，抬手一揮，將他掄了一圈，放在自己與谷寒香兩張座椅之間立定。

同時間，余亦樂快若疾箭，霍地倒射丈餘，神色之間，隱隱含着怒意。

原來鄧秋怪他出聲示警在前，插手攔阻在後，因而借着提起鍾一豪之勢，一刀向他劈面斬去。

緬鐵軟刀雖在鍾一豪手內，但這劈面一刀，猛惡無倫，刀光一閃，余亦樂額上已被刀風割得火辣生痛，若非他應變機警，身法快捷，勢非傷在刀下不可。

大廳之內，一亂而駭，羣豪環立四周，一雙雙銳利如箭的目光，齊皆投注在谷寒香臉上，有的焦急有的惶惑，也有人幸災樂禍，暗暗心喜。

鄧秋右手扣住鍾一豪的腕脈，左手端起酒杯，笑道：「香兒，此人桀敖不馴，武功又差，留下亦無大用，要不我順手將他斃了。」

谷寒香端坐椅上，聞言一笑，心頭却閃電般的轉念道：那藥力眼看就要發作，如果我立即動手，只怕他激怒傷人，若待他藥性發作之後下手，又恐他有了警兆，見機遁走。

鄧秋見她沉吟不語，不覺面露詭笑，語帶雙關的道：「師叔知道，這小輩隨妳甚久，妳有點故舊情重，下不了狠心。」

谷寒香飽歷風霜，豈有不懂他絃外之音的道理，只見她臉上閃過一抹殺機，冷冷的道：「此人雖然隨我甚久，却也說不上故舊之情，不過目前正在用人之際……」

鄧秋搖頭笑道：「這種人派不了大用塲，妳放心，單我那幾個大弟子，已足够妳使喚了。」

谷寒香哂然一笑，道：「那要見着了人，才知眞假虛實。」她微一停頓，臉上突然露出一股堅毅之色，沉聲道：「師叔先將此人擲到門外去吧。」

鍾一豪被鄧秋扣住腕脈，一身功力，點滴無存，眼睜睜地站在當地，竟絲毫動彈不得。

他怒火如焚，羞愧欲死，恨不得嚼碎舌尖，一死以求解脫，然而，他心頭又發奇想，要看看斯情斯景之下，谷寒香對他是甚麼態度，豈料她非但不念故舊之情，而且要鄧秋將自己擲出廳外。

常言道，士可殺不可辱，谷寒香一言甫出，余亦樂臉上首先變了顏色，連與鍾一豪素有嫌隙的一叟二奇，也都瞿然一驚，與出兔死狐悲之感。

只聽鍾一豪放聲一笑道：「谷……」

鄧秋鼻中一哼，指尖微使眞力，鍾一豪「嗯」了半聲，頓時將未講的話嚥了回去。他指上的力道使得極巧，直到此時，鍾一豪掌中的緬鐵軟刀才脫手墮地，額上也汗出如漿，簌簌下落。

谷寒香心念一轉，知道鄧秋故意延捱時間，折磨鍾一豪和其餘的人，一則立威，一則洩忿，於是冷哼一聲，拂袖而起，似欲轉身離去。

鄧秋突然哈哈大笑，道：「香兒坐下。」舉手一揮，將鍾一豪向廳門外擲去。

就在他手臂高舉，脅下門戶大開之際，谷寒香霍地纖腰一擰，一指向他期門穴上點了過去。

「嘶」的一聲，一股破空銳嘯，應指而起，刺耳懾心，彷彿出自一條暴起噬人的毒蛇口中。

鄧秋駭然色變，封架閃躲，兩皆不及，危急中，猛提一口眞氣，將「期門」穴橫移半寸。

只聽「噗！」的一聲輕響，鄧秋咬牙一哼，身子摔出丈外，脚步踉蹌，連退五步！

谷寒香高聲喝道：「時兄，霍兄，鍾兄上，其餘的守住廳門！」話聲中，嬌軀電射，「三元九靈玄功」凝足十成功力，猛地一掌擊去。

鄧秋悶聲不響，扭頭旋身，雙足疾蹬，直對廳門竄去，其勢之猛，宛如負箭之狼。

時寅身手最快，橫閃一步，摟掌便擊，掌挾腥風，前所未見。

只見鄧秋擰腰一竄，暴射丈餘，足尖點地，轉向麥小明與張敬安之間衝去，谷寒香追蹤一掌，未曾將他擊着。

麥小明本已驚惶失措，一見鄧秋向自己身旁射來，不由自主的橫躍開去。

倏地，張敬安揮手一掌，對着衝近身旁的鄧秋擊去，掌風盈耳，直叩腦門。

鄧秋急怒交迸，狂吼一聲，轉向右側衝去，就這開口一吼，剛剛聚攏的一股眞氣，重又四散奔騰開去。

轉眼間，羅浮一叟揮動青龍奪，與谷寒香同時向鄧秋身後撲去，時寅在左，張敬安在右，齊齊向鄧秋身前截來。

鍾一豪跌落在大廳門旁，也不調息運氣，縱身拾起軟刀，一掄右臂，揮刀向鄧秋便砍。

忽聽谷寒香厲聲道：「火速下手，若讓鄧秋功力還原，『迷蹤谷』死無噍類！」話聲中，掌颷澎湃，縱橫交織，迫得鄧秋如網底之魚，往復亂竄。

驀地，麥小明扭頭向門外奔去，眨眼之下，消失了蹤影。

忽聽余亦樂沉聲道：「巴兄，宋兄，請守左邊，李兄，劉兄，請守右邊。」說罷身形一晃，躍出了廳門之外。

四人回顧身後一眼，原來這忽工夫，廳外業已佈滿了弓箭手，百餘張硬弩，齊齊扣矢待發，指定了大廳的門戶，搜魂手巴天義首先縱身一躍，退出廳門之外，宋天鐸等相繼躍出，各守兩側，讓開了弩箭的射程。

只聽「嘩啦」一聲，酒桌被谷寒香一掌震碎，斷肢殘骸，連着杯盤碗盞，撒落一地。

鄧秋形同凍蠅鑽窗，在兵刃掌力之下東逃西竄，片刻工夫，已是汗流浹背，氣喘如牛。

谷寒香暗暗忖道：鄧秋已被自己一指點上，震散了體內的眞氣，如果合五人之力，尙不能將他制住，「迷蹤谷」也只好由此解散了。

她怒氣暗生，掌上奇招迭出，迴環劈擊，朝鄧秋連攻五招。

一直往後逃竄的鄧秋，突然低嘯一聲，道：「賤婢，妳好毒的心腸，好辣的手段！」聲出招出，倏地連連反擊。

谷寒香眉宇之間，煞氣隱隱，一口氣連攻八掌，始才冷然說道：「你最好言語謹慎些！逃得出『迷蹤谷』外，你儘可設法報仇，若是出言不遜，不落我的手中則已，落入了我的手內，管教你此生此世，生不如死。」

鄧秋雖然縱橫綠林，不可一世，此時此地，處身五大高手環攻之下，眼看徒兒張敬安這種神志全滅，六親不辨的情況，也只得隱恨在心，不敢洩諸口舌了。

這一場惡鬥，慘烈異常，谷寒香唯恐縱虎歸山，遺下無窮的禍患，鍾一豪對適才被鄧秋制住的事，引爲生平的奇恥大辱，時寅好强成性，聯手攻敵，在他已是萬分委屈的事，再若不勝，他更是忍受不住，張敬安的情緒受谷寒香感染，谷寒香打得拚命，他也隨着拚命，霍元伽雖然貪生惜命，但他知道自己力弱，愈求自保，愈易爲敵人所乘，因而五人手下，俱是狠辣之極。鄧秋竭盡平生所學，勉强支持八九十合，情知再打下去，定然不幸，於是招式一變嚴守門戶，急思脫身之策。(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和歐陽空在點蒼山中了吳劍南的散功劇毒，幸得金筠音，衞瓊霜師徒把他們救下，事後，金筠音命衞瓊霜持一紅色披肩往找聖手藍衫，討取千年參丸解救白雲飛和歐陽空，衞瓊霜持着信物，找到聖手藍衫，取出披肩，說出來意，聖手藍衫接過披肩，放在鼻中狂嗅，驀見聖手藍衫面色煞白，緊閉雙目，靜默不語，衞瓊霜心中一凛，不知這條披巾，到底有何神奇，竟令江湖上頂尖高手陷於這樣痛苦境地，驀聽聖手藍衫問她披巾主人現在何處？衞瓊霜正待說出師父行藏，忽記起師父吩咐不可說出師承的話——

琴韻殺强敵 玄功敗高手

衞瓊霜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那人行蹤飄忽不定，不說也罷。」

這本是一句推拖之言，聽在聖手藍衫的耳裏，却像一柄沉重的巨捶敲進他的心裏一樣，傷情的一聲長嘆，魁偉的身軀泛起一陣劇烈的顫抖，臉色陡地大變，沒有一絲血色，像是在突然之間，得了什麼疑難重症一樣。

他再次垂下雙目，胸前盪起一陣起伏，只聞喘聲急促，眼角上有一滴淚水沁出，像是沉淪於非常痛苦的境界。

衞瓊霜看得大生詫異，不覺倒退了幾步。

正在這時，一陣細碎的脚步傳來，長幔輕掀而起。

一個面色冷煞、咀角含笑的少年緩緩走來。

他向衞瓊霜畧畧一掃，臉上露出一片訝異之色，一片青光在他眼中佈起，衞瓊霜急忙將頭偏向一邊。

那少年陡地一眼瞥見滿臉蒼白的聖手藍衫，心中頓時一驚，他向前連跨三步，焦慮的喊了一聲，道：「爹！」

聖手藍衫只是不應，這少年搖着他的身軀，也未能使他清醒，使這個少年駭得倒退二步。

他冷煞的一笑，道：「眞沒想到醉花樓向來與世無事，淡泊名利，不和江湖朋友往來……」他怒叱一聲，對衞瓊霜厲聲的道：「妳一個小女子竟對我爹爹下此毒手。」

他冷哼一聲，隨手將身上的藍衫脫掉，一雙冷煞的目光湧起一抹殺機，低笑一聲，雙掌翻飛掄起！

「慢着！」

衞瓊霜旋身一退，冷冷地道：「你先把話說清楚。」

那少年滿臉悲憤，道：「我爹爹傷重如此，是不是妳下的毒手？」

衞瓊霜一怔，叱道：「令尊一代宗主，恐怕決非像我這樣的人能傷得了他，你再仔細瞧瞧，他不是眞的被人打傷……」

這少年陰沉的道：「諒妳也沒有這個本事。」

在這一顧盼之間，聖手藍衫咀角上已流下一條血絲，那蒼白如紙的臉上，泛上一層令人駭懼的青色。

這少年悲憤的大叫道：「不用看了，這裏除了妳之外，再也沒有人會傷得我爹爹，眞令人不敢相信，好一個小小的女子對一個無怨無仇的老人下如此重的毒手，唯小人與女人難養，這句話一絲不假。」

話音方逝，這少年的骨骼陡地傳一來連串的密响，身上的衣衫高高的鼓了起來，陰沉的道：「我若讓妳走出醉花樓一步，從今神手劍客便在江湖上除名，這個醉花樓萬貫基業通通是妳的……」

他冷嘿一聲，躍身而起，對着衞瓊霜一掌拍去。

衞瓊霜眞沒有想到在醉花樓上會有這樣許多意料不及的變化，這時有口莫辯，聖手藍衫依然沒有起色，急得這個心地純善的少女只好憂悒。

取藥不成，又遭橫禍，衞瓊霜知道誤會太深，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清楚，她含淚忍了忍，叱道：「你太糊塗……」

激旋成風的强勁力道一閃襲來，她只得一擰身軀，避過對方這渾厚的一擊，但對方年紀雖輕，功力却是異常深厚，平常的一招在他手上施來，不但穩，實兼快，往往還有許多意想不及的變化。

神手劍客一招未落，第二招接踵而至，但覺掌風呼呼，身影交錯，兩人一上手便是十幾個回合。

陡地，一聲蕩人心弦的笑聲劃空傳來，只聽一個銀鈴似淸脆的聲音，道：「少東主，這是怎麼回事呀？」

人影晃處，雙夢二嬌[illegible]走進來。

神手劍客一掌揮出，道：「你們自己看吧！」

蘇凌燕一聲驚呼，道：「老東主受傷啦？」

神手劍客恍如受了什麼震撼一樣，連着揮出六掌之多，把衞瓊霜逼得連連倒退，額上已泛現出粒粒的汗珠。

蘇凌燕晃身躍起，上前道：「少東主停一停，我有話說。」

神手劍客閃身退去，憤憤地道：「還有什麼好說的，罪証俱鑿，我爹爹不是她害的還有誰，她硬闖醉花樓，連傷我手下，我早就想到這賤婢來意不善了……」

蘇曉燕冷笑一聲道：「她眞敢橫下毒手，恐怕今天逃不出我們之手！」

衞瓊霜被神手劍客一陣搶攻，逼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神手劍客一退，她稍稍有緩氣的機會，這時見蘇曉燕說得逆耳難聽，不屑的冷冷一笑。

她冷冷地道：「我爲什麼要逃，只要我問心無愧，何懼你們胡說八道……。」

蘇凌燕冷漠的說道：「妳現在不要嘴硬，等會落在我們手中，可沒有這麼輕鬆了。」

「逆來順受，人已落在你們手中，隨們你怎樣擺佈，反正我已認命了，不過萬一查出此事不是姑娘所爲，你們醉花樓很可能踩爲平地，那時可休怪我事先沒有說明。」

蘇凌燕哈哈一陣盪氣迴腸的浪笑，道：「醉花樓雖是平土，却也不是怕事地方，等會我宰了妳之後，把妳高高掛在醉花樓上，看看有誰來替妳找碴子……」

衞瓊霜也非饒人之人，她冷然的道：「我一人之命，換數十人之命，算算你們醉花樓劃不劃得來……」

神手劍客叱道：「這麼說妳認了？」

衞瓊霜突然凄涼的一笑，搖搖頭道：「道理說不通，我只有默認一途……」

蘇曉燕一怔，道：「妳可是願意束手待縛？」

衞瓊霜冷哼道：「我生來就是賤命，不至最後不放棄撈本的機會，憑我背上三尺鋒刃，找上一兩個陪客還不是難事。」

她知道這事決不可能善了，乾脆將長劍掣出來，虹光一溜，劍顫而出，與火紅的巨燭一映，劍刃上一片紅色，像是鮮血一般。雙夢二嬌一飄身，各搶住一個陣脚，二人在武林中也是响亮的脚色，這一聯手倒是極爲罕見的事。

神手劍客叫道：「冬芝！」語聲一頓，對雙夢二嬌道：「父仇不共戴天，豈可假手於人，妳們給我退下，我和這賤人不死不休，小心看顧我爹……」

一個綠衣婢女應聲走了出來，雙手捧着一柄古色斑斕的長劍，緩緩遞到神手劍客的手中，退了出去。

神手劍客輕按啞簧，長劍彈躍跳出一半，他緩緩握着劍柄拔了出來，屋中但見寒光一片，耀眼刺目的劍光閃起一道長虹，立時可知道這不是一柄普通長劍。

他揮腕將劍鞘擲了出去，劍式一顫，空中晃起六個冷寒的劍花，冷颯的劍風瀰漫佈起，冷寒襲人。

他低沉有力的道：「壯士揮劍擲鞘，已見決心，倘如我不親手殺了妳，誓不罷手休止，除非妳能先殺我……」

衞瓊霜隨手劃出一劍，無情的道：「隨你吧！反正我也不想回去啦……」

神手劍客一怔，道：「我們這是拚命，可不是兒戲，妳可得小心。」

他自負有神手劍客之名，雖心憤衞瓊霜手段惡毒，見她隨手一招，絲毫不見威力，也不願殺死一個沒有劍術修養的人。

衞瓊霜早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淡淡地說道：「但求能够速死免得再心煩……」

神手劍客正待一劍劈她，見她突然如此一言，急忙收回要發出的一劍，他深吸一口氣，道：「聽妳之意，好像尚有未了之事，不妨說出來聽聽，只要在下能辦得到，定不使妳失望……。」

衞瓊霜搖搖頭苦笑道：「說也沒有用，你還是出手吧！」

神手劍客怔怔地道：「妳先說出來聽，會給妳一個痛快。」

衞瓊霜低頭想了一下，眸中突然浮現出一片淚光，她黯然的道：「我僅有一件心事未了。」

她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有一個朋友已快嚥下最後一口氣，如果你眞能答應，讓我去見他最後一面，再來受死，決不抵抗……」

蘇凌燕在一旁冷笑一聲，道：「妳倒變會運用心機，說得比唱的還要好聽，妳想撒手一走，跑了我們找誰？」

神手劍客也搖頭道：「恕難照辦！」

衞瓊霜冷笑道：「我知道你不會答應，你叫我說出來幹什麼？」她長劍一抖，

顫起一陣劍浪，大聲的道：「你動手吧，這次我和你拚命！」

神手劍客一時語結，竟沒有想到這個俏麗的女子會說出這樣一個天大的難題，他嚅嚅地道：「我們拚命吧，妳我已經水火不能相容了……」

但見他手腕一揚，一縷劍光顫動而出，對準衛瓊霜的胸前「玄機」大穴疾快射來，一閃而至。

衛瓊霜閃身躍起，劍化一縷，倏忽的向神手劍客手腕之處削去，這一劍穩紮實用，倒有幾分威力。

這次動手雙方都在拚命，手下絲毫不再留情，只見劍光繚繞，週遭盪起陣陣劍風，分不出是人是劍。

「叮噹！叮噹！叮噹！」

空中突然響起三聲清脆的響聲，數點白光自劍幕中彈射而至，射向石壁之中，盡數嵌進大石壁裏。

劍光一斂，兩人身形倏分。

神手劍客捧劍而立，道：「再換一劍來！」

衛瓊霜手上長劍被對方神手劍客削得僅剩三分之一，她望着那半截長劍，愣愣的出了一會神，幽幽一嘆道：「你有許多機會可殺死我，爲什麼要放棄機會而不給我一個痛快，難道你忘記了我們是拚命，而不是論道談道，比武結交……」

神手劍客滿臉殺氣，道：「我的主意變了。」

蘇曉燕心裏一急，道：「少東主，你不要忘了她是慘害老東主的兇手……」

神手劍客冷冷地道：「我知道，就是因爲她是老東主的仇人，所以我要慢慢的殺死她，讓她嚐盡痛苦而死……」

衛瓊霜心中一寒，大聲道：「你要羞辱我？」

這時一個婢女雙手捧劍走到她的面前，衛瓊霜一語不發，悶聲不吭的拔出長劍，向神手劍客攻去。

她這時已經發起狠來，盡是搶攻招式，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敵，神手劍客在劍道上浸淫多年，功力自然高過對方不少，對方這種全然不顧自己打法，他還初次見到，不禁被逼得連連倒退。

好不容易讓他搶了先機，振劍斜劈而去，道：「不再對妳留情！」

他劍法已經達到人劍合一的地步，陡地長吸一口氣，他反手一轉，長劍改劈爲點，筆直向衛瓊霜的身上射去，這一招化腐朽爲神奇，確是出人意料。

衛瓊霜長髮披散，一種求生的本領，使她身子斜移，揮劍佈起一道密密的劍幕，硬擋他一擊。

「噹！」

火星迸射，衛瓊霜一連倒退幾步，身上衣衫已盡爲對方劍刃削碎，露出大紅的褻衣，一柄長劍也因對方一點之際，斷爲二截，她臉色蒼白，沒有一絲血色。

她黯然的一嘆，道：「我不再反抗，你可以殺死我了！」

說着便低垂星眸，端正的坐在地上，流瀉的髮絲披在肩後，身上羅衫條條而碎，形像甚爲凄涼。

神手劍客一呆，一抖長劍道：「起來，不要裝死人！」

衛瓊霜恍如未聞，對他不理不睬，像是老僧入定一樣。

蘇凌燕身軀一擰，輕輕一笑道：「少東主，你不忍下手，就讓婢子來好了！」

她一把奪過神手劍客手上的長劍，指着衛瓊霜，道：「妳不仁在先，我不義在後，怨不得我了！」

長劍在空中一顫，倏地向衛瓊霜的心窩刺去。

陡地，一聲沉重的大吼傳來，只聽聖手藍衫喝道：「住手！」

這如雷的響聲震得空中嗡嗡作響，蘇凌燕全身一顫，長劍竟不知不覺的掉在地上，她駭得一退，叫道：「東主！」

聖手藍衫臉色已見和緩，不似剛才那樣蒼白，他輕輕一拭嘴上的血漬，深深的嘆口氣，道：「你們差點誤了大事。」

神手劍客一愣，道：「爹，你老人家沒有受傷？」

聖手藍衫輕輕一嘆道：「我只是一時閉了氣，集鬱於胸中那口血無法吐出來，那裏受了傷，你們誤會這個姑娘了……」

他緩步走到衛瓊霜面前，伸手把衛瓊霜拉了起來，在衛瓊霜的臉上端詳了一陣，輕輕的道：「孩子，妳沒有受傷吧！」

衛瓊霜輕輕啓開星眸，搖頭道：「沒有。」

聖手藍衫一眼瞥見她身上破碎的衣衫，回頭怒冲冲的瞪了神手劍客一眼，冷哼一聲，道：「畜牲！」

神手劍客一愣道：「爹！」

聖手藍衫黯然的搖了搖頭，像是有極大心事，非常難以啓口，茫然的望着屋頂恇恇的出神。

空中頓時沉默起來，沒有一個人敢發出聲音。

衛瓊霜輕嘆一聲道：「老前輩，晚輩要走了。」

聖手藍衫身上泛起一陣輕微的顫抖，道：「妳不要『千年參丸』了？」

衛瓊霜黯然的道：「前輩捨不得割愛，晚輩自不敢相強，只是我那位朋友因此沒救了，可惜他才在江湖上抬頭，天妒其才，不幸立刻死去……」

聖手藍衫哦了一聲，道：「我並沒說不給妳呀！」他像似非常感興趣一樣，低聲問道：「妳那位朋友叫什麼名字？」

衛瓊霜苦澀的露齒一笑道：「我那位朋友說來也非是無名之輩，但在老前輩眼裏也算不了什麼，他就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年輕高手冷血劍客白雲飛，在座之人或許有誰聽過……」

聖手藍衫一揚手中大紅披巾，道：「千里迢紅巾，苦心求靈丹，這個年輕高手和妳決不是泛泛之情，姑娘，老夫說得對麼？」

衛瓊霜雖在傷心意慽之中，面頰上也不禁泛起一絲紅暈，她羞得一低頭，對這個老人的猜測大爲佩服。

聖手藍衫輕輕一擊掌，道：「瑤紅何在？」

幕幔輕輕掀起，一個婢女姍姍而來，這個婢女美麗俏秀，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他微一檢袵道：「東主有何吩咐？」

聖手藍衫道：「將我百寶盒拿來！」

那瑤紅姑娘頷首含笑而去。

雙夢二嬌一聽聖手藍衫命瑤紅去取寶盒，兩人眼中同時一亮，互相看了一眼，蘇凌燕笑道：「東主拿出珍藏之物，婢子只好告退了。」

聖手藍衫搖手笑道：「不妨事。」

正說之間，瑤紅已雙手捧盒緩緩行來，衆人只覺眼前一亮，一個鑲珠寶的長盒捧在她的手中，雙夢二嬌眸子現出一片奇異之色，不自覺的向前移動了一下身軀，神手劍客也是咋舌驚嘆，沒有料到爹爹有這種名貴的寶盒。

聖手藍衫接過寶盒，輕輕嘆了口氣道：「『千年參丸』千古靈藥，老夫生平之中也只不過僅僅得了三顆而已，姑娘，妳可得小心收藏……」

他輕輕打開盒蓋，只見那盒中除了一個白玉瓷瓶外，再無他物，「千年參丸」四個篆體小字躍進衛瓊霜眼中，她心裏突然一陣狂跳。

聖手藍衫將玉瓶緩緩送到衛瓊霜手上，道：「靈藥本是救人，妳拿去吧。」

衛瓊霜遲疑一刻，道：「前輩，我只要二顆……」

聖手藍衫一揚手中大紅披巾，笑道：「此物雖貴，却比不上鴛鴦巾，剩下一顆算是老夫送妳的見面禮，唉，往事不堪憶，我心中亂得很……」

蘇曉燕面上突然焦急不已，她急急的道：「東主，你得考慮考慮……」

聖手藍衫搖頭道：「這是老夫私人的事，妳不要過問……」

說着閉上雙目，陷入一片沉思之中，衛瓊霜稱謝一聲，激動的欲言又止，輕移蓮步緩緩而去。

聖手藍衫驀一睜目，道：「姑娘請留步。」

衛瓊霜愕然回頭，道：「前輩還有什麼未盡之言？」

聖手藍衫苦笑一聲，道：「老夫有幾件事想請問姑娘。」他稍稍停頓一會，突然一揮手，道：「妳還是去吧！我不願意太傷情……」

衛瓊霜愣了一愣，轉身離去。

蘇凌燕搖搖頭道：「東主，你眞把『千年參丸』送給那丫頭？」

聖手藍衫一怔，道：「怎麼？難道還有假的？」

雙夢二嬌輕輕的嘆了口氣，沒有說話，那蘇曉燕身子一陣搖晃，恍如中了風一樣，額上汗珠直落。

她嬌柔的喘道：「東主，我身體不適，想先告退了。」

蘇曉燕急忙上前扶着她，兩人疾快的退了出去。

神手劍客迷惑的道：「爹！」

聖手藍衫黯然地道：「不要問，她是你妹妹。」

「我妹妹？」神手劍客雙目睜得奇大，道：「爹，你到底說什麼？」

聖手藍衫凄凉的道：「箇中恩怨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明白，總而言之，我們這次由邊塞來中原，都與她有關……」

語聲微微一頓，頓有所悟的道：「雙夢二嬌追隨爹爹始終不去，目的是覬覦這三顆『千年參丸』，你趕快追出去看看，她們或許正向你妹妹下手……」

神手劍客身形一挫，斜斜躍了出去，只覺一陣冷風吹來，天上星河耿耿，不知何時，天色已暗了下來。

他遙遙追去，陡見前面人影晃動，果如聖手藍衫所料，那雙夢二嬌當眞將衛瓊霜截住，逼着對方交出聖藥。

衛瓊霜雙手空空，右手緊緊抓住白玉瓶，叱道：「你們再過來，我將拚個同歸於盡，也要把這千年難見的靈藥毀去，妳我都不用想得到……」

雙夢二嬌果然不敢過於逼近，要知「千年參丸」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無上靈藥，尋常人不要說得着一顆便受用不盡，就是連看都不要想看到，雙夢二嬌心存顧忌，自然不敢輕易出手。

蘇凌燕淡淡一笑道：「妳只要乖乖的交給我們，可以饒妳不死！」

「呸！」衛瓊霜怒叱道：「我寧願送給任何一個人也不會交給妳……」

神手劍客看得怒火大熾，冷哼一聲，身形一閃躍至，那知雙夢二嬌連理都不理，咀角上俱浮現出一絲冷笑。

他冷笑道：「妳們這是幹什麼？」

蘇曉燕冷冷地道：「我早就算着你會來，神手劍客，你那幾手三脚貓功夫雖然在門人面前可耀武揚威，但在我們手中尙不值得一提……」

神手劍客一聽大怒，厲喝道：「妳們眞要造反了！」

他這時，怒不可止，斜顫長劍直劈而去。

蘇曉燕輕描淡寫的一揮手，道：「你差得太遠了！」

一股風洶湧而出，威裂金石的橫掃而至。

「呃！」

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蘇氏雙女竟是藏而不露的高手，神手劍客一聲痛呃，長劍脫手而去，黑暗中傳來一聲暴喝，道：「好！」

人影疾晃飄來，只聽聖手藍衫大笑道：「原來是西凉派來臥底的，老夫都差點失眼了。」

空中閃過一道紅光，斜劈而至。

蘇凌燕身形一飄，道：「火焰掌，我們快退！」

雙女恍如有什麼顧忌，很快的消逝在夜色之中……。

聖手藍衫轉對衛瓊霜說道：「妳快走吧，西凉派不會這樣輕易放手。」

夜色中，三個人沉默的凝立在地上，一陣低語後，三條人影一分，各往東西兩方馳去。

誰也不知他們低語些什麼？只知衛瓊霜走得快速異常，朝着點蒼山如飛而去。

冷清的夜風輕輕的拂在林梢，發出簌簌的枝葉聲，殘碎的星光透過枝葉，斜斜的投落在地上……

一陣狂亂的犬吠聲遙遙傳來，使得這個濃密的幽林裏，響起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輕微的步履聲戛然的停住，祇見一個人影悄悄的凝神站在一棵大樹後。

星光下的金筠音看來是與青春樣的少女一樣美麗，雖然在她的臉上留下了逝去的青春痕跡，可是依然有着令人醉迷的俏麗姿韻。

她雙眸寒光如水，冷煞的在四下一掃，嘴角上忽然漾起一絲淺淺的笑意，夜風拂起她的衣袂，與林梢顫動的簌簌聲一樣清晰可聞，只是畧畧有些凄涼的感覺。

「錚錚錚！」

三聲柔細的琴音自那面古琴上飛出，像流雲細水，瀑布飛泉，使整個幽深的大森林，罩在一片琴韻裏……。

「呃！」一聲沉痛的慘呃，從一棵大樹上發出，叭嗒一聲，一個龐大的黑影從樹上掉落下來，那個漢子緊緊撫住胸前，一連發出幾聲痛苦的呻吟，他滿面恐怖的抬起頭來，絕望的望着金筠音，連着喘了幾口氣。

這個人踉蹌的向前走了幾步，顫聲的道：「妳這個琴叫什麼名字？」

金筠音冷冷的道：「如果你要知道它的名字，可敢再聽我一曲？」

那個漢子臉上劇然的抽搐了一下，道：「我的心脈已經被你飛琴絕技震斷，此刻再已沒有能力聆聽你操琴絕技，我在死前，很想知道這個傷人於無形的寶琴是叫什麼名字？」

原來金筠音藏於林裏焦急的等待着衞瓊霜回來，時刻在無情的逝去，衞瓊霜去了近五個時辰，還沒有回來，她心焦憂慮之下，只覺得有人躲於暗中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她心裏暗自冷笑，施出傷人於無形的「心曲」第一章，此曲看似淡雅出塵，却是殺人不着絲毫形跡，那個無量宗高手一時被這幻化的琴音所迷，不禁傷了他的心神，等他驚覺出不對之時，已無力抗拒這強大的巨力。

金筠音臉上漾起一絲淡淡的笑意，冷漠的道：「這是『七情魔琴』你死得並不冤枉，因爲死在魔琴之下的人，心脈雖斷，身體却看不出一絲傷痕……」

那個漢子不待她說下去，已自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洒落在地上，他身子劇烈的一顫，顫聲地道：「七情魔琴，七情魔琴……」

他雙目睜得像是要跳出眼眶之外一樣，非常駭懼的倒退了一步，道：「這是天香娘子遺下的三寶之一……」

金筠音冷冷地道：「不錯，你能知道它的來歷，已經出乎我的預料，天香三寶，無一不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異寶，江湖上雖然不乏許多能人異士，終日追尋三寶的踪跡，却沒有人知道七情魔琴會在我的手中，因爲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它的來歷……」

那個漢子突然哈哈一陣狂猛的大笑，像是驟然的發現了一件什麼樣秘密一樣，得意的大笑一陣之後，說道：「妳得着天香三寶的七情魔琴，可知天香娘子是何許人？」

這一句話來得太突然，使金筠音一楞，當初她義父華百陀交給她這隻七情魔琴的時候，並沒有說出它的來歷，僅告訴她小心珍藏，不可輕易道出此琴的名字，這個無量宗高手，突然有此一問，確實使機智百出的金筠音，怔怔的不知該如何回答對方。

她搖了搖頭，詫異的說道：「天香娘子僅有其名，未會其人，像她這種風塵異人，天下能知其來歷的人，也不過是一二人……」

這漢子驟地冷哼一聲道：「天香娘子本我無量宗的開山鼻祖，遺留三寶本意是要發揚我派之武功，自我派遭點蒼毀滅後，三寶便不知其下落，要想索回三寶只有在你身上……」

他像有什麼顧忌一樣，忽然自懷中摸出一個細細的竹筒，輕掀筒塞，一股黑烟嬝嬝的昇向空中。

金筠音冷叱道：「你這是做什麼？」

那個漢子冷冷地道：「我要告訴我們的宗主，七情魔琴出現之事，這事關係敝派興起與滅亡，我不得不通知……」

「哼！」金筠音冷哼一聲道：「我本來還有放過你的意思，現在不殺死你，將來的事恐怕還有更多的痲煩……」

她右臂輕舒，七情魔琴，陡地斜拍而出。

那漢子駭異的道：「妳……」

底下的話尚未吐出，碩大的古琴已挾着一股大力如山湧來，那個漢子悶呃一聲，整個頭顱被敲裂開來，血影迸現，濺射出數步之遠。

就在金筠音擊斃這漢子的時候，幽林裏已閃起一條淡淡的黑影，悄無聲息的馳了過來，金筠音冷笑一聲，身子斜轉一個大弧，一招「孔雀斜翅」如電的揮掌劈了出去。

那黑影輕啊了一聲，叫道：「師父，是我！」

金筠音聞聲一怔，手勢頓時一緩，急忙挫腰一擰斜斜飄出五步，硬是將劈出的手掌中途撤了回來。

她的功力已達出神入化，收發由心的境界，身形躍起飄退落足，看來像是理所當然一樣，絕使人想不到她是在出手之下，突地撤回掌力。

金筠音輕嘆一聲道：「瓊霜，妳怎麼也不招呼一聲，我還以爲是隱伏暗中的敵人高手偷襲呢。」

衞瓊霜恍如未聞，目光不瞬的注視着那個倒在血泊中的漢子，和那個嬝嬝放烟的筒子，恍似在忖思着這是怎麼一回事一樣。

金筠音也不知道這個金黃竹筒所放的黑烟，代表着什麼？她凝重的沉思了半晌，只見那冒出的黑烟愈來愈濃，緩緩的昇向空中。

她沉吟道：「這必是無量宗派的連絡信號，我倒沒有想到這個漢子在臨死之前，仍會留下一手……」

她輕輕一抬蓮步，竹筒頓時被踢得飛出七八丈遠，正在此時，遠處已響起了人聲，只是小得猶如蚊蠅，若不是因爲深夜林靜，又是順風，簡直是聽不出來。

金筠音凝重的問道：「孩子，現在强敵環伺，正在我們左右，妳快告訴我是否見着聖手藍衫……」

衞瓊霜緩緩將「千年參丸」拿出來，道：「我已取得此物，白雲飛在那裏？」

金筠音長長舒了口氣道：「我已將白雲飛和歐陽空藏在對面的一個洞裏，妳趕快給他們服下，『千年參丸』一經服下，在一個時辰內不能有人驚擾，否則會功力大減，妳要好好守在洞口，不准任何一個人進去，這裏有我對付……」

衞瓊霜嘴唇顫動，欲言又止的樣子，金筠音臉上現出焦急之色，一揮手，道：「一切等事情完了再說，現在時間來不及了……」

衞瓊霜身形一掠，飄出五步之外，她順着金筠音所指的方向如飛奔去，在她身後响起一聲低沉的冷笑聲。

金筠音對這突來的笑聲，有些詫異的斜睨了左側一眼，陡見三條淡淡的人影一飄而至。

只聽一個粗獷的聲音，道：「喂！妳可看見一個少女從這裏經過？」

金筠音疾忙將黑巾罩在臉上，冷冷的笑了一笑，她見這三個人中有二個是女的，不禁奇怪這些人的來路，這個環眼虬鬚的大漢，口氣間，流露出一種傲氣凌人的語態，像是不把天下人放在眼裏一樣。

金筠音冷冷地說道：「你是在和誰講話？」

這個威武驃悍的大漢聞聲之後，濃濃的眉毛陡地一豎向着身後的二個少女嘿嘿的問道：「凌燕，曉燕，妳倆說說，我是在和誰說話？」

雙夢一嬌格格一陣大笑，同時道：「她這是明知故問，大哥何必跟她客氣？」

這個漢子身形陡地向前一欺，飄向金筠音的身前，在她臉上端詳了一會，只因金筠音面覆黑紗，除了一雙黑溜溜的眸子露在外面之外，其他一點也看不出來，這個漢子嘿嘿一陣非常怪異的冷笑，陰森冷寒，極其恐怖。

蘇曉燕不屑的說道：「大哥，你還在猶豫什麼？那個臭婊子拿着參丸從這裏進來，萬一讓她跑掉了，回去如何跟師父交待？」

她斜睨了金筠音一眼，冷冷地道：「這個女子深夜獨自站在這樣幽深的大林裏，必不是什麼好來路，不是那個臭婊子的同黨，也是……」

金筠音眸光一寒，怒叱道：「妳說誰是臭婊子？」

她見對方左一個婊子，右一個婊子，雖然不是罵她，却曉得這必是罵她的徒兒衞瓊霜，她心裏忿怒，一股濃濃的殺機自眸中透了出來，冷煞的目光，使蘇曉燕心中大寒，不自覺的退了二步，畏懼的望着金筠音。

那個大漢輕輕在蘇曉燕的臉上擰了一下，笑道：「妳說得對，我先把她拿下再說。」

金筠音驟見這個漢子在她的面前做出這樣輕浮的舉動，不屑的哼了一聲，她那知這個漢子乃是西凉派的艷郎君，出了名的戀花聖手，此人雖然喜歡看漂亮的女人，却從不做採花奸淫的勾當，除了遇上美麗的女人喜歡看之外，尋常女子他還是不屑一顧，有一次在凉州道上遇上東海仙姬，他一直看了她三天三夜，而東海仙姬存心和他較量功力，竟和他對坐相視不休，最後還是艷郎君支持不住，連吐三口鮮血，大敗而回。

艷郎君雖然想看一看金筠音黑巾後的臉龐，却沒有機會下手，在他想象之中，金筠音蒙面的原因有二，不是太過艷麗，就是長得特別醜，而尋常女子多愛以美麗的臉龐賣弄姿色，金筠音可能長得太醜，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他身形一晃，左手倏地舒出，五個手指如五柄利刃，斜斜地抓向金筠音的臉上，這一抓之勢快得眩人耳目，指風奇勁，颯颯有聲。

金筠音沒有想到這個漢子的指上功夫，如此厲害，她冷哼一聲，叱罵道：「無恥！」

身形在電光火石間向外一擰，奇快的横移三尺，堪堪避過對方一抓之勢，她回頭冷冷一笑，右掌横切而出，對着艷郎君身上劈去。

艷郎君神色一變，呼道：「邪門，天下武功高强的女子都讓我遇上了！」

他運集了全身功力，逼於單臂之上，見金筠音玉掌纖白如玉，不禁暗中冷笑一聲，忖道：「我一揮之力少說也有千斤，這小姐竟不知死活的敢横掌切來，嘿，我讓她畧吃點苦頭……」

這個意念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逝，他嘿嘿一聲冷笑，掌上陡地又加上三成功力，揮臂一掌拍出！

「拍！」

雙掌相交，發出重重地一聲巨响，激漩的掌勁，迴盪空際，發出嗡嗡的怪異聲响，兩人身形各自一震，不自覺的各退了一步。

就在雙方身形一退之際，金筠音覆在臉上的黑巾，突被迴盪的掌風輕輕掀起一角，一張冷艷的臉龐，在艷郎君的眼中一閃而過，使他呆了一呆。

他怔怔地說道：「乖乖，好漂亮的臉龐……」

夢雙二嬌聞艷郎君稱讚對方的美麗，曉得他的怪癖又發作了，一股熊熊的妒火在兩人心中泛昇起來，只見這兩個以妖艷出名的姊妹臉上，同時佈上一層寒意，在咀角上淡淡地漾起一絲殺機，狠狠的瞪了艷郎君一眼。

蘇凌燕哟地一聲，怪聲怪氣的道：「大哥，敢情你的癮頭又發了。」

蘇曉燕也嬌聲嬌氣的說道：「大哥，如果是癮頭上來了，我姐妹兩個，讓你看個够，可是，你不要忘了，師父所交代的事情……」

姊妹兩人一搭一檔，倒也頗有風趣，只是那種令人作嘔的聲音，却令人心裏發痲，騷得有些過火。

艷郎君像是沒有聽見她倆的話聲一樣，直楞楞的望着金筠音，在那雙金光烱烱的神光裏，使人不難看出他是何等貪戀着適才的一瞥，可惜那僅是一刹那的事情。

金筠音被對方那種色迷迷的樣子看得心裏一陣翻騰，雖然她是一個歲數不算小了，但還是第一次被一個男子這樣望着，她氣得全身一顫，叱道：「無恥之徒！」

艷郎君突然一聲長嘆道：「我眞不想和妳動手，只要能看一看妳的臉！」

金筠音冷笑一聲，道：「你是自找死路！」

她心裏恨極這種輕薄之徒，手下再也不留情，輕輕舒出一指，對準艷郎君身上「七坎」穴上點去。

指風强勁，一閃而至。

艷郎君雖然有看女人的癖好，可是那身功力却高得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他雙目



不瞬的望着對方，身子躍起，像是一片輕葉般的飄飛而去。

蘇凌燕怒火大熾，叱道：「大哥，這是什麼時候，你還在發你的神經。」

艷郎君搖搖頭道：「你們先去追那個丫頭，我只要看看她就走！」

話音甫逝，深林裏突然响起一連串嘿嘿的笑聲，只見無量宗主吳劍南領着兩個怪異的紅袍怪人，緩緩而來。

艷郎君頭也不回，揮了揮手，吼道：「滾開，我這裏不准任何人過來。」

吳劍南雙眉一皺，冷冷地道：「閣下是誰？在這裏鬼嚷什麼？」

左側的那個紅袍怪人，一掀袍角，躍空而起，輕飄飄的有若一片棉絮，落在艷郎君身前，怪笑道：「你是什麼東西？快報個名來。」

艷郎君適才因為那淡淡的一瞥，印象太過於深刻，由於看得不眞切，憑着想像在忖測金筠音的美麗，這人沒有別的毛病，就是有這種瞧女人的怪癖，他看女人不但要看女人臉蛋長得是否美好，還要逐樣的去一一品評，像鼻子高矮是否適中，咀唇厚薄大小是否恰好，耳垂是圓是厚，都在他品評之列，這時他怔怔的望着對方，腦海中却幻想着金筠音的一顰一笑，及那隱隱約約的俏麗樣子。

這個紅袍怪人一躍過來，他的視綫立時被遮住，而思緒也隨之中斷，他氣得大吼一聲，一掌劈了過去。

掌勁一吐，如山迸發，只聽他吼道：「該殺頭的，你是那個王八羔子養的？」

這個紅袍怪人想不到對方一出口便是如此難聽的惡話，他也是武林中大有身份之人，如何能經能起對方這種輕蔑的辱罵，不禁氣得哇哇一陣冷笑！

他雙目寒光一湧，怒叱一聲，喝道：「你才是王八養的，小子，冲着你這句話，我碎屍手若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回轉華山……」

他不知艷郎君是因為他擾亂了他的遐思而忿怒，尙以對方是存心和自己過不去，遂使雙方都動了殺機！

碎屍手肩頭晃動，避過對方的來掌，霍地自身上拿出一支奇形的短劍，在空中一顫，倏地揮劈而出……

艷郎君雖然久處西涼，對江湖各派成名人物也知道得不少，他一聽對方自報華山碎屍手，心裏不禁大大的一震，立時想起華山的孿生兄弟辛氏雙雄，碎屍手辛雄，烈火輪辛强，這兩人在華山派地位極高，是江湖上最不易纏的怪人。

他一見對方使劍劈來，冷哼一聲，大聲道：「碎屍手，我要三拳打死你！」

他在西涼派是出了名的神勇力士，又練了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如果連着擊出三拳，縱是一個鐵人也會砸得稀碎，當年他在西涼時沒有一個人敢接他一拳，後來西涼派掌門都被他三拳逼得倒退，而稱他為未來西涼派唯一的大力高手，可見他的神力是如何的厲害了。

他話音一落，身子連躍三步，斗大拳頭一揮，三拳連着發出，這三拳，是一拳比一拳快速，三拳連環擊出一股極大的勁力。

碎屍手不知他拳上功夫如此厲害，見他大言不慚的說明要三拳打死自己，不禁哈哈大笑，氣得髮髯倒豎而起。

他怒吼道：「你三拳能打死我，華山派便受你驅使……」

那知他的話音未落，驟覺拳風威烈，有如裂金碎石，一股拳浪如山推來，使他的聲音陡地噎在喉間。

「呃！」

碎屍手一生之中不知會過多少高手，却從沒有見過這樣厲害的拳勢，他只覺胸中氣血一湧，發出一聲極低的痛呃之聲，一股鮮血由喉嚨湧出，他急忙强自忍了忍，嚥回肚子裏，身子連着退了五六步方始立穩。

他臉上一陣痛苦之色，道：「你這是那門子功夫？」

艷郎君冷冷地道：「不告訴你，讓你想一想……」

碎屍手辛奇回頭對烈火輪辛强說道：「二弟，我受傷啦！」

烈火輪冷冷地道：「你死不了，你死了我替你報仇，他打傷了你，我替你打回來——」

兄弟兩人本是同年同日生，又都是冷漠無情的個性，不管是對事對物，在他倆眼中根本沒有一絲感情，只是隨心所欲，啥事也不管。

烈火輪身子一移，瞥了艷郎君一眼，怒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艷郎君不屑的道：「你不配問我！」

這個人也眞是怪異到了極點，說完之後，目光又落在金筠音的臉上，陷入一片沉思之中，剛才擊傷碎屍手之事，像是沒有發生一樣。

烈火輪一怔，正待出手，無量宗主吳劍南已向他施了一個眼色，向前連跨三步，道：「閣下在這裏生事，可知這是什麼地方？」

艷郎君恍如未聞一樣，連理都不理，無量宗主吳劍南冷笑一聲，目光冷冷地掃了場中一眼，投落在金筠音的臉上，他雖在懷疑金筠音的身份，却怎麼也想不出什麼原因，為何這個漢子會如此痴痴地凝視對方？

烈火輪怒冲冲的道：「吳兄，你還遲疑什麼，他根本沒瞧得起我們……」

說着自背上緩緩的拿下一個五齒巨輪，擺了一個架式，巨輪在空中一轉，响起一聲怪異的大响。

蘇凌燕格格一陣蕩笑，道：「你想打架呀，小妹陪你玩玩。」

西涼二女本不是什麼三貞九烈的女子，只要見對方長得够得上標準，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她見烈火輪身材高大，體健如牛，不禁動了邪心，上前遙遙擊了一掌，眼角輕輕一掠，向烈火輪眨了眨眼睛。

烈火輪辛强只覺心裏一盪，有些支持不住，他外表雖冷，內心却是有些克制不住，巨輪展開，一招「五輪乍現」，對着蘇凌燕的胸前點來。

蘇凌燕胸口向前一挺，兩個渾圓的高峯，一顫一挺，冷冷笑道：「你忍心傷我嗎？」

辛强被對方那妖艷樣子所迷惑，嚇得急忙撤回烈火輪，連退兩步，低沉道：「你走開，我不願傷你！」（未完）



新派
武俠小說家
倪匡
離奇、曲折
生動、活潑
定價＄2.70
俠義金粉
倪匡
倪匡
第二集
定價＄1.60
情天劍痕
倪匡
定價＄4.6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5至13號A
電話：H484221（四線）